

高桥村在办丧事，谣言满天飞。

方士廷无意中救了龙兆璧，凶手们杀人灭口的阴谋落了空。

龙家的子弟开始提高警觉。风雨欲来，侦骑四出，各村的乡勇组成了缉凶队。南起县城，北至府城，高手齐出，捉拿漏网凶手汉川双杰与老丐童吴泽。

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府城内龟山南麓的一座大厦内。出了命案！

绍兴，那是一座山城，城周二十里，城内有山，城西，属山阴县管辖。城东，属会稽县府治设在卧龙山的东麓。

城内著名的山有卧龙山，也称种山，古越大夫文种葬在此地，山南是龟山（飞来山与阳堂山；东有火珠山与峨呢山——不是四川的峨呢山。）

龟山其形似龟，山上有古灵台遗址，有一座应天塔，所以也叫塔山。据说春秋时节范蠡筑城，城成怪山自来。山本是东海琅玕群海中的一座山一夕飞来此地；这当然神话。信不信由你。

龟山南麓是住宅区，是大户人家的住宅区，是大户人家的所在地。

这座大厦叫逸庐，是当地缙绅秦大爷秦堂坤的别业。一座高楼，数幢精室，四周花木围绕，清净幽雅，附近半里浅有人家，四周的果园全种的是深紫色的官长梅——杨梅之最佳品种——与金枣橘。因此，宅中养有好几位园丁。大户人家婢仆多，不算稀奇。

这天晚间，二位不速之客前来叩动大园门。他们是汉川双杰，与伤势仍重的老丐童。

“谁呢？”门后有人亮声问。

“接徐二哥的口信，前来回话的人。”狂风剑客答。

“你们是……”

“胡启明、赵起凤、吴泽。”

“青天。”里面的人低声问。

“白日。”

门倏然而开，一个黑衣人闪在门侧说：“进去，后堂。”

“谢谢。徐二哥来了么？”

“刚到。走东跨院进后堂。不可走萃楼大厅。”

“是，多承指引。”

狂风剑客领先而入，旋风剑客搀扶着老丐童跟进。园空寂寂，似乎不见有人，夜黑如墨，星目无光，花径两侧果树密布，看不见任何生物。

院门虚掩，没有人看守，狂风剑客推门进入，便看到萃楼的石阶上站着一名黑影。

二人不走萃楼，折入东跨院，抄回廊到了后堂的东侧门，似乎沿途鬼影俱无，也没挂有风灯。

白天看萃楼，第一层飞檐下有铁马，上层的房檐与楼顶的飞皆有风铃，微风吹来，风铃声锐耳，铁马铿锵，象是仙乐悠扬。但夜间，却万籁俱寂，邪门得不可思议。

静得可怕，连风声也静止了。

旋风剑客似乎有点发慌，低问道：“大哥，今晚怎么了？咱们上次来了好几次，似乎都很平常，今晚怎么静得这般可怕？”

狂风剑客不以为然，说：“兄弟，别疑神疑鬼好不？风声太紧，逸庐进入警戒状态，平常得很。”

“大哥，我……总感到……”

“感到甚么？”

“有点心惊肉跳，六神不安。”旋风剑客不安地说。

“废话！”狂风剑客申叱他。

“真的，大哥，小弟总……总感到有点不对。”

“你真是大惊小怪……”

“不，小弟从来就不……唔，大哥，是不是咱们把事情弄砸了……”

“废话！这又不是咱们的错，事情起了变化，怎么怪咱们把事情搞砸了？走吧，不必疑心生暗鬼了。”

谈话间，进入了东廊，仍是黑沉沉，声息俱无。

狂风剑客推开了虚掩着的沉重铁叶门，蓦地烛光摇曳，里面一个黑衣中年人，手中举着烛台，笑道：“三位老兄才来呀？请进，请进。哦！老丐童，伤势好些了么？”

“大有起色，只是憋得难受。”老丐童有气无力地说，在旋风剑客的扶持下，脸色很不好。

狂风剑客进入后堂，抱拳一礼道：“孙兄，咱们并没有迟到哪！徐二哥在么？”

孙兄领三人进入一条甬道：“徐老二刚到不久，在里面与施前辈商量要事。胡兄，你们把事情弄糟了，为什么不把那位插手管闲事的人摸清海底？”

“孙兄，那小子快得象阵风，口自们连他的脸貌也没有看清，根本就追他不上……”

“算了，总之，未能捉住龙兆壁小子问口供已是天大的失策，再未能杀之灭口，更是……唉！真糟，你知道这几天的风声么？”

“这……”

“龙家出动了所有的亲朋，官府中出动了全府的高手巡捕，眼线密布，不但指名捉拿你们，更监视全境出没的陌生人，几乎把咱们陷死了……到了，请在外面稍候，兄弟先进去禀报。”

孙兄一面说，一面将烛台放在壁间的灯座上，推开一扇铁叶门，跨入扶住门扇转头，脸色变了，笑容迅速地消失，冷笑一声说：“诸位，慢走！”

“砰”一声响，铁叶门闭上了。

旋风剑客一直心绪不宁，讶然道：“咦！他这两句话是甚么意思？”

老丐童神色一变，低叫道：“快退出去，快！”

狂风剑客也看出不对，不退反进，“砰”一声一肩撞在铁叶门上。

门未撞开，他却震得肩膀发麻。

旋风剑客扶着老丐童转身急奔。

南道宽不足六尺，是坚实的大砖墙！刚奔出三五步，前面砰然的震落下一座铁叶门。

旋风剑客大骇，厉叫道：“狗娘养的！咱们上当了。”

狂风剑客赶到，绝望地撞向铁叶门。结果是门同样未能撞开，人却痛得呲牙咧嘴。

两侧的墙根与顶端，出现了二十个小孔，一阵青烟从小孔灌入，片刻间便烟雾弥漫。

正在用剑撬门的旋风剑客，狂叫道：“有烟薰入，完了！”

第二天，三人的尸体出现在东门外的小丘上，现场有打斗的痕迹，三人皆受了十余处创伤，象是互相火拼而同归于尽。

高桥村龙家有人出面，有人认识他们的身份。这一来，凶手已全部死亡，毫无其他线索可寻了。

风声已过，高桥村的警备也因此而逐渐松懈下来了。

方士廷并未离开曹娥坝，但听到三凶自火拼而死的消息，他离开曹娥坝奔向府城。他希望在府城附近能等到龙飞，如果在十天半月内仍无结果，他准备离开绍兴府，去找神偷鬼窃再说，日后再来找龙飞一决。

他到了府城、血案已结，高桥村龙家的人已经走了，风声已过。

他在东门的东坊祈福巷东昌老店投宿，这是一间不起眼的小客店、他却忽略了，小客店正是三教九流江湖人混进的地方，龙蛇混杂处最易招惹是非。

当天入暮时分，逸庐门外来了六指准提房景星。

萃楼楼下有一座地底密室，三更左右室中灯火通明，客人陆续到达，午夜秘会共到达了八个人。

主人是一个高大英俊，年约花甲的伟丈夫，留了三绍长髯，穿一身五色长袍，仪表非俗，剑眉虎目颇具威严，坐在大环椅上神色肃穆。

六指准提坐在末位，可知地位最低。

主人环顾众人一匝，清了清喉咙沉静地说：“十年前，兄弟被四明怪客毁了太岳山三山小筑的基业，血魔郝兄伯龙，也因此几乎送命，共死了四十余位弟兄，伤残二十余名，此仇不共戴天，誓在必报。因此，兄弟潜来绍兴，化名秦华，买下这片基业成为本地的缙绅，十年于兹，复仇之念无日或忘、想当年，老匹夫带了尚未出道的门人龙飞，偕同狐群狗党风尘三杰于日正当中杀入三山小筑，兄弟从此隐姓埋名，整整痛苦了十年岁月。目下一切已准备停当、即将肆行报复快意思仇，先屠高桥村，要等候四明老贼前采送死。这六七年来，龙飞那小辈已经成为江湖上的顶尖儿人物，先后毙了咱们不少同道，此人比四明老贼尤为可怕。

诸位皆是曾受过四明老贼师徒伤害过的人，既然与兄弟联手，自然都是志切复仇的朋友。前几天老丐童几个人大意误事，几乎坑了咱们所有的人，因此咱们不得不将屠村的大举暂且后延。”

“施兄，但不知要延多久？”右首一名干瘦中年人阴森森地问。

施兄干咳了一声。往下说：“昨天杭州传来了急报，已发现龙飞小狗的行踪，按行程，不出十天他便可赶回，因此，咱们必须在五天之内，毁灭高桥村。”

“施兄，咱们的人手是否仍嫌单薄了些？”左首一名有一双大牛眼的人问。

“三天后，血魔定能偕金魔赶到，宇内三邪来了两位，我想人手该已够了，分四路攻入高桥村，必定得手。”

“好吧，五天之内，咱们动手快意思仇。”一名老太婆咬牙切齿地说。

“这五天中，希望诸位小心些，无事不可前来此地，以免暴露行藏。陈音山芳苑村方面，更需小心不可大意，上次已有巡检前来查问了。”

六指准提干咳了一声，道：“施兄，东方老店那小子要不要埋葬了他？”

“房老弟意下如何？”施兄反问。

“浙南四义死在他手中，此人留不得，恐怕他已从四义的口中，问出咱们的底细了。”

施兄呵呵笑，说：“四义的老三丁德隆，已经被兄弟派去找活阎王田兄来助拳了。他已将那天的经过说出，那小子根本不知他们的事。”

“哦！丁老三逃回来了？”

“他已到芳宛村报到去了。”

“施兄之意……”

“将那小子诱至芳宛村，看看能不能用？”

“这……”

“咱们不能在城中杀人了。”

“那么，兄弟设法将他诱至芳宛村好了。”

“好，明天就进行。”

众人再商讨如何杀入高桥村的计划，四更天方一一离去。

陈音山在城外西南角四五里。春秋时越国臣伏吴国，越国的大夫范蠡请来了一个神射手陈音，教越国的子弟弓弩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的子弟皆善弓弩。陈音死后葬于此山，所以叫陈音山，山西麓的芳宛村，只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市集而已毫不引人注目，但外人在此一概不受欢迎，排外性特强，十年来竟没有一户外人迁入。

一早，方士廷至膳堂早餐，返房时发觉房门的锁已经被扭断在地。他吃一惊，急急入房察看。

他的包裹已交柜，黄金丢不了，房中只有一些换洗衣物，不值得小偷光顾。一进房，他发觉挂在床栏上的剑不见了。

枕上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借剑一用，恕未先告；如欲璧还。移驾西门。”

一把剑算不了什么，花十两银子便可买了一把使用。但看字迹娟秀，而且显然对方早有准备，他如果不去，而后麻烦将接踵而至。

“好，作一了断一劳永逸。”他断然下了决定。

他猜想可能是龙兆璧派人相诱，绍兴府他未与江湖人碰头，因此心中并无所惧，大胆赴约。

他换穿一袭青直裰，匕首暗藏在衣下，略加拾缀，大踏步出了店门。

到了西门，城门口过来一名小厮，将一张字条递过含笑问：“爷台可是东昌老店的客官？”

“不错，你是……”

“客官贵姓？”小童口齿伶俐地问。

“不必问。”

“那……你是讨剑来的了。”

“不错。”

小童将字条递过说：“有人雇我将字条送给你……”

话未完，将字条丢过，撒腿便跑，溜之大吉。

他拾起字条。上面写着：“顺道西南行，可抵芳宛村。路途四五里，怕事情请转回。”

他想问小童雇他的人在何处，但小童已经溜走了。虽然那人定然就藏

在这附近，不然小童怎会找上他传言？既然来了，那有转回之理？

不久，他到了满山秋色的陈音山，问清了芳宛村，毫不畏缩地大踏步赶路。

芳宛村就在路旁，背后是山坡，栅门就设在村口，过路的人可以折入买些食物讨些茶水。

他踏入了村口不见有人找他，村夫村妇皆在干活，三五个村童在逗弄着黄狗。迎接他的是一阵犬吠，似乎并未引起村民的注意。

“向何人讨剑？”他在自问。

如果无人出面接洽，他岂不是白来了？

他向一家小食店走去，迎面来了一个扛了一捆木柴的中年村夫，急步迎面撞来。

他闪在路侧，相错而过，

蓦地，柴捆突然凶猛地向他的脑袋上砸到。

按理，他绝对无法避免这出其不意的一击。但他心中早存戒念，对方身躯一动，便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本能地向下蹲，从对方的身后一闪而过。

如果他反击，村夫难逃噩运，但他不能断定对方是有意还是失手，因此他不能出手反击。

村夫吃了一惊，惶恐地说：“咦！对不起，有惊爷台了。”

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没甚么，闪着腰了没有？”

“没有，委实对不起。”

他举步便走，不再理会，泰然到了小食店前，就檐下的茶桶找茶喝。

舀起了一碗茶，他看到了附近几个村夫的眼神有异。他所练的迷魂魔眼，不但需要知道人的心理状况，更需要知道一般人五官表情的内涵与精神的感情流露，这门学问真不简单，需在一瞥之下，便立即判定对方的表情与内心所流露的七情六欲。

毫无疑问地，那些外表像是村夫的目光流露着喜色，岂不邪门？

他想起来，这条路是大道，往来的旅客不少，为何沿途没有人在路旁供应茶水？岂不是大违常情么？

他背转身，将一颗行疫使者给他的清神丹纳入口中，然后若无其事地喝下了那碗茶。

几个村夫脸上的喜色更浓了。

店旁有株大树，树下有几座大石，那是村民们乘凉的地方，目下仅是已牌左右，天气凉爽，没有乘凉的人。他喝完一碗茶，到了树下，身形一晃。

但他并未倒下，急忙坐在树根下，摸摸脑袋，不片刻便人事不省。

一名村夫徐徐走近，打量他片刻问道：“罗！怎么睡着了？”

他言不动，如同死人。

村夫伸手推了他几次，再伸手拨开他的眼皮细瞧，方欣然举手一挥。

五名村夫急急奔到，一个个欣然色喜。

附近十余户人家，皆有人奔出察看。

最先那位村夫向奔来的同伴说：“一个初出道的毛孩子而已，可把咱们忙坏了。”

“为了一个毫无经验的小辈，咱们煞有介事地忙昏了头，白耽了两天心，日后如果传出江湖，真要笑掉别人的大牙了，主人未免太过小题大作啦！”另一名村夫苦笑着说，恨恨地踢了方士廷一脚。

方士廷一无反应，而且有了鼻声。

村夫举手一挥，说：“把他弄走，等主人发落。先丢他下地牢。”

“搜他的身。”另一名村夫说，伸手探入方士廷的怀中。

方士廷虎目倏张，冲村夫咧嘴一笑。

村夫吃了一惊，急叫道：“这小子……”

“砰”一声响，村夫的小腹挨了方士廷不轻不重的一端，村夫飞迟丈外，摔倒在地。

几乎在同一瞬间，方士廷一跃而起，但见人影如电，铁拳如狂风暴雨，“砰嘭砰嘭”响声似连珠，四名村夫在骤不及防下，被快速绝伦的疯狂抢攻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向四面飞跌，都爬不起来了。

惊叫声大起，四面八方皆有人提刀剑抢来。小店内的伙计，居然也提了火叉火棒和腰刀，向树下奔来。

方士廷从容的站起，拍着身上尘土亮声问：“喂！那一位可以告诉在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陷入重围，但并无所惧。

一名村夫左手握了一把连鞘长剑，独自上前问：“阁下贵姓？”

他一怔，反问道：“你们将在下诱来，竟不知在下姓甚名谁？”

“不知道，知道还用问你？”

“那就怪了？”

“说！通名。”

他嘿嘿笑，双手叉腰道：“既然你们不知道。就用不着通名道姓了。按理你们是主人，主人该先通名号才对。”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哼！”

“你们的主人是谁？谁出的鬼主意把在下诱来的。把剑还给我，在下不愿与你们计较。”

“你这小辈有话留着等会再说。”村夫阴森森地答，向前迫进。

对方人多势众，如不见机陪不是说好话投降，就该先下手为强、杀鸡警猴以收震慑的效果。

方士廷先下手为强，突然疾冲而上。

村夫伸手拔剑，反应甚快，可惜拔剑慢了些，应该先闪避再拔剑。

方士廷双掌齐下，同时劈在对方的一双小臂上，立即右拳顺热攻出一招“黑虎偷心”，“蓬”一声拳到人倒，剑已易主。“哎……”村夫狂叫，倒跌出丈外，仰面朝天跌了个晕头转向。

他将夺来的剑佩上，大笑道：“哈哈，怎么全派些酒囊饭袋出面？在下走也哈，哈哈……”

他一跃上树，在狂笑声中，像大五鹰般上了树梢，两起落便登上了小店的瓦面。

钟声大鸣，村人走避一空，家家闭户。

东面邻舍的居顶，来上了三名青衣中年人。

接着，几乎每一家屋面都有人出现。

西面出村的方向，上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他认识，赫然是六指准提。

“咦！原来是你。”他颇感意外地叫。

“你杀了浙南四义么？”六指准提跃近厉声问。

这一来，他感到事态严重了，既然不是龙兆璧的人诱他前来商谈，而

是替浙南四义出头讨公道的恶贼，看来今天如不开杀戒，恐怕会埋葬在此地啦！

他虎目涌起了无边杀机，冷笑道：“在下一个也没杀。”

“丁老三说你自起名号，自称是方士廷？”

“不错，正是区区。”他不得不承认身份。

所有人的皆吃了一惊。六指准提哼了一声说：“在下不相信你是方士廷。”

“信不信由你。”

“哼！方士廷怎敢到绍兴来？”

“为什么不敢来？”他问。

“龙飞是绍兴府高桥村人。”

“方某就是为他而来的。”

六指准提仍不信他是方士廷，冷笑道：“阁下，如何方能证明你是方士廷？”

“没有证实的必要。”

“这附近你有认识的人么？”

“有。”

“谁？”

“龙飞。”

“哼！你给我说话小心了。”

“阁下，你神气甚么？还没有请教阁下高姓大名呢。”

“在下六指准提房景星，在中梅渡食店在下已通了名号。”

“在下以为那是你的化名呢。”

“房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好神气。可敬可敬。在下的化名甚多，当然不能与你们这些老江湖比。”

“你在小店中已听到房某与四计议详情了？”

“废话！在下没那么多的闲工夫去听你们的狗屁计议。在下自己的事已经够麻烦了。”

哼！告诉你，少打在下那千两黄金的主意，即使是龙飞来，方某也不怕他，你们？哼！算了吧。”

“不错，你有黄金两千……”

“谁也休想夺走，你少做梦。”

一名生了一双山羊眼的人冷笑道：“咱们放出风声，引龙飞来找你。龙飞不会要你的黄金，咱们便可浑水摸鱼。”

他哼了一声，冷笑道：“在下来找龙飞清算旧债，已打听出他不在，正打算离开，少抬出那狗东西的名号来唬人，即使他在家。还不知鹿死谁手呢。废话少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真要找在下的麻烦，在下只好和你一拼，让路。”

最后一声沉叱声出，他已拔剑出鞘向西南角疾冲。

西南角另一间房舍的瓦面上有三个人，三剑齐出，沉喝道：“小子留下！此路不通。”

“挡我者死！”他怒吼，火杂杂冲入剑海中。

漫天剑影乍合，剑啸声惊心动魄。方士廷的剑影象一道扭曲着狂野地吞吐的银虹，楔入对方的剑影中立即八方分张。敌众我寡，他必须用上霸道

的狠招，先以“乱洒星罗”凶猛地突入，再变“雨打残花”无畏地取敌。当然“乱洒星罗”如果取不得优势，“雨打残花”根本就没有使用的机会；他使用了，可知“乱洒星罗”已取得了优势、他已主宰了全局。

“啊……”一位仁兄右臂裂了一条大缝，狂叫着踉跄暴退，踏破了不少屋瓦。

另一人骨碌碌向下滚，剑已脱手丢掉了。

“铮”声暴响，他崩开最后一人的剑，喝声“滚！”“唰”一声剑拂过对方的顶门，将对方的一层头皮削掉，头皮带了发结与头巾。飞出二丈外去了。

那位仁兄怎敢不滚？狂叫着滚下了瓦面。

他在一照面间，便放翻了三个人，跃登另一座屋顶，又击倒了两名大汉。此后便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再敢在屋顶拦截被他从村西冲出。跃入回坡的密林。

他以为可以平安脱身了，在林中飞掠而走，这些黑道小人物还不值得计较。

远出半里地，正庆幸竟能全身而退，脚下一缓。还来不及调息，前面一声冷笑，一名黑衣蒙面人从树后闪出，嘿嘿怪笑道：“江湖人总喜欢从树林中逃命脱身、其实树林中更为凶险。小辈，你也不例外，也从林中逃命。来得好，不知阁下是否已将凶险计算么？”

他停步叉手而立，笑道：“当然计算在内了，阁下有何原因，为何掩去本面的面目、是见不得人么？”

“哈哈！在下已经替你盘算好了。”

“请教。”

“咱们替你安排下可走路。”

“哦！甚么路？”

“顺我者生。你必须向咱们投降。当然，在下必须先试试阁下能负何种重任，亮剑！”

“呵呵，只有这条路可走么？”

“哈哈！咱们当然不能太过小气，一条路有失公允，咱们替你安排了另一条路，免得让人说咱们不留余地，另一条是……”

“死！”蒙面人吐出了一个字。

“好，你们真够大方，把你的人都叫出来吧。”

“你要走……”

“在下要走我自己的路。”

“这是说……”

“睡也休想拦阻方某人，龙飞拦阻不了，你们也拦阻不了。”

“你说早了些，在你未选定自己的路以前。在下要试试你的真才实学，看你凭什么能摆脱龙飞的千里追杀，看你是不是真的方士廷。”

他徐徐撤剑，泰然地说：“也好。如何试法？”

“接下我十招而平安无事，你可当大任，咱们待你如上宾。接不下，你只能做一个跑腿的。”

“如果阁下失手呢？”

“你将是咱们的弟兄。”

“呵呵！你倒是一厢情愿哩。”

“在下当然有必胜的把握。”

“真的？呵阿！方某侯教，请。”

四周，共出现十三个蒙面人。

蒙面人举剑迫进，喝道：“你先进招！”

“有僭了。”他从容地说，碎步滑进，剑尖疾吐。来一招半虚半实的“灵蛇吐信”。

蒙面人手中剑一振，“叮”一声双剑相触，接着冷笑一声以“笑指天南”反击，快逾电光石火，剑上传出了隐隐风雷，剑气直迫八尺外。

闪避不算接招，接招必须拆解。方士廷剑花疾吐，以攻还攻，“铮”一声巨响，双剑接触，剑气四荡。他接下了“笑指天南”，以“河汉星沉”回敬，斜身欺进猛攻下盘，剑尖指向对方的腹阴要害。

蒙面人颇感意外，用“龙归九天”接招，从侧方切入，剑影怒张。

“铮铮！”方士廷连振三剑，突从对方因错剑而暴露出的几微空隙中切入。一声低叱，吐出“惊涛裂岸”，无数如虚似幻的剑虹，排山倒海似的向对方攻出。中间突然出现一道淡淡到影，疾射对方的丹田要害。

蒙面人急退两步，一声怒啸，显然恼了，被攻得动了真火，身形一旋，突然侧跃而起，在怒啸声中，凌空扭转凶猛下扑，

方士廷用上了正反阴阳步乾坤大挪移，闪电似连换三次位，反击了三剑，从连续下击的重重剑影中，险之又险的接下这一招雷霆一击。

蒙面人再次腾身而起，又从斜方向奇快地进击。

方士廷一怔，这家伙可怕，仅是尖剑点地，人便重新飞腾而起。从不可能攻来的偏门攻来，身法之奇奥骇人听闻。

他也顺对方的旋扭方向挪移，接下了八剑，但未获回敬的机会，疾退八尺。

蒙面人似乎并未落地，凌空再起轻如幽灵，再次凌空扑来，剑虹如千道银虹急射而下。

他这次恍然大悟，折向闪动出剑反击而不接下击的神奇剑影，叫道：“这是云龙三现身法，你是……是小五台常道观的门人。”

“铮铮铮……”皆鸣震耳，双方剑以全力相博，最后“嘎”

一声刺耳的错剑怪鸣传出，人影倏分。

双方相距丈余，两人的右肩皆衣破肉现。“共是十四招。”方士廷沉声说。

左前方两名蒙面人同声叫：“交给我们擒他。”

叫声中两人飞扑而上。

方士廷已感到呼吸不平静，汗流挟背，不能再应付车轮战了，再拖下去凶多吉少。

蒙面人显然不甘心，叫道：“愚兄再斗他十招。”

但两名蒙面人已扑向方士廷，剑招已出，不敢收招退下，退必自陷危局。

方士廷不接招，飞退八尺冷笑道：“你们不行，走开！”

两名蒙面人一扑落空，急袭无效，左右一分，移步迫进，右面的人说：“小心在下的子午间心钉，先给你打个招呼，免得说在下用暗器不光明……哎呀！我……我的肚子。”

话未说完，人已向下蹲，以手掩腹，痛得太阳穴上青筋跳动。

第二名蒙面人一怔，扭头叫：“大哥，你……哎……我……”叫着叫着，

人也蹲下了。

一连串屁响，两个蒙面人下裆大小便不禁，掩住小腹拔腿便跑，逃之夭夭。

方士廷向侧一闪，一声长笑。向北急退。

变生不测，其他的人皆感到莫名其妙。

为首的蒙面人大喝道：“姓方时，慢走，在下有话说。”

方士廷站在三丈外，扭头问：“你阁下是否再想来十四招？”

“不用了，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伤的决不会是方某。”

“阁下不……”

“不必大言，是么？你还有十四爪牙可用，但一百个爪牙也是枉然，刚才那两位仁兄，便是铁的事实。”

“你……是你整治了他们？”

“不错。”

“你……你如何下毒手的？”

“在下不会傻得告诉你用何种手段。”

“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快替他们找郎中，不久他们会上吐下泻形销骨立，但死不了，大病十天半月下不了床在所难免。”

一听说死不了，蒙面人大为放心，叫道：“方老弟，咱们好好商量。”

“商量甚么？哼！想要在下的黄金，你少做梦。”

“你如果要黄金，在下随时可以给你一千八百。”蒙面人傲然地说。

方士廷一怔，冷笑道：“阁下的话有意思。”

“阁下真是方士廷？”

“如假包换。阁下是谁？何不以真面目相见。”

“暂时不能与阁下以真面目相见。”

“哼！”方士廷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身一跃两丈。

“请留步……”

“方某不屑与你打交道。”

“你不是与龙飞仇恨深结么？”

方士廷止步回身，冷冷地说：“当然，阁下……”

“咱们替你报仇。埋葬了那小狗。”

“那是我的事……”

“咱们有志一同，愿全力助你……”

“在下决不假手他人。”

“你……”

“你听请了，方某与龙飞誓不两立，但从未想到找人助拳。”

“别傻，老弟，你不是他的敌手，在下只能接下他十招左右。你并不比在下高明。”

“哼！别往你自己脸上贴金。”

“咱仍全力助你，定可置小狗于死地。”

“哼！你与那龙飞有何过节？”

“先别问这些废话，总之……”

“哼！你们一群乌合之众，济用甚事？”

“不然，咱们联手。明枪暗箭齐施，他双拳难敌四手，有你加入，咱们稳操胜算。”

“靠不住，哼！倚众群殴，胜之不武，不干。”

“绝对靠得住，咱们已订下妙计、志在必得。听说你老弟在南昌，那小畜生不是也倚多为胜，不惜千里追杀你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谁管他群殴不群殴？”

“你有什么必计？”

“绝户计。”

“甚么？”

“咱们先灭高桥村，杀他个绝子绝孙，小畜生闻讯赶回。必定急怒攻心，神智大乱，咱们可将他碎死万段……”

“哼！你这是什么话？好汉做事好汉当，冤有头，债有主，龙飞与方某结下深仇大恨，方某只找他算帐，与高桥村的人无干，方某岂是那种恶毒小人？滚你的蛋！”方士廷疾厉色地说，突然扭头狂奔。

蒙面人跟踪便追，叫道，“老弟留步，咱们好好商量……”

他突然止步回身，厉声道：“闭嘴！你把方某看成什么人？方某顶天立地，恩怨分明，绝不会与你们这些无耻匹夫同流合污。你听清了，再找方某的麻烦，休怪方某不留余地。”

“老弟……”

他转身飞奔，如飞而去。

“这家伙不识好歹，混帐！”蒙面人恨很地咒骂。

蒙面对方士廷不识抬举的态度深感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方士廷已经突围走了，想追杀也力不从心，只能盯着方士廷远去的背影咒骂。

另一名蒙面人走近，说：“施兄；没有他参加，咱们同样干得很好，不必理会他了。”

施兄摇摇头，说：“可惜，如果有他帮忙，很可能缠住龙老匹夫龙鼎新，咱们便可杀他个鸡犬不留了。”

“咱们不是已请血魔对付龙老匹夫了么？”

“血魔伯龙兄尚无把握，目下他正带了他的几位朋友，要先前往查探，探清虚实方能决定。”

“咱们自始没有将方小辈计算在内，有他不多缺他不少，不必理会他了。”

“愚兄似有预感，他不为咱们所用，恐怕会坏咱们的事，让他逃掉是一大失策。”

“哼！兄弟负责将他清除掉。”

“你？算了吧，兄弟，你接下不……”

“哈哈，施兄，世间有许多事，并不是凭武力便可解决的，碰上武艺高强的人，宁斗智不斗力。施兄，交给兄弟啦！如果你说的两位隐世高人能赶来，要这人何用？”

方士廷拒绝与蒙面人合作，一口气奔出里外，心中逐渐冷静下来了。在他的心目中，从未打算向高桥村的人报复，没料到在高桥村附近竟然有不少寻机向高桥村下手的人。

他既然来了，势必卷入旋涡，日后万一出事，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嫌疑。

“我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他想。

他打算明天一早离开，但又委决不下。

龙飞曾经到过他的家中，也曾在桐城潜伏，但并未打扰他家的安宁；他对龙飞颇为心折。因此，他也没打算至高桥村骚扰。

可是，有人却打算用绝户计向高桥村下手。

回到店中，他心中天人交战。想起了村中的老少妇孺。他感到热血沸腾。

“我得去警告他们。”他断然下了决定。

他准备午膳后启程，不走东关驿。而走捷径，可以少走五六十里路七十余里一下午尽可赶到。

近午时分，房门被拍得一阵暴响，有人在外面叫：“开门！开门。”

他警觉地佩上了剑，拉开了房门。

门外是一名店伙，四个皂衣公人，声势汹汹地抢入，大声呼喝道：“查店的，快取路引来查看，快！”

他取出路引递过，不住打量这四名公人。上面看不出破绽，下面便不对了，四个人皆穿了雕花快靴。

公人的靴，北方是全皮宜缝靴，质料粗劣，保暖而不雅观。南方，一律布靴，如果穿错，那是犯禁。

他不动声色，静候发展。

为首的公人虎目炯炯，虬须戟立，壮实得像一头大牯牛，带了铐链与铁尺，展开路引问：“你叫方大郎？”

“不错。”他沉着地答。

“官司你打定了。”公人沉声叫。

“打甚么官司？”

“昨晚火珠山下尤家小院出了人命，夜盗杀人劫财，掠走了大批金银，临行曾自称是方大郎所为，警告尤家小院的不许报官。”

“哦！这贼未免太笨了。”他沉静地说。

“哼！他不笨，而是自命不凡，阁下，你就是方大郎么？”

“在下叫方大郎，但不是做贼的方大郎。”

公人取下铐链，沉声道：“你可以到大堂上申诉分辩，你被捕了。”

他暗中戒备，沉着地问：“公爷是奉命逮捕在下么？”

公人不知是计，信口道：“不错，上命所差，奉命逮捕你归案。”

上来两个人，便待动手架住他。

他扫了两人一眼，喝道：“且慢！在下……”

“你到公堂……”

“先不管公堂，拿来。”他向为首的公人伸手。

“拿什么来？”

“县大人的提堂火签，捕人的拘牌。”

公人一怔，沉下脸道：“奉县大人面渝拿人，来得匆忙，不会带有拘牌。你这厮敢拒捕？”

他将双手伸出，说：“草民岂敢拒捕？好，跟你们到公堂走一遭。”

公人铐链一扬。迅疾铐向他的双手。

左右两公人袖底光芒乍现，匕首伸向他的两肋。

他疾向前冲，仅见人影疾闪，“咯啦啦”铐链暴响，人影疾旋。

店伙大骇，扭头狂奔出房而去。

有人被拖倒，原来是为首的公人。

“噗噗”两声，第四名公人被两拳击倒了。

两把匕首落空，方士廷旋身反扑，大喝一声，扣比了一把匕首的主人，扭身便摔。

“砰蓬！”匕首的主人被前空翻摔出，摔了个手脚朝天，有骨折声传出，原来手臂骨折断了。

说快真快，在刹那间，凶猛快速的贴身肉搏险象横生。发生的快结束更快，四个人已倒了三个。

最后一名公人大骇，扬着匕首作势上扑，厉叫道：“你敢行凶拒捕？罪加一等。”

他堵在房门口，一脚踏在为首公人的咽喉上，一手紧拉铐链，冷笑道：“罪加九等也无所谓，本人敢作敢为。”

“你还不逃走？”公人叱喝。

他哈哈狂笑，说：“在下为何要逃走？要逃走的人是你们呢。”

“什么？你……”

“假冒公人，青天白日客店行凶，该当何罪？官司你打定了。这辈子你注定充军的命运啦！运气如果不好，官府在你们身上搜出其他的大案，恐怕你们想充军也难如登天。听说知府大人与阴县的县大爷，皆是有名的酷吏，你冒充公人落在他们手中，老天！在下真替你耽心。如果我是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什么路？”

“自杀，不然将生死两难。”

公人急步向窗下抢，要跳窗逃命。

方士廷抓起几上的茶壶，掷出叫：“留下啦！阁下。”

“蓬”一声大震，茶壶在公人的后脑上开花，公人重重地摔倒在窗下。

房外人声鼎沸，店伙蜂拥而至。

方士廷将四个公人全部铐上，拖至屋角向外说：“店家，快请街坊与坊长来，这四个强盗冒充公人，青天白日至店中抢劫，快将他们送官究治。”

店伙还不信公人是假的，怀疑的说：“客官，如果他们是真的公人，小店……”

“别傻，只要坊长到来，便没有你们的事了。”

“这……”

蓦地，窗外出现了三个青衣人。房门外，十余名店伙的后面。六名面日阴沉的大汉堵住了后路，其中一名鹰目钩鼻的中年人喝道：“不许报官，任何人皆不许走动。”

方士廷冷笑道：“强盗的党羽来了，来得好。”

他脚下一紧，虬须公人嘎声厉叫：“饶命！饶……命……”

中年人排众而入，冷笑道：“放开他，阁下。”

“方某为何要听你的？”

“你非听不可……”

“阁下几个人敢在府中造反不成？”

“姓方的，你要放明白些。”

“方某明白得很。”

“你如果要将他们送官，你也脱不了身。”

“咱们走着瞧。”

“高桥龙家有人在城中，只要听说你是方士廷，想想看，你脱得了身？”

“你放心，方某在官府无案可稽。”

“别忘了龙家……”

“你们同样遭殃，而在下却一无所惧。”

“阁下，咱们好好商量。”中年人口气软了……

“商量？哼！你贵姓大名？是不是芳宛村的人？六指准提派你来的？”

中年人哼了一声说：“不必盘根问底，咱们谈交易。”

方士廷自然不愿见官打官司，冷笑道：“生意人千里奔波只为财，干做万做，没嫌的交易不做；你说吧，方某看这笔交易是否有利可图？”

“放了咱们的人，咱们从此不干预你的事。”

“哈哈！在下从未怕事，这笔交易无利。”

“咱们告诉你龙飞的消息交换，如何。”

“这个……”

“不要迫咱们走极端，咱们向你赔不是。”

“这……好，阁下，交易做成了。”

中年人向店伙们厉声道：“你们听清了，贵店并未发生任何事，你们必须把今天的事忘了，不然，贵店谁也活不成。只要透露丝毫口风，休怪咱们杀人放火鸡犬不留，听清了没有？”

店伙们招子雪亮，怎敢反抗？一个个战栗着应允，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中年人赶走了店伙，方士廷也放了四个假公人。

中年人在床畔落坐，说：“龙飞已从杭州返回绍兴而来，沿途咱们皆派了眼线，他的举动全在咱们的监视之中。”

“好，姑且相信阁下的话。”他心中狂喜。

“方老弟，咱们重申前议，希望老弟与咱们衷诚合作，铲除云龙双奇。”

“不，在下自己找他算帐，决不假手他人。”他一口拒绝。

“方老弟，独木不成林，那龙飞艺臻化境，你一人对付他凶多吉少，不如……”

“在下也不弱，阁下可以走了，别忘了阁下你的诺言，少管方某的闲事。”

“方老弟……”

“出门掩上房门，在下不送了。”他下逐客令。

中年人不得不离开，沉声道：“老弟，失去这次机会，你将永远后悔。如果你回心转意，请驾临芳宛村，咱们无限欢迎，告辞。”

“不送。”

送走了这群黑道小丑，他陷入沉思的境界。

龙飞快回来了，这消息令他忧喜参半，喜的是并未白来，忧的是这次即将见面，将有一场空前猛烈，空前凶险的恶斗，胜负难以逆料，他尚无取胜的绝对自信。

摆在地面前两条路，他的意念开始紊乱。

一条路是向西走，迎向杭州，迎上与龙飞单独决斗，胜负不必挂怀，另一条路是走向芳宛村，与六指准提那些人联手，胜算在握，报仇有望。

走那一条路？他心乱了。

直至午后，他仍未决定行止。

他想到高桥村示警，但却又因龙飞即将到来的消息而有所顾忌。据他

所知，云龙双奇的行踪飘忽如迷，神出鬼没，不动则已，动则快速绝伦。一夜中走三四百里路并非奇迹，今对方措手不及防不胜防。万一龙飞就在这一两天中，兼程赶到，他前放高轿村示警，岂不自我麻烦，自投罗网？只要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六指准提的同党，后果之可怕，令他不寒而栗。假使龙飞也向他家报复，那……”

最后，他带了一封书信，悄然从后门溜走，往小巷中乱钻，等到认为确已没有可疑的人跟踪，方在府前街找到一名店伙，以卅两银子的高价，请店伙将信秘密送至高桥村，如能在晚间二更前送到，而于次日午间赶回来的话，另赏银子二十两。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店伙揣了书信立即登程，保证他可在二更之前将书信送到，府城的人对高桥村龙家毫不陌生。

他返店结帐，带着包裹立即也就动身往西走，向杭州急赶。

到杭州只有一百三十八里，脚下加快些，入暮时分赶到毫无困难。

山城西北行，官道宽阔，旅客络绎于途，不能快赶，只能用急步赶程。

至柯桥镇巡检司是二十五里，沿途只有东行客，不见西行人，商旅在午后不再西行了。

离城十余里，到了一处官道转角处，两侧是树林，前面大道笔直，穿越无涯的水田，可看到五六里外的景物，三五旅客正匆匆地迎面而来。

他突然站住了，不假思索本能地闪在路旁。

远远地，他看到了两个熟悉的人影，约在四里外，虽看不清面貌，但身形轮廓，令他梦寐难忘。

“是他们两个老狗。”他恨声自语。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终于又被他碰上了，那个人影，他认为是神偷鬼窃。

他血液沸腾，但他也有些不安。两个老贼的前后，共有五个人，只消一看走的序位，便知有四个人的身份与名望，皆比两个老贼高，只有一个像老村妇的女人走在最后。但这并不表示老村妇的身份地位低，而是女流之辈，按礼俗是不能走在男人前面的；除非这男人是十岁以下的小童，

以一比七，他的不安是有原因的。这次狭路相逢，如果又让两者贼免脱，今后又得走遍天涯角，不知何日方能找到两个老贼了。

他解下包裹，进入右面的树林，想找地方收藏以便拦截两个老贼。

路左的树林中，闪出两个青衣人，奇快地掠过路面，跟踪他进入路有的树林。

接着，路右的树林前端，也有人出现，飞快地隐入林中，一闪不见。看穿章，是个绿衣女人。

路东南通向城府一端，路旁闪出一名老樵夫，荷着两头尖的挑扁担，提着一把樵斧，大踏步到了方士廷入林处，往路右一折，跟入树林哈哈一阵狂笑，笑完唱道：“隐世荒林不纪年，前程往事恨无边，伏虎潜龙非吾愿，恨无宝刀……”

歌未尽，人又现，两个灰衣中年人在后面闪出，跟在樵夫身后，其中一吊客眉的人笑道：“砍柴的，少发几句牢骚了，即使给你一把宝刀，你也砍不下四明怪客的老驴头，你这一辈子毫无希望啦；除非你能请得动百劫邪神重出江湖，不然只好含恨老死荒村做孤魂野鬼。”

入林百余步的方士廷，早已闻歌声转身，目不转瞬地注视着跟来的三

个人，一听“四明怪客”四个字，便心生警兆，有点憬悟。

老樵夫嘿嘿笑，说：“你放心，报仇雪恨为期不远，目下群魔聚会绍兴，百劫邪神已经答允仗义助拳，斩草除根是早晚的事。”

两个灰衣人皆佩了剑，长像狰狞不像是善类。

方士廷又发现了左右三四十步的大树后，出现了衣角，一看便知有人隐在树后。

他心中火起，忖道：“八成儿是六指准提派来的人，这厮可恶。”

老樵夫与两个灰衣中年人，阴笑着直向他撞来。

他徐徐转移，静候变化。

老樵夫先到，止步阴笑着问：“小辈，何去何从？”

“咱们认识么？”他沉静的问。

“咱们认识你，而你却不认识咱们一群高手名宿。”老樵夫傲然地说。

“在下深感荣幸，请教。”

“先别请教，老夫先请教你。”

“哦！在下洗耳恭听。”

“你是方士廷？”

“你不是说已经认识在下么？”

“问一问比较靠得住些。”

“就算是吧，你阁下又是谁？”

“你不必问。”

“那么，在下即不问答。”

“你会问答的，你是不是赶回杭州？有何用意？”

他嘿嘿笑，不好作答。

“为何不问答？”老樵夫不悦地问。

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你敢不回答？”老樵夫恼羞成怒地叱问。

他抬头望天，充耳不闻。

老樵夫大怒，去下扁担樵斧微扬，正待扑上，吊客眉中年人说：“兴老，请息怒。好只在咱们不希望树敌，让在下与他打交道。”

“这小辈可恶，狂得不像话。”兴老恨声叫。

“呵呵！年青人嘛，狂傲在所难免。他能与云龙双奇周旋，早上从天罗地网中脱身。可知他定然有了不起的真才实学，咱们不能小看了他。”

“好吧，老弟去问问他。”老樵夫乘机打退堂鼓，大概有自知之明，自己一个含怒出手，绝对讨不好，乐得乘机下台。

吊客眉中年人向方士廷颌首打招呼，说：“方老弟，咱们明白你的处境，在此地阻止你前往杭州，是一番好意，为了双方的利益着想，不得不出此下策，希望你了解咱们的心意。”

方士廷冷冷地注视着对方，冷冷一笑不予置答。

吊客眉中年人似乎不计较他是否回答，淡淡一笑往下去说：“咱们的朋友为了等这次群雄大会绍兴，一举锄除四明怪客师徒斩草除根的机会，已经苦等了漫长的十年岁月。十年来。由于实力不够雄厚，始终就不敢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功败垂成，你不肯咱们合作，坚持要独行其是，这种英雄思想未可厚非，咱们深感佩服。”

“你说完了没有？”方士廷忍不住冷冷地问，脸上明显地出现不耐的表

情。

“快说完了，请你平心静气听完再作决定……”

“在下是不会与你们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在下只与龙飞面对算帐。”

“恐怕你不会有机会，这次他有死无生。”

“哼！你们根本就无奈龙飞何，算了吧，少吹大气，你们的话说早了些，你以为云龙双奇是浪得虚名的人么？龙飞那狗东西心狠手辣，善于应付群殴，下手不留情，在下曾在庐山亲见他击溃高手如云的七星盟，连伤十余人，其他的人便丧胆而走，人虽多却招架不住他的奔雷三剑雷霆一声，人多又有何用？枉送性命而已。”他冷冷地说，语气已明白地告诉对方，你们这些人连我方士廷也招架不住。怎可夸言埋葬四明怪客他们师徒？

吊客眉中年人冷笑一声，说：“不错，咱们这些供跑腿的人，有自知之明，禁不起龙飞全力一击，更不用说接下四明怪客了，但咱们已经请来了几位隐世高人，他们的修为丝毫不比四明怪客逊色，如无把握，咱们不敢轻举妄动？”

“哦！原来你们另请了人。”

“对，有了必胜的把握。”

“那么，在下置身事外不是很好么？”

“老弟，你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的举动，已经危害到咱们的复仇大计。”

“什么？你是说……”

“你要到杭州迎上龙飞，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不管你是胜是负，皆会让那小畜生提高警觉，影响大局，等于是向那小子通风报信。”

“你是说……”

“咱们仍然希望你捐弃成见，与咱们衷诚合作。不然，请转回绍兴。”

“转回绍兴？别开玩笑。”

“咱们会替你安排住处，派人保护你的安全。”

“哦！你们要软禁方某？”

“老弟言重了。”

“如果在下拒绝呢？”

“老弟不希望咱们硬请吧？”

估计脚程，神偷鬼窃相距已是不远，他必须摆脱这些人了，便一字一吐地说：“你们要硬请，请便。在下必独自找龙飞一决，任何人也休想拦阻方某行事。”

“老弟，务请三思。”吊客眉中年人沉下脸说。

“不用三思，咱们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没有商量？”

“没有商量。”他断然地答。

老樵夫大为不耐，举手一挥。二人突然冲上，同声大鸣。同时一掌攻出，用的全是劈空掌，二人的真力汇聚，行雷霆一击，下毒手要将方士廷置于死地。如果击实，大石头也会击碎。

方士廷不愿与这些黑道凶魔结怨，对方突起发难，三人的眼神变化怎瞒得了他？对方前扑掌力刚发；他已倒退反纵，在掌风似股雷的推送下，他借力飞退三丈外去了，毛发未伤。

两条青影突从侧方射来，两把长剑化虹而至。

他事先已发觉还有三个人，两男一女隐在树后，因此早怀戒心，大喝

一声，将包裹向一个青影的腹部掷去，同时向侧一闪，避开另一名青影的剑尖，扭身就是一掌，“噗”一声劈在对方的背心上。

被包裹击的青影用剑去挑包裹，却不知包裹里盛的是沉重的千两黄金，大意地轻轻一拨，上了大当，“喀”一声脆响，剑身折断，包裹凶猛地续进，“蓬”一声撞在小腹上。

两人几乎同时倒地，鬼叫连天，
这瞬间，绿衣女郎扑到，是从后面扑上的。
他向前飞纵，突围而走。

糟了！他不该以背向敌的，突觉左后肩一麻，有可破内家气功的针形暗器射中了他。

他勃然大怒，拔匕首一声怒啸，扭身向后飞掷。

绿衣女郎向侧飞跃，间不容发地避过掷来的匕首。

老樵夫与两个灰衣人跟在绿衣女郎身后迫到，绿衣女郎突然侧跃，后面的人便糟了，“哒”一声响，匕首贯入老樵夫的胸口，匕首来势太急太猛，毫无躲闪的机会，匕首尖直透背心。

老樵夫身形一顿，两个灰衣人便超越而进，挺剑飞扑而上。

方士廷感到一阵头晕但仍坚持得住，大喝了一声，剑出“分波逐浪”，也下毒手了。

人影乍合，“蓬”一声大展，方士廷撞中了右面的灰衣人，他的剑刺入对方的左胸，两人都倒了。

左面的吊客眉灰衣人下级被剑尖击碎，但也在方士廷的左肋刺了一剑，擦外侧而过，割开了一条血缝。

方士廷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意志，原来所中的暗器淬有奇毒，因此招发一半便真力全失，与对方相继撞跌成一团，便陷入半昏眩境界。他滚出一旁，正想伸手取解毒的药或着以龙虎金丹救急，但手已不听指挥，好不容易将手深入怀中，绿衣女郎已经到了，俯身一把扣住了他的脉门，一指头点中了他的七坎要穴。

他全身发僵，眼睁睁等死。

绿衣女郎却放了他，转身回头。

吊客店中年人一人颞已碎，鲜血染红了胸襟，倚在树干上掩住伤口，向绿衣女郎啊啊怪叫求援。

被包裹砸倒的青衣人挣扎站起，以手掩腹狂叫道：“庄姑娘，请……请给我一……颗救……救命丹，我……我内腑受伤不轻。”

绿衣姑娘转玉首四顾，六个人只有她一个人平安无事。老樵夫已经断气，贯体的匕首未能发出。被方士廷撞翻的黑衣人一刻穿胸，那还有救？躺在树干呻吟，连挣扎的力量亦已消失，离死不远。

另一名青衣人背心挨一劈掌，仆倒在地昏厥了。

这是一个清丽姣好的二十二三岁女郎，粉脸桃腮，五官秀美，梳高顶髻，珠发花，金凤钗，毫不俗气，穿窄袖子绿绸春衫，百褶绿罗裙，隆胸蜂腰曲线玲珑极为动人有一股令男人怦然心动的魅力从她的身上发出。唯一遗憾的是，她那双午夜朗星似的凤目，不时透射出阴冷电寒芒，令人不寒而栗的凌厉眼神出手于个美丽女郎眼中，委实不是好现象。

她向青衣大汉走近，收了剑问：“是被什么击伤的？”

“那……那包裹……”

她伸手的按青衣人的腹部，大胆得令人吃惊：“不要紧，你不会有痛苦了……”

“蓬”一声响，青衣人仰面贯倒，口中有血涌出，叫不出声音，浑身在猛烈地抽搐。

她徐徐转身，目光落在吊客眉中年人身上。

吊客眉中年人大骇，恐惧的绕树急通，含糊地叫：“庄……姑……你……”

她向前急飘，像一朵绿云。

吊客眉中年人扭头便跑，“砰”一声不慎撞在一株大树上，晕头转向摇摇欲倒。

她飞掠而至，双脚前踹，弓鞋重重的踹在对方的腰脊上。

“啊……”吊客眉中年人惨叫一声，摔倒在树下挣命。

她到了昏迷不醒的青衣人身旁，蹲下用食指在对方的眉心上点落。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五个男人已停止了呼吸。

她到了半昏迷的方士廷身旁，取一颗丹丸塞入方士廷口中，扛起了方士廷，提了尚未打散的包裹，向北穿林走了。

神偷鬼窃一行七人，也在此时通过官道转弯处，大踏步向府城赶，并不知林中发生了变故。

方士廷从昏迷中醒来首先便感到口干舌燥，迷迷糊糊本能地叫：“水！水……”

有人将他扶起，冰冷的水入喉。

异香扑鼻，是女人的脂粉香，但香得不俗。

他神智倏清，睁开双目便感到灯火刺目，原来已经是夜间了。

这是一间茅屋，有坚实的土墙，窄小的木窗，透风的房门，一张古老的木床，一张八仙桌，之外别无它物，四壁萧条。

桌上一枝蜡烛，发出明亮的光芒，榻上只有一张破席，墙角下堆着原在床上的破棉被与一个竹枕筒，一股霉臭味夹杂在脂粉香中浮动。

绿衣女郎一手扶住他的背部，一手持碗，面面相觑，吐气如兰，正深情款款地注视着他，温柔地笑问：“针毒已除，你感到怎样了？”

他认得这位女郎，心中暗暗叫苦，试行暗自运气，发觉气门已经被制死了。

女郎已看出他在运气，也看到了他脸上失望的神色，将他放下躺好，放在碗笑道：“你不用枉费心机运气了，我已用玄阴逆经制穴术制住了你的气门穴。”

“这……这是什么地方？”他强按心中的焦虑，定下心神问。

“这是距柯桥镇不远的荒郊茅舍，一座放牧人住宿的无人居住小屋。”

“你……姑娘的芳名是”

“我的暗器叫毒蜂针。”

“在下陌生的紧。”

“噢！你不知我蜂娘子庄翠的名号？”

“在下没听说近。”

“很好。”

“姑娘将在下擒来，有何打算？”

蜂娘子在他身旁坐下，说：“你气门被刺，无法使用内家真力，与常人

一般，你仍可使用基本功夫与人交手，但比一个庄稼汉强不了多少，因此希望你自爱些，不必妄图反抗自讨苦吃。”

“在下明白。你要将在下交与六指准提么？”

蜂娘子噗嗤一笑说：“你只知道一个六指准提，其实六指准提只是一个供跑腿的三流人物而已。”

“哦！你们是……”

“我们都是四明怪客师徒的死对头。”

“你……”

“我与那龙飞有过节。”

“但你……”

“你要问我的打算么？”

“说不说由你。”

“那四明怪客已练成了玄门绝学罡气，虽则他不是玄门弟子。他的点穴术尤精，隔空打穴弹指绝脉天下无双。他的剑术自然了得，在武林不作第二人想。罡气的火候据说已臻九成，水火不伤可反震外加压力，如无宝刀宝剑以内力御使，休想伤他一毫一发。这次咱们虽请来了不少高手名宿，但收拾云龙双奇也许游刃有余，要与四明怪客一拼，仍嫌单薄，有如螳臂当车。”

“你……”

“因此我另有打算，我认为时机未至，及早脱身。我认准你是个难得的英雄豪杰，所以要偕你一同离开是非之地，我俩连袂傲游天下，暂且放开这些恼人的恩恩怨怨。人生几何？何必为了些小恩怨而受苦受难？不如及时行乐，好好地享受人生，你说吧，你愿不愿伴我傲游天下，做一双天涯佳侣？”

他哼了一声说：“你一个女人，说话好大胆，你不怕我骂你？”

蜂娘子凤目中冷电倏现，冷笑道：“我蜂娘子在江湖任性而为，喜结交英雄豪杰，随心所欲，不怕挨骂。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笑骂我不在乎，我会将你用另一种奇痛澈骨的蜂毒针来伺候你，不信你可以试试。”

他知道事态严重，好汉不吃眼前亏，目下他是俎上之肉，强硬毫无好处，他希望争取时间，以使找到脱身的机会，便改变态度，笑道：“听你的口气，你们尚未等到四明怪客师徒到来，便已信心动摇，离心离德各自打其了，岂不可叹，你们当初又何必来？”

“当初约定的人保证可以请到能够克制四明怪客的人，谁知根本就是那么回事，不各自打算岂不太傻？”

“为首约定的人是谁？”

“有三个人，沧海客刘权，三喜妖婆吴婆婆，与九天玉龙施敏，刘、吴两人，是当年伏牛山百丈崖论剑的黑道首要人物，二十年前的那场是非，葬送了不少武林精英，他两人被四明怪客追逐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不是两人发誓退出江湖，可能早已骨肉化土了。至于九天玉龙，则是太岳山三山小筑的黑道大豪，十年前被四明怪客带了未出道的门人龙飞所挑，他当然忍不下这口恶气。”

“他们准备请些什么人来？”

蜂娘子发出一阵浪笑，说：“你不必打听了，即使你想加入，老实说，他们也不见得会信任你，最多派你跑跑腿，去杀一些不相关的人而已。听说是几个隐世多年的凶魔，但我不信他们肯来。”

“哼！你认为方某只配跑腿么？”

“嘻嘻！当然你很了不起，连九天玉龙也拦不住你。你很可能比九天玉龙要高明一两分。可是，江湖上谣传说你是龙飞的妹夫，明知是谣言，但仍然令人不放心。这里的事，我们丢在脑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目下你我早些远走高飞趋吉避凶，明早我们取道金华府远离是非之地，早些安歇。”蜂娘子说完，翠袖微一挥，烛光熄灭。

方士廷跟前一黑，接着便被对方香喷喷的身躯所扑倒，暖玉温香立即令他气血浮动，心荡神摇。起初，他急怒交加，浑身发僵，但反抗无方，等到几乎肉帛相见，令惊心动魄的特殊感受使他血脉喷张，激发他生命的潜能，他开始软化了。

暗室亏心，不论男女，在暗黑中便会起了极大的变化，道得、教养、羞耻，变相淡薄无用了。

蜂娘子火热的胴体，蛇一般缠绕着他，在他耳畔以充满诱惑的声音说：“士廷，把一切仇恨恩怨抛开。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看得太严重，便活不下去的，你该以玩世者的心情及时行乐，大丈夫抓得住放得开，活下去才有意思。你我都是与众不同的人，郎才女貌，才艺相当，没有理由不能成为神仙佳侣，对不对？”

他动情了，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令他忘却一切，他不再被动，矍然奋起，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发出了野性的呻吟，将半裸的蜂娘子掀倒。室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全凭触觉和嗅觉与对方接触。他的幻觉中，怀中的裸女不是蜂娘子，而是曾与他有肌肤之亲的龙姑娘。

龙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得那么亲近的女人，也是第一个令他心荡的女人，将怀中令他销魂荡魄的女人幻想为龙姑娘，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潜意识中，耳畔似乎有人在叫唤：“他是龙飞的妹夫！他是龙飞的妹夫……”

当他尝到销魂荡魄的热吻的滋味，手触到令他血脉贲张，欲火如焚的腻滑润温肌肤时，他自己也在心底呼叫：“龙姑娘，龙……玉雯……玉……雯。”

色情肉欲，是人生最大的诱惑，未经人道的男女固然危险，尝过禁果的人理具爆炸性。

方士廷满怀忿懑浪迹江湖，假使在蜂娘子的诱引下，变忿懑为色欲之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谁也没留意窗缝中，透入一缕袅袅轻烟。

床上，一双男女即将撤去最后之防。

天宇中星光灿烂，可看到一个人影伏在窗下声息毫无。

暗室中，情欲征服了理智。蜂娘子这位曾经沧海的青春少妇，要征服方士廷这种未经入道的小伙子，可说驾轻就熟，手到擒来。

正在紧要关头，这浪女人也许被方士廷生硬的毛手毛脚撩拨得真正动

了情欲，情不自禁地娇喘吁吁地腻声叫：“亲亲，你……你怎么……”

亲亲这两个字，令方士廷猛然一震。一切都陌生，这叫声他更感到陌生而刺耳，下意识中的幻影突然消失；猛地将怀中火热的胴体推开，急问：“你……你是谁？”

蜂娘子一惊，讶然问：“你……以为我是谁？”

“这……”

蜂娘子突然打了一个呵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方士廷大感奇怪，伸手一摸，讶然道：“咦！你怎么了？你……”

他也向下一躺，迷迷糊糊睡着了。

小木窗被撬开了，进来了一个黑影，“哒”一声火招子的光芒一闪，照亮了满室春光。

火焰倏熄，来人摸近床边低声咒骂道：“这淫妇真会找人，翘的媚术不知坑了多少年青子弟。怪的是这位方施主居然能悬崖勒马，竟然能在紧要关头脱出她的温柔陷阱。”

不久，室中灯光重现。

方士廷已穿上衣衫，只感觉头面一凉，猛然惊醒，灯光刺目，他神志一清。

他发觉桌旁站着个似曾相识的老道，赶忙坐起，伸手抓床头属于蜂娘子的长剑。

老道赶忙摇手，笑道：“方施主，贫道来救你的。”

“你……你是……”

“施主真健忘……”

“你不是县岭的太玄老道么？”

“呵呵！原来施主还记得贫道。”

“哦！你不是追踪在下的黄金而来的？”

“非也。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贫道拦路图谋施主的黄金，施主不记仇隙，反而在浙南四义手中救了贫道的性命，更不念旧恶替贫道裹伤，此思此德，没齿难忘。”

贫道浪迹江湖，第一次碰上施主这种以德报怨的英雄豪杰，因此伤未痊愈可，便追踪东下，到处打听施主的下落，以便感恩图报在旁照料。”“哦！谢谢仙长的关照。”他感慨地说。

“白天里说巧真巧，恰好看到蜂娘子与她那些黑道党羽们在树林中向你攻击。贫道有自知之明，明里加入徒然枉送性命而已，无济于事，因此在一旁等候机会，跟踪贼婆娘将你带来此地，总算被贫道用黄梁暗香将她弄翻了。”“道长，谢谢你。”他由衷地说。

太玄淡淡一笑，说：“不必谢我，你我恩怨两消，咱们扯平。施主的气门穴已被特殊的手法所制，贫道无能为力。”方士廷的目光落在身旁的蜂娘子身上。

太玄向门口举步，说：“用冷水浇她，她便会醒来。但在你的气门未解之前，必须防备她对你不利。贫道该走了，后会有期。”说完，出门带上房门，扬长而去。

躺在床上的蜂娘子形如死人，赤裸的胴体只用罗裙掩住胸腹。羊脂白玉的四肢暴露在灯光下，令人一见便生非非之想。

方士廷是破天荒第一道看到这种异象，只觉气血沸腾，但生死关头，

他日下的难题是该如何追逐妇替他解气门穴的禁制。

他找到自己藏在床脚下的零星杂物，仔细思量应付的良方。

目前，他无法运气，用不上真力，与常人一般，能搬动百十斤的物件已算不错了。

“我得冒险，不然到何处去找人解玄阴逆经穴术的独门手法？”

他自语。他取出一只小瓷瓶，倒一些药末入蜂娘子的口鼻内，一捏鼻孔，药末进入咽喉与鼻内。

墙角有太玄老道提来的一盆水，他将水泼在蜂娘子的头脸上。

蜂娘子猛地一惊而醒，挺身坐起。

他背烛而立，面向壁角喝道：“快穿好衣裙，在下有话说。”蜂娘子见多识广，看光景便知有变，并不急于穿着衣裙，以裙掩住胸口，媚笑着问：

“咦！你怎么了？”

“咱们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咦！你……”

“快穿好衣裙。”“哦！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我一头雾水，你……”

“在下用水将你泼醒的。”“咦！你是说，刚才你将我弄昏了。”蜂娘子惊问。当然，她已发觉对方并未与她鱼水合欢，极感意外。

“不是我，另有其人。”“这人……”

“已经走了。”“他是……”

“在下不知他是谁，反正人已经走了。庄姑娘，快解了在下的气门禁制。”“本姑娘为何要替你解禁制，你已经是我的人，必须听命于我。”“因为你也受到在下的禁制。”“什么？”

“在半炷香的时刻内，你如不解了在下的禁制，便会上吐下泻，形如疯狂而死。”蜂娘子大惊，厉声问：“你说什么？”

“在下给你服了湘西毒蛊三娘的蛊毒。”“啐！你那来的蛊毒？”

“上次在庐山受到龙飞的追杀，与在下做伴的那位姑娘，便是毒蛊三娘的女儿，她曾经送给在下一瓶蛊毒九。”蜂娘子惊得毛骨悚然，一跃下床一把将他扳过，“啪”一耳光，怒叫道：“你说谎。哼！你敢信口开河吓唬我么？”

他哼了一声，冷笑道：“信不信由你，反正你可以等蛊毒发作，那时候你便知道在下是不是虚言恫吓。”“砰”一声响，蜂娘子将他推倒在墙角下：

“你可恶！你打的是甚么鬼主意？”蜂娘子怒声问。

他狼狈地盘膝坐下，冷笑道：“好吧，咱们等等看。”“我得好好教训你，免得你日后反脸无情。我警告你，你快死了摆脱我的愚蠢念头，我是不会上当的。”蜂娘子一面穿衣一面说。

“在下已经警告过你，你不信不久便可分晓。首先，你将感到腹中隐痛……”

蜂娘子尚未穿着停当，突然向门后一闪，喝道：“什么人？”

外面声息全无，蜂娘了火速抓起了剑。

没有任何动静，久久，蜂娘子方放下剑，重新穿着衣裙，刚弯上身躯，便“嗯”了一声，直不起腰来了，接着便叫“哎……哎哟！我……我的肚子疼！”

“快解开在下的气门禁制；不然你后悔已来不及了。”方士廷冷冷地说。

“你真的那么狠心？我……我杀了你。”蜂娘子厉叫，抓起了剑，痛得额上直冒冷汗，直不起腰，衣裙撒了一地，成了一个裸人，脸色全变了。

“杀了在下，你同样是死，咱们……”

“杀了你，你我不能做露水夫妻，你我好在黄泉路上做伴。”蜂娘子用剑指着她尖叫。

剑在方士廷的胸前抖动。

方士廷毫不动容，嘿嘿怪笑道：“我一个江湖亡命，生与死何足道哉？如果怕死，在下岂敢找龙飞拼命？你一个大名鼎鼎的蜂娘子赤条条死在此地，那才好看呢，你动手吧！”

“你……你快给我解药……”

“解药在下已藏在任何人也找不到的地方，除非解了在下的穴道，不然咱们死在此地好了。”“你……哎……”

“砰”一声大震，木门被人撞倒了，潮水般涌入十余名大汉，全都是青衣劲装的中年江湖人。

“妙啊！竟然有裸体的女人在此地杀人，哈哈哈哈！妙极了。”有人大叫。

一名大汉鬼魅似的抢进，一把抱住了蜂娘子。

“嘿！”蜂娘子一肘后顶，用上了大力。

“哎……”大汉狂叫，放手后退。

另一名大汉冲到，一脚踢飞了蜂娘子的剑，双手扑上将蜂娘子抱住，同时滚倒在地。

再上来两个人，蜂娘子疯狂的挣扎，最后被捆上了双手，成了俘虏。

为首的大汉走近，取过烛伸到蜂娘子面前，看清了相貌，狂笑道：“哥儿们，你知道她是谁？哈哈！她是大名鼎鼎的雨露遍施活菩萨蜂娘子，妙极了！咱们要在此地候消息，前无村后无店，长夜漫漫真不好过，有了这位活菩萨，岂不皆大欢喜？老三，去做十二只阉。”“放开我！你是谁？”

“哈哈！不要管是谁？”

“哈哈！不要管咱们是谁。听说你喜欢俊男，从不与粗野的男人打交道，今晚，哈哈！”

恐怕由不得你选择了，咱们保证你快活受用，十二个人侍候你，保证不令你失望。老三，快去做阉。”“做阉？你……”

“咱们十二位弟兄，做事一向公平，拈阉分先后，以免伤了弟兄们的和气。你陪咱们一夜，明天也许会放你。”“混帐！你……”蜂娘子厉叫。

“啪啪！”大汉给了她两耳光，哼了一声说：“你这贼淫妇，倒会摆出三贞九烈的神气像呢。瞧你身上一丝不挂，脱光了用剑迫人成奸。这时却装腔做势，是瞧不起咱们兄弟么？”

“你……”

“你再不认好歹，咱们十二条好汉每人服一颗春药，看你吃不吃得消？”

一名大汉握了一把大竹梗，上前叫：“大哥，阉做好了，员短的第一，最长的居末。大哥先抽。哈哈！看谁抽到最长的抽到最后面捺破烂。”蓦地，门口传来了怪笑声，有人发话：“嘻嘻嘻嘻！见者有份，要多加一枝阉，让老汉也沾些光，嘻嘻嘻嘻……”

十二名大汉闻声转身，不由一怔。

一个老花子倚门而立，毗牙咧嘴怪笑。

为道的大汉，怪眼一翻，厉声叫道：“老不死的臭花子，你活腻了么？”

老花子嘻嘻笑，转动着打狗棍，说：“老汉已活了七十岁，还想多活七十岁呢，怎会活腻了？嘻嘻！老汉……”

一名大汉突然冲上，莽牛头猛地顶出，双手也同时抓出，奇快无比。

老花子鬼魅似的向侧一闪，伸脚一勾。大汉疯牛似的冲过，“蓬”一声大震，栽倒在门外。

老花子打狗棍一点，不偏不倚点在大汉的尾闾骨上，重新倚在门旁，笑道：“嘻嘻！不用加阉了，十二根够用啦！这位爷疲劳过度，想睡得很，他弃权了！瞧，他迫不及待地睡着了。”

“你想怎样？”为首大汉骇然地问。

“分我一杯羹。老汉人老心不老，美色当前，当仁不让。”老花子色迷迷地说。

“冲出去分了他的尸。”大汉怒吼。

另一个几乎同时拔刀，鱼贯前冲，吼叫声震耳，硬向窄门冲去。

门口，乱成一团。

方士廷掏出一颗丹丸，纳入蜂娘子的口中，替她解了绑，低声道：“你快走吧，肚子不会再痛啦！”

蜂娘子一掌拍飞了烛台，室中伸手不见五指，她一面穿衣一面问：“你……你给我吞服解药？”

“不错。”“你为何要这样做？”

“你如落在他们手中，虽则你是个……不必说了，你走吧。”

“你呢？”

“在下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蜂娘子一把抓住他说：“我带你走。”“不要脸！到今仍不想放过我？”他怒骂，奋余力勒住对方的脖子。

蜂娘子双手一崩，便崩开了他的手，一手将他扛上肩头，一手提了他的包裹，悄然闪出破门，溜之大吉。

门外，躺了三名大汉，哼哼哈哈鬼叫连天。

老花子狂声震耳，八方游走，把九名大汉迫得乱成一团，指东打西飘掠如风，打狗棍着肉声此起彼落，惊叫声与怒吼震耳欲聋。

蜂娘子带了方士廷向西急走，从河桥镇的北面超越，奔上了至杭州的道。

星光灿烂，平坦的官道上鬼影惧无，夜风料峭，寒露沾衣，看天色，已是斗转星移三更将尽，寒露太浓，夜空寂寂，连秋虫的鸣声也听不见了。

不久，前面出现三两栋屋影，原来是路旁的荒村野店，门前没挂门灯，因此来至切近方可看到屋影。

怪，怪！怎么没听见犬吠声？这种荒村野店，绝对少不了三两头家犬的。

蜂娘子将他放下，低声道：“你等一等，我去叫门找地方安顿再说。”“不要脸的淫贼货。”他咬牙切齿地咒骂。

蜂娘子深深吸入一口气，说：“别骂别骂，我答应释放你。”

“哼！”

“玄除逆经制脉手法所制的经穴，解制十分麻烦，必须找地方安顿，你以为容易么？你这人不简单，值得爱惜……”

“哼！”

“其实你也真傻，即使你肯与我结成露水夫妻做我情人，对你并无害处，男女之间吃亏的该是女人……”

“我不听你这些脏话。”

“好，不说，你等一等，我去找地方安顿？”

蜂娘子放下包裹，上前伸手轻推大门。

只有两间瓦屋，一间是可以投宿的所谓野店，招牌上不写店号，只有客栈两个字，赶不上宿头的人，只有在这种野店投宿。

门应手而开，原是虚掩着的。

“咦！”蜂娘子脱口低叫。

店堂空寂无人，壁上一盏油灯，发出暗淡的光芒，显得鬼气森森。

“里面有人么？”蜂娘子站在门口向里叫。

没有回音，唯一活着的是一些绕灯飞翔的灯蛾。

她不假思索地跨入，向内堂走。

门后突然伸出一把冷气森森的长剑，点在她的背心上，冷叱声细小，但直震耳膜：“不许回头，向前走。”她一打冷颤，依言举步向前走，屏息着打量左右的形势，看是否会可利用的物品改变逆境。

“你是店中人么？”她问。

“不许开口。”后面制他的人低叱，剑尖压力略增。

她强压心中的惧念，冒险说：

“我一个女流之辈，你怕什么？喂！剑挪开好不好！你一紧张，手上控制不住，我岂不完了？”

剑离开了背心，身后的人说：

“人说你蜂娘子聪明机警，大胆风骚，果然不假。”“你是……”

“转身！”

她徐徐转身，眼前一亮，身后共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年约四十出头，五官俊美，人才一表，女的也有三十余岁，隆胸细腰，貌美如花。男的穿了黑劲装，佩剑带裹。两人虽英俊美艳，但都生了一双冷电四射阴森可怖的眼睛。女的一身白，白得邪门。

蜂娘子吁了一口长气，苦笑道：

“原来是你们两位杀星夫妻，吓了我一大跳。”“嘻嘻！你会被男人吓住？少废话。”女的笑着说，笑得很美。

“你不是在府城听候吴婆婆差遣么？怎么三更半夜到了此地来了？”男的问。

蜂娘子脸不改色，媚笑道：

“听命跑腿嘛！难道不能来么？等一等，我外面还有一个人。”门口人影乍现，有人笑道：

“人来了。哈哈！蜂娘子所找的面首，竟然是个不济事的空架子男人，你的胃口愈来愈不择食啦！哈哈！”

又是一男一女。男的像个金刚，高大、黑壮、虬发、豹头环眼。女的身材曲线撩人，可是脸蛋令人不敢领教，豆鸡眼，眉秃鼻翘，但皮肤白净，细皮白肉白得俏，一白掩三丑，因此并不显得太难看。两人架着方士廷，男的说话相当粗野。

蜂娘子格格笑，道：

“黑杀星，你是不是希望本姑娘选上你？你是先问问你那管家婆的白杀星肯不肯，免得打破了醋罐子我可吃不消。”“嘻嘻！只要你肯，老娘不在乎。”女的眯着斗鸡眼说，眼中杀机怒涌。

两人将方士廷架入，掩上房门。

后堂门拉开，又踱出一双中年男女。男的脸红如火，穿一身红袍。女的脸色带了不健康的青色，似乎脸上罩了一重青雾，穿一身绿色劲装，身材喷火曲线毕露。

蜂娘子格格笑，说：

“江湖六杀星聚会，这附近恐怕要横尸遍野，血流成河，诸位好。”江湖六杀星，是三对夫妻，顾名思义，便知他们都是心狠手辣杀人眨眼不皱眉的狠毒人物。他们的名号，分别称为天杀星、地杀星，这两人就是首先出现的一双男女。

黑金刚似的一双夫妻是黑杀星、白杀星。

穿红的是红杀星，穿绿的自然是绿杀星了。

红杀星徐徐走近，笑道：

“两家野店的人都杀光了，鸡犬不留……”

“老天！”蜂娘子叫。

“如不杀光，全走露消息，这儿是阳关大道，咱们不得不小心。”“诸位为何不在杭州？”

“杭州没有留下的必要了，咱们有了最佳的收获。庄姑娘，你这位男伴……”

“他姓房，房屋的房，我要带他到杭州走走。”蜂娘子信口胡诌。

“哦！不赶路了？”

“你们呢？”

“咱们不能赶，要在此地等候血魔郝伯龙到来会合，他来了就走。你……”

“我要在此地歇宿一宵，明日再走，我这位男伴不敢赶夜路，他怕鬼。”绿魔往柜台上一指，说“你在柜上马马虎虎睡一夜算了。”蜂娘子格格笑道：

“好大嫂，你让我们在大厅睡，不干，你们想偷学几招秘密么？”

“哼！你果然名不虚传。”绿杀星羞笑着说。

蜂娘子扶了方士廷向内走，说：

“对不起，我占内间。”“内间里有人。”红杀星说。

“有人？”

“一个女人。”“谁？”

“你不必问，她已被制了软穴。”“把她拖至床下便了。”“你……里面没有床，只有草堆。”“草堆更好，少陪。”“这鬼女人……”红杀星摇头说。客房都在两厢，后面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有一间作为只能付一二十文店钱的穷脚夫住宿的窄房，地下堆了草垫，和衣往下一躺，同样可以过一宵。

室中一灯如豆，霉气触鼻。内面的壁角蜷缩着一个白衣少女，披头散发，衣裙沾了尘土，向壁蜷卧着不见面貌。

蜂娘子掩上门，瞥了白衣女人一眼，呼一声吹熄了灯火，向方士廷说：

“坐下，我再问你一声。”“哼！在下不会再上当了，你说吧，嘴反正是你的，目下方某已无力阻止你胡说八道。”方士廷冷冷地说。

“我再问你一声，你真不跟我并肩行道？”

“哼！你好不要脸，行什么道？行你那水性杨花人尽可夫的道？”

“你怎么又骂人？”

“骂人？在下如果能杀你，还想杀了你！”

“你答不答应我不勉强……”

“你最好少废话，我可不像你那么无耻。”“嘻嘻，算了吧，不久前你的

嘴并不这么硬呢，别忘了，你那热情如火的举动……”

“你这贼……”

“好，别骂，本姑娘也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刚才你居然肯以德报怨救了我，我已答应解你的禁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坐好，我替你解气门。”许久许久，传出蜂娘子的声音低声道：

“好了，你还得自己调息半个时辰，以真气疏通经脉，方能永除遗患。”

“好，谢谢。”方士廷的声音颇为疲惫。

“不必谢我，你我谁也不欠谁的。”“好，恩怨两消，谁也不欠谁的。”“希望以后你我能够成为朋友。”“为敌为友悉从尊便，但我不希望你仍然以淫贱的面目浪迹江湖。”“哼，你们男人三妻四妾不算罪过，到处留情算是风流佳话，为何女人就不能随心所欲……”

“好了，姑娘，这问题问得好，但牵涉太广，怨在下无法答复也无从答复。见仁见智，各人看法不同，你不愿雌伏与男人争公平，那是你的事。”好，不谈这些。你仍然打算到杭州，找龙飞算帐？”

“不去了，回绍兴。”“为什么？回绍兴与九天玉龙联手屠尽高桥村？如果你有此心，何不与六杀星同行？他们也是四明怪客的死对头，在杭州监视四明怪客师徒的行踪，在此地等人，你与他们偕行会安全些。九天玉龙该已发现了失踪和那些人的尸体，他恐怕不会谅解你，你如果与六杀星偕行，他便不好找你算帐了。”“哼！在下不会与你们这些人同流合污，在下已经一再表明态度，冤有头债有主，在下与龙飞的过节，只与龙飞当面算清，你们用绝户计要杀尽高桥村的人，简直岂有此理！我方士廷不是黑道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做不出来。告诉你，这次你们不会成功的。”“笑话！为何不会成功？你知道他们准备了多久，来了多少人。”

“哼！如果高桥村没有自保之力，你们岂不早就下手了？”

“这次高桥村措手不及……”

“在下已通知高桥村准备应变了。”“什么？”蜂娘子惊问。

“在下至芳苑村讨剑时，发觉你们的恶毒阴谋，当天便用三十两银子托人带信至高桥村……”

“你……”

“你少给我动手动脚，我已经不怕你了。”

“你……你不是与龙飞誓不两立么？”

“不错。”“那……那又为了什么？”

“在下不愿你们屠杀无辜。”“你……你真蠢……”

“那是我的事，我只找龙飞一个人结算。”若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将你粉身碎骨才怪。”“在下不在乎，行之心所安。决不后悔。”“只要我叫一声，六杀星便会擒住你送回去。”“你不会叫的。”

“哼！”

“你为了要迫我跟你走做你的情人，杀了五名同伴灭口，你不怕我说出你的诡计么？”

久久，蜂娘子方说：

“其实我已决定离开他们了，当然不会告发你。不必回绍兴吧，你我赶快远走高飞。明早动身，你千万不可露出马脚……”

“不，我要回绍兴。”“你……你去找死？你……你不去杭州找龙飞？”

“我与龙飞的帐，日后再算。午间被你们拦截时，在下正好发现了仙人

蜂血案的主凶，尚来不及出手，便被你们群起而攻，你们误了我的大事。那两个凶手的去向是绍兴。在下必须回去找他们。”“说真的，你与云龙双奇结仇，听说你牵涉到仙人蜂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下不愿提，总之，那次在下救了双奇，双奇却反而指在下是杀人凶手，害得我家归不得，亡命两年百口难辩。上月在下暗中返家一行，发现龙飞竟在我的故乡潜伏窥伺，因此我一气之下，也想在他的家乡等他，没料到人没等着，却等到你们这些人要屠杀高桥村的人，我再不离开，岂不成了帮凶？庄姑娘，你最好远走高飞脱离是非地，在下保证不泄漏你那五个同伴的事。”

“嘻嘻！其实是你伤的，我不过大发慈悲补他们一剑，免得他们痛苦而已，传出去你也脱不了身。”“少废话，咱们该走啦！”“走！开玩笑，这时走岂不令六杀星起疑？”

“哼！等到河桥镇那五位仁兄的尸体被发现，消息传到六杀星耳中，你就走不了啦！显然这件事可能已经传出了……噢！有人来了。”确是有人来了，店堂中传来洪亮的叫声：

“里面有人么？”

显然来人已推开了大门，正向店内叫。

没有回音，来人又叫道：

“什么人？青天！”

“白日！”是红杀星在回答。

双方说出切口，笑声乍起，红杀星说：

“噢！是虚云大师么？好久不见了，你好。”“哦！是红杀星施主，在此野店有何贵干？”

“等人，咱们约好了在此与血魔郝兄会合。大师风尘仆仆，有事么？九天玉龙施兄那边怎样了？”

“贫僧奉命沿途传信，想进来找口水喝。”“哦！传什么信？”

“要咱们的人留意一个年青人方士廷，他是龙飞的死对头，但却又不肯与咱们合作……”

“是不是大闹南昌白道群雄丧胆的方士廷？”

“正是他，施主失手被他逃掉了，便派人守候在河桥镇东面的大道拦截，六个人全部死亡或失踪，被他溜走了，失踪的人是蜂娘子……”

“哎呀！噤声！”

“施主……”

“蜂娘子在后面歇息，他带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那人似乎不会武功。慢！在下去叫他出来问问。”脚步声渐近，红杀星穿越店堂而来。

方士廷抓起了剑，向蜂娘子低声说：“从后面脱身，快！”

两人打开房门，一直无声无息蜷伏在草堆内的白衣女子，突然低声叫：“请……请带我走。”方士廷一怔，问：“噢！你……你是……”

“我是他们从杭州抢来的。”“你快跟来。”“我……我软穴被……被制。”方士廷摸着走过，问：“用何种手法制了那一穴？”

“不……不知道，只知手脚难以活动。”蜂娘子走近低声急叫道：“咱们自顾不暇，不必管她的死活了，快走！”

“但……咱们怎能见死不救？”

“妇人之仁，你……”

“你少废话。”方士廷说，将女人背上，以腰带紧好，拉了蜂娘子悄然出房，直趋后院。

穿堂中黑得伸手不再五指，刚摸近后门，便听到后房红杀星在拍门叫唤：“庄姑娘，起来掌灯，有要事商量，快起来。”蜂娘子伸手拉门，方士廷将她的手抓住，低喝道：“不可，外面有人。”“有人？”

“有人刚从瓦面上跳下。”“你的听觉比我灵？算了吧。”蜂娘子不信地说，轻轻拉开了房门。

“蓬”一声闷响，凶猛的罡风带着可怕的潜劲一涌而入，首当其冲的蜂娘子“嗯”了一声，砰然倒地。

方士廷阻止不了任性的蜂娘子，门一开便知不妙，火速向壁旁一闪。

一个黑影闪电似的冲入，一面叫：“击倒了一个了，快掌灯……哎……”

方士廷观个真切，以牙反牙，他一声不吭出手偷袭，一记劈掌也击中了黑影的背心。

“蓬”一声大震，黑影也倒了。

第二个黑影站在门外，发出一声警啸，闪在门侧尖叫道：“放一把火，将他们烧出来。”方士廷一听便知是地杀星，这鬼女人不管刚才冲入那位同伴的死活，竟然叫燃火哩，据他猜测，被他偷袭昏倒的人，极可能是天杀星，也就是地杀星的丈夫，这两个杀星的夫妇情义，淡薄得令人摇头哩！

“蓬”一声响，天杀星的身躯突被击倒。

他抓起天杀星，猛地向外一推。

堵住了后面的出路，硬冲必遭殃。他扶起蜂娘子，掩上门附耳急问：“庄姑娘，你怎么了？”但他却心向下沉，手中的蜂娘子像是一条死蛇，全身像是没有骨头支撑的软体动物。

听气息，有出气没有人气，胸前湿淋淋地，血腥触鼻，显然内腑已烈，口中流出鲜血仍是热的，身躯却在逐渐发冷。

“快……逃……我……嗯……呢……”蜂娘子只艰难地吐出三个字，再次吐血。

他将人放下，急叫道：“我有金丹救你……”

他急取龙虎金丹，匆匆塞入蜂娘子的口中，度口气丹丸入腹，附耳叫道：“你已服下了一颗武当的救命至宝龙虎丹，只要你有一口气在，绝对死不了，除非你自己不想活，你必须有活下去的信念，不然金丹也救不了你，你想活么？”

生的信念极为神奇，一个全然绝望了无生意的人，大罗金仙也救不了这种懦夫，而一些自以为绝望却又想活的人，如得到外力的援助，只要有一线希望，便可令他激起强烈的求生意志，常会神奇地让他渡过难关。

龙虎金丹，在蜂娘子听来，像是一声春雷，她浑身一震，虚脱地叫：“我……我不……不想死……”

“你死不了，暂且躲在一旁，我引他们走。”匆匆地说，将蜂娘子住一处杂物堆中塞入，勇身一跃，“嘭”一声撞倒一块壁板，钻了出去。

屋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谁也不敢亮火招子自寻死路，全凭耳力发觉敌踪。方士廷穿堂窜室，自然不可能声息全无，他背上有一人，又不知屋中的布局，只凭猜测判断何处是穿堂而已，因此心中有所顾忌，少不了脚下有些声响发出，在高手的耳中，落叶飞花也难过耳目，何况两个沉重的人？

右前方内劲压体，有人扑到。

身在危机四伏的险境，方士廷已用了全力，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全凭机智警觉地应付突变。

“咻”他沉喝一声，向侧一闪，剑已挥出雷霆一击，生死决于须臾。

“蓬”一声响，他背后是墙，背的女人撞在墙上，撞到“哎”一声尖叫。

同一瞬间，黑暗中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号，“砰”一声有人跌倒了，接着是一声可怕的濒死叫号与呻吟，令人闻之毛发直。竖。

火光一闪，有人亮火招子，火光一闪即没。

他向下一蹲，向前一仆，贴地射出，一手按住了被剑挥倒的人的腰带。

破空厉声刺耳，数枚暗器射向他先前站立的壁根，是从左侧方射来的，擦过墙壁爆出一串串火星。

他一跃而起，将那行将断气的人挟在身前，再次沉叱，一剑疾挥。

“哎……啊……”随暗器扑到的惨叫，是个女人。

人中剑尚未倒地，一个朦胧的白影快速地掠倒，剑气压体，是白杀星到了。

他将手中的人推出，一剑挥去，向侧挫身急退。

“哒！”推出的尸体被白杀星的剑刺穿了。

几乎在同一瞬间，发射暗器的人与白杀星同时倒地，发出了垂死的呻吟，在地面挣扎。

“你已经杀了他们四个人了。”背上的姑娘在他耳畔低声说。

“我们必须出去，小心，我要撞窗而出。”他低声说，悄然向窗下移。

有衣袂飘风之声传到，有人冲入穿堂。

他向下一蹲，潜行而走。

微风飘然，有人从身后掠过。

“咻！”他大喝，大旋身就是一剑，手中一震。

“当！”有剑坠地。

一阵热烘烘的血液溅了他一身，血腥触鼻。

“噗！”有人倒了。

“嘭！”他撞毁了窗户，到了屋外，脚下一软，站不牢几乎栽倒。

“你……怎么了？”背上的姑娘惊问。

“左侧挨了一剑。”他窜至屋侧的草丛，伏下沉着地说。

“快……快裹伤。”“不要紧，我挺得住。”他撕衣袂一面裹伤一面说。

星光朗朗，眼睛可以用得上了。

破窗口入影一闪，地杀星出来了。

瓦面上幽灵似的飘下一个大和尚，亮声叫：“人躲在前面的草丛中，小心暗器！”

地杀星向下一伏，叫道：“大师去叫他们出来，先包围再说。”她却不知其他五杀星已出不来了。和尚闪在一株大树后，伸出戒刀说：“只出来了一个人，让他们在屋子里搜，咱们两人候这家伙。”“问他是谁。”“八成儿是方士廷，不用问了。”方士廷将姑娘解下，低声说：“一不做二不休，速战速决，不宰了这两个人，无法将蜂娘子救出来，你不可移动，我和他们拼了。”

“何不先撤走……”

“你这是什么话，哼！救了你你却……”

“请勿误会，我的意思是先引他们离开，造成救人的时势……”

“不行，他们不是傻瓜。”他断然地说，绰剑向前飞跃，长啸震天，身剑

台一猛扑大和尚，声势骇人，胆小的人可能会被他的声势所吓软。

大和尚艺高人胆大，并未吓软，但被他的胆大声势所惊，情不自禁打了一冷战，本能的向地杀星的藏身处跃去，不敢接招。

方士廷身形再起，折向扑来。

地杀星一声娇叱，长身暴起，剑出“狂龙舞扑”，抢制机先迎击，电芒漫天彻地向前涌，剑气声如风雷，骤发彻骨侵肌触体生寒，像无数电芒齐面前射。

“铮铮铮……”错剑声刺耳，人影候止。

两人斜身相对而立，寂然不动。

地杀星的剑被错出偏门，剑锋立于方士廷左肩下，锋刃未伤到他，只擦破了衣衫。

他的剑，刺入地杀星的心坎，奇准地刺中要害。

大和尚来不及扑上，一照面生死已决，见状只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突然扭头撒腿便跑。

方士廷不能让对方逃脱，他必须灭口永除后患，大喝一声，拔剑奋力脱手掷剑。

大和尚只顾逃命，以背示人，剑化长虹而至，快得骇人听闻，将破空的啸声扔在后面，比声音还快，连听风辨器术也派不上用场。看到剑尖在前毫不颤动的形态看来，便知飞行的劲道是如何惊人。

“蓬！”大和尚倒了，剑尖直透前心。

方士廷取回剑，将两具尸体拖至墙脚扔下，擦了擦手，退至姑娘藏身处，紧压嗓门低声说：“不知里面是否还有活人，且等看看。”他发出一声长啸，大叫道：“六杀星，出来决一死战。”叫完，向下一伏，问：“我替你解穴，何穴被制？”

“不知道，只知手脚发软。”“事急从权，我得替你检查。手足发软，该检查双肩井与双环跳四处要穴……”

“气门穴也有被制之象。”“希望我能解，但愿制你的人用的不是独门手法。”屋内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夜露侵衣。

他的手在女郎身上搜寻受制的经脉，女郎在他的手下瑟缩不安。

不久，他宣布说：“这是分经制穴术，以金针制穴，并不难，可惜我的金针丢失了，取你的发钗一用，有些痛但尚可派用场，忍着些。”以钗代针，钗粗而钝，一针下去，女郎痛得跳起来，但总算没失声大叫。

他递回金钗，说：“你在此地调息，我要进去了。”

“你……”

“你不言不动，谅也无妨。我必须去救蜂娘子，带你在旁我无法照料。”他站起说。

“这……好吧。你……你真是方士廷？”“是又怎样？你……”

“你不问我是谁？”

“为何要问？怪事。”他信口说，向前一窜。

女郎一身都是血迹，略加调息，悄然向地杀星的尸体走去，伸手一摸发觉对方已经气绝，自语道：“他的艺业委实惊人，恐怕六杀星一个也难留活口。我快去传信，暂且不见他为妙。”说完，她悄然走了。

不久，方士廷背着奄奄气息的蜂娘子出屋，找不到白衣姑娘，便不再寻，向西走了。

破晓时分，他离开了大道，沿南行的小径远走五六里，到了一座小农村，天色已经大明。他到了村口的一座农舍，一身血迹，令农舍的主人大吃一惊。

他解释说夜来遇盗，女伴受伤需觅地医治调养，留下了二十两黄金，嘱蜂娘子好好养伤，然后匆匆走了。

他在偏僻处易了容，脸膛成了褐色，满脸风尘，嘴加了两撇八字，连头发也染成淡黄色。

在河桥镇落店，将包裹寄下，带了些金银在身，携剑，挂囊重临绍兴。

当夜，他跑了一趟芳苑村，该村已高手齐出，不见有武林人出现。

抓了一个可疑的村民问口供，问出群雄已经在黄昏时分动身赴高桥村，但可能今夜至宛委山与玉笥道长会合。

果然不错，这些前来会合的人中，有神偷鬼窃在内。

他问明至宛委山的路径，立即动身。

宛委山，也称玉笥山或天柱山。在会稽山东南三四里，从府前往仅十五六里。神话上说，宛委山，也叫玉匱山。当年大禹治水至会稽，宿衡岭(会稽山也称稀岭)，宛委之神呈玉匱书十二卷：禹开之，得赤圭如日，碧圭如月云云。

他从芳苑村的小径去宛委山，这天晚上星月无光，人生地不熟，白奔波了大半夜，迷失在会稽山的山丛中。欲速则不达，半点不假。

他不再乱钻，在一处树林中埋头大睡，养精蓄锐，不在盘算如何将神剑鬼窃诱离群魔，单独与两个老贼算帐。至于高桥村的事，他已经尽了力，不再为此事操心了。

黎明时分，他终于找到了宛委山，远远地躲在南面里余的一座小山丘上，向宛委山监视。

他看到了那座壁立干云的怪山，从山下向上爬，有不少木梯，不时可看到一些劲装人物攀上攀下，也发现附近有警哨活动。

他不动声色，先吃掉所带的食物，徐徐向东移。

山东南有一条小路，他知道那是到曹娥坝的捷径，当然也可以到高桥村，他要先到路上等候机会。

这一带是山区，小径中行人稀少。看看日上三竿，第一批好汉通过了他的潜伏处，共有三十余人之多，全都是他不认识的人。

不久第二批到了，也有三十余名，其中赫然有神偷鬼窃与六指准提在内。

第三批人不久便到了，也有三十余人。

他等过这批人通过后，现身在后跟进。

单拳难敌四手，人太多，出面找两个老贼，保证凶多吉少，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必须慎重。

绕过山丘，他脚下一紧。

三批人，每批人相距两三里。前面两批人已走得不见人影，第三批人脚下甚快。

有三个断后的人，三人都是村夫打扮，兵刃以包卷挟在臂下，万一有警，只消大叫一声，前面百十步的三十余条好汉，片刻便可赶回察看。

他脚下一紧，逐渐接近了三个断后的人。

三个村夫打扮的中年人发现他了，互相打眼示意，脚下一慢，有意等

他。

他心中有数，脚下速度不变，一面走，一面用湖广口音唱道：“过了一山哟，又一山，山山好似哪——鬼门关。披星戴月哟，情哥哥为的是求财，只怕哪！情哥腰缠万贯哟，从此不再来。小妹倚门仰首痴痴的等，望穿秋水哟，不见情哥哥只见山。山有情来云无意，白云出岫哟，谁说是无心？小妹妹……”

唱着唱着，已到了三村夫的身后。走在后面的村夫扭头一笑，问：“老兄，哥呀妹呀的，好不肉麻，赶那么急，去见阎王么？”

他脚下一慢，咧嘴格格笑，说：“老兄，别损人。我这人阎王见了我也头痛，我要见他，他也不敢见我。”“哈哈！你老兄说话好狂。”“狂才好，鬼怕恶人蛇怕赶，阎王爷专欺负善心人，不狂者命活不长。”“对，老兄贵姓？”

“小姓石，名仁。”“什么？死人？”

“去你娘的！姓石头的石，仁义道德的仁。”“你带了剑。”“不错。”“说清楚再走，咱们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你没听说过的人多着呢！”

另一名中年人向路侧一闪，沉声道：“小心撑的万年船，留下他，须防他是奸细。”三人左右一分，气氛一紧。

他不慌不忙，伸手指天再指地，笑道：“青天。老兄，怎样？”

为首的中年人神色一弛，伸手指自己再指他，说：“白日在下姓安，名新亮，匪号是指路财神，石兄怎么这时才来？你是从……”

“从芳苑村起来的，总算是赶上了。”“你属于那一路？”

他一怔，但不露声色，人急智生，说：“在下是吴婆婆邀来的，刚赶到哪，吴婆婆在前面么？我到前面去看看。”“哦！原来是三喜妖婆邀来的人，失敬失敬。吴前辈不在前面，他走在第一批。反正咱们都得到高桥村会合，石兄不必往前赶了。”指路财神客气地说。

“好，咱们同路好了，你我一见如故，结伴同行有说有笑，也好打发时光。那两位兄台贵姓大名？”

“在下一枝花田谋。”先前叫动手的中年人笑答。

“在下冲霄鹤，请多指教。石兄在何处得意？”第三名中年人自我介绍。

“在湖广混日子。”“哦！吴前辈邀你前来，石兄想必辈份甚高，艺业不凡哩！”指路财神接口问，四人同时举步。

“好说好说，在下的庄家把式不登大雅之堂。哦！那龙飞可有消息？”

“没有，在杭州失去了他踪迹，因此咱们赶快下手。”

“血魔郝伯龙来了么？”

“他又走了，就是他把龙小狗弄丢的。”

“哦！郝前辈大概老糊涂了，被龙小辈扔脱他啦！”

四人有说有笑，向南又向南。

近午时分，脱离山区进入曹娥江河谷，远远地，便看到碧绿如带的美丽曹娥江。

高桥村在望，村中毫无动静。

会合了派在附近潜伏的眼线，百余名黑道高手立即分为十拨，各自按计划行事。

高桥村外表静温如恒，似乎毫无动静。村口的栅门大开，可看到街巷中，男女老少安详地工作，点尘不惊，三五条老狗在树下懒洋洋地睡懒觉，传出一阵阵村童的欢叫声。

六名行商打扮的人，从北面沿大道南行。这条至乘县的大道往来旅客经过平常得很；

到了岔入村口的三岔路，一名客人将挟着的长包裹移至肩后，瞥了村口一眼，亮声道：“伙计们，到了村里面讨口水喝，歇歇腿，如何？”

“好吧，反正今晚也是赶不到三界镇了，歇歇腿也好。”另一名花甲老人说。

六个人谈笑风生，折入岔道向村口走来。

三岔路口至村栅门，仅十余丈远近。除了临江一面的渡口栽竹为林之外，三面皆建了土寨墙，只留东西两栅出入，两丈高的寨墙上面，每隔五十步设了一座碉楼，普通小股匪寇如想攻入，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

村栅门没有人把守，六名客商泰然地进入栅外的茶水供应亭。

大道南北，皆有旅客在赶路。

六个村夫在茶亭歇脚，六双怪眼不住打量着村内的动静。确是不错，村中毫无戒意，整齐的村屋每家大门半掩，三五村民安闲地在街上踱步，五六个村童正在大树下捉迷藏。

六个又互相会意地点点头，皆已看清栅门附近没有任向可疑的警哨。

“天助我们，村中毫无戒备。”一名村夫低声说，

“咱们不在附近潜伏待机，而从七十里外抄小路赶来，这叫做出其不意百里奔袭，攻其无备胜算可期，九天玉龙施兄神机妙算，人所难及。”另一名村夫得意洋洋地说。

“进去！是时候了。”六个人像一阵狂风，刮入了栅门。两人控制栅门，两人上了北面的寨墙，另两人则上了南面，控制了一座碉楼。

毫无抵抗，根本没有人抵抗。

甚至不远处在树下捉迷藏的村童，也并不知有不速之客侵入。

鸡犬不惊，出奇地平静。

早几天前龙家出了血案，为何村中仍毫不在意？即使是普通的村寨，在太平盛世，村栅门附近也该有一个负责看守的人，以便留意闯村的宵小狗盗。而大名鼎鼎的高桥村，竟然毫无警觉，难道在睡午觉不成？

南北两拨人逐渐接近了，后续的人也一一现身。

几个捉迷藏的村童，离开了大树，呼啸着追逐着，追入横巷中，叫啸声渐远。

控制栅门的两个人在门外举手一招，两拨人不再走栅门，纷向寨墙根抢，飞越两阔的护村濠，跃登两丈高的寨墙。不论南北，各地的村镇外围的防城防兵设施，可倚仗的有两样东西，那就是深濠与高墙。在城市，则称为城与池。越过濠上了墙，这座村便守不住了。

六十余人跃登了寨墙，刀剑映日生光。

有人点起了火把，显然已准备了放火的火器。

呼哨声急鸣，十拨人马纷纷赶到。

栅门已被封死，六指准提与为首的主谋人物皆已到达，占据了寨墙，形式合围，鸡犬亦难免脱。

怪，村中仍然鸡犬不惊，唯一可疑的是，居高临下看得真切，五十余户人家，一条十字街与五六条小巷，除了三五头懒懒洋洋要死不活的老狗之外，不见半个活人。先前在树下游戏的村童不见了，几个村民也失了踪。

六指准提站在一名老太婆的身旁，神色不安地说：“吴前辈，此中大有

可疑。”

老太婆是三喜妖婆婆。白发无风自摇，鹰目炯炯心情紧张，不假思索地说：“不错，大违常理，考身不喜欢这种情势。”不远处站着像貌堂堂，人才一表的逸庐主人九天玉龙施敏，他也被这反常的情景弄迷糊了，向右首一名白发灰袍人惶然地说：“权老，恐怕有点不太妙。”老人是江湖上的老一辈名宿沧海客刘权，一个早年横行东南海的水上巨豪。老家伙打家劫舍经验丰富，一看便知不妙，何用别人提醒？他手抚剑鞘，神色肃穆地说：“他们已经有备，咱们估错了他们。”“权老，咱们……”

“咱们已骑上虎背。”“咱们是退是进？”

“及早全身而退，晚上再来，分十余位弟兄占住寨墙，反客为主等他们上来夺墙，我带人过江至东山策应。”九天玉龙急急走近，说：“权老，兄弟带几个人下去试探。”“这……也好……”

话未完，不远的三喜妖婆已一声怪叫，向下一跃，飘然下降墙内。

寨墙与房屋之间，中间隔了一段十余丈菜园，一无遮掩。五十余栋房屋，占地有限，仅占寨墙所圈地的全面积十分之一，菜园却占了十分之八。严格地说来，全村的建筑面积，可能不比一座大户人家的庭院大，有些富豪人家的宅院，有上百栋房屋并非奇事。以百余名闻名的江湖黑道高手偷袭这么一座小村庄，可说游刃有余，不费吹灰之力。

但今天他们心中委决不下了，村中静得可怕，静得反常，静得日正当中依然鬼气冲天，静得令群豪心中发毛，惴然不安。

所有的目光，皆被三喜妖婆出人意料举动所吸引。

老妖婆的脚刚沾地面，一名中年人突然大叫道：“小心暗箭……”

话未完八老妖婆一声狂叫，向下一仆，一枝劲矢已贯入老妖婆的左肩井。

同一瞬间，“蓬”一声大震，老妖婆不见了，跌了陷坑，翻板的开合声震耳。

立即跟下四个人，小心翼翼地掀开了翻板，将老妖婆拉上两丈深的陷阱，老妖婆已几乎昏厥。

怪的是不再有箭射来，村中仍然一无动静。

“当当……”警锣声狂鸣。

锣声已止，但各处仍然看不见人影。

九天玉龙一咬牙，大声道：“既来之，则安之，咱们从村口攻进去。”

他立即带了人，拆下寨门，砍来一些树枝，制成两座可推的栅板，由十二名劲力超人的大汉推动，后面跟了十余名高手，沿入村的大道向里推进。

怪，没有箭射来。

接近了第一栋房屋，推开虚掩的大门抢入。屋中鬼影俱无，只留下一些笨重的家具。

所有的人皆已安全进入村中，遍搜所有的房舍，那有半个人影？

是一座空村，他们一无所获。

人已走光，放火无济于事。

尚未决定是否放火，四面八方半里外，突然警锣声震天，四乡的民壮已经赶到，正列阵而来，居然有章有法，阵势浑雄，先是盾手，盾后是箭手，接着长枪手与挠钩手，最后方是肉搏的校刀手。

沧海客大惊，向同伴们说：“糟！显然事先已走漏了消息，不然民壮向

以来得这样快？很可能官兵赶向此地来了。

快撤，咱们过江，龙家的人必定已先撤至东山避尘山庄去了，咱们必须拆了他们的窝，屠尽他们，走！”

百余名高手狼狈地用竹排渡过了曹娥江，进入了上虞县境，直奔东山。

小径鸟道羊肠，进入了四明山区。

村右的一座临江的竹林中，有两个青衣人潜伏在江岸旁，目送群豪过江，其中一人悚然地说：“如果事先不是接到神秘人物送来的信，高桥村这场大劫，活着的人恐怕十不得一。

老天！他们怎么来了这许多人？”

另一名青衣人摇头苦笑道：“昨晚云姑娘匆匆赶来示警，说是从绍兴至杭州，沿途皆有高手伺伏，可知他们不止来了这百余名凶魔恶寇哩！如不是云姑娘及时赶来，村主必定留下人与他们一拼，死伤必定极为惨重，想起来就令人心寒哪！”

“他们赶往东山去了，这场杀劫不知要葬送多少人的性命哪！我们也该走了，希望这次咱们能逢凶化吉。”百余名高手仍然分为三拨而行，方士廷走在第三拨。神偷鬼窃两个老魔走在前面，他则在后面紧跟。

绕过东山镇，已经是末牌正末之交，众人脚下一紧，不久东山在望。众人越野而走，向东山急赶。

一连串起伏不定绵至不绝的山岭在眼前展开，中间是巍然耸立的东山主峰。

穿越前面的山谷，便可到达山下了。这座谷，当地人称为落日谷，附近十余里渺无人烟，蛇虫猛兽经常出没，既没有路，也没有可耕的田地，全是无尽的草莽，乱石遍布，荆棘丛生。两侧是起伏不定的山坡，与及山脚所形成的不少狭谷，像一只奇大的蜘蛛，蛰伏在丛山之中。

第一批人鱼贯而进，到了一处岔谷口，前面长笑声震耳，有人亮声叫：“至避尘山庄该向前走，不可走错了。”两名高手突然向前掠出，捷逾飞奔。

林深草茂，视界有限，只听到人声，看不见人影。听声源，对方约在前面十余丈。

两名高手仅扑出四丈左右，突然狂叫一声，人向下一仆，隐没在草中不见了。

一声低啸，人群候分，三十余名高手分两面向前急掠，两面包抄。

左面最后掠出的一位中年人，突然一声厉叫，“砰”一声摔倒在地，满地乱滚。

“啊……”惨叫声起在右面，又倒了一个。

两人都被劲矢射中胸口与背侧，不知箭来自何方。

遍搜附近一草一木，直至第二批闻警赶到的人前来相助。仍一无所见最后，找到了一株刮去一段树皮的大树，上面刻了一行大字，写的是：“先抵避尘山庄人，已死伤殆尽，不想活者，希火速前往投到。知名不具。”死了四个人，就找到这么一段警示。

第三批人到了，九天玉龙不顾一切地下令疾进。

这次他们不走山谷，不再分开，潮水般向左面的山脊涌，走山脊要安全得多。

沧海客与九天玉龙首先登上山脊，东北面东山的微墙洞附近，火焰冲天，浓烟直上霄汉。

沧海客大喜，雀跃地欢叫道：“避尘山庄已被火化，血魔与金魔一群朋友成功，快走！”

众人服气一壮，精神极为振奋，争先夺路前奔。

前面岭脊已尽，必须下降再登上前面的峰头，先到的人向下一看，怔住了。

下面是一座低了数十丈的小山峰，峰顶全是茅草没有树林，山岭上共站了六个人，相距有里余，看不清面貌但有一根旗杆，上面飘扬了一面丈大的淡绿色大旗，上面绣了一个大红字，认得真切，是；“龙”字。

传来一声长啸，大旗飘扬，六个人向后撤，只半刻便走了个无影无踪，消失在山后不见。

左面两里外的山岭，也传来了长啸声。

接着，后面与右面的山谷，长啸声震天，山谷为之应鸣，回音久久不绝。

沧海客冷笑一声，向同伴说：“他们在此地埋伏故布疑阵，不可上他们的恶当，走，去截杀逃出避尘山庄的余孽。”方士廷走在一名中年人身旁，一面走一面低声说：“老兄，既然避尘山庄已被火楚，山庄的人且就不早就走了？这时候赶去截杀余孽，且不太晚了？目下四周敌势不明，闭着眼睛乱闯，危险得很。”中年人秃眉深锁，迟疑地说：“你老兄的话不错，依你之见……”

“还不撤退扯活，且不太傻？”

“这个……”

“不然就是沧海客老前辈别具用心，咱们提防上当。”中年人急走数步，向另一个中年人嘀咕了半天。不久，议论纷纷，有人公然说出怨言，表示要及早各走各的路了。

降下山脚，沧海客领先向茅草山的山顶急走。

先头的人已登上了山顶，后面的人仍在山脚下，百余人拉长至两里地，携带死尸与抬着三喜妖婆的人断后。刚停下脚，发生不测。

蓦地，右方的树林中闪出两个英俊的青年人，青长袍，袍袂掖在腰带上，佩剑挂囊，缓缓举步接近，背着手，神定气闲。

“诸位慢走。”左面的青年人亮声叫。右面的青年人虎目中冷电四射，沉声叫道：“在下认识不少人，夜鹰、狼泉、大方居士、飞叉鬼王、白日鼠、妙手天罡……你们来得正好！”

“云龙双奇！”有人大叫。

“咱们上！”有人怒吼。

人群大乱，后段的二十余人呐喊一声，刀剑出鞘，纷向双奇奔来。

领先是个挥舞一把双刃斧的人，怒吼如电飞扑而上，厉叫道：“毁容之恨，杀友之仇，你我不死不休。”龙云飞急步迎上，大喝一声，抢制先机攻出一招“长虹贯日”，排突直进毫无顾忌。

双刃斧一抬，“铮”一声崩剑向上，柔身抢入，斧出“力劈天门”，力道如山急逾电闪，无畏地抢进反击。

剑虹疾收疾吐，龙飞在斧前退出，剑冲侧掠，剑在相错而过时大旋身来一记“回龙引凤”。快！快得令人目眩，“嗤”一声轻响，刺中对方的背心，奇准无比。

“蓬”一声大震，使斧人摔倒在地下滚。

同一瞬间，龙飞的剑风电骤发，冲入扑来的三个人中间，剑出绝招“迅雷惊蛰”。这是四明剑道绝学中，博大精深狂野霸道的奔雷三剑中的一剑，天地间能接得下奔雷三剑的人，少之又少。

人影倏分，风雷骤息。

龙飞屹立当中，冷然瞥了三面的人一眼，然后徐徐迈步后撤，神定气闲，脸不改色，虎目中冷电四射，脸上涌现做世者的笑意。

“砰……”倒了一个，“啊……”可怕的惨号发自另一人口中，这人向后一仰，跌身摔倒，左肋鲜血如泉。

第三个屹立不动，剑仍向前指，咽喉鲜血一阵向下冒。蓦地向前一仆，倒地后手脚一阵痉挛。

不远处，云雷已击倒了四个人。

尚未冲上的人，全都止步骇然变色。

龙飞一声低叱，向后飞退。

云雷一声长笑，去势如电射星飞。

没人敢追，似乎都惊呆了。

上面不远处，神偷躲在一株大树后，向身旁的鬼窃摇摇头，苦笑道：“小畜生的剑术更精更纯了，可怕，咱们报仇无望，咱们跟上沧海客，只有他才能接得下小畜生的奔雷三剑；快走！”

方士廷伏在另一株树根下，藏住脸部低声说：“跟在沧海客后面，碰上四明怪客更糟。”“废话！四明怪客还在千里外。”神偷冷冷地说。

“咱们早先也知道云龙双奇还在杭州以北数百里外，刚才咱们决不是眼花，八具尸体比青天白日还要明白，你们难道还不认识云龙双奇？”

“你……”

“如不及早打主意……”

“你说甚么？”鬼窃厉声问。

“我说早些溜走，不然凶多吉少。他们高桥龙家的子弟八面埋伏，神出鬼没打了就走，一次死几个，逐一蚕食，最后咱们死得差不多了，再来一次鲸吞。”“你说话小心了。”“如果在下的话不中听，你就别听好了。”两个老贼扭头就走，不理睬，但心中已有打算。

在情势险恶的紧要关头，任何一句泄气话也会令人产生惧念。

这诗，山顶上也有了变故。

沧海客与九天玉龙登上茅岭的峰巅，后面的群雄紧跟不舍，每个人都心中不安，下面传来双奇出现的消息，把胆小人吓得心中狂跳。

前面的草丛中突然升起一个梳道髻的灰袍佩剑老人，挡住了去路。

沧海客一惊，脱口叫：“四明怪客！”

四明怪客淡淡一笑，说：“老朽出现，阁下感到奇怪么？原来是你，还有九天玉龙，你两人一躲二十余年，躲得真稳，显然你们另有主谋的，不是你们火焚避尘山庄的，是谁？”

沧海客一声怒啸，拔剑迫进说：“刘某含恨二十余年，百丈崖论剑失败，被强迫发誓退出江湖之恨，长挂心头念念不忘，今天是你我再次结算的日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四明怪客冷笑一声，徐徐拔剑说：“老夫知道你不甘心，埋头苦练不忘雪恨，老夫不怪你，但你引集一群匪徒向老夫的门人报复，情理难容，今天你不用打算发誓改过自新了，避尘山庄正在火焰冲霄，你必须用来赎罪。只怪老夫当年一念之慈，网开一面放你逃生，以至有今日

之灾，从此老夫要除恶务尽，不再犯错误了。”两人逐
身后猛扑，大型的三尺长铁鹰爪兜心便抓。
四明怪客尚未站稳，信手将剑后挥，并未转身，像是背后长了眼睛。
“啪”一声响，重有卅斤的巨型铁鹰爪突然炸裂，四只爪尖在剑尖前碎
成粉状。
“啊……”花甲老人狂叫，爪柄失手而坠，有掌骨裂指折，整条膀子抬
不起来了，倒飞两丈外，“蓬”一声摔倒在地。
四周群豪变色，吓了个心胆俱寒，谁还敢冒失地上前送死？
九天玉龙脸色一变，急叫道：“两侠老前辈请出手！”

21

人丛后，踱出两个毫不起眼干瘦老人。一人挽道髻，白发如银，穿灰
袍，脚穿踏耳麻鞋。脚下踉跄，似老眼昏花看不见路，腰带上挂了一口破旧的
箭囊。另一人穿黑袍，白发胡乱地披下，加了一道发箍，像个带发头陀。
三角眼似乎眼皮老往下搭，走路要死不活，手中握住一根晶光闪亮的竹根形
怪异的两尺长竹根鞭，小如指头，弹性极佳，不知是何物所造。

挂箭囊的考人摇摇晃晃向前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兔死狐悲，物伤
其类。我老不死的如果再不出来，且不是眼睁睁看着刘老弟去闯鬼门关枉死
城么？”

四明怪客脸色一变，沉声道：“你两个妖孽仍在人间，难怪江湖大乱，
武林道义荡然，令人慨叹。”“呵呵！我铁笛瘟神如果不在人间，就没可以收
你这心硬如铁，嗜杀成性的欺世盗名孽障了。”拂着竹根鞭的老人接口道：“我
如意神魔不想死就不会死，再活三五十年毫无困难，你不必诅咒我啦！人说
千手所指，无疾而终；早年老夫横行天下，万手所指仍然活得好好地。哈哈！”

“这怎么好意思？老夫不能等。”铁笛瘟神摇头道。

方士廷从北面挤入人丛，心说：“四明怪客心怯了，这两个老人是何来
路？”

方士廷少与江湖名宿高手往来，对铁笛瘟神与如意神魔的名号陌生得
紧。从外表看，两个老人干瘦老迈，半死不活老态龙钟，连走路都走不稳，
怎么看也不像个练武的人。

但他却从四明怪客的说话口气中，听出了怯意，因此大感骇异，暗中
留了心。

他心中，油然兴起了可怕的古怪念头，付道：“这两人必定练有克制罡
气的绝学，如果我能获得这种绝技，我年青，有根基。日后对付四明怪客谅
无困难，我得设法与这两个老怪物亲近才好。”

当然，如果四明怪客不幸送命，他这种可怕的念头便会自行打消了。

可惜，四明怪客死不了。

“你们想三人倚多为胜？”四明怪客问。

铁笛瘟神干咳了两声，格格怪笑道：“以一比一，可能要拼千招以上，
何必拖下去？拖久了对你反而是最痛苦最难受的事。即使你能在老夫手下占
得些许上风，你也难逃如意神魔的毒手。反正你死定了，早一刻与晚一刻有

何不同？”

如意神魔不住摇头，接口道：“唉！四明怪客，你这人未免太怕死了，你又何必贪恶这片刻活着的时光呢？咱们两人一下子就送你上西天，且不快哉？”

沧海客急忙接口道：“不，三人送他入地狱，而不是两位老兄打发他上西天。”

四明怪客突地一声长笑，亮声道：“老夫宁可一比一，不与你们群殴。哈哈！山区广大，咱们来捉迷藏，你们总会有落单的时候。哈哈……”

在狂笑声中，他像一头怒鹰，从包围在他身后的人顶上空飞越，如飞而逸，宛若电火流光。

铁笛瘟神一怔，怪叫道：“咦！这位威镇武林的名宿竟逃走了！追！”

如意神魔一跃三丈，厉叫道：“四明怪客，我不信你能飞天入地。”沧海客也急起直追，怒叫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咱们捣了他四明怪客的鬼窝，看他是否还有脸在江湖上鬼混。”四个人走了个无影无踪，九天玉龙大叫道：“咱们走，去收拾避尘山庄的残局。”北面突然传来龙飞洪亮的叫声：“诸位，不必走了，落日谷山区，便是你们葬身之地。”“啊……”有人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众人大惊，向发声处急追。

云龙双奇不见了，地下遗留了两具死尸。

方士廷也不见了，他早已跟踪沧海客去追四明怪客，暂将神偷鬼窃的事置于脑后，他要找机会亲近这几位高手名宿。

落日谷山区广阔，林深草茂，藏身极易。云龙双奇地形熟，而且已决定在此地与众贼周旋，采取声东击西逐个击破的手段应敌，一沾即走，造成有利情势，令对方疲于奔命，谁也不敢落单，人多了行动不便，人少了又不是双奇的敌手，因此众贼虽然人多势众，反而占不了丝毫便宜，极为不利。

远处避尘山庄浓烟冲天，已经不可收拾了。

九天玉龙带了人搜完一处山脚，目光落在西北角的一处山坡密林，立即将人分为两拨，一左一右向山坡搜去，他这一拨共有三十余名高手，从左而搜人，自己一马当先，留心地面的足迹。入林百十丈，他眼中一亮，指了指前面萝藤密布的坡地，举手一挥。

众人知道他已有所发现，悄然左右一分，脚下一紧，成弧形向前搜进。

前面突传来一声长笑，云龙双奇出现在一株大树的横枝上，像两张落叶飘然而坠，如飞而遁。

“追！追他上天入地。”九天玉龙大吼。

林深草茂，每个人的脚程皆不同，有快有慢，只追了里余，后面的人便落后了三五十丈，已看不见前面的人。

走在最后面的三个人，其中有一枝花田谋在内，这位仁兄似乎不想逞能，走在后面不徐不疾地向前走，向两名同伴说：

“咱们这样追，等于是在大海里捉一条小鱼，白费工夫决不是办法。”“依田兄之见，又待如何？”一名五短身材的人问。

“依田兄之见，回高桥村。”“高桥村已鬼影俱无……”

“你真傻，姓龙的早晚会回去救他的村，对不对？”

“只怕……”

“咱们并未毁村，他能不回来？”

“有道理，可是……”

“可是咱们等不及，是吗？哼！不花些工夫，钓不到大鱼，十年都等了，还计较三天两天？”

蓦地，身后突然传来银铃似的嗓音：

“多等一天，你们便多死一些人而已。”三人惊了一惊，火速转身。

“云雷的妹子。”一枝花惊叫，扭头便跑。

只跑了五六步，前面草丛中升起两位俏佳人，剑芒刺目，劈面拦住叫：

“留下啦！阁下。”是龙玉雯姑娘与她的一名侍女，两人皆穿了一身墨绿色轻装，曲线玲珑，刚健中流露着柔婉婀娜，手中剑映日光。

一枝花大概认识这位带刺的娇花，脸色一变，向侧急窜，同时发出一声警啸求援。

百忙中，他还抽暇回顾，直到两位同伴已被云姑娘的剑影圈住，眼看要糟。

只窜出三丈左右，头前绿影乍现，剑芒入目，龙姑娘已堵住去路，叱道：

“站住，丢下兵刃。”他再次侧窜逃命，侍女已先二步拦在前面扬剑叫：

“淫贼，你的末日到了。”“杀”他怒吼，剑出“寒梅吐蕊”抢制机先进攻，吐出一朵剑花，一道剑虹从中破空飞出，刺向侍女的胸口。造诣不凡，临危拼命了。

侍女封出一剑，“铮”一声双剑接触，火星飞溅，侍女退了一步。

“着！”他暴叱，“流星起月”乖机迫袭，剑上风电骤发，极为凶猛泼辣，每一剑皆指向侍女的胸腹要害，但见剑虹连续疾吐，锐不可当。

侍女从容封架，面对滚滚而来的凶猛冲刺毫无所惧，连对五剑退了三步，最后一声娇叱，还以颜色，一招“天外来鸿”取得了中宫空隙，剑吐出便将一枝花迫退了两步，瓦解了对方的攻势，乘势狂野地突入，以“织女投梭”还击，一口气攻出了五六剑，把急急封架力图挽回颓势的一枝花迫回原处。

一枝花大骇，走不了啦！大吼一声，“狂风拂柳”狠招出手，连人带剑冲进，要拼个两败俱伤。

其实，他并不打算两败俱伤，只想用拼命的手法迫侍女让出去路，女流之辈是不肯拼命的。

但他料错了，侍女却是肯拼肯斗的高手，剑涌千朵白莲，剑影激烈地吞吐，“铮铮”剑鸣刺耳，人剑俱合，双方皆以全力拼老命。

最后，“嘎”一声错剑的刺耳锐鸣传出，风雷骤息，剑虹乍敛，人影纷飞。

侍女退了八尺，冷然一笑，举翠袖轻拭粉脸的香汗，沉着地说：

“再不丢剑，便卸了你的狗爪子。”一枝花飞退丈外，脚落地地再踉跄退了两三步，方行止住退势，举剑的手徐徐下垂，右胸出现一处创口，一血缓缓沁出，染红了创口附近的胸衣，他眼中凶光消逝，豆大的汗珠从头下向下滚。

龙姑娘站在一旁，冷笑道：

“先卸了他的右爪。”“小婢遵命。”侍女欠身答，剑举起了。

一枝花步步向后退，脸色灰白，突然浑身一震，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扭身栽倒。

侍女从容走近，一剑挑飞对方的剑，正待将对方的手臂砍下，不远处传来了云莹的叫声：“玉雯妹，快撤，他们的人快到了。”原来玉雯已将另两名大汉刺倒，正收剑奔来。

“带走！”龙姑娘叫。

侍女将一枝花扛上肩，三人向有奔入茂林深处，不久，她们到了一处山崖下，由侍女担任警哨，龙姑娘弄醒了一枝花，开始问口供，她的剑尖抵在一枝花的咽喉上，沉声问：

“你们的人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方士廷的人，他日下在何处？”

一枝花魂飞魄散，但硬着头皮说：

“龙姑娘，我们来一次交易。”“没有交易，本姑娘要问口供。”“这……”

“你说不说？”她厉声问，剑尖下压三分。

一枝花闭上眼睛，一咬牙，说：

“你下手吧，田某反正活不成，死也要死得英雄些。田某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离开。”云莹冷哼一声，说：

“玉雯妹，这畜生死到临头，依然如此顽强，闪开，我先卸了他的手脚。”一枝花反而看开了，冷笑道：

“除非要田某的命，你们绝对问不出半句口供，田某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云莹冷哼一声，一剑向一枝花的右肘挥下。

一枝花冷冷一笑，闭着眼等死。

剑势一顺，剑锋砍入肉中，抵骨乃止云莹并未将肘砍断。

但一枝花已痛得“哎”一声狂叫，浑身在抽搐。

“你招不招？”龙玉雯问。

“田某死且不惧，何况其他？不招。”

“小姐，用火来烧他。”站在远处的侍女叫。

龙玉雯立即动手解一枝花的腰带，说：

“好，把他吊起来放火烧。”两人七手八脚，缚住一枝花的双手，将他吊在一株大树下，开始拾取干柴往下堆。

一枝花惊得浑身发僵，厉叫道：

“这就是你们这些所谓侠义门人的杀人手段么？总有一天，你们会遭到惨烈的报复。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方士廷在南昌向你们这些白道群雄报复，大快人心，可惜他心不够狠，杀得太少。今天你们如此杀我，明天便轮到你们了，天下的黑道英雄们，将以牙还牙将你们杀个鸡犬不留。你们快意不了多久的。”

龙玉雯狠狠地抽了他五六下，厉声道：

“你们百余人杀了高桥村，数个人火焚避尘山庄，只许你们杀人放火。不许我们以牙还牙么？你只要从实招供。狗命便可保全，不用，你认命好了。”

“在下所说的交易，便是以口供换命。”

“那你就招吧。”“这……”

“招完再放你下来，说！”

“我们这些人中，没有方士廷，他不肯加入，要单独找云龙双奇算帐，坚拒合作。”“他来了？”

“不知道，只知……”他将方士廷大闹芳苑村的概略经过说了，最后说：“至于他是不是已经到了杭州，谁也不知他的下落。”龙玉雯向云莹投过一

道询问的目光，云莹点头道：“这恶贼的话可能是真的。”

一枝花叫道：“在下字字皆真，只是九天玉龙会派人伏路拦截，一直就不见回音，深感困惑而已，可能他已经逃到杭州了。”

“派了什么人去援截？”

“蜂娘子等六个人。”“蜂娘子呢？”

“没有回来，只发现她失踪，其他的人全死了，很可能是遭了方士廷的毒手。”

云莹向龙玉雯点头示意，召回侍女将一枝花解下说：“废了这恶贼，免得他再为祸江湖，叫他滚！”

侍女应声在一枝花的腹部中极穴挑了一靴尖，拔银簪再在脐下一寸的阴交穴，与一寸五分的气海穴各插了一针，喝道：“快滚！慢了便加刺督脉灵台穴，你便会成为白痴活现世。”一枝花狼狈地奔路，厉叫道：“总有一天，我一枝花将加倍奉还。”等一枝花去远，云莹神色肃穆地说：“他没有来，我们怎办？”

龙玉雯长叹一声，凄然地说：“我……我希望他来，也不希望他来，莹姐，我真不知道该怎办才好。”云莹也失声叹息，说：“愚姐不是不知感恩的人，只是……他如果来了，我……”

“莹姐，他如果来了，你要和他递剑么？”龙玉雯神色惶然地问。

“我……我不知道。”云莹迟疑地说。

“小妹要阻止你。”龙玉雯一字一吐地说。

“玉雯妹，你……”

“必要时，小妹不惜拔剑相向。”云莹长叹一声，苦笑道：“玉雯妹，你不必顾我，其实我宁可被他刺我几剑，我也不会对他怎样的。”“莹姐。我先谢谢你。”“唉！真的……”

“走吧，我们还得去看看。”三人说着，隐入林木深处。

山谷的另一面，四明怪客如飞而走。如意神魔与铁笛瘟神在后面紧跟不舍，势如电射星飞，后面十余丈，方士廷展开所学居然追了个恰到好处，追了六七里地，居然不会拉远，三方面的轻功皆不相伯仲。

至于沧海客，落在铁笛瘟神后面，从八尺拉远至三丈以外了，而且浑身大汗，呼吸已不平静，脚下劲道渐衰是轻功最差劲的一个。

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些老一辈的名宿，除了经验与见识与日俱增之外，有关‘内练一口气，外熬筋骨皮’的玩意，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是很难与年青人相比较的，所以说老不以筋骨为能。将近十里地的疯狂追逐，只有方士廷依然能保持原有的速度，远处称精力源源不竭的四明怪客，脚下也不灵光了。

方士廷也慢下来了，他用不着全力紧迫啦！只用八成劲，他可从容跟踪，应付裕如。

登上了一处怪石林立的峰头，四面群蜂四合，杂树丛生，四明怪客一声长笑，跃登一座石崖。

这是一座约三亩大的巨石崖，上面的石缝中，居然长出一些两三尺高的怪树和野草，一些爬山虎与石耳紧攀着岩石生长，所以乍看去，不易看出是石崖。

四明怪客在中间止步，转身笑道：“这座石崖叫招魂石，老夫在此地替你们招魂。”第一个抢到的是如意神魔，晶光闪亮的竹节如意鞭撒在手中，

呼吸不平静，大踏步欺上说：“我以为你要逃到四明石室做缩头乌龟，岂知你在此地另有埋骨之所。别跑了，在这里了结咱们三十年的恩怨牵缠，岂不大好？撤剑！阁下。”四明怪客的呼吸也好不了多少，拍拍手说：“对付你这老魔，我公孙明还不想动剑开杀戒呢。”如意神魔将鞭插回腰带上，咯咯怪笑道：“者夫知道你自恃罡气了得，以为罡气天下无敌，所以不愿使用兵刃以藏拙。好罢，老夫就接你的绝学罡气全力一击，用九转如意魔力功成全你就是，接掌！”

“且慢！”四明怪客叫。

“阁下有何高见？”

“叫铁笛瘟神一起上。”铁笛瘟神站在三丈外，干瘦的身材似乎弱不禁风，轻拂着铁笛，八音隐隐传出，有气无力地说：“这附近没你的狐群狗党，因此老夫不打算二比一以多为胜。”四明怪客呵呵笑。说：“喝！铁笛瘟神今天说话出而反而，异常。先前说二打一早些送我去见阎王，这时却怕死不敢并肩上啦！”

沧海客嘿嘿笑，接口道：“反正今天是你的末日，你尽量在嘴皮上逞能好了。你放心，咱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激将法无用武之地。有咱们三人送你上西天，你该死也瞑目了。”如意神魔也说：“四明怪客，你的废话说完了么？”“说完了，阁下你打算……”

“打算埋葬了你，接我一掌。”如意神魔傲然地说，无畏地踏出一步，右掌吐出，不徐不疾风度甚佳。

四明怪客的用意是用话套封对方上钩，不希望对方联手，见目的达到，心中大喜，呵呵一笑道：“有何不可？”声落，也一掌推出。

两人所站的部位适当，掌伸出恰好可以相及，但两人都不想早接触，一沾即走，一发即收，先以内力试攻，试探对方的虚实。

掌心相接，仅气流呼啸四散，似乎不像在拼命，近乎开玩笑。

如意神魔斜移一步，鬓发无风自摇，脸色一沉，哼了一声说：“不用再比剑了，这一掌当仁不让。”声落，左掌徐徐拍出，衣袍外张，象在充气。

“老夫也不客气了。”四明怪客说，也一掌吐出。

掌心相碰近尺，突然中生异象，“蓬”一声大震，劲气迸爆宛如大竹筒被火焚烧而爆炸，地面的草叶向两侧倒，卷起一阵沙尘。

如意神魔的右掌，连续拍出，同时移步欺近。

四明怪客脸色一变，扭身一掌急挥。

这次的响声完全不同了，象石洞里响起一声乍雷，罡风匹荡，尘埃滚滚，草叶纷飞，两人的衣袂猎猎有声。

接着，是一阵可怕的爆响连续发出，一照面间，两人连续攻出八掌之多，完全硬碰硬的全力拼搏，连削带打各抢先机，身形一步一踏实，每一掌欲击破对方的护体神功，半斤八两，势均力敌。

两人分开了，重新绕走欺进。

双方修为相差不多，要取胜有两种途径，一是以神奇的招术破对方的空隙，直接攻中宫要害，一是耗尽对方的真力，气散力竭再行雷霆一击。

两人开始了前一种打法，如意神魔已声长啸，展开生死存亡的武林罕见恶斗，拳掌力道如山，招发捷逾电闪，收发间诡奇难测，每一招皆直攻胸腹要害，闪险绝伦。

人影飘摇，双方皆有打出了真火。

三十招，五十招了……

双方皆未露败象，攻得紧，守得密，不予对方可乘之机，三丈内走石飞沙，四丈圆内的草叶与小树一扫而光，气流呼啸其声刺耳。

“啪啪噗噗……”掌力击中身躯的声音不时传出，但双方皆禁受得起，谁也没受伤。

沧海客在一旁看得不耐烦，叫道：“这样打下去，三天三夜也分不出胜负来，咱们送他到枉死城报到吧，不要和他干耗了，咱们还要善后呢，高桥村尚未毁去，再拖下去便来不及啦！”

铁笛瘟神举步上前，高叫道：“四明老贼，你不怪老夫以多为胜，天色不早，咱们得去捣毁你的四明龟窝呢。”声落，已接近至丈内，一掌拍出。

沧海客也到了另一面，喝道：“接在下天玄神罡。”四明怪客一声怒啸，倒飞丈外。

“蓬”一声大震。三股真力汇聚，四明怪客先前立身处的一座磨盘大巨石，突然爆裂成碎屑，石粉被是风所刮，飞滚而散，形成一团白雾。

四明怪客有自知之明，及时退出，不然老命难保。

铁笛瘟神一怔，叫道：“他竟不敢接招，人老了，怕死啦！”

四明怪客脸色沉重，一咬牙，拔剑出鞘道：“阁下天玄神罡已臻化境了，在下要用剑对付你们这些以多为胜的匹夫。”铁笛瘟神取出铁笛，狞笑道：“拼兵刃，沧海客刘老夫承认差你一着，只好让老夫的铁笛送你一程了。听说你已可以气驭剑，我铁笛瘟神却有点不相信呢。”

如意神魔也撤下了如意鞭，怪笑道：“阁下剑术通玄，号称天下第一剑，又练成以气驭剑术，必定更为出神入化。瘟神，咱们今天要大开眼界了，上啊！”

一鞭一笛两面一分，急冲而上。

铁笛首先接近，笛影一挥，八音齐鸣，其声令人闻之气往下沉，脑门发炸，不但可乱心神，更有令人神经麻痹气血欲散的神效。

四明怪客一声长啸，以啸声震压笛音，“铮”一志暴响，剑笛相交，吸住了。

笛音倏止，两人全身皆在绷紧。

四明怪客糟了，剑吸住了铁笛，但也等于被铁笛搭住，无法应付另一人啦！

“嗤”一声响，如意鞭破空抽到。

四明怪客一声沉喝，侧移三步，避过一鞭，把铁笛瘟神的步带动，换了方信，这证明铁笛瘟神的修为仍然比他差了一份，未能制止他换方位。

如意神魔并不急于跟上，拂着长仅两尺的如意怪鞭，一面徐徐迫进一面怪笑道：“一比一确是无奈你何，拼上三天两夜，胜负难分。但咱们已决定杀你，不能陪你干耗了。我这根如意鞭，连罡气风也挡不住这神鞭一击。你别忙，我会慢慢来收拾你的，嘿嘿嘿……”

怪笑声中，疾冲而上。

一块拳大的石子，突从侧后方飞出，快得像是电光一闪。

同一瞬间，四明怪客大喝一声，全力震剑。

“噗”石块击中了如意神魔的后脑，护体神功居然反震不了一块石头，石块碎裂如飞。

“铮……”铁笛突然断了一寸。

四明怪客的剑，也断了五寸锋尖。

人影疾分，外面的人影却向内聚。

如意神魔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站立不稳。

铁笛瘟神身躯一晃，脸色泛青，铁笛徐徐下降，退了两步。

四明怪客眼中神光一敛，举剑的手不住颤抖，后退三四步，脸色苍白，呼吸一阵紧，两人皆受了内伤。兵刃已毁。

石后飞出了一个灰影，猛扑如意神皮的背影。

沧海客也惊到了，大喝一声，一掌向灰影拍去，大吼道：“偷袭的狗东西！”

“蓬”一声大震，两人同时向后方退了五六步，地下，履痕入石近寸，踏下处石成粉末。

沧海客脸色死灰，口角出现血迹，闭上双目火速坐倒，探囊取出一颗丹丸吞下，开始调息。

灰影是个年及耄耋的白发老道，褐色的脸膛也在刹那间变成灰黑色，颊肉可怖的抽搐，但依然站得住，深探吸入了一气，伸手拔剑说：“你们不讲道义于前。自不能怨贫道偷袭于后，你们这些宇内凶魔一日不死，武林一日不得太平，贫道只好天行道，慈悲你们了。”

说完，向沧海客走去。

“蓬！”如意神魔终于田下昏厥了。

“铮！”四明怪客吃力地一剑挥出，阻止铁笛瘟神离开救援沧海客。

两人又缠上了，抱伤决死依然凶猛绝伦。

老道一步步向沧海客走去，近了。

沧海客正在紧要关头，做梦也没料到老道会乘人之危接近杀他。

老道接近到八尺了，剑举起了。

方士廷突然从另一处石后窜出，像一头怒豹，身剑合一猛扑老道，怒吼道，“者杂毛，你该死！”

老道不敢不接招，“铮”一声一剑急架。

方士廷退了一步，只感到手臂一麻。

老道却砰然挫倒，剑飞出丈外，口角终于有血沁出，方士廷这一剑加重了老道的伤势。

老道奋身一扑，伸手抓剑。

方士廷飞掠而止，一剑格老道的剑挑飞，同时，一脚扫出，“噗”一声将老道踢得仰面翻倒。

“你好不要脸。”他咬牙切齿地咒骂。

老道脱力坐起，有气无力地问：“你……你是谁？”

“方士廷。”

“你……你是这些宇内凶魔的党羽么？”

“不是。”

“那……你是何人门下弟子？”

“你少废话。”

“你知道这些宇内凶魔的为人么？”

他哼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在下不知道他们是凶魔，但却知你躲在石后用石块暗袭，知道你满口仁义道德要替天行道，却乘人之危，挥剑要杀在调息毫无抵抗的人。”

哼！你是什么东西？”

“你……”

“在下不想乘人之危，没有你这样卑鄙，你，你给我滚！你这种自以为替天得道的狗东西，你不死真是老天爷瞎了眼睛。”

“你……”

“滚！快滚！不然我一剑宰了你。”

老道吃力地爬起，恨声说：“贫道记下今天的耻辱，后会有期。”

“在下在江湖上等你。”方士廷大声说。

老道走了几步，叫道：“公孙施主，算了吧，走。”

四明怪客公孙明仍和铁笛瘟神狠拼，闻声跃出圈外，叫道：“那姓方的杀人凶犯，道长你先走，我要擒住他惩治。”

铁笛瘟神冷笑道：“阁下，你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方士廷向四明怪客走去，冷笑道：“浪得虚名的老匹夫，你来吧，在下正要找你师徒两人算总帐呢，你还能动手么？”

铁笛瘟神叱道：“让开，目前轮不到你出头。”

不远处一座巨石顶端，突然出现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披着一头如银长发，睁着一双厉光闪闪的三角眼，高举着龙头拐杖杰杰笑，声如泉啼，笑完说：“未得老身许可，谁也休想离开，谁也休想在此地动手杀人。”

四明怪客吃了一惊，脱口叫：“冥府妖婆，你……你仍在人世？”

“老身未死，你不服气是么？”

另一座石后，放出一名老和尚，接口道：“不但妖婆未死，百劫邪神仍然活得好好的。”

方士廷吃了一惊，脱口叫：“大悲方丈，你仍然追踪而来了。”

沧海客已调息完毕，脸色已变红润，一跃而出，抱起了昏昏的如意神魔，叫道：“瘟神，咱们认栽，走。”

铁笛瘟神冲到，喝声：“走！”

四明怪客一声长笑，冲近叫道：“你们不能走……”

冥府妖婆像怒鹰下搏，厉叫道：“你凭什么留人？”

大悲方丈一闪即至，大袖一挥，喝道：“有话好说……”

妖婆突然倒飞丈外，站不牢挫腰便倒。

四明怪客也暴退丈余，倒翻而出。

大悲方丈身形一晃；一双大袖竟然不见了，化为粉末飘散，连退了五六步坐倒在地。

方士廷一跃而至，抱起冥府妖婆叫：“快走！”

“跟我们走。”沧海客大叫。

三人抱了两个受伤的，如飞而遁。

大悲方丈叹一声，苦笑着扶起四明怪客说：老妖婆在此地隐修，其实并不足虑，唉！

人力不可回天，公孙施主，武林大劫至矣！”

四明怪客拭掉口角血迹，叹口气说：“谢谢你，老朋友，你来得正是时候。如果不是我力尽，老妖婆何所惧哉？”

“贫僧并不是说那老妖婆……”

“方丈是说百劫邪神？他恐怕接不下我十招。”

“贫僧指的是方士廷。”

“方士廷？一个二流江湖浪人？”

“令徒与他结怨……”

“他是个杀人凶手，被小徒迫得无处容身，这次伙同一众凶魔侵扰高桥村，火焚避尘山庄……”

“施主矣！令徒……”

“呵呵！老朋友十余年不见，一见面便编排我的不是，未免太伤感情吧？来，大师认识太清道友么？”

大悲方丈稽首为礼，道：“道友定是人称风尘三杰的首杰云中子了，贫僧大悲稽首。”

云中子太清回了礼，客气地说：“不敢坐，贫道外闻大师清誉，久仰久仰。”

大悲方丈不胜感慨地说：“贫僧迟来一步，人力未能回天。”

“大师悲天悯人，未能回天四字有何用意？”云中子问。

“贫道途通九指狂乞，得知九天玉龙威迫利诱方士廷入伙的经过。狂乞跟踪六杀星，途遇方士廷救助蜂娘子逃避九天玉龙的追杀，出面引走了金华十二鬼，来不及赶上方士廷。后来他跟踪血魔与金魔，到了避尘山庄才发觉百劫邪神已先行到达，六十余名悍贼火焚山，他不敢出面与众贼为敌，撤走时途通贫僧，说出你们可能在这一带山区与贼决战，贫僧急急赶来，仍然晚了一步。”

“他们这些人不成气，收拾残局并不难。”云中子仍然傲然地说。

四明怪客也淡淡一笑道：“我会派人知会披云小筑的崔婆婆，穷搜这几个老妖魔的。”

当然，大师也不会坐视吧？”

大悲方丈又是一声长叹，忧虑地说：“不是贫僧危言耸听，诸位今后恐怕将多灾多难。”

“怎么回事？”

“冥府妖婆的师兄山海夜叉曾斌，已从昆仑东返，重入中原，这人你们该了解他的底细。”

四明怪客与云中子大惊失色，同声骇然叫，“他……他还没死？”

“像他这种远游异乡异域留连山川，修炼极勤的人，活上三甲子并非奇事，目下他尚未满百，怎会死？”

“他……”

“老妖婆如果带了方士廷去找他的师兄，不出三年两载，保证又出来一个更利害，更可怕，更狠毒的小山海夜叉。想当年，山海夜叉横行天下四十年，如无药师何前辈苦口婆心劝他改邪归正，恐怕咱这些人早就骨肉化泥了，方士廷令徒之间的恩怨，各执一词皂白难分，但从方士廷在南昌的所为，与这次拒绝九天玉龙合伙的事看来，他决不是……”

“他其实已经参子袭击高桥村，而且与这些凶魔同流合污。”四明怪客悻悻地说。

大悲方丈摇摇头，问：“老朋友，你认为他认识这几个老魔么？”

“这……”

“如果他是与他们同来的，云中子道友焉有命在？”

“这……这并不表示他……”

“算了吧。”

“和尚，你有点庇护他呢。”四明怪客微愠地说。

大悲方丈苦笑道：“那么，贫僧多管闲事了。好吧，贫僧告辞。”

“你……”

“贫僧即返回南昌西山，也许需再次入关十载。”

“老朋友，道消魔长，你就独善其身？”四明怪客悻悻地问。

“贫僧上次曾答应方士廷，不过问他的事。”

“但那些老妖魔……”

“老衲无能为力，刚才老衲便被自己的禅功反震，内腑恐怕也受伤不轻，一个冥府妖婆，已经够你们受的了，再加上山海夜叉……”

“那我们去找崔婆婆出来……”

“你们字内三剑，是否接得下山海夜叉，颇值怀疑。目下你们如能阻止妖婆将方士廷带去找山海夜叉，也许尚有希望，不然……”

“这……你能帮咱们阻止么？”

“这……好吧，但目下必须调息，不然碰上百劫邪神与血、金两魔岂不是自找没趣么？”

“好，先行功疗伤再说。”

三人坐下，各自取出丹丸服用，开始用真气疗伤术疗伤。

这一来，误了大事，真是天意。假使他们立即动身追踪。可能将方士廷追上。

方士廷带了冥府妖婆，沧海客抱了如意神魔，由铁笛瘟神领先，到了一处山坡下的密林中。

铁笛瘟神已有点不支，说：“先疗伤再说，不然内伤不愈，后患无穷。”

冥府妖婆受伤稍重。如意神魔的脑袋虽是外伤，但神智有点不轻，必须好好调养。

沧海客也内腑受伤不轻，必须及早医治。铁笛瘟神右半身有点不灵光，左半身的经脉显然也受损不轻。

方士廷对疗伤术造诣颇深，他助四人用金针导气疏经术，助药力行开，也用推拿术相辅，一阵好忙，他热心地替众人疗伤，替他们护法。

久久，受伤最重的冥府妖婆反而是最先停止行动的人，她目不转睛地打量在一旁伏剑护法的方士廷，许久方移开视线，目光落在铁笛瘟神身上，冷冷地说：“你们无故侵犯老身的居处，必须受到惩罚。”

铁笛瘟神停止行动，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老妖婆，你未免太颠倒黑白了吧？四明怪客将咱们引到你的居所，咱们怎知你在此地隐修？责备我们侵犯居处，不是太不公平么？”

“四明老贼与秃驴妖道，当然必须自食其果。他们必须为了今天的事付出惨重的代价赎罪。”

“而咱们……”

“而你们也难辞其咎。”

“这……”

方士廷收剑从容走近，向冥府妖婆抱拳行礼道：“老婆婆，误闯仙居，确不是咱们的错……”

“住口！”冥府妖婆暴叱，语声刺耳。

他脸一沉，冷笑道：“婆婆偌大年纪，应该明白事理，如此任性妄为，岂不令人齿冷？既然要怪罪小可，小可在江湖上恭候，我方士廷敢作敢为，

并不怕你。”说完，大踏步下坡。

“站住！”冥府妖婆沉喝。

他止步转身，双手叉腰冷笑道：“你内伤未复，尚不能全力施展，等你将伤养好，再找在下算帐好了，方某仇人满天下，多你一个人不算多，少你一个人也好不了多少，你安心养伤吧，在下不愿乘人之危。”

“哼！该死！老身并未说要惩罚你。”

“这……”

“老身说这三个无用之辈，三个人也收拾不了四明老匹夫，连累了老身……”

“老婆婆，你还不是一击无功？”

“老身并不知大悲贼秃已练成了功参造化的须弥般若大真力，被他占了上风，他也好不了多少。”

“小可无德无能，修为浅薄，不敢干预你们的事，但求诸位不找小可的麻烦，大吉大利。”

“老身欠你一份情。”

“算了。”

“你与大悲僧……”

“小可与他无怨无仇。”

“那四明怪客……”

“小可与他誓不两立。”

“好，老身成全你……咦！有人来了。”

方士廷向树后一闪，说：“有十名以上，来了。”

众人以为来人可能是四明怪客一群人，不约而同向树下隐身。如非得已，不打算再拼老命。

第一个出现的人是云雷，其次是龙飞，后面，共有八个人，八人中有三名女性，两个走路脚下有点不便的青年人。所有的人皆带了兵刃，一看便知是从高桥材撤往避尘山庄的一部分人。

龙飞一面走，一面嘀咕：“让九天玉龙逃掉了，委实于心不甘。”

云雷吁出一口长气，说：“兄弟，今后你得小心提防才是。”

“他们这次苦心积虑准备了十年，算起来他们并未成功，下次，哼！下次他们不会如意了。”

“兄弟，这次府上所付出的代价，也够惨重的。如果事先没接到那封神秘的示警信，恐怕贵村便不会如此幸运了。这人是何来路，你得花些工夫去查查。”

“是的，我会去查的。听庄丁说，送信人说是来自府城，说话是本地口音，不难查出线索来……咦！前面有人。”

第一个从树下站起的是方士廷，急步到了短草坪中，虎目生光，脸色冷厉。

云雷眼尖；叫道：“是方士廷，走！”

走在中间脚下不便，由一位同伴搀扶的年青人龙兆璧，惊叫道：“兆平兄弟，他是救了我的人。”

龙飞的辈名是兆平，他吃了一惊，止步扭头问：“兆璧哥，你……你没看错？”

“我怎会看错？天哪！确是他，是他。”

“他为何要救你？这……”

“难怪他一听我说出姓名，便含怒而走。兆平弟，你……你不能杀他。”

龙飞呆住了，凛然地问：“兆璧哥，你知道他是谁？”

“我不知道，只知他是救我的人……”

“他是方士廷，谋杀我的凶手，侮辱云、龙两家的不肖之徒，纠众袭击咱们村子的恶贼……”

“你胡说！”

两人正在争论，空坪中的方士廷已在招手叫：“云龙双奇，来决一死战，你我的帐，该在此地清算了。”

龙飞一声怒啸，飞掠而上。

云雷在南，总算多少了解方士廷的为人，赶忙跟上叫道：“兄弟，冷静些，根除成见，与他谈谈。”

但方士廷这次已横了心，根本就不打算谈判，撤剑切齿叫：“姓龙的，你害我家难奔，有国难投，千里追杀，万里追踪苦苦煎迫，方某救了你双奇的狗命，却落得如此报酬，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庐山千剑的血债，湖南被迫跳水之辱，今天一并清算，杀！”

杀字出口，形如疯狂地扑来，不由分说，招出“银汉飞星”，剑起千重浪，凶猛无畏地进击。

龙飞本想暂且平心静气谈判，这一来已失去了机会，同时也怒火上冲，一声暴叱，一剑封出立即切入，立还颜色回敬一招，“电闪雷鸣”。

接着，是一阵令人惊心动魄的空前猛烈恶斗。

前十余招，双方势均力敌。一年来，方士廷的进境固然惊人，可惜未遇明师指点监督，同时龙飞也在苦练，进境同样惊人。两人都年青，互有精进，但方士廷的基础要薄些，而龙飞几乎半年光阴追随在乃师四明怪客身旁，严加督责全力培植，成就可想而知。

因此，方士廷仍然差上一大截。

十余招后，龙飞取得了优势，凶猛狂野泼辣的剑招，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完全主宰了全局，将方士廷圈入剑网中，形势殆危，险象横生。

龙兆璧一看不对，挣脱同伴奔出叫：“兆平弟，你……”

云雷赶忙伸手将他拉住，急叫道：“兆璧兄，不可造次。”

“放开我！”

“双方拼搏，生死一发，你上前必定乱了兆平弟的心神，可能断送了他的性命。”

“你……”

“你去不得。”

“放开我……”

云雷不得不断然处置，一指头点在他的脑户穴上，一把挽住放倒在一旁，向同伴叫：“好好照顾他，让他安静地睡上一觉。”说完，示意众人不可再进，独自走向斗场。

方士廷已汗流挟背，心中暗暗叫苦，苦练经年，依然接不下龙飞可怕的剑术，岂不可悲？

正焦躁间，“嗤”一声剑啸，剑光一闪，只觉左胸一凉，被划开了胸衣，裂了一条三寸长缝，皮破血流。

“铮铮！”他全力封了两剑，飞退八尺。

龙飞一声低啸，跟踪追击。

他一咬牙，剑尖一抖，哈哈狂笑。

龙飞一怔，止步冷笑道：“你笑吧，你最多只能接下三招了。”

“真的？着！”他怪声怪气地说，轻轻一剑点出。

他的虎目中，闪烁着奇特的光芒，紧吸住对方的眼神，用上了迷魂服。

高手相搏，神意的表达在眼而不在手，修为不够的人方注视对方的兵刃，化招出招必须从对方的眼神中找出先机。因此，不用引诱，便可轻而易举地捕捉住龙飞的眼神了。

龙飞突感眼前一阵迷乱，迷乱地一剑挥出，身影一晃，退了两步。

形势逆转，主客易势。

“嗖嗖神……”方士廷连点三剑。

龙飞一退再退，“哎”一声惊叫，左胸被点中，剑尖入肌三分，危极险极。

“运剑吧，你的绝招奔雷三剑？”方士廷低叫，挺剑疾进。

他在心理上有点不正常，用迷魂魔眼到底不光明正大。他把龙飞恨入骨髓，恨不得一剑将对方透穿，但用上迷魂魔眼之后，却平空生出歉疚的心情；认为自己在用邪术，胜之不武。

龙飞迷迷糊糊地封架，突然脚下踏空，叫一声，滑倒在地。

“呀呀！”在旁观战的云雷惊叫，对龙飞为何失常大感惊讶。

龙飞滑倒在地，眼神离开了方士廷的目光吸引，突然神智一清，一声怒啸，跃起着发绝招“迅雷惊电”，用上了奔雷三剑中的一剑。

“铮铮……”方士廷封招后退，然后据身大挪移，险之又险地避过了这可怕诡异雷霆万钧的一击，惊出了一身冷汗。

但龙飞招尽之后；又面面对了，又开始迷乱啦！立即被方士廷迫得狼狈地后退，右大腿又中了一剑，手中剑章法大乱。

旁观的云雷总是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看出了倪端大叫道：“你不要接触他的眼神，不要浪费精力。他的眼神有鬼，小心……”

龙飞神智一清，总算修为精纯，定力浑厚，立即侧身向敌，剑举于眼前，利用剑身的映像，留意方士廷的举动，咬牙切齿候机反击。

方士廷一声低笑，迫进招发“射星逸虹”。

“咻！”龙飞闭上双目旋身发剑，洒出了重重剑网，吐出了万千道电虹，风雷乍起，剑影漫天。

方士廷侧射丈外，脱出剑影所笼罩，怪笑道：“不愧称天下第一剑的门人，果然了得。”

龙飞仍然身躯侧转，冷静地从剑身的影像中留意他的举动。

方士廷绕着对方游走，龙飞则始终保持侧方相向。

这种局面委实令人感到可笑，但当事人却感到心惊胆跳。这种停顿片刻再突然行雷霆一击，每一接触皆可能是生死的分野，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三次接触方士廷的身形开始加快，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已主宰了全局。

龙飞却心中叫苦，这种比瞎子强不了多少的挨打局面，愈来愈凶险，他尝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滋味了，这滋味真不好受，几乎气炸了肺，却又无可奈何。

旁观的云雷心中大急，太过关心便不顾一切叫道：“飞弟，听我的招呼

出招。”

上面林中人影纷现，如意神魔阴厉的语声震耳：“小辈，你们该死。”

云雷大惊，叫道：“快撤，几个老魔来了。”

龙飞闻声知警，飞跃而退。

方士廷不甘心，大喝一声，剑脱手飞掷。

云雷狂叫道：“暗器袭背心。”

叫声中，斜掠而上，一掌拍出。

方士廷志在必得，剑的飞行速度惊人，龙飞身在空中。没有闪避的机会，百忙中扭身侧倒。

“啪！”云雷一掌击中了剑靶。

剑尖刺入了龙飞的左琵琶骨，剑靶被拍，前飞的道力消失，向左震坠，剑尖便挑裂龙飞的背肌，琵琶骨幸未受伤，但肌肉裂开，鲜血泉涌。

方士廷一口怨气未消，正待追赶，冥府妖婆叫道：“不要追了，下次你可以光明正大逐个宰了他们。”

他只好止步，咬牙切齿地说：“这一天会来的，我等着这一天。”

“跟我走，这一天保证你来得很快。”

“老前辈，小可要跟你走？”

“是的。跟我走。”

“这……”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小可不能等十年。”

“我给你一年光阴，一年，足矣够矣。”

“一年？”

“敝师兄艺臻化境，拳剑天下无敌，走遍天下名山大泽七海九州，搜集有天下灵药，一年半载之后，保证你脱胎换骨，登峰造极。”

“这……”

“你年青，正是及时努力，旭日初升的大好年华，只要你肯下苦功，以大恒心大毅力随敝师兄苦练一年半载，保证你可以胜过老身十倍。”

如意神魔接口道：“小子，这是不世奇缘，千万不可放过。你的根基深厚，有一付练武人的天生骨架，加上名师陶冶，有奇药相辅，你当然有出人头地的希望，有苦练的决心，天才加上后天的努力，你将为武林大放异彩。”

他一咬牙，说：“好，者前辈，小可跟你老人家走。”

说走便走，一行人隐没在丛林中，飘然而去。

他们走后不久，四明怪客一群人急急通过山坡，已是林空寂寂，一无所见了。走在前面的大悲方丈，指着地下的凌乱现场向两人道：“这里曾经有人在此地恶斗，双方的艺业皆相当高明，不知是不是九天玉龙一群宇内凶魔？”

他们找到了村主龙鼎新，与高桥村一些隐藏的各处的子侄，立即派人四出打听冥府妖婆一群人的去向。可是，他们失望了，四郊的村镇，谁也不曾见过这一群岔眼的人物。

当天，他们返回高桥村，修整破损救死扶伤，有一阵好忙。

云雷与龙飞最后返回村中，说出遇上方士廷恶斗的经过，证实了方士廷必定随一群者妖魔走了。

云莹与龙玉雯一听方士廷也来了，未免有点意外，但她们仍毅然替方

士廷辩护。

龙鼎新只知道九天玉龙的事，却不知爱子与方士廷结怨的经过，被这些事弄糊涂了。

龙兆璧肯定地表示，救他的人就是方士廷；

云莹也将在杭州被方士廷所救，亲见方士廷救蜂娘子，拒绝合作，杀六杀星，与及听方士廷说及仙人峰血案的经过，一一照实道来。同时，她也将在南昌被方士廷所救的事说了，更毅然说出方士廷是送警告信保全高桥村的人。

这些事说出来，更是令人迷惑。

龙鼎新总算不糊涂，向爱子龙飞提出严厉的警告，在真相未明之前，不许龙飞再向方士廷寻仇。

四明怪客知方士廷已练成了迷魂魔眼，心生警惕，便不再返回四明，在高桥村监督龙飞练功，并慨然授以罡气奇学，以应付未来的劫难。

大悲方丈不能久留，半月后动身返回西江去了。老和尚这次浙江一行，不但一事无成，反而惹了一身是非，被方士廷误会他是前来帮助龙飞的，几乎惹火烧身。

云中子应四明怪客的邀请，在高桥村里帮助调教龙飞，也成了龙飞的第二恩师。

最伤心的该是龙玉雯，她的心碎了。

派在府城的人，终于查出送示密信的人了，那位店伙将方士廷的像貌说出，最痛心的也是玉雯姑娘。

龙飞为人刚愎，但极富正义感，他感到万分内疚，怀疑方士廷是仙人峰血案凶手的意念开始动摇。方士廷等于是救了高桥村，而他却认为方士廷也是入侵的凶手。

可是，他后悔已迟，大错铸成，想解释也没有机会了，方士廷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

半年过去了，始终不曾接到各地朋友送来有关方士廷的信息。

云雷兄妹已经返回河南披云小筑故里，勤练绝学不再在江湖走动。

江湖上，平静了一段时日。

群魔袭击高桥村龙家，火焚避尘山庄的事，江湖也为震动，一些心虚的江湖好汉，为避免涉嫌，纷纷停止活动，销声匿迹。

九天五龙抛弃了府城潜伏十年的家业，一走了之。

一年过去，又是夏日炎炎。方士廷的消息，仍然是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

这天，龙姑娘的恩师慧净老尼，飘然而至。

高桥村已经过重新整顿，成为一座固若金汤的村寨。

村中的子弟认识老尼姑，接到人立刻飞报村主。龙鼎新一听爱女的恩师到了，立率子女出迎。

龙姑娘略现清减，她首先快步迎上，欢叫一声，顾不了地下的尘埃，拜倒在地。

龙鼎新父子上前行礼，笑道：“圣尼佛驾光临，老朽迎接来迟，恕罪恕罪。大师为何不先派人捎个信来，也好让老朽亲至府城迎呀。”

慧静扶起龙姑娘，稽首含笑道：“贫尼来得鲁莽，施主客气了，府上想必平安，嫂夫人想必福寿康泰。”

“谢谢大师垂注，请至厅中待茶，请。”

主客在厅中分宾主落坐，仆人奉上香茗。四明怪客偕云中子恰好闻讯赶来，进厅便笑道：“老尼姑不在黄山清修，大概又兴起云游之念了。呵呵！别来无恙。”[LHJ注：这里似乎漏了几段话，但原书如此，没办法补上，抱歉。]

四明怪客拍拍脑袋，说：“是呀！山海夜叉如果重出江湖，五大门派的人岂能无动于中？在下要走一趟函谷关披云小筑，请崔婆婆邀请少林门人出来收妖降魔，岂不甚好？”

龙飞接口道：“徒儿随师父走一趟，顺便在江湖探听老魔的下落，也许可以请到几位隐世高人出山呢。”

“也好，我们明天就动身。太清道长劳驾走一趟湖广武当，去邀请武当耆宿，怎样？”

“好，明天一同启程好了。”云中子太清慨然地答。

老尼姑笑道：“你们坐镇的人都走了，此地岂不危险？”

四明怪客不以为然，说：“冥府妖婆并不是九天玉龙请来的人，如果她带走了方士廷，日后反而不至于不利高桥村，我们这些人在这，反而坏事。至于九天玉龙那些小混混，天大的胆也不敢再来送死了。”

龙姑娘倚在乃师身后，不胜期待地问：“师父，徒儿可否也随师父到外面走走？”

“哦！为师还要返回高山……”

“你好急？”四明怪客抢着问。

“这……”

“你不能偷懒，对不对？”

老尼姑情面难却，苦笑道：“好吧，贫道希望走一趟九华。”

“哦！去请晴天霹雳汪大使？”

“希望能请得动汪大侠的侠驾。”

“只要你能将激将法用得恰到好处，哪怕他不来？”

众人计议停当，预定百日后在高桥村聚会，至迟不可超过尾岁，时间够宽裕，如果请来的人能够如期到达，便集中全力搜寻冥府妖婆师兄妹的下落，以便鸣鼓而攻，先下手为强，以免日后被他们找上门来。

依四明怪客的估计，方士廷如果拜山海夜叉为师，至少也得等三年以后，方能出师前来算帐，与其等人找上门来不如搜寻下落先下手为强，永除后患来得稳当些。

当然，所有的人，皆极力避免提起方士廷，而以山海夜叉师兄妹为对象，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如果说找方士廷，必会引起江湖朋友的反感。彼此心照不宣，瞎子吃汤团心中有数。

他们以山海夜叉为对象，确是老谋深算十分恰当。想当年，山海夜叉被药师迫其改邪归正之前，横行江湖四十年，杀人如麻，双手血腥；不知有多少白道门人死在他手中，五大门派的子弟也伤亡惨重，恨重如山。如果他们重新在江湖出现，不但江湖要掀起一场可怕的风暴，可能要葬送不少人，而且恐怕为害更烈，五大门派岂肯袖手旁观置身事外？

第二天，众人纷纷上道。高桥村日防夜防，不敢有片刻松懈，日子十分难过，千日做贼易，千日防贼难。

同一期间，一艘客船离开了四川重庆府的码头。这是一艘专走四川湖

广的客货船，平常得很。

大统舱中，安顿了卅二名客人。船驶离码头，客人便出舱面透透气观赏江景了。

秋汛正当时，船轻水急，顺风顺流，舟行似箭。

舱面散坐着五六名客人，其中一人倚右舷观赏江景，他就是方士廷。

他是从成都府来的。说确实些，来自青城山，那是山海夜叉从昆仑返回中原时，在此落脚隐世的第一站。

他似乎显得更年青了，面容未改，但脸上的神色已有些许改变，温秀文逸的神采中，流露出一股看不出但感觉得出来的杀气。眉宇间不时涌现慑人的表情，口角也不时涌现一丝傲世者的笑意。

他表面上没有多少改变，但内心中他的改变太大了；他穿了一身青衫，束发未带冠，未带剑，腰带上插了一根尺八箫，是极平常的斑竹箫。

他的目光落在远处的青山上，口中喃喃自语：“首先，我行将云龙双奇引出来，追索神偷鬼窃，谁要拦阻我，哼！”

那一声哼，如果让云龙双奇的朋友听到，准会吓得发抖，吓得睡不着觉。

当天，船抵涪州。大江上游禁夜航，而且船要在此地上一笔货，因此泊舟度宿。

一宿无话。一早，船刚解缆，码头上有人叫：“慢撤跳板，等一等。”

船老大见了来人，脸上堆下笑，阻止伙计撤跳板，向码头上敞开衣襟身材高大的汉子拱手招呼：“原来是三爷，是不是要上船？”

三爷咧嘴一笑，哼了一声：“在下有两位朋友要到葵州府，搭个便船，”

“小事一件，请……”

“等一等，我那两位朋友还没有到。”

“是，是。”船老大毕恭毕敬地应唠。

不久，两名小厮领着两名豹头环眼大汉到了码头，三爷迎上欠身陪笑道：“高大哥，就乘这艘便船好了，船马上就开。”

高大哥伸出毛茸茸的大手，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就乘这艘船，谢谢你，再见。”

三爷转向船者大叫：“胡老七，我这两位朋友的食住，好好关照。”

“小的理会得，三爷请放心。”船老大陪笑答。

船老大先领高大哥两人入舱安顿，船方离开了码头。半个时辰后，客人有些已出到舱面看江景。方士廷则坐在舱窗旁，举箫就唇吹出一曲忆旧游，凄婉的旋律，令人心弦为动。

高大哥与同伴占住对面的舱窗，两人摊开一包卤菜，一人握了一只酒葫芦，一面小酌，一面高声谈笑，说些风月场中的行意事，旁若无人。

高大哥已六七分酒意，大概被箫声扰得不耐烦，扭转头用打雷似的嗓子叫：“混帐！

你在吹什么？”

方士廷置若罔闻，仍在吹。

“王八蛋龟儿子，叫你不要吹，吹他娘的幽幽怨怨，凄凄凉凉，像在招魂似的，再吹老子缝起你的臭嘴。”

那名大汉高声怒骂。

他停止吹奏，转头冷然注视着两个暴汉。

高大哥勃然大怒，骂道：“龟儿子你看什么？”

他不加理睬，仍然冷然直视。

“再看就挖出你的眼珠子来。”另一名大汉虎跳而起，暴怒地叫。

他插好箫，站起举迫近，阴森森地问：“你们骂够了没有？”

他身材高大，高大哥不无顾忌，先前只骂不动手，原因在此。这时他竟然迫近问罪，高大哥可下不了台啦！其中还有十余名旅客，全都向此地注目，这两位爷字辈人物怎下得了台？

大汉恼羞成怒，一掌打出叫：“龟儿子……”

方玉廷不饶人了，一把便接住了大汉的手掌。

大汉反应奇快，一脚疾飞，身手不弱，力道奇猛。

他猛地一带，大汉站立不牢，一脚落空屈膝挫倒。

高大哥一惊，“饥鹰搏兔”飞扑而上。

“噗！”他一脚踢在高大哥的胸口。

“哎！”高大哥征叫：“砰”一声摔倒在舱板上。

他双手扣住了大汉的小臂，冷笑一声。

“咔！”一声音，大汉的臂骨折断。

“啊……”大汉狂叫，脸呈死灰。

他向尚未抓住的高大哥走去，信手将大汉丢出丈外，冷笑道：“你也要断一条手臂，不然太不公平。”

高大哥已痛得胸部如裂，站都站不起来，只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没命地狂叫：“救命！救命哪……”

“你叫吧，大爷要敲掉你满口狗牙。”

“救……饶命，饶……命……”高大哥改口叫，恐怖万状地挪着身躯向后退。

大汉居然甚有英雄气概，爬起抱着断臂，厉叫道：“朋友，亮万，大江两岸的弟兄，自会向阁下讨公道，你走不掉的。”

他推开舱窗，冷笑道：“在下姓方，名士廷。”

大汉如中雷击，脚下一软，吓倒了，脸色死灰，吓了个胆裂魂飞。

高大哥倒抽了一口凉气，骇然叫：“你……你是与云龙双奇结怨，大……大闯南昌，威……威镇九……九疑的……的方……方士廷？”

江湖上消息传得很快，方士廷的名号早已传遍江湖，黑白道的朋友，都想见识见识这位近乎神奇的年青高手，他已不是默默无闻的人了。

想认识想结交他的人，当然以黑道的朋友为多，而那些白道豪杰，绝大多数的人皆对他有戒心。

七星盟是大江夷陵州下游的黑道组织，潜势力庞大雄厚，消息从七星盟传出，自然无远不届，一而再辗转轰传，再加上有心人的渲染，谁不知他是七星盟的好朋友？谁不知他是痛惩南昌群雄的好汉？谁不知他是唯；敢公然与云龙双奇作对的英雄？

他冷哼一声，字一吐地说：“正是区区，阁下有何高见，有何指教？”

高大哥爬下了，纳头便拜，惶急地说：“晚辈有眼不识泰山，方爷恕罪恕罪。大人不记小过，晚辈这里给你磕头陪罪，晚辈该死，该死。”

“哼！”

“晚辈这张狗嘴放肆，该打，该打。”说打便打，这位仁兄双手齐扬，“劈啪劈啪”的自行掌嘴。

方士廷一脚将对方踢翻，沉声道：“哼！你这家伙毫无骨气，你怎配吃江湖饭？”

“哎……小……小的……”

“站起来，挺起胸膛，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怕什么？”

“是，是，小的……”

“在刀口上混饭吃，贪生怕死的人趁早滚蛋。你是那条线上的。”

“小的是武陵道的弟兄。”

“哦！三峡一带由那一位负责？”

“是混世孽龙唐爷唐舵主。江上一带的朋友皆称舵，陆上的弟兄称寨。”

“贵长上是……”

“敝长上是神力天王董千里。”

“很好。”

“听说方爷是下江七星盟的朋友……”

“少废话！在下有件事情请两位帮忙。”

“方爷但请吩咐，能为方爷效劳，小的深感荣幸。”

“请代为传出消息，要云龙双奇不要躲在家里称英雄，叫他们到江湖上与方某解决过节。”

高大哥大喜，拍着胸膛说：“一句话，小的上岸，立即将消息禀报敝上，至于唐舵主方面，也由小的负责。”

“好，谢谢。”他取出一颗丹丸，丢给断了臂骨的大汉说：“这是止痛保元丹，阁下赶快登岸找郎中接骨，两天之内不会起变化，但必须找木板反手搭起，以免断骨刺伤肌肉。你们搬到后舱去，不许打扰在下的安静。”

两人逃得性命，居然欢天喜地称谢，搬至后舱安顿。黑道朋友恨透了云龙双奇，有人出来向双奇叫阵，他们自然兴奋鼓舞，不在话下。

全舱的客人，皆向方士廷投过惊奇困惑的目光，他们并不知方士廷是什么人，这些事只有江湖人方能知道底细。

有眼光有经验的人，对方士廷无端兴起六七分恐惧，似乎感到他是一头猛虎，与猛虎相处，岂能不胆战心惊？

他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仍然坐在窗前吹他的箫。

脚步声入，有人到了他身后。

“你有话要说么？”他停止吹奏，头也不回地问。

那是一个穿了青袍的中年人，方面大耳，身材高大，一表非俗。

“老弟我能坐下么？”中年人含笑问。

“爱坐就坐，不坐就走开。”

“谢谢。”中年人在一旁坐下，不介意地说。干咳了一声，又道：“在下姓罗，单名建。”

“我，方士廷。”

“方老弟，在下能向老弟坦诚进言么？”

他扭头冷然打量这位罗建，久久方冷冷地说：“阁下眸正神清，目朗神丰，气概不凡，定然是自命侠义的英雄豪杰。你听清了，离开我远些，我不听你这种人的欺世金言。”

现在，你给我走开。”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方士廷跟冥府妖婆远走四川青城山，投师妖婆的师兄山海夜叉学艺年余，与世隔绝埋首苦练绝学，变得更乖戾不近人情，由此可知山海夜叉的为人如何了。

当然，年余工夫毕竟太短，事实上也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本性，但影响之深是不容置疑的，至少方士廷以往不是无缘无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狂人，也不是不可亲近的暴徒，而今天他却不许罗建进言，不客气的下逐客令。

说他已完全变了，事实也不见得正确，他忍受两个江湖小痞棍的恶言咒骂，最后忍无可忍方折断一人的臂骨。假使他确是性情大变，高大哥两个小痞棍早就没命啦！

罗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被说得下不了台，大概修养有限，不由恼羞成怒，冷笑：“阁下，你是不是太狂了些？”

方士廷脸色一沉，阴森森地问：“狂又怎样？你阁下有何打算？”

“在下……”

“你吃掉我不成？我不听你的难道就犯法么？”

“在下的意思是……”

“是比云龙双奇利害不讲理，吃定我方士廷不成？”他咄咄迫人地问，不留余地。

罗建被迫急了，口不择言地说：“云龙双奇算不了什么，武当的门人子弟怕过谁来？哼！”

方士廷正要找机会扬名立万，岂肯错过？心中一转，笑道：“哦！原来如此。但据在下所知，云龙双奇自以为是，处事只问是非，不问对方的身份，对事不对人，对五大门派毫不卖帐，曾经不留情地惩戒过五大门派的一些弟子，对不对？”

他原想挑起武当门人对云龙双奇的仇恨，但却失败了。罗建哼了一声说：“五大门派的门人子弟中，人多了，自然良莠不齐，不肖门人曾经被双奇惩戒，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一见对方改了口气，心中又是一转，付道：“这家伙倒是识大体的人，不必利用他了，打他一顿借他的口传信足矣！大概这些自命侠义的名门大派门人子弟，不敢与武林公认的侠义英雄云龙双奇对立，与侠义英雄对立，岂不成了歹恶棍了么？”

他脸色略弛，阴笑着说：“可敬或敬。呵呵！你这位可敬的人，是武当门下弟子么？”

“不错，罗荣以能身列武当门墙为荣。”罗建傲然地说。

正式以门派出现江湖，乃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以内家拳标榜，确也红极一时。那时门人子弟的数量并不多，因此凡是该派的弟子，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高于，不是浪得虚名的人。

在武当以门派出现江湖之前，被誉为武林北斗的少林弟子也不再称门派，天下各地具有奇技异能的人，皆以姓氏或地域称雄，如岳家拳、徐家点穴术、少林擒拿法、山东齐家棍法、京师柳树满连环七十二踢……

武当以门派出现，标榜内家拳与少林分庭抗礼，集各家点穴术之大成，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弘扬武学，功不可没。这一来，天下各门派纷起，宛如雨后春笋，一家可以称门，三个人便可以称派，乱七八糟。”

武当目下宫观已经建竣，太和宫、遇真宫、修真观皆已先后完成，规模已具，山门比少林更为堂皇，由官府派了一队官兵驻守。当年整修武当，曾经奉永乐皇帝的圣旨，派有工部侍郎郭进，隆平侯张信，带了卅余万丁夫，大营全山官观，耗银数百万。只消想一想三四十万人做工的情形，便知道武当山当时的盛况了。

因此，武当山的道侣，极受尊敬。能有幸名列门墙在后山练武的俗家子弟，出道之后，在江湖自然声誉鹊起，名号响亮。

有了俗家门人，麻烦就多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些人又不在武当山接受陶冶，甚至还有挂名的门下，糟的情形可想而知。目前，糟的程度并不显著，格家门人为数甚少，人数尚来超过百数大关。但任何一人皆是艺业不凡，可独当一面的人才。

罗建并听不出方士廷话中的危机，直率地答复自己是武当门人。方士廷仍在笑，又问：“出身名门大派，滋味如何？”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随便问问，并无其他意思。阁下，你是侠义门派的子弟；竟然替武陵山寨黑道好汉神刀天王的爪牙打抱不平；不怕有辱武当门风？不怕有伤侠誉？不怕……”

“阁下……”

“不怕蜚语流长？不怕江湖朋友说你通匪？”

罗建勃然变色，不悦地大声道：“在下并未替这些小恶棍打抱不平……”

“你公然向方某说，还敢强辩？”

“胡说！在下只想奉劝阁下……”

“你配？”方士廷乖戾地说，一掌抽出。

罗建反应奇快，起手闪拨五指急操。

方士廷半途撤招，“黑虎偷心”就是一拳。

罗建招发“带马归槽”，连消带擒以柔克刚，斜身疾进，左手反拂切入反击。

糟了，方士廷不与他干耗，“扑”一声脆响让他扣住脉门。同一瞬间，“啪”一声左掌拂中了方士廷的右肋，得手了。但他扣不实方士廷的脉门，也带不动方士廷的身躯，更无法借力打力将方士廷放倒，却“哎”一声惊叫，拂中肋的手如中金石，震得手掌欲折。

方士廷哼了一声，一翻腕反而将他的脉门扣住了。

接着，是捷逾电闪的两记正反阴阳耳光，“劈啪”两声象是被掌击中。

“哎……”他狂叫，左手狂乱地急封。

方士廷手上一紧，扭身一带伸脚一挑，他爬下了。

“嗯……”

方士廷跪下一膝压住他的背心，一手扣住他的咽喉向上顶，冷笑道：“听说贵派的门人极为团结，外御其侮，不惜劳师动众一致对外。你回去告诉你的师门长辈，说你替神刀天王的爪牙撑腰，不幸失手被方某凌辱，让他们来找我方士廷报雪耻好了，方某在江湖等候你们，滚！”

声落，挪开膝手向上一掀。

“蓬”一声大震，他被掀翻跌了个仰面朝天地四仰八叉，浑身都软了。

方士廷重新在窗前落坐，悠闲地吹奏洞箫，凄婉的旋律在天宇中绕回，神定气闲，似乎刚才并未发生任何事，浑然忘却身外的一切。

罗建狼狈地爬起，揉动着喉咙吃力地说：“阁下，你该让在下解释的。”

方士廷不加理睬，继续吹箫。

“武当门人如非含冤负屈，决不会惊动师门。”他继续说。

方士廷仍然不加理睬，他继续说：“在下只想以好言相劝……”

方士廷放下箫，扭头沉声的问：“你说完了没有？”

“我……”

“你想变哑巴么？”

罗建真有种，一挺胸膛说：“你杀了我我也得说。你与云龙双奇结怨，在下不知内情，自然不敢妄论谁是谁非，也不配问谁曲谁直。但今天看了阁下的言行，却知道阁下有意迁怒天下的侠义道门人子弟。”

方士廷拂袖而起，冷哼一声。

罗建屹立不动，往下说：“阁下大闹南昌，最后网开一面释放南昌群雄，可知你并不是穷凶极恶的人。如果你认为杀一个肯忠言相劝的人而不觉得内疚，你，动手好了。”

方士廷的大手，搭上了他的左肩，拇指扣入肩井穴，真力将发。

他无惧地直视着方士廷，勇敢地说：“在下不会反抗你，希望你杀了我罗建之后，不要再迁怒天下群雄。”

“哼！”

“不管你受了多少委屈，经历了何种惨痛的遭遇，请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让那些无辜的人，也身受你所受到的痛苦折磨。”

方士廷另一只手，徐徐伸向他的咽喉。

他长叹一声，说：“想一想，日后将有多少人家破人亡？你不是个冷血的人，你的心同样是肉做的……”

方士廷收回手，注视他片刻，一字一吐地说：“你可以替在下传信于江湖，方某不再主动向你们这些自命侠义英雄的人挑衅，但他们如果帮助云龙双奇，向方某递爪递剑，他们得死！叫他们三思而行，想一想家破人亡的后果。”

“方老弟……”

“不要得寸进尺，不许你再向在下多舌。你很勇敢，很难得，你等于是救了不少人，我很敬重你。但如果你不自量站在云龙双奇一边，在下会毫不迟疑地杀你。你走吧！离开我远些，对你有好处。”

方士廷阴森森地说完，回到窗下重新弄箫。

罗建叹口气，摇摇头走了。

两岸猿声蹄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船平安地过了三峡，舟泊夷陵洲湖广地境。

罗建在夷陵洲登岸，临行仍善意地向他道别。

方士廷并不急于上路，他买舟东下，沿途游山玩水，兴来时留连三五日，兴罢方行上路。他在等，等黑白两道的人传出信息，等那些不怕死的人找上头来，也等云龙双奇闻风进来生死一决……

七月杪，他在岳州府动身，真糟，盘缠将尽，囊中只剩下二十余两银子。以往，他曾经多次囊空如洗，在南昌也曾勒索到手五千两黄金。在庐山，

他不惜为了二十两银子传信卖命。

他并不以缺少盘缠而为非作歹，但在岳州他无亲无故，不为非作歹似乎过不了难关。

可以筹措银子的地方，一是到湘南，去找永州唐家六大栈。另一处是到九江，找七星盟的紫燕杨娟设法。但两条路都远得很，仅有二十余两银子连路费都不够，不要说食住两途了。

他以十两银子乘了大客船赴武昌，三天的航程，剩下十余两银子买食物不算寒酸，到了武昌府再说。

“在武昌找云龙双奇的朋友借贷去。”他想。

岳州府到武昌府这段江面，江面辽阔水流平缓，江中洲滩连绵，湖汉遍布，两岸沃野千里，是湖广的鱼米之乡。乘船经过这一带，舟行平稳，风帆助力，不但舟子惬意，客人也十分舒适。

但由于湖汉遍布，两岸水草繁茂芦苇连绵，更成为靠水吃水的水贼活跃区。上自洞庭湖口的三江口，下迄汉阳府的沌口，数百里水程虽不说盗贼如毛，但经常发现有船遭劫却是事实。甚至在三江口的城陵矶附近，也居然有水贼出没。

当然，船家与水贼如果攀上交情，所载的人或货不太特殊，缴了保护费，不会有被洗劫的厄运，即使碰上一些小股走单帮的三不管小贼，船伙计足以应付有惊无险。

总之，小买卖小资本财物有限的旅店，不怕水贼光顾的，乘坐大客船尽管放心。

第二天午牌末，船正扬帆破浪下航，客人们皆躲在舱内，打开所有的门窗睡懒觉。

头上红日似火，谁也不愿出舱受日煎熬。

蓦地，一声钟鸣，船上一阵乱，两舷的走道上脚步声急促，有人在大叫道：“抄家伙，各就定位，不听招呼不许妄动。”

接着，左舱门钻入一名胎伙计，向纷纷惊起的客人郑重的宣布道：“请各客官们注意，本船即将有些小麻烦，大家镇静些，闭上舱窗，不管外面有何动静，切记不可出。

不然，本船概不负责。”

进来了两名伙计，每人带了一把腰刀，一把起货的锋利手钩，动手闭上了舱门，各守一方，神色肃穆严阵以待，如临大致。

这是后舱，前端堆放着货物，后面的舱板上设了二十六处铺位，舱下也堆满了货物，有二十六名旅客。前后端用布幔隔开，安顿六名女客。

二十名男旅客中，有八名小后生。

立即有人跪下求菩萨保佑，有人赶忙将财物找地方藏匿，一阵大乱。

方士廷只有一个盛换洗衣物的小包裹，他沉着地穿袜着靴，暗中准备。

外面有了叱喝声，风帆降下了。

“恻”一声响，一枝狼牙箭射在舱门上，箭镞切入，光闪闪如同寒星。

船伙计似乎未加反抗，人声嘈杂。“蓬”一声大震，有船靠上了右舷，船钩搭落声清晰可闻。

起初，前舱传来了叫哭声。前舱是有身份的有钱旅客，大概正受到洗劫。

不久，舱门外响起了叩门声，有人叫：“老三，开门。”

把守舱门的两名伙计已经放下了刀和钩，已知抵抗无益，只好听天由命，依言打开了舱门。

舱门外的舷板走道上，站了五六名赤着上身的大汉，手上有刀，腰带上有着匕首，一个个象是凶神恶煞。

船主迎门而立，向里面惊怖绝望的旅客说：“乡亲们休慌，这几位好汉特来向诸位借些盘缠。”

两名大汉抢入，直着嗓子大叫：“乡亲们，打扰打扰，咱们也是不得已，请乡亲们多帮忙。后舱的乡亲们都是并不宽裕的人，咱们不勉强，有金银请自己拿出来，堂客们的首饰也请取下。”

另一人捧了一个大斗笠，狞笑地说：“请将金银放入，不反抗不会有人受伤。如果不老实，等弟兄们动手搜出那位乡亲们藏匿不交，休怪咱们请他吃两刀，这位乡亲，请！”

第一名旅客乖乖地倒出钱囊中的三十两银子，哭丧着脸说：“好汉爷，小的要到黄州的盘缠没有着落，求求你行行好，留些银子给小的做盘缠，恩同再造……”

“啪”一声响，大汉一耳光将他打得摔倒在船舱角上，鬼叫连天。

大汉桀桀笑，到了第二名旅客前，说：“劳驾，快点快点。”

这位旅客浑身在发抖，慌乱地在解捆在腰中的钱囊，愈慌愈解不开，急得手忙脚乱。

大汉们都进来了，一名大汉捉小鸡似的抓起被击倒的中年旅客，开始搜身。

第四名旅客是方士廷，他将两锭五两的银亮了亮，纳入怀中说：“在下也缺少盘缠，十两银子正感阮囊羞涩。老兄攀个交情，借给在下一千两银子，如何？”

大汉一怔，立即怪眼一翻，放下了盛金银的斗笠，恶狠狠地跨前一步。

他呵呵笑，又道：“这样吧，金银多些是好事，你大方些，叫你们的头领来，给两千凑成双好了。”

大汉大怒，一掌劈向他的颈根。

他一把扣住对方的手，扭身一抖。

“克”一声响，大汉臂骨断了。

“砰！”大汉来一记前空翻，背脊着地跌了个手脚朝天，暮尔昏厥。

众贼大惊，为首人一声怒吼，挥刀直上。

他冷哼一声说：“向在下动刀的人，杀无赦。”

大汉骇然以手掩耳。语声不大，但直震耳膜，令大汉受不了，刀几乎失手坠落，惊叫道：“哎……你……”

“丢下刀，去叫你们的首领将旅客的财物璧还，别忘了送两千两银子给在下做盘缠。”

“你……凭什么？”

“凭在下的名号。”

“方士廷。”

大汉如中雷殛，骇然急退两步。

“去叫你们的首领来。”他冷叱。

“这……”

“滚！”

两名大汉窜出舱门，接着另两人屁滚尿流地窜走。

他拔出洞箫，搭在为首大汉的左肩上，沉下脸问：“你敢不听？”

大汉浑身在发抖，毗牙裂嘴抗拒肩上如山重压，但“扑”一声响，挫倒在地。

“我听我听……”大汉狂叫。

他收回箫，叱道：“还不快滚？”

舱门外，涌来好一大群好汉，两名高大雄壮的中年人跨入舱门。为首那人豹头环眼，腰插一柄刃斧，敞开前胸，露出毛茸茸的胸膛，困惑地问：“尊驾就是方士廷？”

“你不信？”他冷冷地反问。

“尊驾是大闹南昌，威镇九疑的那位方士廷？”

“不错。”

大汉伸出壮实的大手，说：“在下鱼虎段蛟，久仰久仰，多有得罪。”

江湖朋友如非亲密的好友，决不行把臂礼，近身恐有不测，如果伸手，即表示挑衅较力。

他也伸出手，淡淡一笑道：“好说好说，幸会幸会。”

一双铁臂把住了。鱼虎段蛟手掌奇大，但也仅能扣住方士廷小臂一半稍多些，大拇指紧扣住曲池，真力发如山洪。如换了旁人，不但可令对方右半身酸麻，甚至可将手臂握碎。

方士廷却浑如未觉，笑道：“你老兄抢劫在下的座舟，请教如何善后？”

鱼虎段蛟就在这两句话中，脸色由红转白，额上青筋跳动，钢牙紧咬，浑身的肌肉皆绷紧得似要破裂。接着，大滴汗珠向下滚，象是泄了气的皮球，脸色泛灰，浑身一软，有气无力地说：“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没话说，兄弟向你赔不是。不久前上江湖传来消息。知道方兄正向下走，没想到今天经过敝地。如果早知道方兄的行踪，兄弟必定派人先期迎接了。”

方士廷放开手，冷笑道：“兄弟缺少盘缠，因此来得甚慢，没料到段兄的弟兄，竟然拦江洗劫我这一无所有的穷老大。”

“兄弟该死，该死，不知方兄乘坐这条船……”

“哼！”

“兄弟大胆，请方兄至下处盘桓一些时日……”

“免了。”

“方兄如不嫌弃，尚请勿拒。兄弟与七星盟小有交情，道上同源，说起来不算是外人。方兄大驾光临，兄弟万分荣幸，务请赏兄弟这份接待方兄的光荣。”

“在下必须赶到武昌，不能耽误。”

“这……方兄……”

“你知道在下缺少盘缠么？”

“兄弟立即派人将程仪送来。”

“你知道在下需要多少？”

鱼虎哈哈笑，说：“兄弟虽穷，三五百两程仪，尚可勉强凑齐！”

“哼！你知道在下于江西南昌，一口气勒索了五千两黄金么？”

鱼虎段蛟脸色一变，抽口凉气说：“方兄，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我素昧平生，开什么玩笑？”

“你……你的意思是……”

“你明白在下的意思。”

“方兄，你明白地说好了，段某看是否能招待得起，兄弟当然不是什么财神菩萨……”

“你当然不是财神菩萨，俗话说：善财难舍，你那些不义之财怎肯拱手送人？”

“方兄既然不见谅，那么，在下无话可说，请方兄划下道来，段某按江湖规矩接待阁下就是。”鱼虎颇为英雄地说。

“好，三天后在下前往拜望段兄，三天的准备，三天，段兄应该准备全了。”

“方兄……”

“现在，你们走，当然你们得把本船的财物留下，不然恐有不便。”

另一名大汉一看双方说僵，赶忙发话道：“方兄，你是明白人，咱们并不知方兄在船上，如果知道，咱们天胆也不敢惊动方兄的虎驾，无心之错，情有可原。道上同源，红花白藕莲叶，说起来都是自己人，传出去岂不要笑掉了云龙双奇的大牙？双奇是咱们这些人的死仇大敌，咱们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方兄身上，指望方兄为咱们出口气，岂知方兄却因些少误会，不让咱们生存，等于是同室操戈，兄弟相残，岂不令人齿冷？方兄干不念，万不念，念在咱们与七星盟小有交情……”

“哼！你阁下口才很好。”

“不敢当方兄谬赞。”

“你贵姓？”

“兄弟‘荆山’匪号叫八爪鱼，排行第六，弟兄们称兄弟为荆六。”

“好，冲你老兄份上，方某不追究今夫的事。”

“谢谢方兄成全，感激不尽。”

“你们这种搜光刮净穷凶恶极的手段，太不象话，盗亦有道，你们做得太绝，没替苦人留活路。”

“弟兄们胡来，兄弟难辞其咎，今后必定严加整伤，痛改前非，兄弟敢用人头担保，下次决不会有同样情形发生。如果有，惟兄弟是问。”八爪鱼拍着胸膛说。

鱼虎段蚊也诚恳地说：“兄弟保证今后按规矩行事，不然天诛地灭。”

“姑且相信你们，你们可以走了。哦！段兄，武昌一带你熟么？”

“是指府城附近么？兄弟熟得很，请问有何吩咐？”

“武昌谁是云龙双奇的最要好朋友？”

“哦！这……”

“我要找一位艺业最强，功力深厚的人。”

“他们最好最有交情的朋友，是县西街江汉书院左侧的许家入云龙许长青。艺业最高的是洪山寺的笑和尚智圆，他是龙飞的方外知交。”

“两人为人如何？”

“入云龙疏财仗义，极少过问江湖事……”

“赞誉出于阁下口中，这人定是足可称道的人。”

鱼虎讪讪一笑，说：“咱们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仍然敬重那些真正的英雄豪杰。”

“笑和尚呢？”

“嫉恶如仇，心狠手辣，含笑杀人，不留余地，是个不戒酒不戒杀好吃

狗肉、酒肉和尚，人倒是正派，只是心太狠了，他那含笑杀人的惩治人手法，委实令人不寒而栗，江湖上谁不知他是个杀星转世的笑菩萨？”

“好，我就找他。你能不能在两天之内，派人至洪山寺以在下的名义，给他下一封约斗书？”

鱼虎拍拍胸膛，笑道：“兄弟绝对可以办到，我这里的快船，一昼夜可下放四百余里，逆水亦可走两百里左右。”

“那么，劳驾段兄了，大后天午正在下与他在洪山寺前见面。”

“后天一早可以送到。”

“谢谢。请段兄退回旅客的财物，在下领情。”

“兄弟遵命，少陪。”

“段兄请自便。”

不久，段蛟与八爪鱼前来道别。船上留下了两名水贼，在船头插了三枝大香，监督船家扬帆开航，不分昼夜全速下放，沿途毫无耽搁，不但没有水贼骚扰，连巡江的官兵也不加过问。

第二天傍晚，船泊长江关码头。

旅客们这才心头大石落地，前后舱的人纷纷向方士廷道谢，欢天喜地拾辍登岸，方士廷到达埠头的消息，立即不胫而走。

而武昌的黑白道群雄，已在昨晚得到了方士廷到达武昌的消息。原来鱼虎的快船提前于昨晚赶到，连夜将书信派人送到洪山寺，洪山寺的僧人以为是方士廷派人送来的，所以认为方士廷已经来了。

方士廷最后登岸，船主率领着十余名船夫，捧凤凰似的千思万谢恭送他下船。

两名水贼在后面上岸，岸上早有两名大汉挟了包裹候着，四人跟着他进入西关，方上前招呼。为首的人抢前数步，迎面拦在抱拳施礼，笑道：“小的宁昌，奉老大之命，恭候方爷虎驾。”

他回了礼，笑问：“宁兄，段兄是否有所指教？”

“小的奉命先来，禀告方爷两件事。其一，以方爷的名义致送笑和尚的信，已在昨晚递交洪山寺知客僧；目下城内外江湖人之间，谣言满天飞，笑和尚今早曾经四出邀人助拳，明天有多少人应邀无法侦悉。其二，奉命将程仪一包送上，请方爷查收。”

说完，另一人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奉上。

他含笑称谢，伸手入包裹取出两锭十两重的黄金，塞入自己的包裹中，说：“请转告段、荆两兄，多蒙相助，方某深感盛情，容图后报，谢谢，后会有期。”

宁昌大急，惶然道：“老大送呈的包裹，有黄金三百两，与一些衣物，方爷不收下，小的如何回话？”

他呵呵笑；说：“本来兄弟连两锭金子也不能收，只是惟恐段兄嗔怪，不得不意思意思，恰好可给在下济急。宁兄可转告兄弟的意思，这些金银其实也是卖命钱，是你们的血汗，虽则是不义之财，但得来不易，在下受之有愧。请据实上覆，段兄不会责怪你的。再见。”

武昌城内官厅多如牛毛，武官衙门不算，除了楚王府之外，有布政司衙门、武昌府衙门、江夏县衙门，在这一带闹事，准倒霉。

天色尚早，他不进城。武昌他不陌生，附近的名胜区全留过他的足迹。

绕城到了望山门，再沿南湖向东绕，在望山门外的城南大街落脚，逢

奔城东的忠孝门。

南湖从城南绕向城东，全长三十里，忠孝门距城不足两里，便是南湖的最北端。南面，是宾阳门，官道可通武昌县。

两门之间，有一条小街，沿湖岸形成城外的另一处市集，南起宾阳门，一北抵忠孝门的广平桥。桥跨南湖，路通洪山，赶不及进城或者想起早赶路的客商，皆在城外这条小街落店。每天清晨城门未开前，这一带十分热闹，从东乡一带村镇运来的蔬菜牲口，皆一早赶来候入城贩卖，鸡犬不宁。

他在桥南的东山客栈落店，城门已闭，天色不早。

店中客人甚多，店前的大灯笼发出暗红色的光芒，客人进进出出，右邻的酒肆中高明满座。

他提着包裹，跨入了店门，柜旁迎上一名中年店伙，欠身含笑招呼道：“客官请进，来晚了些，但还有空铺位，请进。”

“在下要上房。”他信口答。

“哦！有，有。客官请至柜上交待，如果是远到客官，尚请交待一声。”

他到了柜前，向柜内的账房说：“要一间上房，在下岳州来。”

账房翻开账簿，向店伙叫：“西院甲进玄字号单间，领客人前往安顿。”

店伙一怔，说：“师爷，玄字号午间便住进两位堂客……”

“哦！我看错了，是黄字号。”

客栈的房号，进以天干排列，间以干字文列号，但没有天、地两号。黄字号，也就是第二间。

店伙应喏一声，问道：“客官的行李，是否交柜？”

“不用了。”

账房又问：“请问客官尊姓大名？查房时好有个关照。”

“方士廷。”他简捷地答。

“折”一声响，账房的笔无故而坠。

店伙也吃了一惊，目光落在方士廷的脸上，恰好接触到方士廷冷电四射的目光，不由打一冷战，惊然转首他顾。

“你怎么啦？”他向脸上变色的账房间。

账房啊了一声，神魂入穴，手抖索着拾笔，不小心又将帐簿扫落柜下，手忙脚乱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小三，快领方客官至上房安顿。快。”

“贵店是否供膳食？”他又问。

“供，供。但客官如需可口的酒菜，须至右邻酒肆中进食。”

“哦！谢谢。”

店伙小三赶忙伸手接过他的包裹，踉跄向后走。

西院共有三进上房，廊下灯光明亮，长凳上由有不少客人在聊天。天气热，不宜早早安睡。

进入客房，店伙挑高油灯，将包裹放在床上，不自然似乎畏缩地问：“方爷是否将酒菜叫来房中……”

“不必了，在下要出去进食。”

“澡堂在后面，方爷请自便。”

“谢谢关照。”

店伙匆匆走了，他先打量四周，墙壁坚实，门窗牢固。一床，一几，一凳，一桌。

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银钱各物，贵客自理。灯旁也贴了一张

字条：灭烛小心。

店伙送来了一壶茶，一盆水，居然有皂角饼与面巾，颇为周到。

洗漱毕，他出房带上房门，突听到邻房有个女人的娇嫩嗓音说：“小姐，这就走么？”

“唔。”另一人答。

“船家保证夜航安全，明早便可越过黄州。小姐，其实走陆路要自在些，坐船夜间风险太大，到九江水陆两途相差不远，不如走陆路为上。”

“好，走陆路。”

他不再听，举步走了。

玄字号邻房不久房门大开，出来了两位少女。白衣裙，佩剑，各提了一个包裹，看发饰与衣裙，便知是一主一婢。

赫然是云莹姑娘，她带了一位侍女，竟在这种小店投宿。店伙说她们是午间落店的，为何不在城内安顿？

云莹领先而行，一面走一面向侍女低声说：“我们该早些动身的。”

“其实，小姐并不需急于上路……”

“胡说！龙少爷留下话，要我们赶往浙江会合，怎能不赶快些？”

她们到店堂结账，方士廷已经踏入酒肆的店。鬼使神差，双方错过了。这也是她们洪福齐天，无意中逃过一劫。如果让方士廷撞上，后果堪虑。

酒肆中高朋满座，灯火通明。当方士廷踏入店堂时，所有的目光皆已向他集中。

事先他在客店中通名，利用洗漱的时光，已给对方充裕的时间将消息传出，客栈酒楼是传播消息的最佳处所。

方士廷到武昌寻仇的消息，整整在江湖朋友口中传播了一天，经过有心人的好奇追踪，却毫无发现，这时出现在洪山的道旁客店中，其受人瞩目的情景可想而知。

店堂中十余付座头皆已客满，他在百十双好奇的目光注视下，走向有首第一张食桌。

那儿，已有六名食客，各自叫来饭菜进食。贩夫走卒食物简单、一小碟菜，一盆大米饭便解决问题，各吃各的互不侵犯，一桌中有六个人已嫌有点拥挤。

“咦！是他，这么年青？”有人在背后低声议论。

“不象嘛！象个少年英俊书生，怎会是江洋大盗？”有人向同伴低声质问。

“老四，你找死，赶快闭上你的狗嘴，以免祸从口出。”另一人惶然低叫。

他走近桌前，向在座的人扫了一眼。

首先是一位中年人开溜，端了自己的一份饭菜，溜到邻桌去了。

接着，其他五个人也惶然而走。

他淡淡一笑，拉张长凳坐下了。

一名酒保已匆匆赶到，慌乱地清理桌面，慌乱地问：“公子爷，请问该……该来些什……什么酒菜？但……但请吩……吩咐。”

“来三四味下酒菜，两壶酒，下饭菜听命送上。”

“是，小……小的这就吩咐下去。”

酒菜刚上妥，门外来了两名青衣大汉，在门旁的一位中年人指点下，

大踏步向方士廷的桌旁走来，当面一站，为首的人沉声问：“你叫方士廷？”

“不错。”他冷冷地答，举杯就唇。

大汉取出一面腰牌，亮了亮说：“那就对了，阁下跟我走。”

这两位仁兄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亮出的腰牌，是巡捕衙门的公人印记。

方士廷淡淡一笑，睥睨着对方问：“在下为何要跟你走？”

“你阁下的案犯了，府官大人要找你谈谈。”

“什么案犯了？”

“这……南昌的案犯了。”

“湖广管到江西，你们管得是否太远了些？你说吧，是什么案，苦主是谁？”

“废话！你到衙门里申诉去。”

“那么，你们未穿官服，有没有提人火签？”

“行文海捕，不需提人火签。”

“如何能证明你们的公人身份？”

“武昌城里城外，谁不知在下五爪鹰常谋的身份？”

方士廷呵呵笑，向壁角一付座头一名老汉招手叫：“老伯，请过来一趟，劳驾。”

老汉放下饭碗，惶然走近问：“公子爷，有……有何贵干？”

“老伯认识这两个人么？”

老汉怎会认识这两位爷子辈人物？只好惶然道：“抱……抱歉，小老儿不……不认识。”

方士廷挥手示意请老汉离开，突然站起，脸色一沉，从怀中掏出一文制钱亮了亮问：“阁下，你知道在下的身份么？”

“你不是方士廷么……”

“在下是南京宗人府的王亲国戚，瞎了你的狗眼。”

五爪鹰大怒，吼道：“你这厮……”

“噗啪”两声巨响，五爪鹰挨了一劈掌与一耳光，向后急退。

方士廷跟进，一脚将对方端倒在地，骂道：“该死的东西！”

另一名大汉大惊，扭头便跑。

“你敢跑？”方士廷沉喝。

大汉腿一软，“砰”一声卧倒在地。

店堂大乱，有人悄然开溜。

方士廷一跃而起，迎门一拦，喝道：“谁也不许离开，坐下，不会有人受伤，不然休怪在下心狠手辣。”

所有的食客包括店伙在内，都吓呆了，乖乖听命。

他一把抓起大汉的发髻，拖至桌旁丢下，再来背提起魂飞。魄散的五爪鹰，提放在凳上一脚踏住小腹，一手控制对方的牙关，一手取过桌上的一碗辣辣酱，冷笑道：“湖广人每餐无椒不欢，但用口吃味道不错，用鼻子灌那就不同了，你要不要试试？”

五爪鹰惊得浑身都软了，狂叫道：“不！不！你……你……”

“谁叫你来的？”

“我……”

“你这种贼种，不吃苦头不会招……”

“我说！我……”

“谁叫你来的？”

“在……在下自作聪明，自……自己来的。”

“你不吃些苦头，是不会招的……”

“住手！在下句句是实，在下与……与入云龙许爷的长公子人杰兄是朋友，白天里听人杰兄提及你的事，暗中留了心，希望有机会替人杰兄分忧，因此不住在城外查访，一时糊涂，请……请高抬贵手……”

“哼！”

“在下如……如有半字虚言，任……任杀任剐死而无怨。”

“哼！你们这些吃公门饭的人，倒真会假公济私报私仇，那还了得？”

“饶命……”

“你们两个贼骨头，乖乖给我跪在店门外，等在下酒足饭饱，叫你们走才能走，知道么？”

“这……”

“不然在下废了你们，扭断一腿一手，放你们逃生。”

“我……我跪，我跪好了。”五爪鹰急叫。

“滚出去跪下。”他怒叱，将五爪鹰信手丢出丈外。

店中的人，眼睁睁注视着他从容进食。食毕，他结帐出店，向爬伏在店门的五爪鹰两人阴森森地说：“你这两个不知自量的贼东西！明知南昌的白道匹夫们受报的下场，居然敢出头逞英雄，却又贪生怕死毫无骨气，杀你污我之手。饶你们的狗命，回去告诉入云龙，叫他置身事外，以免枉送性命。同时警告那些自不量力的人，方某不许再有同样情形发生，再出面逞强的，杀无赦，寄下你们两颗脑袋，给我快滚，滚得愈远愈好，千万别再让方某看到你们的嘴脸。”

他这一着杀鸡儆猴的妙棋，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南昌群雄被惩的事，江湖为之轰动一时，这次谁还敢出面自找麻烦？因此除了一些与笑和尚有过生命交情的人之外，其他的人皆裹足不前。

次日，自辰至巳，洪山道上见不到一个武林人。往来的人皆是乡民，江湖人已经绝迹。

洪山，原称东山，距城十里左右。这是一座小山，四野茂林，果树星罗棋布，翠竹幽篁摇曳生姿，是一处幽静的避暑区。山麓的洪山寺，原称宝通寺，从随州大洪山移来的，供奉的主菩萨，是因祈雨而不惜断足投龙的灵慈忍禅师。寺距城十五里，远远地便可看到那座气势浑雄的浮图。

这是一座有巍峨殿堂，有数十栋建筑的大寺院，为城郊的第一大寺，寺前有武圣岳武穆手植的古松，树因人传极为珍贵。全寺有两百余名僧侣，平时客院中经常有二三十位大户人家的读书弟子在内寄读，读书声与梵音禅唱相应和，另是一种境界。

笑和尚智圆，只是其中一位名气甚大但地位却不高的僧人，负责管理寺北一处六十亩大的菜园子，手下有四名高年僧人执役，供应寺中的菜蔬果品，住处距寺约三里地。

除了初一十五或其它重要功课外，这五位和尚很少返回寺中做功课；

那年头，出家为僧生活极为清苦，寺院愈大愈不自由，除了佛门弟子必修的功课外，必须自耕自种，化缘做佛事不能马虎，一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如果不忙，怎能排除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

笑和尚本人早已年届半百，任在寺外的菜寮，手下的四名老僧，是些平庸的老朽，他自己也是个不守清规的乐天派和尚，经常往外跑，十天半个月不见面平常得很，寺中连方丈大师也管他不了。

昨天半夜三更接到寺中转送过来的方士廷的手书，他便离开了寄身的菜寮，直至次日晚间方返寺，自有一番巧安排，他不是怕事的人。

这天早菜寮鬼影俱无。

午牌初，方士廷玉袍飘飘，赤手空拳，踏着似火骄阳，到了寺西三四里的东山村。

远远地，便看到了洪山寺的塔尖；

还有半个时辰，早着呢。

东山村只有三四十户人家，位于楚王府的王庄最南端，都是生活清苦耕地甚少的穷户。

大道通过村北，路旁的松林松风飒然，空暗无人，一群乌鸦在林上叫不休。

方士廷大踏步而来，蓦地听到前面传来两声干咳，接着有人用含糊的嗓音在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哪！马脸，两呀两边排，咳咳！两呀两边排……”

人影出现；是个捧着酒葫芦的中年酸汉，土村夫打扮，醉眼朦胧，脚下踉跄，看光景，已有八九分酒意了，一步一颠地迎面而来。

后面跟上来一个小后生，一手架住醉汉的右胳膊，叫道：“二叔，不能再喝了，再喝……”

“小子无礼，你敢犯上胡说八道？你……你这小猴子替……替我滚回去。”醉汉含糊地叫。

“二叔，再喝便得躺下啦！”

“人生难……难得几……几回醉，醉了且……且不甚好？呃……好，好酒……”

说完；摇摇晃晃站住，咕噜噜喝了十余口酒，方怪笑着往下说：“小猴子，我……没醉，瞧，二叔的……的心是明白的，呃！我……”

“蓬”一声响，醉汉倒下了，身形翻转哈哈狂笑，将酒葫芦高高举起，酒哗啦啦向下流。突然，像是中风，‘哗’了一声，手向下落，脑袋一歪，失去知觉。”

小猴子奔近，扶起醉汉的头大叫道：“二叔！二叔！哎呀……”

方士廷已接近至五六丈外了。

小猴子突然放手。撤退便向村口跑，狂叫；“救命！二叔没气了，没有气了，死了……”

方士廷闻声一怔，急步走近，只嗅到酒香扑鼻。他蹲下伸手一们醉汉的鼻息，向奔出的小猴子叫：“快回来，不要紧，他没死……嗯！怎么头，这是……”

话未完，醉汉一指头点在他的七坎要害上，接着一拳横飞“噗”一声正中他的耳门；

“嗯……”他大叫，蓦尔昏厥，摔倒在地。

醉汉一跃而起，一声狂笑，抓起他，在他的胸腹连攻五拳，手一松，他飞跃丈外。

醉汉奔上再次将他抓起，验看他是否已昏，然后仰天狂笑，笑完说：“饶

你方士廷奸似鬼狠如虎，也少不了着了我醉里乾坤郝武的道儿，哈哈！小辈，有你快活的了，哈哈哈哈……走！”

说走便走，将方士廷扛上肩，向站在远处的小猴子叫道：“小猴子，不要麻烦里面的人了，迷香加上点穴术偷袭，易如反掌手到擒来。请代为致意，我先走了。”

离开了大路，进入北面松林，再向东越林远出两里外，前面出现了两座村屋。

屋前的树后闪出一名中年轻装佩剑大汉，老远便大声问：“郝老二，那是谁？”

“方士廷，手到擒来。”郝武高声答，喜气扬扬地脚下一紧。

中年人意似不信地追问：“甚么？你真的把他弄翻了？”

“如假包换，真是他。”

“哦！谢天谢地。”中年人兴奋地叫。

屋内钻出六名老少，欢呼着急急奔来。第一名花甲老迫不及待地抓起方士廷的发髻向上提，打量片刻欣然大叫道：“是他，果真是他，妙极了，快带他进去。”

郝武兴匆匆奔入堂屋，将人向地下一丢，得意万分地说：“碰上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狂傲无知有勇无谋的人，以智取保证马到成功。”

“咦！死了不成？”一名大汉叫。

“制了七坎穴，中了迷香，我再在他胸腹要害来上五记重拳，死不了，但废定也。”郝武得意洋洋地说。

花甲老人一面搜查方士廷的身躯，找不出任何兵刃暗器，随身只带了两锭黄金，一张旅行各地必带的路引；路引发自成都府，去处是浙江杭州，姓名确是方士廷之外，身无长物，连洞箫也不在身上。

另一名花甲老人上前探脉息，试呼吸，欣然道：“看不出醉里乾坤郝老弟，居然会这么一手哩！”

醉里乾坤郝武哈哈大笑，道：“咱们白道人物不屑用下五门的诡计，因此处处受牵制缚手缚脚。在下把心一横，弄来了迷香改变作风，便无在而不利。”

一名青年人哼了一声，苦笑道：“如果咱们白道人也使用不光明的手段，那又何必有黑白之分？在下不敢苟同郝兄的所为。”

醉里乾坤醉眼一翻，冷笑道：“秦老弟，那你昨晚就该到客栈去找他，面对面真刀实枪生死一决，何必跟着咱们来施用阶谋诡计？你老弟坐享其成，仍然有那么多牢骚，怎不令人齿冷？”

花甲老人赶忙打圆场，说：“好了好了，大家不必再多言多语啦！不管怎样，咱们总算不负和尚所托；轻而易举地将人弄到手了，咱们坐下来商量商量，该如何处理善后。”

八个人将方士廷丢放在墙角下，在堂中席地坐下。醉里乾坤说：“人已到手了，咱们将人往笑和尚的菜寮中一送，不就算了吗？”

一名中年人不同意，摇头道：“不行，笑和尚可能将这小凶徒送给云龙双奇，万一消息外传，被人将他救走，咱们这些人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谁都受不了。”

花甲老人也审慎地说：“龙飞弟曾经说过，这小凶徒的师父可能是山海夜叉，万一消息外泄，咱们确是死无葬身之地。”

“依瑞老之见……”

“咱们必须秘密将人处决。”

一名中年人说：“龙老弟四天前离开赴河南，咱们只消将人交给笑和尚，他会兼程赶去将人送交龙老弟处置，且不两全其美？只要咱们这些人不泄漏出去，何所惧哉？”

醉里乾坤打了两个酒呃，说：“小猴子已经看到在下将人擒住，我要他回到东山村禀告他的师父，万一他们那边把消息泄出，大事不妙。”

“你的意思怎样？”瑞老问。

“挖个坑把他埋了，神不知鬼不觉。”醉里乾坤斩钉截铁地说。

八个人各自发表意见，最后总算取得协议，主张立即将方士廷带走，远离洪山附近找个地方秘密埋掉，永除后患，派人知会笑和尚一声，所有的人皆须守口如瓶，忘了今天的事。

商议停当，派人去找东西盛藏尸体，并仍由醉里乾坤负责下手，先毙了方士廷再说。

醉里乾坤一跃而起，笑道：“这是在下的光荣，点他的死穴再毁去他的像貌带走，保证永无后患，哈哈……噢！”

他的目光扫向不远处的墙角，笑容僵住了。

坐在对面的瑞老抬头一看，也变色叫：“噢！这……”

“尸体呢？”有人叫。

墙下空荡荡，方士廷不见了。

“我的天！”醉里乾坤狂叫，奔出柴门察看。

“谁把他弄走了？”瑞老骇然问。

“可能是爬走了，穴道可能未被制死，快找！”有人叫。

八个人先后奔出大门，走在最后的一个中年人右脚刚踏过门限，屋梁上飘下一个鬼影，“噗”一声轻响，后脑便挨了一击。

鬼影是方士廷，将中年人提回往门后一丢，闪身从后门走了。

屋四周杂树丛生，草长及腰，视界不良，极易藏匿。醉里乾坤发疯般从右面狂搜，绕到了屋后，突然大叫道：“在这里了，这小子阴魂不散。”

方士廷直挺挺地躺地树下的草丛中，似乎已经断气。醉里乾坤奔到，一把劈胸抓住向上提。

方士廷虎目张开，向他咧嘴一笑。

醉里、乾坤大骇，只感到毛骨悚然，不假思索地一掌急拍天灵盖，要将方士廷的天灵盖拍碎。

方士廷的手脚开始动了，左手一伸，便扣住了醉里乾坤的咽喉，右手也到了，双方一绞一扭一拉，硬将醉里乾坤的脖子扭断，脑袋分家。扭鸡脖子也不易一下子扭断，何况一个人？没有刀决难办到，但方士廷却办到了，硬生生将对方的脑袋拧下来。

众人闻声向屋后赶，最先到达的瑞老，老远便叫：“郝老弟，在何处？”

当他奔到时，首宏便看到搁在尸旁的一个脑袋，鲜血像泉水股从尸体的颈腔向外流，血腥触鼻，阴零零的断脑袋摆得平平正正，似乎双目仍在眨动呢。

他一看便认出是醉里乾坤，不由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狂叫道：“快来，郝老弟的脑袋被人拿下来了。”

后来的五个人先后奔到，一个个脸色泛灰，不约而同纷纷撒下兵刃。

“噢！永年兄呢？”有人叫。

八个人，醉里乾坤的尸体在地下，应该还有七个人才对，确是少了一个。

瑞老抽口冷气，战栗着说：“他大概还在前面。怪！郝老弟是怎么死的？谁下的毒手？怎么一下子就断了脑袋？怪事，下手的是人是鬼？是人不会有这么快……”

“他刚才分明叫出是方小辈在此。”一名中年人说。

蓦地，一名大汉突然向前一卧，恰好卧倒在醉里乾坤的脚下。

“噢！”瑞老叫，俯身急拉。

大汉双目瞪得大大地，手脚在轻微的痉挛。

“瞧！”那位秦老弟指着大汉的背心骇然叫。

大汉的背心要害上，贯入一根细仅如豆的树枝。瑞老用劲拔出，大汉浑身一颤，眼皮合上了。

“蓬！”又一个倒下了。

只剩下四个人啦！一名中年人一声不吭，突然撒腿便跑。

只跑了五六步，突然狂叫一声，向前已栽。

秦老弟大骇，仗剑护身奔近，将人扶起惊叫道：“脊骨已断，是……”

“快走！”瑞老大叫，惶然向林中退。

三人背部相向，监视着四周，心惊胆跳的后撤，脸色冷灰，死的恐怖已控制住他们，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

瑞老剑护全身，厉叫道：“那位朋友暗算咱们的人，何不现身当面一较？”

秦老弟手脚发软，说：“瑞老，这人躲在暗中偷袭，咱们必须赶快脱离险地要紧。”

“好，走！”瑞老低叫。

说走便走，三人同时向东飞奔。

只奔了三四十步，走在最前面的瑞老骇然止步，脱口叫：“方士廷！”

方士廷从树后现身，满脸杀气，阴森森地说：“你们自己抹脖子呢，抑或要在下动手？”

瑞老一声怒吼，招发“百鸟啼巢”凶猛地前扑，剑幻万道金蛇，向方士廷抢攻。

方士廷身形乍闪，突从剑侧楔入，“铮”一声一指头斜敲在剑身上，剑身应指而折。

左手一伸，便扣住了瑞老的腰带，喝声：“该死！”

瑞老的身躯破空而飞，“噗”一声响，枝叶摇摇脑袋撞在树干上，红红白白一齐流，脑袋进裂头颅四分，像鸡蛋般脆弱。

秦老弟与中年人杈头狂奔，没命地飞逃。

“蓬”一声大震，中年人掷倒在地。

只剩下秦老弟一个人了，还不知同伴已经死光，本能地全力狂奔，不分东南西北飞遁。

奔出百十步，前面人影乍现，方士廷从树后放出，拦住去路说：“八个人死了七个，你有何颜面活着？”

秦老弟心胆俱裂，但逃已无望，只好拼了，拉开马步立下门户伸剑叫：“你上吧，咱们拼命。”

“哼！你配，贵姓？”

“姓秦。”

“你是云龙双奇的朋友？”

“不错，秦某以有这种朋友为荣。”

“那么，你死得瞑目了。”

“死得其所，是否瞑月并不重要。”

“笑和尚要你们这群匹夫沿途拦截在下么？”

“在下不答复你的问话。”

“方某并不需要你们的口供。”

“呔！”秦老弟怒叱，迫进招出“灵蛇吐信”，居然剑气袭人，火候不差，曾经下过苦功。

方士廷屹立不动，冷哼一声。

秦老弟心中发虚；剑尖距方士廷胸前不及五寸，竟沉不住气，撒招左跃。

“胆气不够。”方士廷冷冷地说。

秦老弟一咬牙，再次挥剑直上，一声暴叱，连攻五剑之多，咬紧牙关拼命了。

方士廷屹立原地，虎躯轻灵地扭动，一剑眼看要刺入胸口，他一扭之下，剑便落空转向滑过，劳而无功。五剑势尽，他反手一抄，便抓住了剑锋冷笑道：“你未通明师指点，废物一个。”

“哎……”秦老弟狂叫，握剑的手五指皮裂，手掌骨折，被震得飞退丈余，摔倒在地。

方士廷手中的剑，碎成百十段坠落草中。

秦老弟真有种，求生的欲望极为强烈，翻身爬起便跑，急如漏网之鱼。

奔出里外，方敢回头察看，抱着右臂脸色灰败地说：“万幸万幸，逃出这位死神的魔手了。”

声落，突听到耳畔清晰地传来一声冷哼，‘他汗毛直竖，扭头再次狂奔。这次再也不敢回头。向洪山寺狂奔而去。看到了冷清清的寺门，他心神一懈，狂叫道：‘死神方士廷来了！’

叫声中，吃力地奔来，距寺门不足百步，心力交瘁，一足踏空，砰然倒地昏原。

寺内钟鼓齐鸣，涌出十余名僧众，七手八脚将他抬入寺中，寺门重新掩上了。

炎阳当顶，午正将届。

方士廷从此又多了一个绰号：“死神”。

他离开了茅屋现场不久，七具尸体被从东山村赶来的人发现。

他故意放走了秦老弟，要利用秦老弟传播恐怖的信息，他达到目的了，洪山寺中罩上了一重愁云惨雾。

大殿前的钟，传出了午正的钟声。府城雄伟的钟楼，也恰好迎风送来隐隐钟声。

午正的钟声刚落；紧闭的寺门外到了寻仇而至的死神方士廷。

没有有人迎接他，按理笑和尚应在寺门外迎客的。

他踏上台阶，伸手推门，门关的紧紧地。

“开门。”他叩门大叫。

没有人回答，他哼了一声说：“这些人真是愚蠢已极，把门关上就太平无事了？”

他退下台阶，瞥了山门外两丈高的四大金刚一眼，走近右首第一位金刚嘿嘿冷笑道：“你竖眉瞪眼干什么？吓我不倒的。”

他扳住金刚的脚，大喝一声，奋神威一扳。

金刚的泥胎皆被震裂，露了木架，他再一扳，金刚轰然倒下了一

他到了第二座金刚前，咧嘴一笑道：“在下不是妖邪，你这泥塑木雕的金刚降伏不了我。方某不做亏心事，菩萨无奈我何。在下认为泥菩萨主持不了天道，留你何用？”

手一搭金刚的脚，猛地一肩撞出。

“蓬”一声大震，金刚倒向院墙，天动地摇中，院墙处倒了三丈左右。

他拍拍手，走向左面第一座金刚，大笑道：“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目，所以慈悲六道。哼！都是鬼话，今天在下替你一扫而光。哈哈！”

正待动手，寺门突开。

“我佛慈悲！施主请手下留情。”首先出来的一名老僧合掌叫。

老和尚长眉如雪，满脸皱纹，身材高瘦，披了大红袈裟。宝相庄严；确有点有道高僧的气概；

后面，八名僧侣鱼贯而出，一色盛装，僧袍鲜明。

他停手向上望，冷笑道：“在下以为你们不出来，正准备放上一把野火呢。”

九名僧人镇静地下阶；雁翅排开，合掌垂眉低诵佛号，一看便知他们并不打算动武。

老和尚合掌施礼，庄严地垂首道：“施主盛怒而来，尚请暂息雷霆，老衲德望不足以接待施主，但忝为本寺住持，不得不请问施主盛怒之根由，尚请明告。”

“你是洪山寺的住持，很好。”

“老衲释无尘。”

“我，方士廷。前晚在下派人前来下书，住持到收了么？”

“哦！原来是方施主……”

“少废话！你是明知故问，不知有何阴谋，说吧。”

“施主的信，是给本寺的僧侣智圆的。”

“不错。”

“老衲已将信转交……”

“他为何不来？”

“他住在北面本寺的菜园内。”“哼！他不来……”

“他在菜园等候施主。”

“好，在下去找他。”

“且慢，施主无故毁坏本寺山门金刚……”

“哼！在下的信中，叫智圆在寺门相会，他竟敢不来，而贵寺紧闭山门，不派人解说，不能怪我。”

“本寺是楚王殿下出资重修……”

“哼！你少抬出楚王殿下现来唬人，方某一个江湖浪人，天不怕，地不怕，抬出楚王吓唬，你打错主意了。”

本朝初，常遇春的大军在洪山设伏，截击伪汉陈友谅的将军张必先的

援军，这一带成了战场，洪山寺出遭了兵刃，残破不堪。后来天下平定，楚王殿下就国，出资重修洪山寺，因此洪山寺的护法是楚王，不论军民，天胆也不敢在洪山寺撒野。

无尘见威吓失效，寿眉轩动，沉下脸说：“施主与智圆有怨，不应迁怒敝寺，对不对？”

“你要向在下说道理？”

“正是此意。”

“云龙双奇并未向方某说道理。”

“本寺与云龙双奇毫无关系。”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看法。”

“施主未免太过……”

“住口！聊施薄惩，已算便宜了你的。”

“老衲不才，忍无可忍。”

“你本来就不够谈慈悲，所以想用武力度化方某这位妖邪对不对？你何不早说？方某求之不得。”

无尘方丈挥手令众僧退去，冷笑道：“施主如不负责赔偿本寺的损失，老衲迫不得已，只好请你送官究治了。”

方士廷冷笑一声，背着手叫：“那么，你还等什么？”

“老衲得罪了。”

“上啦！”

无尘方丈立下门户，说：“老衲被迫出手，一切后果由老衲一力承当，与本寺其他僧无涉，希望施主谅解。”

“贵寺其他僧如不出手，在下放过他们。但话说在前面，先君子后小人，谁只要敢递爪子，休怪在下心狠手辣。”

“老衲……”

“你请，少废话了。”

无尘方丈忍无可忍，一声佛号，一掌递拍出。

方士廷左移一步，伸手虚拨回敬了一掌

双方客客气气地让了三记礼招，无尘方丈移至下首，袍袂无风自摇，喝道：“老哪放肆了。”喝声中，揉身直上，一掌探入。

方士廷伸手一拂，冷哼一声。

无尘用的地劈空掌力，以一甲子性命交修的内力发招，这一掌发时看不出威力，暗劲及物，力道聚发，掌距方士廷的胸口尚有两尺，内劲已发如山洪。

“蓬！”气流爆发，劲气四散。

方士廷屹立如山，冷笑道：“你这是维摩掌力，火候不够。”

无尘大骇，踏进半步一掌出叫：“再接一掌！”

踏进一步，掌劲吐出便已贴身。

方士廷虎腰一扭，右掌斜指斜带，双脚仍未离开原地，拂偏了老和尚的手掌，阻止手掌贴体击实。

“蓬！”气流爆震如殷雷，罡风四散，气流散逸呼啸有声。

无尘方丈斜飘八尺，斜掠而出，脱口叫：“接引大潜能，山海夜叉的旷世纪学。”

方士廷身形一晃，但脚下未离原地，脸色一沉，说：“你用的是跋折罗

掌，难怪敢大言欺人。好，你小心了。”

跋折罗是佛门梵语，意为金刚，也就是金刚掌，是佛门的降魔至宝，雄浑刚猛，无坚不摧，威力大得可怕，即使仅具有两成火候，也可在三尺内裂石开碑，练这种雄浑霸道掌力的人，天赋、师资、后天的努力，皆十分重要，而且须先练成正宗气功，加上已入门的禅定基础，方能着手修练。火候练至五成，表面上的阳刚已消失转化，及体力劲道爆裂，威力倍增，出掌时无声无息，常易被对方误认为柔掌。

老和尚的金刚掌已有六成火候，已至强刚化柔的境界，想出其不意用这种降龙伏虎绝学行雷霆一击，动了杀机；

岂知方士廷用的是接引大潜能，对付老和尚他不敢大意，而且怀有戒心，将老和尚的掌力引出，借力打力令掌劲向斜方向反震，把老和尚震得向斜方向震出，免了掌力反及体的危机。

无尘方丈脸色大变，金刚掌遇上了克星，心中暗暗叫苦，硬着头皮说：“老衲恭候指教。”

他突然疾进，捷逾电闪，反掌一拂，近身反击。

无尘方丈竟不敢接，左跃八尺。

他如影附形暴进，一掌抽出。

无尘方丈不知刚才闪避时方位不对，闪至八僧的侧方，这时仍不敢接招，挫身斜掠丈外。

糟，身后的两名僧人突然大叫一声；“砰砰”两声倒翻在地，挣扎难起。两僧距方士廷足有八尺以上，竟被可怕掌风击翻了。

无尘方丈大骇，狂叫道：“住手！”

方士廷吸入一口气，摇头道：“老和尚，你不能怪我。”

“你……”

“你为何不接招？波及贵寺的僧人，过错在你。”

“你的功力已骇人听闻，掌力该可收发由心。”

“你少给我强辩。”

“事实你已误伤了老衲的师弟两人。”

“哼！”

“你走吧！老衲不要你赔偿本寺的损失了。”

方士廷冷笑一声，说“没见到笑和尚；方某是不会走的。”

“他在菜园子等你。”

方士廷瞥了尚未爬起；仍在呻吟的两僧一眼，心中一软，说：“在下去找他，找不到人，回来再给你们算帐。”

说完，向北顺小径扬长而去。

无尘方丈直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远处，方向同伴叫：“鸣钟，通知智圆小心，鸣鼓，令四周的施主们速行退走，免得枉送性命。”

原来寺前四周的草木丛中，隐伏了不少人。他们皆隐身窥伺着斗场，只要老方丈出声招，便会一拥而上。但无尘方丈知道利害，围攻一个艺臻化境的人，等于是驱羊斗虎，没有能接下一掌的人，人多了毫无用处，因此不敢叫这些人出来送死。

远出里外的方士廷听到了钟鼓声，自语道：“老贼秃已将消息送出了，我得赶快些。”

他脚下一紧，捷逾电射星飞。

菜园在望，中间孤零零地建了两栋茅屋，茅屋前，圆脸团团笑容满脸的笑和尚，踞坐在一条长凳上，烈日下，光头上汗光闪闪，戒疤闪闪生光，一手抓了一条狗腿，一手握了一个酒葫芦，目迎大踏步而来的方士廷。

等方士廷走近，和尚用狗腿指了指头顶上空的烈日，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哈！算算你也该来了，日正当中，施主真准时。坐下啦！喝口老酒啃两口狗肉如何？哈哈！”

方士廷接近至一丈左右，抱肘而立，也笑道：“呵呵！大丈夫言而有信，说来便来。”

“呵呵！你是笑和尚吧？”

“哈哈！武昌城谁不知我是酒肉笑和尚？”

“呵呵！既然尝酒肉，你何必披袈裟？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玷污佛门，你就不怕下拔舌地狱？”

“哈哈！你该知道，当和尚有许多好处，一不完粮，二不出纳役，三不怕无衣无食，四不……”

“呵呵！算了，我替你说，四不怕杀人偿命。”

“不错不错，哈哈！”

“笑话说完了，呵呵！言归正传。阁下，云龙双奇目下在何处？”

“哈哈！你该知道的。云雷在函谷关披云小筑，龙飞在浙江高桥村。听说上次施主离开高桥村之后，他两人各自返家，一年来并未外出，到他们家中去找不会错。”

“在下会去找他们的，快了。听说你是龙飞的知交，因此在下要找你。”

“找我？哈哈！我笑和尚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有何指教，和尚我不会令阁下失望的，哈哈！”声落，丢掉酒葫芦与残狗腿，用袍袂拭手离凳而起。

“醉里乾坤八个人，死了三双半，你知道吧？”

“知道，知道，他们为朋友奋不顾身，可敬可敬。”

“你怎样谢他们？在九泉下与他们相见么？呵呵！”

23

笑和尚听到了钟鼓声，已知道洪山寺方面彻底失败，艺臻化境的无尘方丈也不可恃，便知死神已向他伸手相招，劫数难逃了。

他一挺胸膛，仍然笑嘻嘻地说：“哈哈！能在九泉之下与好朋友们相聚，也是一大快事，夫复何求？”

方士廷也笑意盎然，说：“和尚，你不该叫好朋友们来送死的，呵呵！”

“施主差矣！贫僧并未存心要朋友们送命，而是他们为道义挺身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贫僧自始就不会要求朋友们助拳，他们的打算贫僧毫不知情。”

“那你怎知道他们死了？”

“秦施主毁了右掌，他走报洪山寺，然后到了这里，所以……”

柴门倏开，秦者弟用伤巾裹住了右掌，放出门外扬声道：“不错，智圆大师并不赞成咱们助拳，用计暗算皆是在下的主意，阁下冲我来好了。”

“也好，你等一等。笑和尚，方某想，你活着其实也没有多大意思，七

位好朋友已为你而死，你活着也不会安心，对不对？”

笑和尚怒声道：“不错。”

“那么，你有何打算？”

“哈哈！贫僧与你生死一拼。”

“呵呵！你行么？”

“哈哈！你以为贫僧肯伸出脑袋让你砍下来？你来免想得太天真了；明知不可为而为，死也要死得英雄些。哈哈！你动手吧。”

方士廷呵呵笑，说：“阁下与方某无冤无仇，又未先向方某叫阵动手；因此，方某不打算要你的命。”

“哈哈！你这一手，必定另有阴谋，比公然说杀我还令人害怕。”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

“有条件吧？哈哈！免谈。”

“谈谈也无伤大雅。其一，我要你公开否认你是龙飞的朋友。其二，你必须离开武昌。其三，你……”

“哈哈！免谈，贫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真的？”

“那个骗你不成。”

“那就休怪在下是心狠手辣的人。”

“哈哈！我笑和尚就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从来没想到别人如何说我。动手啦！贫僧恭候。”

“唔！你倒是条汉子。”

“哈哈！笑和尚受宠若惊，夸奖夸奖。”

方士廷呵呵一笑，大踏步而上。

笑和尚一声长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双手齐扬，来上一记“推山填海”。

方士廷扭身伸掌一带，“蓬”一声响，笑和尚从他身侧冲过，跌了个大马爬，自己倒了。

方士廷回身便走，笑道：“杀你污我之手，饶你不死。”

笑和尚狼狈地爬起，追出叫：“慢走！我给你拼了。”

方士廷脚下一紧，狂笑道：“哈哈哈哈哈！在下留着 you，让你去纠合一些好朋友来找我，我便可以大开杀戒，痛快淋漓岂不妙哉？杀你一个人，乏味之至。哈哈哈哈哈！再见。”

声落，脚下如行云流水，冉冉而去。

笑和尚迫至菜园口，脸色灰败地自语道：“老天爷！我得追上龙飞，及时警告他，也许还来得及。”

不久，他匆匆入城，匆匆乘船过江，匆匆到了汉口镇，匆匆踏上了至河南的官道，昼夜兼程追赶龙飞传警，马不停蹄拼命赶。

方士廷早一步返回客店，结帐赶赴码头，乘船东下奔江

九江，他旧地重游。

两年前，他在庐山亡命，被龙飞在他身上留下了十处剑疤，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他来了，景物依旧。

在他到达九江的前三天，九江府的七星盟秘坛，闹了个风风雨雨。

七星盟上次为了方士廷的事，与龙飞冲突，死伤惨重，不得不转入地

下，重新建立秘坛。

三爷紫燕杨娟仍然是九江秘坛的主脑，她仍然是小姑独处，做她的黑道爷字号人物。

早些天便听说方士廷在四川现踪，正乘船东下。她心中万分欣慰，失踪年余的小兄弟仍在人间，大概这次该在经过九江时，前来与她相聚一些时日了。

可是，一等再等，望穿秋水，依然不见小兄弟到来。她在想：难道沿途又发生意外了？

九江秘坛所在，已移至城西五里的海船窝。山西门渡龙开河浮桥，四里左右是位于洼地的海船窝废墟。这里原是元代建造海船的地方，后来废弃，年深日久，居民逐渐迁走一空。

该地的地势本来就低，原来的港逐渐淤塞，成为一片地涯的沼泽，不宜居住，春秋水涨，附近尽成泽国，成为宵小们的逃捕处。

三年前，海天堤筑成，管制住大江的江水，提长五六里，栽了数千株柳树，目下柳树已高有两三丈，成为九江的消闲处所，渐渐的，沼泽水患消，重新有人迁入居住，海船窝陆续有人建宅，七星盟九江秘坛，年初悄悄迁入了海船窝。陌生人进入这处沼泽地带，很难逃过暗桩的耳目，

那时，浔阳驿并未迁至城东北滨，仍在西门外，面对盆浦口，著名的琵琶亭就在江滨。驿南端不远，是有十二艘大船架成的龙开河浮桥。浮桥是至瑞昌县的必经要道，陆路经过海船窝北端。

阳驿是客船停泊的码头，货船则停泊龙开河河口的龙开河镇九江钞关，两地比邻遥遥相望。两处皆是七星盟的眼线活动区，从湖广下来的船，皆必须在这两地停泊，尽在七星盟的眼线监视下。

从陆路来的人，也经过海船窝，海天堤，过龙开河浮桥，从西门入城。因此，浔阳驿是水陆客商必经的地方。

这天未牌时分，紫燕杨娟的小舟，从龙开河驶入甘棠湖，徐徐靠上思贤桥码头，她打扮得像个村姑，两年来，她朱颜未改，二十六七岁正是完全成熟的好时光，风韵更为动人，水汪汪的大眼秋波盈盈，丰盈的身材显得刚健婀娜十分出色。

舟中有两名村姑打扮仆妇，两名随身保镖，四名舟子皆是七星盟的得力弟兄，身手都是上上之选。兰爷的座舟，自然不等闲。

码头左侧大踏步来了飞蜈蚣谢信，带了一个从人匆匆赶到，向船伙计举手打招呼，一跃上船便往舱门钻。

杨娟正要出舱，含笑向：“飞蜈蚣，有事么？”

“呵呵！三爷，你猜谁来了？”飞蜈蚣欣然地问。

“谁给你打哑谜？有话快说，是方士廷么？”

“呵呵！三爷只记得一个方士廷。”

“你皮痒了，你？”杨娟杏眼一翻叫。

“哎呀！算了吧。半个时辰前？云雷的妹子云莹到了浔阳驿。”

“那位喜穿白衣的云莹？”

“不错，不是乘船来的，从陆路来，咱们的弟兄从浮桥跟踪她到了浔阳驿。”

“目下人呢？”

“仍在咱们的监视下，是否在本城逗留，须留意她今后的行止。三爷，

有兴趣么？”

“她来了多少人？”

“带了一名侍女。”

“这贱人十分了得，比云龙双奇差不了多少，咱们如果要打她的主意，风险相当大。”杨娟慎重地说。

飞蜈蚣哼了一声，咬牙切齿地说：“云龙双奇整得咱们七星盟好惨，三爷忘记了咱们三十余位的弟兄血债么？”

“本三爷怎会忘了，李胡子贯碎在石门涧的惨象，如在目前。”杨娟杀气腾腾地说。

“云莹是龙飞的爱侣，对不对？”

“传闻确是如此。”

“斩龙不如屠凤，咱们毙了这小贱人。叫那龙飞抱恨终生。”

“这个……恐怕咱们的实力……”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万一……”

“三爷，不要顾忌太多。即使是宇内三剑，不运功护体时，与常人并无不同，一把小刀子也可将他们置之死地，何惧之有？”

杨娟一咬牙，说：“好！传下口信，全力相图。这件事我要亲自主持，不许你们这些冒失鬼鲁莽从事。万一失手，这次恐怕不像上次一般幸运了，双奇不铲掉咱们的老根才是怪事。飞蜈蚣，你去挑六七位甚少在江湖露面，而又手脚利落敢于拼死的人跟我办事。”

“三爷，在下……”

“你不行，庐山三凶太抢眼，别人一眼便可看出你的身份，出了事岂不糟了，快去。”

“是。”

“叫他们到得阳释向我报到。”

云莹偕同侍女，乘夜离开了武昌，取陆路直奔九江，兼程急赶。

一早，她们从瑞昌动身。瑞昌至九江一程九十里，但已牌初，她俩便到落柁山东面十里地的寒桑镇，距九江只有三十里了。

官道上行旅不多，走陆路的客商少得可怜。瑞昌位于幕阜山区，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很不好走。

主婢俩皆穿了白衣白裳，已是风尘满身，正走间，道路左折，绕过一坡，前面碧桑镇在望。

前面百十步外，走着一个老太婆，点着寿星杖，但脚下依然朗健，只能从背影中看到包头下的发脚呈斑白色，而猜想是老妇，从走路的姿态上看，决不会看出是这老太婆。

穿的是灰布衣裙，毫不起眼。

老太婆身后，有一男一女，男的身材高大，穿青直掇，扎脚灯笼裤，背了一个大型包裹。

女的身材娇小，梳三丫髻，穿的是天蓝色短袄，扎脚裤，背影已可看出她曲线玲珑，步履轻盈，腋下挂了一个小包裹，手握住一个三尺余长尺余宽高的藤筐。

云姑娘主婢脚程快，逐渐接近了前面一老一少的身后。首先是男旅客扭头回望。那是一张年青的脸孔，剑眉虎目，玉面朱唇，二十岁上下，正是

生气勃勃天不怕地不怕的血气方刚小伙子，在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目空一切的神情，是一头颇具危险性的乳虎。

接着扭头回望的，是穿天蓝色短袄的小姑娘。好美的小妮子，秀眉下那双会说话的钻石般明眸光亮无比，瑶鼻下的樱唇一点红，颊旁可看到隐约的笑涡，是一个十四五岁尚未发育完全的野丫头。

双方接近，小姑娘欣然叫：“穿白衣的姐姐，慢一点走好不好？路上好做伴，我们是到九江的。”

云姑娘灿然一笑，说：“我们有要事，必须赶两步……噢！”

原来老太婆已经闻声转头回望。那是一位相貌慈祥，脸色红润，五官清秀的老太婆，可能已有花甲以上的年岁，但脸容依然显得年青，像个四十来岁的人。

老太婆的右耳垂下方，一颗朱砂痣猩红夺目。

双方的人皆站住了。

老太婆和蔼微笑地，柔声问：“小姑娘，认识老身么？”

云姑娘赶忙谦逊施礼，笑道：“如果晚辈所料不差，老前辈定是风尘三杰的散花仙子商大娘。”

“噢！你是……”

“晚辈云莹……”

“哎呀！你是披云山筑崔大姐的爱徒云雷……”

“那是家兄。”

“难怪你认识老身，说起来不是外人。”

“老前辈请多指教。”

“不敢当。”商大娘客气地说，转向两位年青男女道：“孩子，见过云姑娘。”

“云姑娘你好。”年青人拱手含笑招呼。

“云姐姐你好。”少女也说。

商大娘替两人引见了。年青人是她的孙儿商松，年方及冠。少女是她的孙女商雅芳，年十五岁。

江湖中，宇内三剑固然是武林中的顶尖人物，声誉极隆，武林无出其右。但风尘三杰的名号，也十分响亮。

十年前，四明怪客带了尚未出道的门人龙飞，偕同风尘三杰，日午当中杀入江西太岳黑道巨擎九天玉龙施敏三山小筑，逐走九天玉龙，击伤在三山小筑作客的宇内三邪第二邪血魔郝伯龙，结下了深仇大恨。由此可知宇内三剑与风尘三杰交情不薄。

上次群魔袭击高桥村，闻风赶来相助的云中子太清，也是风尘三杰之一。

这位散花仙子商大娘，名列风尘三杰。她的本名叫任蓉，出嫁后随夫姓商。早年提起散花仙子任蓉其人，黑道朋友无不感到头痛。

双方客套毕，商大娘说：“老身前往南京探亲，也随便带了孙松出门历练。云姑娘走得匆忙，不知有何要事用得着老身帮忙么？”

“晚辈要赶到浙江。”

“到浙江？万里迢迢，太远了，有何贵于？”

“老前辈知道四明怪客老前辈的事么？”

“哦！老身久已不闻江湖事了。”

云姑娘将高桥村的事一一说了，最后说：“晚辈从河南来，在汉阳府接到龙大哥留在那儿的口信，说是希望好朋友们能抽暇至高桥村会合，因此晚辈急于进去应约。”

商大娘脸色微变；苦笑道：“如果真是山海夜叉的师抹在高桥村出现，这件事便麻烦大了。你们与方士廷结怨，又是怎么回事？”

云姑娘将仙人峰血案与及已发生的事说了，又道：“这件事依晚辈看来，其中另有隐情，方士廷可能是受了冤屈，只是他坚拒将凶手说出，而家兄与龙大哥两人又……”

“糊涂！令兄为何不先追查其他的线索？”商大娘颇惋惜地说。

商松哼了一声，接口道：“云、龙两位大哥行道江湖以来，声响之隆，如日天中，为武林伸正义，为江湖除败类，除了邪魔外道凶徒恶棍之外，谁不尊崇？这姓方的若不是万恶歹徒，便不会施诡计阴谋欲置两位大哥于死地；如今他既然投入冥府妖婆门下，其为人不问可知，还用得着去查隐情？他一切所为，焉不知是诡计的一部分？他让你们认为他受了冤屈，可知他必是个工于心计胸有城府的人，这种人最可恶也最可怕，他不死将后思无穷。”

“胡说！你怎么对事不加深究，便胡下定论？”商大娘微愠地问。

商松傲然一笑，说：“奶奶，你老人家愈来愈怕事，大概是顾忌到那宇内第一凶魔山海夜叉……”

“你好放肆。”商大娘叱喝。

商松笑道：“奶奶，请别生气。本来啦，山海夜叉确是空前绝后的一代凶魔，论艺业世无其匹，但仍然有药师可以降伏他。他目下该是百龄以上的人了，日薄衰老艺业退化，他绝对无法与年青的一代比筋骨之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宇内三剑加上风尘三杰，再有年青的一代攘臂而起，斩妖除魔荡丑扫邪，何所惧哉？奶奶；我们也去高桥村助龙大哥一臂之力。”

商小姑娘也说：“奶奶，九天玉龙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不如到高桥村与他们作一了断，免得他日后到我们家找麻烦，岂不甚好？”

商大娘叹口气，苦笑道：“这件事早晚要解决的，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卷土重来到高桥村走险？好吧，我们走，从徽州府入浙。云姑娘请先走一步，老身在后留神些儿，你一个姑娘家单身上路，十分危险，老身有防范意外的责任，走。”

这一来，云姑娘主婢大为放心，不再赶路，泰然向九江进发，在午牌未时到达浔阳驿。

她们在一座有内间的食店午餐，互相一商，决定先落店，明晨再启程仍走陆路到徽州。行程数千里，急也急不来的。

紫燕杨娟带了八名身手了得的人。在店四周潜伏。街上行人如潮出城入城来去匆匆，在这种地方从后面用暗器偷袭，可说易如反掌。

杨娟决定独自下手，用七步追魂针袭击。她双手皆可发针，三丈内绝对不会失手。

她穿了村妇装，第二次缓缓通过店门。店内的一名暗桩始终不会有所举动，表示有内间进食的正主儿尚无动静，还得耐心等候。

通过店门，预计第三次折回时，正好赶上正主儿出店往百步外的城门口走。

蓦地，她心中一惊，对面巷口转出两个人，其中这一赫然是本城大名鼎鼎的白道名宿出林鹰薛飞。

另一人是个英气勃勃的年青人，英俊雄伟气概超群。两人有说有笑，背着手缓步而来。

她背转身避开对方的去路，以为对方决难发现她呢！

青年人是商松，在经过她身旁时，并未向她注视，过后三四丈方向出林鹰低声问：“薛叔，她真是紫燕杨娟？”

“不错，正是她，愚叔决不会看走眼。”

“听说七星盟的人皆极为飞扬跋扈，神气得很，她是七星盟的创始人之一，为何打扮成这种不起眼人物？”

“七星盟的创盟七友中，以她最为出色，胆识胜似须眉。看样子，她将有所图，有不少该盟的人在附近潜伏，不知何图谋？唔！他们在等候食店里的人。”

商松哼了一声，俊脸上杀机怒涌，说：“食店中有云姑娘在内。哼！这些恶贼们该死；”

“哦！令祖母目下是不是也在店中？”

“不在，小侄立即去禀明以便早作准备。”

杨娟并不知出林鹰泄露了她的身份，更不知商松的来历。在九江出林鹰无奈何她，文来武来她都不在乎，因此并未想到问题出在出林鹰身上。

终于，店内的暗桩出来了。

她也就缓缓向前走去，距店门尚有一二十步，算得十分准确。

如果云姑娘入城，便与她同方向而行，她可以从容跟上，在近距离发针袭击，假使对方对进，她也可以在相错而过时，反手用针袭击。

云姑娘主婢走的是入城方向，机会来了。

她从容不迫向前跟进，街上行人众多，按理决不会引起云姑娘主婢的注意，成功在望。

近了，二十步、十五步、十步……

蓦地，她感到背脊一震，浑身发麻。

“你好，进城么？”耳畔有人打招呼，是个少女的悦耳嗓音。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她毫无出手的机会，脊心穴被高手不轻不重地制住了。

制她的人到了身后，架住了她的右臂，原来是一个清丽出尘的小村姑，正向她嫣然一笑。

“我中计了。”她想，口中发不出话。

但她的双脚并未完全麻木，右臂被架住了，不由她不跟着走。

制住她的人是商雅芳姑娘，亲昵地架住她，象是一双亲密的姐妹，镇静地举步。

四周负责策应的八弟兄大惊，前面街檐下的两个人左右齐出，排开行人向里挤，袖底匕尖微吐。

一旁挤出高大雄壮的商松，贴上了从右面挤来的人。

飞蜈蚣蓦地从小巷窜出，壁面拦住去路叫：“杨姑娘，才来呀？主人派在下在此恭候，请移玉高升敝号一行。”他在试探虚实真象。

紫燕杨娟苦于说不出话，心中叫苦。

商雅芳噗嗤一笑，说：“大爷，你认错人了吧？我这位姐姐不认识你，请你让路好不好？”

飞蜈蚣冷笑一声，亮声大叫道：“这位杨姑娘是咱舍亲，在下会认错人？”

你放开她，青天白日，九江城首善之区，你竟敢在城门口行凶绑架？，官司你打定了。”

姜是老的辣，他用大嗓门一叫，立即引起骚动，行人纷纷驻足而观。

商雅芳到底嫩得很，被看得粉脸发赤，脱口叫：“你这恶棍，竟敢当街血口喷人……”

“哼！你这位姐姐是哑巴么？你是白莲会的女妖，用妖术害人。街坊们，瞧！她就不敢将人放开，放开她便露出原形了，快鸣锣请公人前来捉拿白莲会的女妖。”飞蜈蚣亮声大叫，用白莲会女妖的大帽子扣人。

“捉拿女会匪。”有人大叫。

一唱百和，立即引起大骚乱。

从两旁挤进的两大汉举手一挥，同时扑上。

商松一声大吼，一掌突飞，“扑”一声中右面大汉的左耳门，大汉应掌便倒。

商松这位初出道的血气方刚小伙子毫无经验，急了便行凶撒野，大街之上，岂是撒野的地方？打倒了一个他仍不甘心，猛地奋身飞踹，也把左面涌上的大汉踹昏了，大叫道：“小妹，快退！”

前面，云姑娘主婢往回走，急叫道：“住手！有话好说。”

可是，已来不及了，大乱中，谁还听她的？人群大乱，她也无法挤近。

飞蜈蚣奋力飞扑而上，要抢救杨娟。

商雅芳已听到了乃兄的招呼，猛地将杨娟扛上肩。奋身飞腾，以怒鹰穿云身法凌空直上，登上了两丈高的街右瓦面。

“是个女飞匪！”有人大叫。

商松再击倒了一名大汉，凌空斜飞而上。

飞蜈蚣刚跃登瓦面，商松恰好跟上，大喝一声，一掌拍中飞蜈蚣的背心。

“啊……”飞蜈蚣在叫，仆倒在瓦上，然后骨碌碌向下滚，“啪扑”两声爆中响，损在街心的青石板上，脑袋裂开，呜呼哀哉。

商松兄妹跳下后街，落荒而走，快如申‘射星飞，没有人迫得上。

云姑娘主婢也乘乱溜之大吉，事情闹大了。

公人们来得快，七星盟的人尚来不及将死伤的人带走。飞蜈蚣死了，另一名被踹中的大汉也内腑尽裂魂归地府。另两人重伤，耷了一耳势将成残。

七星盟自有人出面打官司，首先到德化县衙候审。同时，街坊的证人多的是。死者的家属是原告，一口咬定是白莲会的女匪当街行凶。

已知的女匪是云莹，掠人的女匪自然而然地成为替罪羔羊。另一名杀人的男匪不知姓名，但目击的证人如此这般一说，衙门里的办案丹青妙手，一个时辰后便绘出男女匪徒的画像，张挂在城门口悬赏缉凶，搜救一个叫杨娟姑娘的女人。

风雨满城，云姑娘与商松兄妹落发案，犯了江湖大忌。青天白日在城门口行凶掠人杀人，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嫌疑，何况目击的证人甚多，毫无脱罪的机会。

公人们起初不知道是何人闹事，等到发现是七星盟的人，已无法销案隐瞒了。同时街坊也负不起责任，不得不据实上报，这件事辣手得很，不可能私了，人命关天，七星盟想私了也办不到，干脆硬着头皮撑到底。

半个时辰后，甘棠湖西岸的薛家，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禁止任何陌生

人走近。

东院的厅堂中，商大娘大发雷霆，将兄妹俩骂了个狗血喷头，拍案怒叫道：“早知道你们这般不成材，何苦带你们出来活现世？青天白日城门口闹区，你们竟敢下重手杀人，更不该掠人上屋逃走。尤其是松儿，要说你少不更事，未免挖苦了你，但你已经年届及冠，命好的话。你已经身为人父了。这点点小事，你竟把它搞得乌烟瘴气，你……你们这两个小畜生……”

出林鹰赶忙陪笑道：“大嫂，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不必再责备他们了。松侄也是激于义愤，经验不够，临变不够沉着，错误在所难免。目下要做的事是善后要紧，大嫂以为否？”

商大娘长叹一声，沮丧地说：“已经闹入官府，目下除了远走高飞之外，别无他途，真是……”

“衙门里的事，在下设法活动。最糟的是紫燕杨娟的事……唉！”

商大娘一咬牙，问：“你能不能设法与七星盟搭线？”

“这个……在下将尽力。”

“老身与他们商量商量，人交给他们换取销案。”

出林鹰苦笑道：“他们死了两个人，不会甘心的……”

商松虎目怒张，冷笑道：“贼贱人蓄意暗算云姑娘，岂能便宜了她？”

“贤侄，你能杀她么？”出林鹰苦笑着问。

“不杀她，难道就不能废她？我们立即离开九江，官府落案没有什么不得了，江湖的高手名宿落案的人，数不胜数呢。”

出林鹰耸耸肩，心中暗骂这小子太狂，不明利害。但不好多说，搓手道：“先不必谈处置人的事，我出去打听打听，看能不能与七星盟的人取得谅解。”

出林鹰在黄昏时分返家，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凶手的案已经落实，任何人也撤不回了。

主凶是云姑娘，把云姑娘拖下水了。

七星盟已传来消息，指证出林鹰曾经与男凶手同行，正在招请高手，要找出林鹰讨公道。

出林鹰卷入这场大案，心中叫苦连天，他不能逃，一逃便完了。

商大娘也知道九江不能再留，连夜带了孙儿女溜之大吉。

第二天，有人发现紫燕杨娟躺在沉博港花桥的桥头，昏迷不醒，手脚麻痹成了废人白痴。花桥的正名叫玉波桥，是游客留连忘返的风景区，容易被发现。

风雨满城，黑道朋友群情汹汹。

白道朋友这次无人敢出头，对云姑娘这种作风不敢苟同，认为确也太过份了些。

七星盟的信息以十万火急的脚程传出，预定半月后盟友大会芦山天池，为三爷杨娟报仇雪恨。

第三天入暮时分，湖广来的一艘客船，泊上了浔阳驿码头。

客人们纷纷提了行囊下船，想在城门关闭前入城。

方士廷腰带上挂着洞箫，手提着包裹，泰然地踏上码头。

真巧，上次他从下游到九江，船泊九江钞关，上船查验路引的那位副巡检，这次又碰上啦！

登岸的人需查路引，他一眼便认出码头上带了巡捕查验路引的副巡检，

抢先领叫道：“副巡检，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次又碰上你啦！”

副巡检大概阅人过多，有点健忘，走近惑然问：“咦！你是

“桐城浪子方士廷，大人未免太健忘了。”他笑答。

他未在官府落案，不怕通名。同时，他知道这位仁兄与七星盟的人有勾结，脱口叫：“方兄，你来得好，来得好。”

“咦！在下不能来么？”

“快随我走……”

“甚么？又来开方某的玩笑么？”

“杨三爷大多不妙，你来得正是时候。”

“怎么回事？”

“一言难尽，咱们一面走一面说。”

海船窝秘坛的大厅中，有从池州赶来的第二星神鹰邓成，邓二爷上次在石门涧挨了龙飞一剑，要不是方士廷及时出现怒斗龙飞，他这条命早就完了。因此，他对方士廷十分客气。

四周老老少少共坐了卅余名弟兄，主客位上的方士廷脸面带煞，虎目中冷电四射，一字一吐地说：“杨大姐的伤势，诸位不用担心，在下有灵丹妙药救她，她死不了。刚才在清醒时说出的商大娘，到底是什么人？”

病虎童仁咬牙切齿地说：“很可能是风尘三杰的散花仙子商大娘，但那天并没有老太婆参予。”

方士廷森森一笑，说：“只要抓住姓云贼妇，便知道是什么人了。邓二爷，你在衙门里熟不熟？”

病虎拍拍胸膛，说：“九江府衙兄弟通行无阻。”

“能不能替在下弄一份差事？”

“弄一份差事？”病虎讶然问。

“弄一份巡捕的差事。”

“不难，干什么？”

“对付那些自认是白道英雄的狗东西，以公门人的身份办事，无往而不利。”

“哎呀！我明白了。”病虎欣然地叫。

方士廷阴森森地说：“这叫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以毒攻毒，以牙还牙公报私仇。童兄，别忘了弄一份海捕公文。”

“当然。”

“把散花仙子的姓名也给写上。”

“羔无困难。”

“先弄一份缉捕出林鹰捕状，最好明天便办妥。”

“明天午前便可办妥。”

次日未脾左右，方士廷带了四名由七星盟外地调来的弟兄，穿上了公人服，带了铐链兵刃，出现在薛家的大门外。

他穿的并不是公服，而是蓝色劲装，蓝得整个人似乎罩上了阴森诡秘的雾气。未带兵刃，赤手空拳而来。

一名大汉上前，在大门上踢了几脚，大叫道：“开门，快，开门。”

大门吱呀呀拉开了，两名健仆迎面拦住，讶然问：“咦！诸位公爷有何贵干？”

“薛飞在家么？”大汉沉声问。

“这……”

方士廷大踏步而入，沉声道：“奉推官大人手谕，捉拿杀人犯薛飞。”

两名健仆不让路，叫道：“家主人不在家……”

“啪啪！”方士廷两掌挥出。

“哎……”两健仆跌出丈外，爬不起来了。

厅后出来了出林鹰，叫道：“什么地方的公人，敢到敝宅中打人？”

方士廷大踏步迫进。说：“府衙的人，你就是薛飞？”

“正是区区。阁下，咱们少见，你是……”

“在下桐城浪子方士廷，新任本府一等一级巡捕，奉令捉拿三天前西门城外白莲女妖杀人掠人的窝主。”

出林鹰吓得脸上血色全无，惊然后退脱口叫：“死神方士廷……”

原来武昌的信息传到了，难怪出林鹰魄散魂飞。

方士廷将捕状递出，沉声道：“这是你的捕状，看清了。”

出林鹰连接都不敢接，扭头向内堂逃。

“你走得了？”方士廷沉喝，伸手便抓。

出林鹰大吼一声，大旋身出脚飞扫猛攻胁肋。

方士廷一把捞住扫来的腿，猛地一抖。

“克勒勒”一阵怪响，出林鹰的骨头几乎被抖散了，被贯在地上，痛昏了。

“带走！”方士廷叫。两个人上前，先上铐，再挂链，架起便走。

堂上堂下仆人十余名，全惊呆了。

当天晚间，薛家前往衙门探消息的人返回报讯，据说确是新补了一名方士廷的巡捕，但并未出状捕拿薛飞，人犯中没有薛飞其人，薛飞就此灭了踪。

当天晚间，七星盟便查出云姑娘主婢，雇了一艘快舟，直放下游，已经走了三天了，同行的人确是一个老太婆，与一男一女。

大江下游水陆码头，皆是七星盟的势力范围，要查这几个人的下落并不太难。

当天晚间，方士廷乘坐七星盟的快船，连夜向下赶。

天亮时于到了湖口，真妙，那艘船原是驶入鄱阳湖，可能是想到饶州，不知怎地却在都昌附近转头，重新驶入大江，顺流下放，于昨日近午时分通过湖口。

云姑娘确是想走饶州，从饶州舍舟就陆走徽州府入浙。

但船到都昌湖面，鬼使神差碰上了几艘盗船，她们却认为是官兵的巡哨船，火速折返。商大娘想起风尘三杰的老二晴天霹雳汪培羔家在九华，不如先到九华走访晴天霹雳，一同入浙前往高桥村。岂不两便？因此也赞成折返，下航池州府。

她们却不知，死神正紧追在她们身后。

船轻水急，顺风顺流，这天四更时分，便驶入池州府码头。

她们走后约一个时辰，天亮了，方士廷的船，靠上了她们结清了船资，仍在码头休息的轻舟。

神鹰是池州府秘坛的主持人，这一带地面他熟不能再熟，办起事来自然极有效率。

可是，云姑娘是四更离船的，船家根本不知她们的去向，因此不免得

费些工夫打听，小有耽搁。

七星盟上自湖广，下迄南京，高手弟兄纷纷应召赶来，昼夜兼程云集池州。七星中除了柴燕杨娟仍在养伤外，其他六星皆动身离开主持的秘坛，按眼线留下的线索向池州赶。

人多好办事，七星盟眼线密布，各处的消息传递极为快捷灵活，不消多久，正确的消息传到了，正主儿已到了九华山。

九华山地属青阳系，但从池州前往仅五六十里，是池州大名鼎鼎的名胜区，佛门弟子称为地藏菩萨道场。唐朝大诗人仙李白在这里将原来的九子山山名改为九华山，九峰千仞壁立，众峰环列如莲花，口峰高峙上探云表。其实山并非九峰，有名的峰头共计四十八，五洞十四崖十一岭，东面的同山也形似九华，两座山加起来，形成了周围二百余里的山区，是高人逸士最佳的隐居处所。

碧云峰峰顶有一座颇具盛名的古刹九子寺，寺东的山坡丛林山崖间，建了两座幽静的庭院；北面是九华精舍，南面是九子山房。两者相去约一箭之遥，楼阁相望互可呼应。

九华精舍，主人姓高，单名武，是府城首富缙绅，在地方上声誉甚隆，疏财仗义佳评如潮，地方人士皆尊称他为高大爷。在儒林中，他是安庆府的名教渝好学官。

九子山房的主人姓汪，地方人士只知他是个殷实的老农，在谷底种了不少果林，指导附近的山民有关农务事项，极为热心。山房的大厅，经常有不少附近的村民，前来听他讲授有关农务的事，农务的知识则以刘伯温的多能鄙事为本。多能鄙事二十卷，是有关农政农务的名著，也就是方士廷当日遗落在仙人峰的书。这部书在那些以耕读传家务实淳朴，唾弃名利的人来说，颇具吸引力。

主人汪培杰，字逸民。由于他年已七十开外，而且在地方上甚得人望，可说年高德助，因此人皆称他为逸老而不名，他真正的名字反而被人遗忘了。培杰与逸民的意义正好相反，有心人少不了对他的字与号颇感怀疑，因此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名。在此居住二三十年，附近的人皆不知他的真正大名是培杰两字。

相反地，在江湖上，提起汪逸民其人。知者少之又少。

但说起汪培杰，谁不知他是威名江湖无人不晓的风尘三杰晴天霹雳？

九子山房半月前便来了客人，客人是慧净老尼与龙玉雯师徒。

主人汪培杰却不在家，汪家的少主人汪世纶已经是四十余岁的人，与老尼姑并不陌生，热诚地留客，说是乃父在十天半月便可返家。

慧净师徒留下了。飞姑娘则由世纶的一双儿女汪英、汪华，陪伴她遍游九华名胜，顾此彼为投缘。汪英年方十八，比龙姑娘仅大一龄。汪华已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天真活泼娇美元邪。仍像个八九岁的女娃娃。

一等十日，总算将主人汪培杰等到了。

慧净老尼又等了三天，仍然说不动这位风尘怪杰，汪培杰表示自己已经正式退出江湖，不再过问江湖的恩怨是非，除非九天玉龙前来找他，他不愿做出岫之云。

这天，老尼已经不愿多费口舌，不得不硬着头皮使出最后一招激将法。

小厅中，红光满面须眉皆白的晴天霹雷汪培杰的神色泰然，向老尼姑笑道：“其实他们宇内三剑如果能联手，足以应付得了山海夜叉师兄妹，再

加上大师以佛门绝学相助，可说稳操胜算，何必要老朽前往凑数？算了吧！这几年疏懒得骨头都硬了，何苦再出山活现世？”

老尼姑淡淡一笑，说：“既然这样，贫尼只好打发小徒返回高桥村回话了，贫尼出家人，极少过问江湖事，不曾与人结怨，自不愿介入此事。”

“大师既然也置身事外，为何又要前来做说客拉老朽下水？”

“算了吧，贫尼岂敢当说客二字？只不过受人之托，顺便劝驾而已。本来四明怪客对施主前往相助的事，并未抱有太大希望，只是云中子太清道友嘴碎，害得贫尼白跑了一趟。”

“云中子说了些甚么？”晴天霹雷信口问。

“事情是这样的，四明怪客认为施主近来韬光隐晦，不会出山，深知山海夜叉利害，怎敢出山自讨没趣拿老命开玩笑？云中子道友则认为施主决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事关武林大劫，赴义决不后人，怎会不来？因此唆使贫尼跑一趟，不想……”

“住口啦！”晴天霹雷怪叫。

“施主怎么了？”

“四明怪客是这样看在下的？”

“施主稍安勿躁，贫尼只是实情实说……”

“想当年，九天玉龙的三山小筑……”

“贫尼不知当年的经过，过去的事，施主不说也罢，好汉不谈当年勇……”

“罢了！在下高桥问问公孙老兄，他凭甚么如此人看人，哼！”

“汪施主，凡事三思而行，不必为争一口气……”

“你给我少说几句废话，在下明天就动身赴高桥村去找他说个明白，气死我也！”

“公孙施主已动身赴河南，至幽谷披云小筑去请崔婆婆，顺便请几位少林的长老出来降妖除怪，施主不需急于到高桥村。”

“那么，在下去河南找他。”晴天霹雷恨恨地说。

老尼心中好笑，这位古稀老人竟然受不了一激，果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明日贫尼也要买舟西上，施主可愿同行？”她不动声色地说。

“好，明天一道走。”

厅门人影乍现，汪世纶匆匆地说，“爹，散花仙子商大娘侠驾光临。”

晴天霹雷一怔，离座而起急道：“快请快请。”

父子俩急急出厅，慧净老尼也随后迎出。

商大娘领先而行，晴天霹雷降阶相迎，拱手笑道：“大嫂不远千里光临寒舍，蓬荜生辉，稀客稀客，商大哥一向可好？”

“多承垂注，拙夫倒还朗健。培老在家纳福，好安逸。怎么慧净师太也来了，孩子们，来见过汪爷爷与慧净师太。”商大娘一面说，一面路上台阶。

“先到里面坐，请。”

众人入厅，小一辈的人先上前行礼，方分宾主落坐。

仆人献上香茗，晴天霹雷说：“今天是怎么风，居然把大嫂吹来了？听说大嫂在家纳富含贻弄孙，极少在江湖走动，怎么突然又动了游兴？”

商大嫂摇头苦笑，说：“怎么纳福，老身一条劳碌命，那有清福可享？这次带了小孙出来见见世面，没想到一到江西便出了大批漏，唉！别提了。”

“怎么回事？唔！看样子，这次咱们这些树大招风的人，都得出出应劫

了。九天玉龙，与宇内三邪袭击高桥村，群魔乱舞，冥府妖婆适逢其会出现，这件事更形复杂。慧净大师偕同龙姑娘做说客在先，大嫂造访于后，决非偶然。说吧，大嫂，是不是山海夜叉真的出现，大祸临头了？”

晴天霹雷似有所悟地说。

云姑娘一怔，向慧净老尼欣然问：“师太老前辈，玉雯妹也来了？”

“来了。”

“她……”

“她与汪施主的孙少爷和孙千金游山去了，大概不久便可返回了。”

商大嫂叹口气，说：“老身是从云姑娘口中，知道高桥村的事，山海夜叉重出江湖，我们并不见得怕他。”

“那……大嫂又担些甚么心？”

商大嫂将在九江与七星盟冲突的事说了，又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松儿沉不住气，鲁莽从事，既未抓住对方的罪证，又不知用机智解困，出事后更意气用事，竟然着了对方的道儿，在官府落了案，牵连了云姑娘，你看糟是不糟？”

晴天霹雷哈哈狂笑，说：“大嫂，你未免太杞人忧天。老实说，武林人以武犯禁，在官府落案平常得很。在江湖闯荡，去暴除奸行侠仗义，那能一切按规矩行事？以在下来说，至少在二三十处府州落案，还不是平安无事？只要对方确是人所共弃的歹徒，官府不会追究的，官样文章马马虎虎，你根本就不担心，小事一件。”

慧净老尼却在发愁，忧心忡忡地说：“商施主，你们废了杨娟，这件事不妙，大大的不妙，糟。”

“怎么啦？七星盟的人，杀了岂不大快人心？”晴天霹雷不解地问。

慧净老尼长叹一声，苦笑道：“目下咱们耽心的不是九天玉龙，而是山海夜叉，冥府妖婆带走了方士廷，年余音讯全无，显然已至山海夜叉处投师学艺，正是咱们耿耿于心难以释怀的事。那杨娟是方士廷的知交，他与七星盟的交情皆系于杨娟身上，这一来，这件事岂不令人忧虑么？他找到了借口，不知要掀起多大的风波哪！这……”

她将方士廷为了替翻江鳌与另一位姑娘复仇，不惜在南昌掀起狂风巨浪的事说了。

最后，她又说：“一波未平，二波又起。这次的风暴，不知要有多少人遭殃了，我佛慈悲，但愿他不会随山海夜叉学艺，不然武林危矣！”

晴天霹雷不以为然，冷笑道：“大师未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多虑了，即使夜叉师兄妹亲来，咱们也应付得了，正好趁这机会埋葬了这些宇内凶魔。”

厅门外出现一名健仆，入厅行礼禀道：“外面有一位来自九江的青年人求见主人。”

众人一怔，晴天霹雷问：“是甚么人，姓甚名谁？”

“是个年约二十上下的英俊年青人，穿蓝缎子劲装，佩剑挂囊，气概不凡。他拒绝通名，要求见主人。”

“哦！请他进来。”

“是。”

商大娘心中生疑，说：“从九江来的人，老身暂且回避。”

主人会客，原先的客人大可不必回避。

但来人来自九江，老太婆自动回避，晴天霹雳也做就不便拒绝，说：“大嫂请至书房坐，请便。”

慧净老尼也不想见客，六个人进入右厢的书房，掩上房门留心倾听厅中的动静。

不久，仆人领着客人入室，一进门，凌厉的眼神便迫住了晴天霹雷父子。

晴天霹雷久走江湖，第一眼便看出不对，含笑上前点头为礼问：“老朽是本宅的主人，请问老弟尊台贵姓。大驾光临蜗居有何见教？”

来人是方士廷，他取出巡捕身份的腰牌递过，说：“老丈请先查验在下的身份，在下是办案来的。”

晴天霹雷心中一跳，硬着头皮问：“办案？尊驾是……”

“九江府巡捕，追踪一男四女而来。”“请问……”

“早些天下了一场大雷雨，而这一带的小径行人不多，前面那座三家的村民，曾经亲见这五名男女要犯不久前通过该村，小径上的足迹，说明五名要犯已到了宝宅，请问老丈？”

“老朽洪逸民，请问你所说的要犯……”

“她们是白莲会的女妖，在九江西门外大白天当街杀人掠人。在下奉令追捕凶手，捉拿女妖归案，如敢拒捕，格杀不论，收容凶犯，与凶犯同罪。本府已行文天下，贵府恐已接到公文了。老伯，可否请那五位客人出来见见？如果不是凶犯，在下得另找线索。”

“凶犯是些甚么人？”

“是河幽谷关披云小筑的大闺女云莹，广是陕西安府的商大娘任蓉，武林朋友称她为散花仙子，名列风尘三杰之一。”

晴天霹雷冷笑一声道：“阁下知道她们的名号，竟然敢独自追捕？”

方士廷已从对方的眼神中看清了一切，对方的口吻也表明出非常人的身份，如果是普通村民，皆称公人为公爷，怎敢乱称“阁下”？

当然，商大娘在此地落脚，也说明了宅主人的身份了。

他脸色一沉，先问：“老伯姓汪，大名恐怕不是逸民吧？”

“不错。”

“大名是培杰么？”

“对。”

“风尘三杰的晴天霹雷汪培杰，对吧？”

“正是区区。”晴天霹雷沉声答。

“那么，在下找对人了，请叫凶犯出来。”

“你带了多少人来？”

“区区单人独剑。”

“你好大的胆子。”

“上命所差，不胆大也不行。”

“你回去吧”晴天霹雷挥手叫，转向仆人道：“送客送出十里外，免得他记不得回去的道路。”

方士廷嘿嘿笑，厉声问：“阁下，你存心窝藏凶犯么？”

“窝藏又怎样？”

“哈哈哈哈……”方士廷仰天狂笑。

“你笑甚么？”

“哈哈！风尘三杰，是江湖朋友公认的白道侠义英雄。但闻名不如见面，委实令人大失所望。像你这种窝藏匪类，目无法纪，公然与官府执法的人作对，是非不分，无法无天，你行甚么侠？你仗甚么义？你与那些作奸犯科的贼种匪类又有何不同？如果你这种作为也算是侠义英雄，侠义英雄未免太不值钱了。哈哈。——”

“住口冲晴天霹雷暴怒地叫。

“在下为何要住口？你不敢听老实话么？”

“废话！你知道被杀的人是何来路？”

“不管凶犯有何道理，叫她们到公堂分辩好了，在下只知奉命行事，不问谁是谁非？你这位行侠仗义。去暴除奸的侠义英雄，是否肯打算助在下擒捕凶犯归案？”

方士廷词锋犀利，步步迫人，以侠义两字迫对方走上绝路委实另人无法招架。

晴天霹雷气得要死，但却被迫得无法发作，口气一软，说，“阁下，不要欺人太甚，散花仙子与云姑娘皆是武林白道……”

“在下不管她们的为人如何。那与我无关，公事公办，是非由知 H 府大人处理。你阁下是武林共仰的英雄豪杰，明白事理，不用在下多加解释。你总不能说，只要是白道英雄，便不受国法管束。对不对？何况世间有许多面呈忠厚，心怀奸诈之徒，表面时光行仁亡仗义，暗地里为非作歹男盗女娼……”

“住口！”

“你想怎样？”

“你给我快滚！”

“哼！窝藏要犯，阁下，你得应了。先礼后兵，在下礼数已尽，你已经失去自清的机会了。”

“气死我也！”

“你不能死，你还得打官司。”

“哼！你凭甚么敢在老夫面前如此无礼？”

“凭公与理两字。”

“狗屁！”

“这才是你的真心话，这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白道英雄的嘴脸？”

“世纶，赶他出去。”晴天霹雷怒吼，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几乎气炸了肺。

“在下是不怕吓唬，你们父子两人是拒捕，抑或是乖乖就缚？”

汪世纶早已按捺不住，有其父必有其子，他也是个霹雳火暴性子，大吼道：“闭上你的臭嘴！你凭什么敢如此大言？”

方士廷冷笑一声，一字一吐地说：“凭我桐城浪子方士廷的名号，就敢如此大言。”

晴天霹雷父子心头一震，脸色大变。

书房中偷听的人，脸上也变了颜色。

晴天霹雷恼羞成怒，大吼道：“杀人凶犯竟摇身一变成为执法官差，反了！岂有此理！世纶，擒下他！”

汪世纶大喝一声，奋勇扑上，“云龙现爪”劈面便抓，虚虚实实变化莫测，捷逾电闪，抢制机先动手擒人。

方士廷屹立不动，哼了一声。

汪世纶反而有点心虚，人的名，树的影，岂能一无顾忌？招不敢递老，火速变招，双爪为指，扣指疾弹，用上了指弹点穴绝学，一缕指风袭向方士廷的左期门大穴。

方士廷身躯略转，指风着体突然发出一声刚啸，从侧方逸走了，劲道四散而逝。

“弹指点穴术，很好，可惜内力修为未到家。”方士廷冷冷地说。

汪世纶吃了一惊，停势不敢再攻。

晴天霹雳一看不对，纵出叫：“退！交给我……”

话未说完，方士廷突起发难，伸手便抓汪世纶的领口，用笨手法抓人。

汪世纶大怒，太小看人了嘛，大喝一声，急扣方士廷的脉门，扣住了。

但他的脉门也被方士廷反扣，只觉右半身一麻，耳听有骨节的音声传出，还来不及有所反应，身躯已经飞升，只感到天旋地转，不知人间何世。

方士廷将人向扑来的晴天霹雳抛去，叫道：“交给你就交给你好了。”

晴天霹雳大骇，怎么爱子突然飞撞而来？百忙中控腰向侧一闪。

糟！恰好落在方士廷的预算中，眼角看到人影电射而至，凶猛如怒涛沉重如山岳拳掌，已无情地光临胸腔胃肋要害，头脸上也受到了恐怖的打击，护体神功抗不住这种直撼内肺的奇异力道。

他幻想到自己是一座铁砧，正被大铁锤凶狠的捶打。眼中只看到模糊闪动的拳影，和飞舞在黑暗中的金星。

连退五六步，最后“蓬”一声大震，摔倒在中堂下面气息奄奄。父子俩跌成一团，七荤八素。

方士廷以雷霆万钧的声势，出奇不意将大名鼎鼎的晴天霹雳父子在刹那间击倒，父子竟然毫无还手之力，把书房内偷听的人吓了一大跳。

方士廷拍拍手，瞥了厅中六名目瞪口呆的仆人一眼，向紧闭着的书房门叫：“诸位，还不出来，要在下请你仍么？”

书房门拉开了，第一个出现的是慧净老尼，合掌而道：“我佛慈悲，施主请息雷霆。”

他一怔，抱拳道：“大师别来无恙，没想到大师也在此地淌这一窝浑水。你走吧，在下网开一面。”

“施主……”

“不必说了，叫他们出来。”

“施主请听贫尼一言……”

“抱歉，在下没那么多闲工夫，大师请出去。”

“施主与云龙双奇之间的误会……”

“误会？在下如不是洪福齐天，骨肉早已化泥，事到如今，一切解释都不必要了。”

在下在仙人峰被入迫做掘墓人，及时警告双奇，救了他们的狗命，他们却恩将仇报，不借万里追杀，这世间那还有天理？”

“施主可否将此事详加解释，给双奇一次机会？”

“机会？他们并未给在下解释的机会，大师要不要看在下身上的十数处剑痕？”

“施主……”

“在下不要听，你走不走？”他不耐地怒吼。

“贫尼……”

“你如果想插手，请便，在永州在下曾经见识过大师的九天梵音绝学，今天你可以全力施展，保证你不会失望。”他凶狠地说。

“冤冤相报，何日是了期？贫尼……”

他哼了一声，大踏步向书房走去……

“施主留步。”慧净伸手叫。

“不劳相送。”他也挥手说。

两人的手掌贴上了，衣袍无风自摇。

“克勒勒……”两人脚下的大方砖四分五裂。

“你请吧！”方士廷说。

慧净老尼脸色突然转青，突然身形倒飞，“蓬”一声大震，撞碎了中间的八仙桌，方止住退势。

方士廷的衣袖也裂了几条缝，他瞥了袖口一眼，冷笑道：“下次希望大师不要站在他们一边。”

“施主一意孤行。将替江湖带来血风腥风，务请三思。”慧净脸色泛灰地说。

“你走吧。”

“施主，后会有期，贫尼将倾全力为双方化解……”

“后会有期，在下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

书房门中，鱼贯出来了商大娘与商松，商雅芳，云姑娘主婢，商大娘脸色已变，但仍沉静地叫：“方士廷，你太过分了。”

他虎目怒睁，气涌如山，厉声道：“七星盟大白天在城门口被你们杀了三个人，紫燕杨娟被你们制死任督二脉。你这老虔婆居然说在下过分，天底下还有你这种人，好，过分就过分吧，你们都在，很好，是跟在下走呢，抑或是拒捕？”

商大娘举手一招，商雅芳取过放在几上的藤匣，取出三把剑。

商大娘接过剑，沉声道：“阁下，到外面去。”

他举步向外走，冷冷地说：“在下会给你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但愿你不像晴天霹雳一般令在下失望。”

云姑娘急步跟上，跟在他身后颤声说：“方爷，谢谢你高桥传警信的恩德。”

“你少给我废话，恩将仇报，你是用杀我的好朋友来报答我的？我不接受你的谢意，高桥村也不是你的，你还没成为龙家的媳妇呢！你也没有成为龙家媳妇的机会了。”

“同时，我得再谢你在柯镇救我的隆情厚谊。”云姑娘继续向下说，不理他的态度。

他扭头用饱含敌意的目光盯视着云莹，冷冷地问：“谁在柯桥镇救了你？”

“你不记得与蜂娘子……”

“哦！六杀星擒住的人是你？”

“是我……”

“我好恨，那次如果不救你，杨姑娘便不会坑在你手里了。”

“方爷，一切过错我愿担当，请你放过他们……”

“你想得倒好。”

“这件事与他们无关，我跟你到九江抵罪……”

“不行，你一条命抵不过四个人的命，我要你们全部受报，九江的法场在候着你们。”

已到了厅门与院门之间的小院，他转过身来问，“那一位青年人贵姓大名？你是那天行凶的凶手了，在下要先擒你，你上。”

商松大踏步而出，傲然地说：“在下商松。”

“好，散花仙子的后人，大概落花缤纷暗器绝技青出于蓝，你尽管施展吧。”

“松儿，退下！”商大娘撤剑叫。

商松不听，意气飞扬地亮剑叫：“奶奶，松儿要擒下这狂徒。”

方士廷徐徐撤剑，冷笑道：“拒捕的人，死得要快些，但你是主犯，在下尚不想太早杀你，让你在法场挨刀，比这时杀你要快意得多。”

商松哼了一声，碎步滑进，剑出“灵蛇吐信”，迅疾地点出，恍如电光一闪。

“铮”一声铿锵脆鸣传出，方士廷轻而易举地震开射来的剑影，剑乘势探入，反击对方的右肋，奇快绝伦。

商松吃惊地左移，剑尖以一发之差掠过肋衣，好险，立即招变“射星逸虹”，狂野地奋勇抢攻。

连攻了十八剑，换了六次方位，但劳而无功。

方士廷并未以内力压倒对方，屹立原地，身形灵活地闪动，双脚不离径尺，信手拂挥，剑虹以神奇莫测的怪异速度舌吐，幻出各种扭曲的虹影，从对方的空隙中楔入，总是先；刹那攻进对方的要害，迫对方撤招自保。因此商松的十八剑没有一剑能全力施展，不是撤招自保，便是被迫变换方位避招。

这种无施展的局面，对那些气血方刚狂傲自负，心高气浮的年青人，最为有用。

商松果然沉不住气，被憋得受不了，剑招不变，大喝一声，立即银芒漫天飞舞，左手连续急弹，接二连三飞出了二三十柔光闪闪的拇指银花。

银花配合着剑势，立即四面八方一合，以方士廷为中心，突然汇聚，破空飞行声嘶嘶刺耳，行雷霆一击。尤其是被剑势引动的五六朵银花，全以奇怪的扭曲线路飞行，难测来向，瞬息百变防不胜防。

方士廷大笑道：“满天花雨如此而已。”铮！叮叮啪啪……异响震耳，但见他剑芒怒张，幻出了重重剑网，剑影漫天澈地，风雷大作。

蓦地剑影乍止，风止雷息。

碎了的银花散了一地，无一完整。

方士廷剑垂身侧，左掌摊开，掌心银芒耀目，共有八朵完整的银花。

他五指一合，再伸开时，掌心银花变形失踪，只剩下一团碎铁。

他将钢屑抛掉，冷笑道：“你又不是女人，用这种花形暗器，你就不怕丢人，不怕武林英雄耻笑？”

商松站在丈外，举剑的手不住发抖，脸色灰败，大汗如雨。胸衣裂了一个大十字，胸肌显然已经受伤，下面一幅三角裂帛下垂，可看到里面有鲜血。

方士廷向前迈步，沉声道：“这次在下要擒你了，丢剑就缚！”

商松如见鬼魅地向后退，脚也在发抖。

商大娘豪气早消，但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截出叫：“松儿快退！”

“他退不了。”方士廷叫，疾冲而出。

“呔！”商大娘厉吼。剑幻万重剑网，布下千座雷池，阻止他追袭。

可是，剑芒袭到，流转的剑虹接触，“挣”一声巨响。方士廷的人影已透剑网而过。

商大娘向侧踉跄而退，让出去路。

“哎……”商松狂叫。

人影疾闪，小姑娘商雅芳一剑挥出叫：“我给你拼了！”

商松已被方士廷踏在脚下，绝望地挣扎。

方士廷举剑一挥，崩飞了小姑娘的剑，左手一伸，便抓住了小姑娘的右肋，向下一带。

“哎……”小姑娘也爬下了。

云姑娘丢掉剑，迫进，粉脸铁青地叫：“要杀我，你就杀好了，不要株连无辜。”

“你走开！”他沉叱。

“我要跟你去投案。”

“你已经投晚了。”声落一掌劈在云莹的右肩颈上，力道控制恰到好处。

云莹嗯了一声，摔倒在地。

商大娘一声冷叱，再次扑到，电虹飞射，剑气聚发，声如段雷。挤命了。

方士廷不敢大意，冷叱一声，起剑一挥，撤出了重重剑网，剑气澈骨奇寒，幻起无数如虚拟幻流转快速的光华，楔入对方的剑影中。

好一场罕见的恶斗，剑气撕裂声刺耳，飞腾急射的剑虹耀目生花，可怖的错剑轰鸣令人闻之毛发耸立。

片刻的接触，商大娘的马步移动了，开始后退，开始快速闪避，开始守势，全力封架攻不出招式了。

方士廷脸上一片肃杀气，手中剑宛如灵蛇，锐不可当的凶狠招式，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一进再进，奋勇迫攻，不久，便将商大娘迫到院角死境了。

商大娘脸色不正常，但仍能支持，姜是老的辣，不时仍可用一两招神奇莫测的怪招，遏止方士廷狂风暴雨似的攻势，可惜好景不常，不一会重又陷入绝境，方士廷根本不会许可她有。喘气的机会。她以内力所发的剑气，阻止不了方士廷雷霆万钧不受任何束缚的快攻，几剑行将及体的奇招，竟能击破她的护体真气，直迫要害难以阻挡。

终于，她绝望了，“嗤”一声臂下挨了一剑，入肉三分，衣破肌伤。

她火速封出一剑，退抵墙角了。

方士廷无情地迫进叫：“风尘三杰，如此而已，着！”

叫声中连攻三剑，第一剑刺中她的右上臂。她惊然后退，贴上了身后的院墙。

“得得”两声脆响，方士廷连刺两剑，刺在砖墙上砖屑四溅。她如果闪慢了，难逃大劫。

第三剑她无法闪开了，一剑封漏，方士廷的剑尖已破空而入，点在她的胸口上了。

“在下不杀你，要你上法场。”他咬牙切齿地说。

这时，除了一个汪世纶未能爬起之外，其他的人皆出来了。

晴天霹雳取来了一把剑。仰天怒啸道：“汪某与你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商松脸色死灰，吃力地向前走，厉叫道：“姓方的，来决一死战。”

他扭头回望，阴森森地说：“省些劲吧！你们还有许多路要走。”

云莹长叹一声，痛苦地叫：“方士廷，求求你，不要做得太绝，我……”

他夺下了商大娘的剑，扔出墙外，再大踏步向晴天霹雳，厉声道：“剑给我，在下不要你死得太早。”

晴天霹雳大吼一声，踉跄迫进一剑点出。

“铮”一声巨响，晴天霹雳的剑被他一剑震成十数段，只剩下手中的剑靶。

他虎目怒睁，厉声道：“你们立即动身，今天得赶到池州上船。在下法外施仁。不替你们上绑，不点你们的穴道，到九江归案，你们可多活一些时日，如果你们抗命，在下只好把你们的头提回销案。快！立即动身。”

慧净老尼尚未离开，叹息一声道：“方施主，贫尼有一不情之请，可否宽限三五日，再命他们至九江投案？贫尼愿负责

“哼！算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大师不必再多管闲事了。死了的人，九泉难以瞑目，死的不是你们的人，你们当然不关痛疾，这算公平么？在下捉这些人归案，半年之内，他们不至于被处决，在下深信消息传出之后，你们这些与他明枪齐施。势必置方某于死地而后甘心，这是人之常情。而在下的朋友无辜被杀，奉命缉凶难道就不合情理？大师可以通知他们的朋友，在下于九江恭候他们的大驾。不过，方某有言在先，如果他们不以正当手段营救，休怪在下心狠手辣。再就是云龙双奇最好小心些，方某会设法将他们弄至牢狱里成为待决之囚的人。诸位该动身了。”

云莹一咬牙，怒叫道：“我不跟你走，要杀你就杀吧！”

他冷笑一声，收剑一步步欺近说：“要杀你还不容易？但你是主犯，在下还不想杀你，只有拖着你走。”

声落掌出，“噗噗”两声闷响，云莹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抓住，嗯了一声仰面便倒。

他一脚踏住，解姑娘的腰带捆上双手，拖了便走，向众人叫：“快走，路远着呢！”

商松扭头便跑，像要奔入厅中。

他左手一扬，一枚拔自云姑娘头上的金钗脱手而飞，射入商松的膝弯。

“蓬”商松向前仆倒。

他一步步走近，徐徐拔剑，冷笑道：“把你的头带走也是一样，送你早走一步。”

剑举起了，眼看要砍下。

“住手！”商大娘狂叫，发疯般枪来。

他脸上涌起了重重杀机，恨声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杀！你们必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商大娘奔到了，形如疯狂。

他冷哼一声，一剑挥出。

生死须臾，危机一发千钧，眼看老太婆将要身首异处，无可挽回。

众人惊叫出声，姑娘们以手掩面。

蓦地，院门口人影乍现，来势如电，叱声似沉雷：“剑下留人！”

剑势上升，老太婆的包头与一绺头发随剑而飞走了。

方士廷的剑指向飞跃而来的人，沉声问：“甚么人？”

来人在八尺外止步，是个灰发拂胸的雄伟中年人，说：“在下姓高名武，对面九华精舍的主人。”

方士廷正想杀商大娘祖孙，杀鸡儆猴快意思仇，剑已挥出，在千钧一发中，突传来剑下留人的叱喝声。

在不知来人是敌是友之前，按照规矩他必须住手，因此，剑势上升，削掉了商大娘的包头与一簇头发。

是个身手矫捷，灰髯拂胸的雄伟中年人，年约半百，长发略现斑白，气概不凡，人才一表。

他一听对方的姓名，不由一怔，收剑问道：“阁下是武林人么？”

高武摇摇头，沉静地说：“区区只练了些拳术，用来活动筋骨而已。”

“阁下曾经到过安庆府么？”

“不错，区区曾任安庆府学……”

“哦！原来是高教谕，失敬了。”

“尊驾是……”

“学生桐城方士廷，家父是披雪阁主人。”

高武一怔。哦了一声欣然地说：“你……你是秀山公的公子？”

“是的，学生在学舍的名字叫修志，小名麒。”

“呵呵！我记起来了，五年前我最后一次至学舍监考，听说你已经出外游学去了。

你不是廪生……”

“学生不在额内，因此受教机会不多。但武公名重儒林，文章道德举世同钦，学生深以曾两次听诲而为荣。”

“呵呵！贤契这么一说，老朽深感汗颜。其实令尊方是名重儒林的俊彦，举世同钦的学者；哦？贤契这里是怎么回事？”

“学生不才，弃文习武，目下任职九江一等级巡捕，奉上谕前来缉拿白莲会女妖与杀人匪首。”

高武一怔，说：“贤契不是说笑吧？这位汪兄是规规矩矩的人，与老朽交情不薄且是近邻而这几位姑娘，也不像是……”

方士廷心中一转，吁出一口长气说：“武公既然与姓汪的交情不薄，且是近邻，学生不敢在此放肆。总之，这些人全是杀人凶手，姓汪的包庇匪头，难辞其咎。武公不是武林中的人，自然不知他们的底细。学生暂且放过他们，不敢惊扰武公的清静。”

“这……”

“学生有一不情之请，尚祈俯允。”

“贤契，但不知……”

“请武公在这三两天中，暂且离开一两日。”

“贤契的意思是……”

“学生好悄然将他们擒捕归案。”

“这个……”

“学生公务在身，告辞，日后有暇，当趋府拜望。”说完，一躬到地，转身便走。

“贤契，老朽的蜗居在北面不远，何不前往小坐？”

“学生须知会同伴一声，以免他们前往惊扰武公的清静，容后拜见。”他再次拱手，扬长出门走了。

晴天霹雳一群人，大感意外，怎么这个凶神凶煞，竟然轻易地撒手走了。

高武困惑地打量这些人，困惑地问：“逸民兄，是怎么一回事？”

晴天霹雳两世为人，苦笑道：“说来话长，这姓方的是个杀人凶手，竟然投入官府，假公济私……！”

高武不住摇头，正色道：“逸民兄，你们不知方士廷的身世，决不可信口妄论是非乱入人罪。桐城方公名重儒林，道德文章誉满大江南北，家教谨严，有口皆碑。方士廷自幼就有神童之称，饱读诗书明礼尚义。桐城方家是地方的首富，为善从不后人，修桥补路恤贫济难莫不争先。此种人家如果子弟竟然是凶手，未免荒廖绝伦。”

“这个……”

“不过，他为何委身于捕役之流，委实令人费解。他如果肯委身功名，三试名列前茅易如反掌，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为何……唔，其中必有隐情。”

晴天霹雳不好多说，摇头道：“世间出人意外的事多着呢，看他拔剑杀人的凶狠神情，说他是安份守己明礼尚义的书生，未免难以令人心服？”

“他在学舍中，骑射兵法皆极为出色，学舍出身的书生，且能不会武？逸民兄，你们到底是否杀了人？”

“这个……”

高武并不糊涂，登时有点不悦，拂袖道：“区区不过问诸位的事，告辞。”

“武公请留步……”

高武脸色一沉，说：“方士廷是区区的学生，他尊敬区区，不要寒舍附近惊扰家小的安静，区区深信他是一番诚意。在两天之内，相信他不会来打扰尊府，诸位可以放心了。他重视师生情谊，区区岂能令他私尔忘公？因此，区区后天将动身至府城暂行回避，告辞了。”

说罢，拂袖而去。

晴天霹雳绝望地长叹，云姑娘花容惨淡地说，“汪伯伯，还是趁机离开吧，昼夜兼程奔赴高桥村，两天工夫尽可扔脱他的追踪……”

慧净老尼苦笑道：“你们居然没有看出方士廷的毒计，岂不可叹？”

“毒计？”云姑娘惶然问。

“是的，他在引你们向绝路口上走，正要你们引带他到高桥村，以便大开杀戒。你们引他到高桥村，正好中了他堂而皇之赶尽杀绝的毒计。”

“不会吧？他……”

“你以为他只杀你们几个人便满足了么？不，你们错了，他已经性情大变，已不是往昔的他了，刚才他挥剑将商施主置于死地的怨毒眼神，委实令人不寒而栗。”

“师太认为他……”

“他将跟在你们后面，杀绝于沿途出面帮助你们的人，只要你们一踏入

高桥村，今天的故事必将重演。他日下已是负责缉凶的公人，公报私仇任何地方他都敢去，他杀你们是名正言顺，你们杀他便是与国法对立，即使出于自卫，也是法所不容。你们白道英雄的声誉，必将一笔勾销；事实上你已经被他勾销了。唉！大劫临头，危矣！这场大劫，将不知如何了局哪！”

晴天霹雳只感到毛骨悚然，骇然问：“请问圣尼，目下咱们如何是好？”

“依贫尼之见，你们决不可到高桥村，更不可随便投奔朋友处，连累朋友。”

“那……”

“目下……”

门外匆匆进入了龙姑娘与汪英汪华兄妹。汪英不知家中曾经发生了变故，一看众人全在院内，脱口叫：“爷爷，山中各处到了不少人，不知……咦！爷爷您老人家……”

“到里面商量，圣尼请暂缓离开。”晴天霹雳不理睬爱孙，紧张地说。

龙姑娘欢呼一声，向云姑娘奔去，喜悦地叫：“莹姐姐，你也来了？咦！你的脸色……”

云姑娘浑身脱力，举起刚才被捆得发僵的手腕，欲哭无泪地说：“我闯下了滔天大祸，我——我心好痛……”

“怎么了？你……”

“方士廷来过了。”

“甚么？他——他来过了！”

“到里面再说，汪伯伯正在请你的师父出主意。”

众人在厅中落坐，慧净老尼突向龙姑娘问：“玉雯，你到过桐城方家么？”

“徒儿到过。”龙姑娘茫然地答。

“他家情形如何？”

龙玉雯将所知的情形一一说了。老尼姑略一沉吟，脸露喜色地说：“汪施主，目下唯一可走的路，是到桐城方家。”

“甚么？”晴天霹雷讶然问。

“去桐城方家最安全，只怕你们到不了桐城。”

“此话怎讲？”

“贫尼认为方家是桐城望族，儒林世家，且是地方首富，必将以有子侄出任府吏衙役为耻。因此，方士廷必定不敢返家。只消能安全到达桐城，他必将裹足不前。只怕沿途逃不出他的掌心，他随时可以动手将你们擒住归案，生杀之权在他手中。这一段路危机四伏步步杀机。”

云莹惨然一笑道：“我们不可能逃脱他的魔掌了，他已经在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

龙玉雯神色肃穆地说：“师父，雯儿想去找他谈谈。”

“谈甚么？去哀求他高抬贵手？不可能的，他已被仇恨迷失了灵智，任何人也无能为力了。”老尼姑叹息着说，忧形于色。

“师父……”

“目下他正要找机会让你龙家的人介入，你知道后果么？”龙玉雯心中一紧，惊然而惊。

商大娘向晴天霹雳问：“培老，你能找来几个人么？”

“找人何用？”

“来一次金蝉脱壳计。”

“大嫂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要逃，那么，该走石根到徽州入浙赴高桥，但我们却抄小径潜赴池州。”

“哦！倒是可行之策。”

“池洲到桐城，不需走安庆。咱们找船从马踏石镇驶入纵阳河，经练潭镇起早，六十里便可到桐城。如果仍走水路。则沿白兔河北上。”

“对，这条路我熟。”晴天霹雳兴奋地说。

“咱们先找人石堰探道，以吸引他们的注意……”

“你们如果派人探道，必定凶多吉少，他一动了疑，你们大事去矣！”老尼姑急急地说。

“依圣尼之见……”

“兵贵神速，今晚就派人越山向石根飞赶，不可走道路，引他向东追。而你们则进入九华深处，向池洲急行，在荒野找一艘渔舟上航，或许可有出路。”

龙姑娘一挺胸膛，说：“师父，雯儿带人引他向东追。”

“这……”

“师父请放心，他这人硬不起心肠，任杀任刚不与他顶撞，料亦无妨。”

“但他……他已性情大变……！”

“雯儿认为，一年光阴，性情不会变得太多，雯儿自会临机应变缠住他的。”

“也好，你就请汪施主派给你几个人差遣吧，一切千万小心。”

众人议一番，仔细研讨金蝉脱壳计的枝节问题，由晴天霹雳主持大局，议议停当，分头准备。

整天，负责监视四周动静的人，先后发现了三五个形迹可疑的人，在附近远远地窥探。

九子山房附近，确是有人暗中监视。

夜来了，天色一黑，监视的人向前推移，移至可以监视全屋的地方布哨。

三更天才是江湖人活动的时光，但九子山房的人，掌灯时分便开始移动。

首先，是一个黑影悄然溜出，蛇行潜伏向北面的九华精舍接近。

第二个黑影稍后也出来了，走的方向也是九华精舍。

共是八个人，从九个精舍的东面悄然溜入山林中。

监视的人发出了信号。不久，七星盟的高手纷向东面的崇山峻岭狂追。

方士廷果然上当了，他料定晴天霹雳一群人，必定向东逃向徽州府入浙，因此毫不迟疑的狂追。

翔云峰一带林深草茂，地势幽僻，黑夜中极易隐身，八个逃亡的人熟悉地势，而且是有意引诱，因此追踪的人不易追踪，但也不至于完全失去他们的踪迹。

破晓时分，已经远离九华六十余里，接近了古陵阳镇，追兵大至。

龙玉雯仍是女装，但她穿的是白衣，追的人以为她是云莹。因为云莹行走江湖时喜穿白衣。

其他七个皆是中年人，他们都是晴天霹雷的好友与仆人，一夜奔波，

在山腰中盘折，翻山越岭不辞辛劳，为友尽力不以为苦。

他们已经找到石根县城的小径，在朦胧晨光中，有人喘出一口长气说：“陵阳山到了，还有三十里可到县城。”

这一带除了山还是山，人烟稀少，禽兽众多，所经处惊鸟飞鸣，兽类奔鼠，行踪不易隐起。

小径向上升，远远地，便看到上面半黑地坡顶的森林上空，鸟雀惶然向四面八方飞散，鸣声震耳。

龙姑娘主持大局，她责任重大，希望在天明前不致暴露形迹，能拖延一刻，向池洲逃的人便多一刻功夫逃生，因此她不希望早早被人发现。

“山坡上有人。”她向一名中年人说。

中年人健步如飞向上赶，不介意地说：“山里的人早起不是为奇，很可能是要进城的人。”

“恐怕是追踪我们的哩！”

“不会吧？追踪我们的该落在后面。”

她心中一宽，不再多疑，急急赶脚。

八人鱼贯而行，山径窄小高低不平，脚步声惊起了不少小走兽奔窜，上面的人自然也发现她们了。

第一名中年人距坡顶还有二三十步，坡顶突然升起一个朦胧的人影，嘿嘿一阵阴笑，令人闻之毛发竖立，仿佛幽灵幻现。

中年人一怔，但略一沉吟，重新举步。

坡顶的人影拦在路中，手一抖，铐链声“哗啦啦”怪响，阴森森地说：“你们都来了吧？歇下啦！咱们已久候多时。”

八人事先早有约定，不约而同左右一闪，隐入路两侧的树林；

东方天际刚现鱼肚白，相距三二十步，仍然难以看清像貌。

铐链声再响，对方并不追下，叫道：“这附近共有二十名高手，而方爷正在此地恭候诸位的大驾，逃不掉的，出来吧。”

龙玉雯心中暗暗叫苦，大事不妙，被发现得太早了些，真糟！

无论如何，她得设法拖延，能拖延片刻也是好的，因此她蛰伏不动，静候变化。

上面的人得不到回音，重重地哼了一声说，“如果不出来就缚，动手时难免有死伤，难道你们就不想活着到九江？”

八个人仍不加理睬，但也不敢溜走，明知无望，溜走反而会枉送性命，何必做傻事？

上面的人大为不耐，叫道：“晴天霹雳，你这老家伙名列风尘三杰，为何不像个男子汉？姓商的老虔婆，你的名号以后还要不要？”

除了空谷回音，没有任何回声。

上面的人嘿嘿一阵怪笑，大声道：“请方爷示下。”

声落，人影徐现。方士廷换了身黑缎子轻装，浑身黑，黑得令人心中发紧，手中拈了一根箫，佩了一把长剑，在山坡端一站，沉声道：“诸位兄长暂勿离开原处，只须监视着这些人。凡是有意图逃走的囚徒，方可出面拦截，格杀勿论。兄弟下去捉他们，诸位不必插手。”

他缓缓向下走，接近了第一名中年人的匿伏处。

伏在树根下草丛中的人，连大气也不敢喘。

他站住了，久久不言不动。

死一般的静，空气似乎僵住冻结了。

他突然用箫向草丛中一指，冷笑道：“你还不出来？”

中年人知道躲不住了，只好依言缓缓站起。

方士廷一怔，阴森森地说：“姜是老的辣，在下上当了，中了金蝉脱壳计。阁下，方某并不算完全失败，至少，在下已学到了一件在下难以决定取舍的教训。”

中年人沉声地问：“你学到了什么教训？”

“那就是能杀就杀，不可存妇人之仁。”

“你是说……”

“这是说，最好不要留活口，杀一个算一个，不必拖泥带水。假使昨天在下把汪老匹夫一群人杀掉，且不省事。因此，下次落在方某中的人，都得感谢汪老匹夫与商大娘，感谢他们成全。”

“你……你这是违法……”

“好说好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那些死囚们逃不了多远的，大江两岸水陆两途眼线密布，不久在下便会追上他们，他们已注定了身首异处的命运了。”

“你追不上了，阁下。”

方士廷一阵狞笑，笑完说：“即使追不上，也并不表示他们幸运。相反地，那将是在下求之不得的好事。”

“什么？你的意思……”

“其一，方某希望他们引出更多的人出面送死。其二，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么？云莹与商大娘，都是有根有底的人，方某正要到他们家中登门捉人，岂不是求之不得么？”

“你……你这恶毒的……”

“哈哈！在下今天心情舒畅，不想与你们计较，后会有期。在下要转回去等消息，你们最好也跟回去准备收尸，也许还可以助他们早些去见阎王呢。”

他冷冷地说完，举步向下走。

中年人猛地飞扑而出叫：“恶贼！你不能这样做……”

话未完，人已近身，一掌向方士廷的背心拍去，掌风呼啸有声，劲道极为凶猛。

他倏然止步，冷哼一声。

“啪！”掌劲落实，力道千钧。

“克勒！”有骨折声传出。

“哎……”中年人惊叫。飞退丈外，突然脚下失闪，“蓬”一声仰面摔倒，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他头也不回，重新举步向下走。

玉雯心中大惊，长身暴起，白影一闪，便到了路中，拦住去路颤声叫：“士廷……”

他吃了一惊，脱口叫：“咦！是……是你？”

昨天，他看到了慧净老尼，龙姑娘的出现应该不算意外。但昨天龙姑娘不在场，今天突然见面，仍然令他感到震惊。

出现他眼前的龙玉雯，给予他的印象仍然是那么鲜明，那么清丽，那么动人，比年前更成熟，更秀逸。

不同的是，她的眼神是那么忧悒，神情又那么哀怨，那么怯弱……令他感到有点歉疚。

这一瞥间，他也看到了往日相同的感情。

她，那眼波，仍是那么一往情深，更多了一些令人怜惜的情意。

是爱？是恨？

潇湘种下的情苗并未泯灭，往日的情影如在目前。

“士廷哥……”

颤抖凄迷的呼唤声，令他一阵心颤、一阵心酸、一阵难以抑止的激情。

时光在倒流，过去了的并未过去。

幻影，倩影。是耶，非耶？

他忆起当年的海誓山盟，幻想起永州府铸情的爱的诺言。

回忆是心酸的，他不能回忆。

他脸上恢复了冷傲的神色，不自觉地向后退，口中本能地叫：“你走开，不要碍我的事。”

姑娘的凤目中，热泪夺眶而出，颤声道：“大郎，我记得辉山东麓，你对我所说的……”

“闭嘴！”

“那日……我也记得我所说的话，舟中共患难，身心已属君，如你三长两短，我不独活……”

“住口！”他暴怒地叫。

“你可以收回你的诺言，而我不能……”

“我警告你，你少给我甜言蜜语，你如果不知趣，小心我要杀死你。”

姑娘不怕他的威吓，已走近他面前，泣道：“你杀吧，杀一个爱你的人，便可以证明你是个大丈夫了。士廷，大郎，不管你变得如何冷酷，如何无情，但在我的心目中，你仍然是在湘南那位侠骨柔情的方大郎……”

“住口！那位方大郎被你们兄妹俩……”

“大郎，我自始就未将你看成凶手……”

“啪”一声响，他一耳光将姑娘击倒在地。“凶手”两字，激起他满腔仇恨之火，厉声道：“你说得好，但在下已不在乎旁人指摘我是凶手了，你可以向天下人宣扬，说我方士廷是凶手，我也不在乎。”说完，他一跃三丈，如飞而去。

“大郎……！”她狂哭狂叫，奋起狂追。

她怎能追得上方士廷？追了两三里，前面早已不见人影，空山寂寂，草木森森，鬼影俱无。

“大郎……”她狂叫一声，脚一滑，只感到一阵昏眩无情地袭来，胸口一阵痛，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身躯向下一沉，“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蓦然昏厥，不知人间何世。

方士廷的同伴过去了。她的七位同伴也过去了。谁也没发现她跌在路旁的山沟内。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醒来了。

日色行将当顶，她整整昏厥了两个时辰。

她头晕脚重地爬起，发现自己跌在丈余深的山沟中，胸前有血迹，血迹已干了。

还好，并未受伤，沟中草浓而无石，跌在上面仅头部撞在沟壁上肿起

一块而已。

她一阵心酸，含悲忍痛爬上了路面。

蓦地，她僵住了。

她本能地伸手拔剑，可是她失望了，这次前来诱敌，她并未带剑，伯引起方士廷的误会，连寸铁也未带上。

“哈哈哈哈！和尚，你认得这位俏姑娘么？”有人狂笑着问。

路东端，大踏步来了四个人，因见她从下面爬了上来而站住了，相距不足三丈。

她认识两个缺了耳的老家伙，正是在湘南漏网的神偷丁彪，鬼窃胡林。刚才发话的人，就是神偷丁彪，这个老贼自然认识她，故意有此一问，她便知老贼不怀好意了。

另一人是个胖和尚，佩了一把戒刀，猪眼中异光不同外射，血盆大嘴露出两排黄黑色的大暴牙。

走在最后那人，年约花甲，干瘦而高，仙风道骨颇有几分气概，颊上无肉，一脸刻薄像。一双老眼明暗不定，很难令人看出喜怒哀乐各色表情。

胖和尚桀桀笑，说：“这是朵带刺的花，她是龙飞的妹子，妙哉！”

鬼窃得意地狂笑，怪腔调地说：“丫头，你在湘南的威风何处去了？”

她冷哼一声，欺进说：“你两个该死的老贼，你们的徒子徒孙全被家兄锄除净尽，只有你两个漏网，活在世间你不感到惭愧？本姑娘今天又碰上你们了。”

鬼窃向后退，怪笑道：“慢来慢来。咱们神偷鬼窃两个人，自然不是你的敌手。但咱们这两位同伴，却有你受的了。”

胖和尚梁梁大笑道：“我，不戒和尚了空。”

干瘦老人也目无表情地说：“老夫三绝神君左丘永明。”

姑娘大吃一惊，失声叫：“南海双残！”

神偷丁彪怪笑道：“不但南海双残来了，这两天中，燕山双圣即将从京师南下，天下群雄大会九华山九子寺，咱们是第一批赶来应约的人。你知道这次九子寺群雄大会，所为何来？”

姑娘冷笑一声道：“群魔大会，除了天下大乱之外，还会有何好事？”

“哈哈！不错，告诉你，咱们是专为云龙双奇而来的，先把你弄到手，咱们已成功了一半。”

三绝神君左丘永明困惑地盯视着不戒和尚，讶然问：“和尚，你怎么认识她是龙飞的妹子？”

“哈哈！贫僧认识老尼姑慧净，当然认识她，可惜她却不认识佛爷我。”

“哈哈！你们不是互相认识了么？”鬼窃怪笑着说。

不戒和尚大踏步向姑娘走去，眯着猪眼怪笑道：“老尼姑二十年来，与贫僧先后拼了九次命，谁也没有占便宜。小娘子，你认为你能逃得过佛爷的解脱禅功一击么？你尽管出手，佛爷陪你玩玩。”

姑娘有自知之明，心中早虚，猛地飞退两丈。

可是，不戒和尚已如影附形跟到，一声狂笑，大手一伸，巨灵之爪像是山鹰之爪，抓向她的酥胸，控制她的双乳，色胆包天。

姑娘一咬牙，吸腹收胸双腿齐飞，人向下躺，也来一次阴狠的猛攻，袭取和尚的下阴要害，存心拼命了：

和尚火速扭身，巨掌疾沉，猛地一拂。

双方都快，快得令人目眩。

姑娘的腿，擦过和尚的臂外侧。和尚的掌，却变爪扣住了姑娘的右小腿。

和尚一声长笑，向上一掀。

“蓬！”姑娘摔倒在地。

和尚再次狂笑，猛地扑下。

姑娘临危拼命，扭身一腿急扫。“噗”一声响，扫在和尚的右腿侧，如中坚甲，只感到整条腿发麻。

和尚浑如未觉，像一座山般压下。

她一声厉叱，左手抓向和尚的五官，右手猛扣和尚的咽喉，真力发如洪涛。

修为相差太远，一切徒然。和尚双手一分，便抓住了她的双手向外张，将她压在地下，胖脑袋直迫向她的粉颊，酒臭与脏臭刺鼻，向她怪笑道：“老尼姑未出家前，是个命犯桃花的美妇艳姬，她所收的女弟子，似乎更是出色哩！哈哈哈哈哈，小娘子，佛爷艳福不浅，你跟着我，保证你一生受用不尽、哈哈！”

姑娘被压得受不了，眼看和尚的臭嘴要吻向她的樱唇，不由心胆俱裂，正待用口咬舌，宁死不辱。

神偷鬼窃与三绝神君在一旁怪笑，不以为怪。

正危急间，突传来一声大叫：“你们怎么了，不像话。”

听口音便知不是男子汉，果然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身后站着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人，都带了包裹佩了剑，风尘仆仆。

三绝神君阴阴一笑，冷冷地说：“活阎婆，好久不见，一向好？”

不戒和尚擒住姑娘挺身而出，也接口叫道：“老太婆，少管闲事好不好？少说些不中听的话，绝对死不了。”

活阎婆老脸一沉，一声冷叱，闪电似的冲到，猛地一掌拍出叫：“贼和尚怎敢放肆？”

不戒和尚丢下了龙姑娘，也一掌封出叫：“你少臭美。”

“啪”一声响，双掌接实，同时后退两步，脸色一变，谁也没占便宜。

三绝神君突然插入，不悦地叫：“你们两人怎么啦？像死对头一样，一见面就要较量，动口又动手，难道真要有一天打出真火来，拼个两败俱伤么？活阎婆，今天可是你先动手，没借口吧？”

活阎婆重重地哼了一声，冷笑道：“要不服气，你们南海双残可以一起上。”

三绝神君居然不冒火，冷笑道：“老夫可没那么多闲工夫与你纠缠，你活阎婆说大话心眼小是无人不知……”

话未完，年青人大踏步而上大声叫：“三绝神君，你敢当面出言无状损人？”

三绝神君鹰目一翻，杀机怒涌地问：“小辈，你是什么人？”

“杜元戎。”青年人傲然地说。

“小子，你不要命了？”三绝神君阴恻恻地问。

“你这是什么话？”

“在我三绝神君面前，没有人敢如此无礼。”

“你想怎样？”

“老夫要教训你。”

“你试试看？”杜元戎傲然地说。

三绝神君向杜元戎走去，冷笑道：“不是试，而是要剥你的皮。”

活阎婆嘿嘿笑，说：“三绝神君竟敢夸下海口，要剥天机真人的亲传弟子杜元戎的皮，咱们让开，看他是否能剥得下？”

三绝神君大吃一惊，骇然止步道：“活阎婆，你说他是八部天龙天机真人的弟子？”

活阎婆仍然嘿嘿笑，撇撇嘴说：“不信何不试试？”

八部天龙天机真人，号称玄门第一机手，二十年前，八部天龙四个字，江湖朋友武林豪杰莫不闻名丧胆，是亦正亦邪亦侠亦魔的怪人，不但道行高，玄功盖世功参造化，打遍天下无敌手。曾经在洞庭湖君山，与当时横行天下的山海夜叉曾斌恶斗三昼夜，从陆上打至水底，从君山打至城陵矶，最后双方自罢手，各奔前程，胜负如何？局外人无从得悉，他两人也绝口不提那次的事，曾经躬逢其会的人，也不知底细，这件事曾经轰动武林，群雄惊心。

三绝神君只感心中发冷，凶焰尽消。论辈份，元戎不比他低，出言狂傲不算无礼，他只好打退堂鼓，吁出一口气说：“老朽并不知八部天龙前辈收了门人，杜老弟休怪，多有得罪，老弟海涵。”

杜元戎傲然一笑道：“在下出道不足百日，追随阎婆婆闯荡江湖历练，无意开罪诸位高人名宿，但从不畏事，阁下如果肯赐教，在下无不欢迎。”

不戒和尚听得心中早火，冷笑问：“杜施主随八部天龙学艺多久了？”

“十八年。”

“哦！施主今年贵庚？”

“年届二十八，和尚有何高见？”

“令师以五雷天心掌威镇江湖，号称武林一绝。施主练了十八年，大概恰好筑基，有三成火候么？”

“和尚，你认为在下会告诉外人么？”

“彼此是同道，想必无妨。”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杜元戎冷冷地说。

“是不是露两手给咱们开开眼界？”

“不。”

“那……”

“和尚与在下印证几招，便可以知道在下的五雷天心掌有多少成火候了。”

这等于是向和尚叫阵，可把不戒和尚挤得下不了台，猪脸通红，恼羞成怒地说：“有何不可？佛爷就领教施主的宇内绝学五雷天心掌。”说完，吸口气立下门户，又道：“施主请赐教。”

龙姑娘被制了穴道丢在一旁，心中暗暗叫苦。

活阎婆向外退，向三绝神君阴阴一笑道：“南海双残在江湖走动，形影相随，遇上强敌便联手合击，今天你居然袖手，岂不可怪？”

三绝神君向外退，冷冷地说：“双方印证，并非拼命，在下为何不袖手？”

“印证必有失手的时候，万一失手，南海双残便成了单残了。”

“活阎婆，你可能怀有恶毒的阴谋，可明显地看出你故意在挑拨是非，兴风作浪。”

“哼！老身是一番好意，你少给我乱套罪名，你不听就拉倒。”

不戒和尚了空心中不无顾忌。人的名，树的影；强将手下无弱兵，名师出高徒，八部天龙的弟子，岂会是庸手？因此他不敢大意冒失进击，探守势严阵以待。

杜元戎并不将包裹解下，居然客气地行礼，说声“得罪了”方迫进抢攻，反掌拂向和尚的右胁肋。

和尚右掌也反拂七招，扭身进左步，一声虎吼，左掌发似奔雷，按向杜元戎的胁背。

按理，和尚拂掌化招，拂的部位是杜元戎的右肘，杜元戎如不撤招，右肘必毁，非撤不可，那么，撤招便暴露胁背空门，势必自救被迫闪退，先机即失。

岂知杜元戎不撤招，沉肘翻掌一钩，便扣住了和尚的脉门，扭身一带之下，和尚马步浮动，攻胁背的一掌自然落空，反而被杜元戎的左掌贴上了右肩背琵琶骨。

“哎呀！”和尚惊叫，向下一挫，正想探出左手攻袭对方的胁腹，却晚了一刹那。

杜元戎一声长笑，掌力骤吐，左手一松。

“蓬”一声怪响，不戒和尚会飞，狂叫一声，向前飞起，远出丈五六，“砰”一声摔倒在地。

“承让承让。”杜元戎跟上伸手搀扶笑道。

和尚全身都软了，脸色灰败，想拒绝对方的搀扶却力不从心，踉跄站稳吃力地说：“你好……好狠，伤……伤了佛爷的内腑。”

“抱歉，在下不知大师竟然受不了一记轻掌，得罪得罪。”杜元戎歉然地说。

“你……”

活阎婆撇撇嘴，接口道：“杜公子的掌力可化铁熔金，这一掌他已经手下留情，你只怪自己学艺不精，怨不了人。”

三绝神君摇头苦笑，耸耸肩说：“名师出高徒，和尚；不必怨天尤人，认栽吧。”

杜元戎一照面便将大名鼎鼎的不戒和尚一掌击飞，干脆利落迅捷如电，手法平常但却出神入化，委实高明。

神偷丁彪大喜，雀跃地叫：“有杜小友出面，江湖甚幸，武林甚幸。”

活阎婆一怔，鹰目一翻，问道：“喂！你是什么人？”

神偷鬼窃名列汀西八怪，在江湖上只算是二流人物，不成气候，难怪活阎婆不认识他。

“在……在下姓丁名彪。”

“丁彪？哦！你是……”

“他是汀西八怪的神偷丁彪，那位是鬼窃胡林。”三绝神君抢先说。

活阎婆不屑地撇撇嘴，向三绝神君问：“你们在此地有何贵干？那位小姑娘是怎么回事？”

“咱们至九子寺应九天玉龙之约，你们呢？”

“三月前，老身接到沧海客权老的手书，邀请老身至九子寺策划对付四明怪客。”

“哦！咱们有志一同。”

“九天玉龙也来？”

“他是主人之一。”

“那就一同前往好了。这位小姑娘……”

“她叫龙玉雯。婆婆少在江湖走动，大概不知道近来江湖上小一辈人的动静。”

“听说近五六年来，四明怪客老匹夫的两个门人，在江湖出尽风头……”

“老匹夫只有一个门人，另一人是披云小筑崔婆婆的弟子。老匹夫的门人叫龙飞，老虔婆的弟子叫云雷，称为云龙双奇，确是出尽了风头。”

“不错，老身听说过这两个小辈。”

“这小丫头是龙飞的妹妹。”

“哦！”

“因此咱们在此地整治她。”神偷丁彪接口。

杜元戎哼了一声，手一伸，便抓住了神偷的左肩，大拇指直扣肩井穴。

“哎……”神偷怪叫，双膝一软。

杜元戎冷笑一声，说：“你们整治一个小姑娘，算那一门子好汉？”

神偷呲牙咧嘴地叫：“老弟，你……你不知道，这丫头武艺不差，把咱们江湖同道迫得好惨，她兄妹两人，把江湖闹了个鸡飞狗跳，你问她看看，看她到底杀了多少江湖人，便知咱们为何要整治她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即使她不好，杀了她也就够了，在下反对你们一群前辈，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凌辱她，在下要管。”

不戒和尚叫道：“不能杀她，咱们要利用她将云龙双奇引出来。”

鬼窃胡林也说：“云龙双奇被引出，四明怪客自然也会出来送死。去年九天玉龙偕同天下群雄大闹高桥村，反而被四明怪客杀得落花流水，这次如不将他们除去，今后江湖道上，谁也休想混了。”

三绝神君也沉静地说：“令师当年行道江湖，与那时号称天下第一高于山海夜叉齐名，同样不容于那些自命侠义英雄的匹夫。四明怪客是宇内三剑之首，虽不曾与令师交过手，但老匹夫图谋令师的阴谋，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自从山海夜叉与令师隐世之后，二十年来，江湖已是宇内三剑的天下。而且三剑的门人已经兴起，七年，云龙双奇的声誉已如日之升，江湖上谁敢与他们分庭抗礼，必定下场够惨。因此咱们这些人，皆是应朋友之请，至九子寺应约，共除此獠。阎婆婆与沧海客交情不薄，这次也应邀出山，群策群力共谋对付宇内三剑，成败在此一举。令师如果出山，相信他也不会袖手旁观。老弟既然初出江湖历练，这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杜元戎放了神偷，说：“阁下所提到的人中，在下已从家师口中听说过好几个人的名号，但这些人在家师口中，算不了甚么人物。只有那山海夜叉其人，家师将其列为唯一的对手。”

活阎婆淡淡一笑，问道：“令师可曾提过药师其人？”

“是不是一个姓何的人？”杜元戎反问。

“对，姓何，名涤尘。”

“家师曾经提及过此，但语焉不详，他这人……”

“那是个神秘万分，神龙见首不见尾似的怪人，听说山海夜叉的归隐，是这个人所促成的。”

“这人的道行很高么？”

“不知道。”

“艺业如何？”

“不知道。”

“名头如何？”

“不知道。”

“废话。”杜元戎冷冷地说。

“不是废话，而是实有其事。”三绝神君说。

“这人目下在何处？”杜元戎问。

“世间知道这人行踪的人，恐怕屈指可数。令师也许知道，老弟何不问问令师？”

“家师不再出山了。”杜元戎泰然地说。

“哦！可惜，不然咱们可请九天玉龙专程去请令师出山，岂不……”

神偷鬼眼一转，突然接口道：“即使天机仙长重出江湖，也不易对付宇内三剑。”

杜元戎虎目怒张，厉声问：“甚么？你小看家师么？”

神偷打一冷颤，陪笑道：“老朽并无此意，岂敢小看……”

“谅你也不敢。”

“是的，老朽天胆，也不敢小看了贤师徒。老朽之意，是指他们人多势众，令师一个人委实照顾不来……”

鬼窃已看出神偷的心意，立即接口道：“老偷兄，你简直该打。想当年，天机仙长横行天下威镇江湖时，宇内三剑只可算是二流人物，根本就不敢与天机仙长照面。虽则宇内三剑目下仍在江湖现世，经验日增艺业修为日渐精纯，但想与天机仙长比高下，那是妄想。如果我所料不差，杜老弟一个人，便足以对付宇内三剑。依我看来，三剑已是古稀以上年岁的人，眼看已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境界，唯一可虞的是云龙双奇两个年青力壮的小辈而已。”

两个老奸鬼一弹一唱，顿时便激起了杜元戎的好胜之念，虎目一翻，沉声道：“在下负责对付云龙双奇，你们的人中，有谁可对付宇内三剑？”

三绝神君也以工于心计见称，阴阴一笑道：“据在下所知，还没有人可以对付得了那三个狗东西，因此以偷袭为主，群殴次之。”

“啐！你们真没出息。”杜元戎不屑地接口。

“老弟可不知那四明怪客是如何高明难缠……”

“也交给在下负责好了。”杜元戎傲然地说。

活阎婆嘿嘿笑，向三绝神君打眼色，说：“老身在途中遇上杜公子，说过请他来九子寺见见世面，以便结交一些同道，日后彼此有个照应。他是客人，怎么你们把所有的重担子往客人身上推？真不像话。”

三绝神君耸耸肩，苦笑道：“阎婆婆，不是咱们推卸责任，而是那四明老贼太过利害。据在下所知，沧海客是走投无路，才致书邀请你出山专门对付四明老贼的。如果你能胜任愉快，那就不用劳动杜老弟的大驾出面下。”

“老天，老身怎接得下那老贼？算了，老身可不愿睁着眼睛往老贼的剑锋上闯；你们还是另请高明，让老身多活几年好不好？”

杜元戎拍拍胸膛，傲笑道：“婆婆不用担心，一切有在下担当。喂！咱们何时动身赴九子寺？”

“马上就走。”三绝神君说。

“好，这就走。”杜元戎迫不及待地说。

不戒和尚指着委顿在地的龙姑娘道：“这小丫头要不要带走？”

“毙了她算了。”杜元戎不加思索地说。

“毙了她，便难将云龙双奇引来啦！”

“这……”

“贫僧负责带她走好了；”

杜元戎哼了一声，大声说：“你这和尚是好色之徒，不能让你污辱她。咱们男子汉大丈夫，不屑在色字头上下工夫乱来。”

“那么，老身带着好了。”活阎婆出面打圆场。

“那就辛苦婆婆了。”

众人开始上路，活阎婆带玉雯姑娘动身。

龙姑娘心中叫苦，五内如焚。方士廷的事，已闹了个天翻地覆，再加上去看的漏网贼九天玉龙兴风作浪趁火打劫，岂不万事休矣？

八部天龙的弟子杜元戎，又插上一脚，真是糟得不可再糟。

她已落在贼人手中，已无能为力了。

在万念俱灰中，她在心中暗叫：“士廷哥，你不能对我这般绝情啊！”

晴天霹雳居住在翠云峰下的九子山房，竟不知山上的九子寺，成了群魔毕集的魔窟。

前来擒人的方士廷与七星盟一群高手，自然毫不知情。

方士廷一口气赶回九子山房附近，会合了七星盟的大爷第一星驼神季翰，与第二星二爷神鹰邓成，说出中了金蝉脱壳计，火速派人向池洲传信，同时大搜九华山区，认为晴天霹雳一群人可能仍然藏在九华附近。

二爷神鹰邓成真是流年不利，上次在庐山，几乎丧命在龙飞的剑下，养伤三月方拾回老命，这次他带了八名弟兄走西路搜山，又碰上了不幸。

搜至化城寺东南的登山小径附近，刚绕过一座山壁，前面矮林中枝叶摇摇，跃出一名满脸横肉的中年佩刀大汉，一声怪笑，拦住去路：“邓成兄，还记得在下么？久违了，一向可好？”

神鹰一怔，欣然叫：“咦！是五路财神兄，好久不见，你老兄红光满脸，在何处得意？”

两人行把臂礼，寒暄华，五路财神亲热地说：“兄弟在江淮一带混得不错，很想南来拜会你老兄，听说你组成了甚么七星盟，春风得意财源滚滚，正想请邓兄提携些儿呢。

怎样，还过得去吧？”

“托福托福，总算不错。路兄南下，躲到九华山来，出了事么？”

“唉！江湖饭不好混，还不是为朋友的事奔忙？”

“兄弟的秘坛建在池洲，距此不远，何不至敝处盘桓一些时日？一别多年，咱们正好把酒话旧。”

“兄弟听说邓兄在池洲的事。”

“哦！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知道兄弟在池洲，为何过门而不入，却跑到九华山来……”

“邓兄，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兄弟是昨晚才到的，正有事请邓兄商量。”

“商量？你客气了，好朋友一句话，你说啦！”

“邓兄听说过天聋地哑其人？”

神鹰冷冷一笑，哼了一声道：“岂止听说而已？可说是久闻其名，如雷贯耳。这两个妖孽，可说是江湖败类，为江湖同道所不齿，奸淫烧杀无恶不

作，从不讲江湖规矩，替咱们黑道朋友丢脸，他们是一锅粥里面的两颗老鼠屎。残废的人心理不正常并非不可原谅，但他们太过火，未免令人齿冷。怎么，路兄受到他们迫害了？”

五路财神脸色不正常，久久方汕汕地说：“兄弟目下在他们两位前辈手下办事。”

神鹰大惊，骇然道：“甚么？你老兄居然如此下流……对不起，路兄，兄弟言重了。”

想当年，路兄你也是个响当当的黑道好汉，劫富济贫去暴锄奸……”

“过去的事，别提了。”

“你……”

“邓兄，你知道，劫富济贫去暴锄奸说得好听，其实还不是黑道匪徒玩法亡命？咱们这种人，早晚会不得好死，何不趁有一口气在，任性而为痛痛快快享些福？”

“路兄，你这种想法太可怕……”

“算了吧！咱们这种人过一天是一天，想得太多便会委屈自己……”

“路兄，兄弟抱歉；目下有要事待办，未克久留，告辞了。”

“慢走。”五路财神沉下脸叫。

“路兄，你……”

“兄弟有件事必须劳驾邓兄。”

“对不起，兄弟忙得很……”

“老朋友这点忙都不帮？”

“从前咱们的老朋友，阁下跟天聋地哑之后。便不要咱们这些血性朋友了，听你说话的口气，便知……”

“邓兄，不要挖苦人了，你是七星盟的盟友之一，大江南北眼线密布，消息灵通，有大量人手可用，务请助兄弟一臂之力。”

“这……但不知有何用得着邓某的地方？”

“请借一步说话。”

“这些都是邓某的心腹弟兄，但说无妨。”

“天聋地哑两位前辈在树林中相候，请入内相商。”

神鹰脸色大变，冷笑问：“姓路的，你要邓某投靠那个妖孽？”

“邓兄，你的成见太深……”

“就算邓某成见太深好了，抱歉，这件事办不到，免谈，告辞。”

“邓兄，你恐怕别无抉择了。”

“什么？你……”

“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答应，是活路。二是拒绝，是死路。”五路财神狞笑着说。

神鹰冷冷一笑，大声说：“你这位五路财神，真是够朋友。邓某做人有做人的主见，决不鲜廉寡耻出卖自己的人格，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向卑鄙无耻的妖孽低头。阁下，让路。”

“邓兄，你这种对老朋友的态度……”

“邓某没有你这种朋友，你不配与在下称兄道弟。”

“阁下欺人太甚，该死。”五路财神怒叫。

“让路，阁下。”神鹰冷冷地说。

五路财神举手一挥，向侧一闪。

神鹰正待举步，前面一声怪笑，跃出四个灰衣老人，一字排开拦住去路。

神鹰久走江湖，四个人他皆不陌生，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暗叫完了！

梳道髻尖嘴缩腮的老人，是雷神曹彬。

发如飞蓬鹰目炯炯的人，是天聋陶强。

斗鸡眼塌鼻梁的老人，是地哑姜武。

像个大肉球又矮又胖的，是矮仙戚威。

四个人年约花甲左右，全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黑道巨霸，不但白道朋友恨之刺骨，黑道巨寇也不齿他们的为人，都是些凶残恶毒妖孽。

神鹰心胆惧寒，发出一声撤走的信号，扭头狂奔。

四妖孽几乎同时扑出，四把剑幻起满天寒芒冷电。

五路财神也拔出单刀，跟上叫：“邓兄，你还有机会保全性命，逃不掉的。”

神鹰九个人，对付二流人物或许能派上用场，对付这种江湖一流妖孽，以九比五，依然毫无机会，只逃出三五十步，便被迫上了。

剑影漫天，方开始拼命。

只片刻间，局势便像是风扫残云。

天聋陶强追得最快，从人群中冲越，剑起处血肉横飞，宛若虎入羊群，刺倒了两名大汉，便到了神鹰的身后，剑尖疾沉，点回神鹰的有腿弯。

神鹰发现身后有警，左移、拔剑、旋身、封招，一气呵成，反应奇快，“铮”一声架偏来剑，抢入招发“飞星逐月”回敬，立还颜色回敬了五剑。

天聋冷然挥剑封架，双脚屹立原地，从容化招，用甚难分辨的沙哑语音说：“老夫要你活着投降，不要死尸。”

神鹰根本听不懂对方的话，全力运剑进攻，但攻了五六招，便知大事已去，不走不行了，猛地攻出一招“划地为牢”，急攻对方的下盘，要迫对方移动马步，以便乘机后撤。

岂知天聋已看出他的心意，剑尖疾沉，“铮”一声便将他的剑封出偏门，飞起一脚，“噗”一声踢在他的小腹上，如中败革。

“哎……”他狂叫一声，身躯前屈。

“啪！”天聋一剑靶敲在他的右肩头上，力道如山。

“蓬！”他仆倒在地，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天聋一脚将他踏住，重得像一座山。

他只感到干肢百骸正要散，眼前发黑，“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神游太虚。在昏厥前的一刹那，他听到五路财神焦急地叫：“快找，少了一个，不能让他逃掉通风报信。”

他突然一惊而醒，只感到头脸水淋淋，原来是被水泼醒的，睁开疲乏的双目，发觉正处身在一间茅舍中。

天聋地哑等五个人全在，还多了一个浑身火红、穿了火红衣袍的高大老人。这人的象貌极为狰狞可怖，像个魔鬼，赤红的横肉，把脸膛衬得扭曲变形，可怖已极。

五路财神站在他身旁，冷笑道：“邓兄，认得这位红衣前辈吗？”

他感到胸口奇痛，腹部苦裂，痛得冷汗直冒，浑身发僵动弹不得，但仍然强打精神忍痛说：“他是宇内三邪之一的血魔郝伯龙。”

“邓兄不愧称老江湖。”

“你把血魔找来，邓某也不会屈服。”

“你会与咱们合作的。”

“哼！”

“其实，你老兄未免太不识时务。咱们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于贵盟有互利无一害，你何必死心眼苦了自己？希望你放明白些。”

“哼！”

“咱们有不少朋友聚会九华山，想起贵盟人手众多，地头熟，因此希望贵盟能助一臂之力，别无他求。”

“你的狗东西……”

“别骂，骂对你毫无好处。从现在起，贵盟必须接受咱们的调遣。咱们的主事前辈，是九天玉龙……”

“闭上你的臭嘴！”

五路财神脸色一沉，厉声道：“你的八名弟兄，已经全部死光，你再说一个不字、地哑前辈便要将你活剥了。”

“邓某岂是贪生怕死的人？千刀万剐邓某认了。”

“真的？”

“邓某保证不会令阁下失望。”

血魔突然制止五路财神发话，上前道：“小辈，老夫有话问你。”

神鹰一咬牙，大声道：“要杀要剐，邓某决不皱眉，你最好少废话，免得邓某骂你。”

血魔冷冷一笑，狰恶地说：“你想死，老夫不答应你就死不了。首先，老夫要告诉你的是，咱们是四明怪客的死对头，正在设计引云龙双奇一群白道狗东西前来送死。云龙双奇是贵盟主的死对头，你没有拒绝与咱们合作的理由，而且你应该求之不得感谢咱们替你出头的恩典。目下你要做的事，是衷诚与咱们合作，首先要将你们七位盟友招来听候差遣，其次是将贵盟的朋友方士廷找来。”

神鹰心中一动，问道：“你要将方士廷找来有何用意？”

“咱们宇内三邪中的色魔侯天祥兄，被方小辈废了，侯兄志切报仇，恳请老夫……”

“你以为邓某会出卖朋友，将方老弟请来么？”

“胡说！方小辈已获得侯兄的迷魂魔眼真传，而且艺业惊人，咱们不念旧怨，要与他联手合作对付四明怪客师徒。他的行踪飘忽，贵盟人手众多，找他比较容易，因此需要贵盟合作，没有人迫你出卖朋友。”

“七星盟虽是黑道不法盟会，但仍不会与你们这些邪魔妖孽合作，你快死了这条心。”神鹰大声说，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地哑上前比手划脚了片刻，一把抓住了神鹰。

五路财神解释道：“姜前辈的意思，是立即动刑，看他强硬得多久。”

血魔向外走，说：“好，你们动刑，但不可迫死他了，咱们正在用人之际，要活的。”

地哑毗牙咧嘴一笑，用上了分筋错骨酷刑，首先是两条大腿筋被分开拉紧，接着是背肋骨被错动。

神鹰痛得浑身冒冷汗，浑身的肌肉崩得死紧，不住抽搐跳动，最后大叫一声，昏厥了。

一盆冷水将他泼醒，旁立的五路财神怪笑道：“邓兄，识时务者为俊杰，

你老兄何苦给自己过不去？七星盟不过是大江两岸的小小黑道帮会，一撮三流朋友成不了气候，能获得江湖上的顶尖儿高手名宿支持，老实说，你们该说是时来运转，不世奇缘哩！放弃这大好机会而丢掉老命，不是太愚蠢太荒谬，太无知了么？”

神鹰已是半条命，吃力地喘息，久久方声嘶力竭地大骂道：“你这……这贱狗！你……你以为邓某不……不知你们的阴谋……阴谋么？今天，你们迫我就范，明天，七星盟便……便成为你……你们的奴才走狗。这……这种并吞的……的毒计，平常得很。要邓某屈服，你……你打错主意了。邓某死……死不足惜，你们这……这些妖……妖孽，早……早晚会……”

矮仙戚威忍无可忍，接口厉声道：“你这该死的贱种，不给你尝尝九阴搜脉酷刑，你是不会服帖的，老夫就给你尝尝九阴搜脉的滋味。”

雷神曹彬桀桀笑，说：“戚矮子，九阴搜脉这小子怎受得了？一下子把他弄死，血魔郝老哥岂不要怪罪咱们？”

“你又有何高见？”

“你看到屋右崖下那十余只大蚁窝么？”

“不错；是那些用牛粪建成的黑树蚁么？”

“对，这种蚁尾端有毒液，被一个黑蚁刺螫不要紧，被千千万万黑蚁围攻，那滋味保证不比你的九阴搜脉好受多少。”

“哦！妙，抬出去。”

崖下的小树上，五六株树共有十余只蚁窝，最大的约有尺余圆径，最小的有海碗大。

这种黑蚁体型小，行动并不快捷，有一只三角型的尾部，生了一枚几乎肉眼难辨的小针，受到干扰，皆将尾刺高举如螭，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毒液，口咬尾螫，令人感到又痛又辣。

严格说来，它该属于蜂类，而不是真正的蚁。平时喜在茶树上以牛粪及嚼碎的腐叶建窝，一窝蚁可能有三五个巢，只消刺破一个洞，蚁群便倾巢而出，声势惊人，千千万万散布一地，任何禽兽也不敢接近，连以吃蚁见长的穿山甲，也不敢向这种蚁打主意。

他们五个人七手八脚将神鹰抬出茅屋，搁在建了五只蚁窝的树下。雷神拔出剑，狞笑道：“首先，得在你身上放些血，造成几个伤口。”

矮仙则找来一根树枝，怪笑道：“其次老夫将这附近十余只蚁巢捣破。”

五路财神劝道：“邓兄，你还有机会。七星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何苦为此来送命？贵盟七位盟友，说句不中听的话，可说没有一个配称一流高手，因此被云龙双奇杀了个落花流水而无可奈何。目下有九天玉龙替贵盟撑腰，更有数十位江湖大名鼎鼎的前辈出山，今后……”

“啐！狗东西你还有脸与邓某说话？”神鹰厉叫。

“哼！你这厮不识好歹，真是活腻了。”

“邓某死了，七星盟的弟兄，早晚要捉住你化骨扬灰，你等着好了。”

五路财神哈哈狂笑，笑完说：“你放心，在下恐怕你要失望了。血魔郝前辈的手下弟兄，已经发现贵盟的老大第一星驼手季翰的行踪，正前往接他，你不依，驼神却没有你顽强，贵盟早晚要屈服，你何苦自讨苦吃自寻死路？”

雷神曹彬举剑沉喝道：“不要再给他说了，退！这厮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让他尝尝万蚁攒心的滋味，他就服帖了。”

矮仙一声长笑，捣破了一个斗大的蚁窝，立即有千千万万小黑蚁一团

团往下掉，跌散在神鹰的身上。

雷神已划破了神鹰衣裤，并刺了十余处创口，鲜血沁出，成了个血人。

起初，神鹰强忍痛楚咬牙强忍，最后，他惨叫一声，可怕地挣扎愈糟，蚁已爬满了全身。

“哈哈哈哈……”众人站得远远地狂笑。

地哑大乐，笑不出声，拍腿鼓掌又跳又蹦。

五路财神桀桀狂笑，蓦地，笑声僵住了，叫道：“瞧！那不是刚才逃走的漏网之鱼么？”

“是两个人。”雷神也止笑叫。

神鹰带了八名弟兄，当贼人们大举追袭时，有一位弟兄见机滚入草丛中，从侧方逃走，溜之大吉，因此只死了七个人，等贼人发觉走了一个，已追之不及了。

这位弟兄不但又回来了，而且带来了方士廷。

这几位仁兄不认识方士廷，看两人飞步赶来，看清方士廷只是个年青小伙子，那将他放在眼下？矮仙轻拂着树枝，狂笑道：“把他们都丢进蚁阵内，砍掉手脚看他们如何挣扎，岂不妙哉？”

方士廷在百步外便听到了神鹰可怖的惨叫，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挽着同伴的手，飞掠而来。

“就是他们，五个人全在。”同伴咬牙切齿地叫。

雷神桀桀笑，首先向前迎来，兴趣地叫道：“来得好，老夫请你们两人入蚁阵。”

方士廷这才看到了树下满身是蚁的神鹰，只气得怒火冲天，但他表面上仍然从容，在丈外止步，扫了众人一眼，尽量将声音放平静，问道：“是谁出的这种歹毒主意？”

“哈哈！是我。”雷神指着自己的鼻尖笑答。

“你贵姓大名？”

“老夫雷神曹彬。”

“谁是五路财神？”

“正是区区。”五路财神傲然地答。

“原来你就是卖友求荣的五路财神。”

雷神哼了一声，沉下脸问：“小辈，你是七星盟的人？”

“就算是吧。”

“你姓什么？叫什么？可有名号？”

“名号不问也罢。在下给你们一次机会，快将邓二爷撬出来。”

“哈哈！你也要进去呢，你就自己去施好了，免得老夫费手脚赶你进去。”

方士廷深深吸入一口气，举手走动说：“好！在下先将他救出来。”

雷神伸手虚拦，狞笑道：“这样进去，不行。”

“要怎么进去？”

“脱光衣裤进去，当然首先你得将剑解下来。”

“如果在下不解呢？”

“你试试看？”

方士廷不再答话，举步便走。

雷神突然一声长笑，伸手便抓。”

方士廷冷哼一声，手一翻，像是电光一闪，便反扣住了雷神的脉门，

一带之下，雷神狂叫一声，爬下了。

说快真快，谁也没看清雷神是如何被制的，刚定神细看。雷神的手臂关节与朋膝的大筋，已被方士廷所拉断，但见身躯凌空而起。“蓬”一声跌入了蚁阵中心，滚倒在神鹰身旁。

“啊……救……救命……哪……”雷神狂叫，可怕地抖动，双手已废，仅一双大腿抽动，以双膝乱拨，一双小臂也失去活动能力，比神鹰更惨。

“下一个是你！”方士廷指着五路财神说。

快速绝伦的变化，令其他的人大吃一惊，这刹那间象是麻木了，似乎是难相信眼前的事实，大名鼎鼎的雷神，竟然一照面便被制住，太不可思议了。

本来在笑的矮仙，笑不出来了，张口结舌如同中魔，似乎惊傻了。

五路财神打一冷战，猛地扭头便跑，好快。

方士廷更快，一闪即至，掌拍在对方的腰脊上，脊骨立折。

五路财神仍向前飞，前面就是蚁阵，脊骨断全身立即僵死，除了眼睛可以眨动之外，已是个活死人。中枢神经已毁，成了活死人理所当然。

这瞬间，矮仙手急眼快，拔剑急点方士廷的右肋，机会太好了，方士廷的掌尚未收回呢，剑化虹而至，捷逾电闪，没有理由失手。

但确是失手了，方士廷突然止步，剑点腹滑过，二剑走空。

“噗！”方士廷的掌顺势斜劈，劈在矮仙的鼻梁正中，不但鼻梁下陷，双目也跟着被挤出眶外。

“啊……”矮仙叫，仰面摔倒。

天聋地哑左右一分，双剑齐上，同时攻到。

方士廷疾退两步，向同伴叫：“快去救二爷。”

天聋地哑立即追击，剑上风雷俱发，利剑凶猛地刺来，急逾星火。

方士廷更快，向左一闪，一掌拍偏了地哑的剑，乘势切入，一掌劈在地哑的颈根上。

地哑向下一拉，双目向上翻，象是骨头已经溃散，软倒在地。

天聋的剑迅疾的折回，招出“回风拂柳”。

方士廷突然飞跃而起，大喝一声，双脚闪电似的踹在天聋的脑袋上，剑仅差半分从鞋底掠过，计算之精确，令人大叹观止。

救出神鹰，方士廷仍剩有龙虎金丹，事急他不惜灵丹，临行，他带走了双目已盲梁已断，只剩下半条命的矮仙，与脑袋被踹晕倒的天聋。将其他三人丢入蚁阵。搜过茅屋，方急急走了。

这两个半死俘虏，却没有神鹰那么有骨气，招出了九子群魔大会的事。

方士廷到了池州，立即阻止大爷驼神季翰派人追赶晴天霹雳，就在池州等候变化。

七星盟已查出晴天霹雳一群人的去向，方士廷虽感困惑，但认为这些人早晚会回来的，惊天动地的变故正在酝酿中，四明怪客一群正主儿，极可能在九天五龙的计算下，被九天玉龙牵着鼻子走。

他要求七星盟的人即行潜伏，仅派几个不起眼的人监视九子寺的动静。

天聋与矮仙并不知龙姑娘已被掳至九子寺，因此方士廷并不知九天玉龙请来了活阎婆，更不知活阎婆骗来了八部天龙天机真人的弟子杜元戎，更不知神偷鬼窃已到了九子寺。

安排好七星盟的事，他独自重入九华山。已经是末牌时分，以他的脚

程来说，用上陆地飞腾术，一个时辰赶到翠云峰附近，并不吃力，正好赶上夜探九子寺的时光。

接近九华山区，山径一线，鸟道羊肠，时光不早，路上已是行人绝迹，倦鸟归林，兽吼四起了。

他正爬升一座小山，前面突传来一声长笑，其声刺耳，声源似在山的另一边，他心中一动；脚下一紧。

登上山脊面的山坡下古林参天，林隙中，升起一缕炊烟，但看不见房屋，树林太过茂密，看不见林下的景物。毫无疑问地，刚才的笑声就是从那儿传出的。他脚下一缓，大踏步向下走。

到了山下，距炊烟起处已不足一里，前面又传出一声怪笑，并有语声传出。

没有房屋，炊烟是从路口右侧的树林中升起的，那儿共有四个人，两人坐在火堆旁，三根树枝搭了个三脚架，吊着两只油火闪亮的肥大难鸡，即将烤熟了，香味入鼻。

另一个人是老尼姑慧净，盘坐在空旷处，合掌当胸不住念佛号，衣袍凌乱，脸上大汗如雨，狼狈已极。

绕着老尼转的人，是浑身火红的血魔郝伯龙，一手抓了一只死野兔，绕着老尼姑转动，怪笑道：“你如果不将七星盟那位驼背小辈的下落说出，老夫必定替你开荤，你得将这头野兔吃掉，说不说？”

老尼姑不加理睬，不住念佛。

一声怪笑，血魔突然从后迫上，死野兔迎头便砸。

老尼姑身形旋转，一掌拍出。

血魔手中的野兔，被浑雄的掌风所震升。血魔左脚一跳，一丛碎土与腐叶飞出，“噗”一声洒落在老尼姑的胸前，老尼姑成了灰头土脸。

“哈哈哈哈！”血魔换了方位狂笑。

一名在火堆旁的鹰目老人笑道：“郝兄，这样太没意思，咱们把她剥光见她的色相，岂不是一大乐事？”

另一名大马脸老人撇嘴冷笑道：“卓老哥，你居然无聊得想看一个老尼姑的色相，就不怕呕心么？缺德。”

“哈哈！劳兄，你别小看了这位老尼姑，四十年前，谁不知江南一技迎春花的艳名？她那倾国倾城的绝代花容，不知有多少佳子弟先生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哩！在黄山出家带发修行的十年中，仍然有不少人为她拼命呢！目下谁说已是人老珠黄不值钱，咱们看看也是好的。”卓老哥口沫横飞地说。

血魔丢掉死兔，怪笑道：“我赞成剥光了她，让她活现世也是一大乐事。”

“那为何不动手？光说不练，乏味之至。”

“好，动手。”血魔得意洋洋地说，一步步迫进。

老尼姑显然早已受伤不轻，无法站起应战。

方士廷突然从不远处的草丛中升起，大笑道：“要找七星盟的老大驼神季大爷，何不问我？”

方士廷的突然现身，令血魔三个老魔头大吃一惊。现身处相距不足五丈，三个宇内大名鼎鼎功臻化境的魔头，竟然事先一无所知，怎不令他们吃惊？

血魔首先就脸上挂不住，厉声问：“小辈，你躲在此地多久了？”

方士廷徐徐举步接近，笑道：“刚到的，在下来得不是时候吗？”

火堆旁的卓老哥与劳兄，皆神色凝重地站起，挪开三脚架以免食物被烤焦，狠狠地打量这位不速之客。

老尼姑看清是他，心中一宽，但也心中凛凛，弄不清他的态度是敌是友。

血魔重重地哼了一声，接着问：“为何要问你？你是七星盟的人？”

“不必多问，反正你要问驼神的下落，在下保证不会令你失望。”方士廷一面说，一面接近至丈外了。

“你小子的态度很狂，你知道你在向谁说话么？”血魔沉声问。

他背手而立，仍然不在乎地说：“年青人谁不狂？在下也不例外。你，穿一身火红，红是火，是血，你如不是火神仇泰来，便是血魔郝伯龙，当然不是无名小卒，不然，岂敢如此托大？”

“老夫血魔。”

“久仰久仰。”

“小辈，你大概也不是什么无名小卒吧？”

“你认为在下是无名小卒么？”

“通名号。”

“你血魔今天居然肯如此客气地问名号了，异数！”

“你少废话。”

“好！少废话，言归正转，你问驼神季大爷的下落，有何用意？”

“老夫要找他办事，午前曾经发现他的行踪，之后便突然失去他的下落，竟然平空被他溜走了。”

“哦！原来如此。这位老尼姑，是怎么回事？”

“她是早年名号响亮，晚年却默默无闻的慧净老尼。你别小看她了。咱们三个人整整追逐她两个时辰，方被击伤内腑跑不动了，咱们正要逗她玩玩。”

“她与你们有仇？”

“没有，她在黄山修真，经常在沿江大埠化缘，对七星盟定然了如掌指，与七星盟的人同时出现九华山，必非偶然，因此老夫要从她口中取得消息。”

“哦！除了她的身份之外，你知道她与四明怪客的关系么？”

慧净老尼心中叫苦，方士廷将要不利于她，揭穿她是龙玉雯的师父的身份了。

血魔一怔，讶然问：“你知道她与四明怪客者狗有关系？”

“知道。”

“说来听听。”

方士廷又调转话锋，反问道：“你们群魔聚会九子寺，人都到齐了么？”

“你问这些事有何用意？”血魔沉声问。

“随便问问而已，并无用意。不久之前，在下碰上了天聋与矮仙，他俩说了不少九子寺的事。”

血魔脸色一变，急问道：“他俩人目下在何处？”

“到池洲去了。”

血魔冷冷一哼，怒声叫道：“你小子撒谎！午前，天聋地哑五个人，在中峰北麓的茅屋中，拷问七星盟老二神鹰的口供，老夫因追寻驼神离开了他们。返回时天聋与矮仙失了踪，神鹰也不见了，而地哑与雷神及五路财神，却死在蚁巢下惨不忍睹。好小子，这件事定然与你有关，你得从实招来。”

方士廷呵呵笑，说：“在下听说你要找在下合作，所以从池洲赶来了，在未弄清你们的实力前，合作二字未免言之过早。阁下，你能接得下四明怪客多少招？”

“百招之内，他休想占得上风。”血魔傲然地说。

“三十招之内，阁下如能在我手下平安无事，便证明你阁下不是吹牛，并非浪得虚名，在下便与你们合作。”

血魔勃然大怒，怒火冲天地叫：“什么？你说什么？你……”

“你明白在下说什么，对不对？来吧，阁下，在下等你动手，徒手相搏或者拼兵刃，在下奉陪。记住：三十招，不可错过机会。”

血魔暴怒地解下剑，厉叫道：“你小子气死我也，老夫横行天下四十年，第一次见到你这种不知死活的小狂徒。”

劳兄更被激怒得七窍生烟，象一头怒豹般，闪电似的奇速飞扑而上，既不发声警告亦不作势准备，出其不意突然急袭，凌空扑出双爪话探，双脚急端，完全神似一头从树上扑向猎物的大豹。

相距在两丈左右，再快也快不过眼睛。方士廷在对方突起发难前，便已看出警兆，对方一动，他已留了神，直等到对方近身，方扭身闪让，右手乘势反拂，掌贴上了劳兄的右臂。

劳兄一扑落空，正想扭身半空折向进击，却身不由己，偏向飞出，远出两丈方能消去扑势落地，速奔四五步方稳下身躯。

“劳兄小心……”叫声传到。

“转身！”身后传来了方士廷的叫声。

劳兄经验丰富，已知方士廷跟来了，猛地向前一仆，贴地斜窜丈外，方倏然转身跃起。

刚挺身而起转正身躯，眼前身影入目，仅来得及眨眼扭头，“砰”一声左颊便挨了一重拳，只感到满天星斗，已运功抗拒，但仍然禁受不起这重如山岳的拳劲打击。

总算不错，挨打不忘反击，一爪抓住了方士廷的右小臂，铁爪功真力发如山洪，平时抓石如粉的铁爪功，抓血肉之躯该是摧枯拉朽。

可是，抓住的小臂坚愈金钢。

接着，“砰”一声响，右肋又挨了一重拳，万斤劲道，直撼内腑。

“砰噗噗……”按理而至的是七记重击，只打得劳兄无法招架，似乎天旋地转，日月无光。

“啊……”劳兄终于狂叫一声，砰然倒地。

“起来！”方士廷叫。

劳兄用衣袖拭掉嘴角的血迹，一声低吼，挺身跃起。

刚站稳，“噗噗”两声闷响，左有肩头各挨了一掌，力道千钧。

“哎……”劳兄闷声叫，再次倒地。

“起来。”方士廷冷叱。

劳兄吃力地挺起上身，狠毒地死瞪着威风八面的方士廷，一咬牙，伸

手拔剑。

“啪”一声响，方士廷一脚飞起，将剑连鞘一同踢飞，系带寸断，飞出三丈外去了。

这瞬间，劳兄抓住机会跃起，一掌拍在方士廷的小腹上，用了全力。

这一掌像是拍在皮鼓上，有韧性的肚皮反震力出奇地凶猛，只震得劳兄身躯又反弹而去。

“躺下！”方士廷同时沉喝，一掌拍下，“啪”一声正中玉枕。

劳兄“蓬”一声爬下了，立即昏厥。

这一场快速绝伦凶猛可怖的恶斗，自开始至结束，劳兄完全失去封招拆解的能力，只能光瞪眼挨揍，方士廷招不虚发，拳掌记记落实。

血魔与卓老哥惊呆了，直至劳兄昏倒爬不起来，仍用意似不信的目光，困惑而惊骇地注视着方士廷，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方士廷拍拍手，向两魔走去，冷笑道：“突然下手袭击，不像是成名人物，那位老不死的贵姓大名，谁能告诉在下么？”

“你把他怎样了？”血魔悚然地问。

“打昏而已，死不了。”

“你小子难怪敢如此托大，呼雷豹劳安琪被你在片刻间打昏了。”

“哦！他是江湖四猛兽的呼雷豹劳老畜？哼！闻名不如见面，如此而已，在下委实失望得很，浪得虚名！”

卓老哥一咬牙，拔剑道：“四猛兽并非浪得虚名，而是从刀山剑海中闯出的名头。”

劳兄败了，只怪他学艺不精。怨不得人。在下八荒狮卓秋原，要领教阁下的剑道绝学，保证不会令阁下失望，拔剑！”

方士廷拨剑出鞘，淡淡一笑道：“要斗剑？在下奉陪，是点到即止么？”

八荒狮卓秋原是四猛兽之一，四猛兽的艺业，彼此相差不远，因此，八荒狮并不敢冒险狂言，点头到：“好，点到即止，你上。”

“你年长，年老力衰，该你进招。”

两人立下门户，由八荒狮先攻，三招礼让一过，一声沉叱，剑势进发，剑气漫天，“羿射九日”狠招抢制先机疯狂进击，一口气连攻九剑。

方士廷轻灵地闪避，飘逸地冲刺，从容化解对方排山倒海似的剑势，不时神乎其神地剑从对方的剑山中突入，迫对方撤招自保。因此，事实上八荒狮攻出的九剑，只有前两剑威力惊人，后七剑攻得极为勉强，一而再自暴空门，所以看似凶猛霸道，其实无法威胁方士廷的任何部位，九剑劳而无功，一盛二衰三竭，败象已露。

“你也接我九剑。”方士廷豪壮地叫，招发“河汉星沉”，先从下盘进攻，第一剑便几乎刺中八荒狮的右膝，危机间不容发。

八荒狮后退避招，用“划地为牢”拆解，招刚出，方士廷的招已变，第二剑走中盘排空而入，直迫心坎要害，一闪即至，剑气迫体。

八荒狮大骇，左闪拂剑。

“第三剑！”方士廷豪气飞扬地叫。

“嗤”一声锐啸，是剑尖击破护体真气的异鸣。

八荒狮暴起丈余，老脸一阵青一阵白，伸左手按住右颊，有血从指缝中沁出。

被击中头面，如不是失手，那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对方的剑术高明得

出神入化，不然免谈。

八荒狮并非失手，右颊确是挨了一剑。

“承让承让。”方士廷收剑说。

八荒狮心中雪亮，暗自庆幸保住了老命，收了剑，垂头丧气地说：“没话说，老夫认栽。从此，我八荒狮的名号一笔勾销，从此退出江湖，江湖上不再有我这号人物了。”

“阁下就此退出江湖了？”方士廷问。

“不错。”八荒狮豪气尽消地说，转向血魔道：“伯龙兄，请从此别。”

血魔仰天吸入一口气，苦笑道：“卓老哥，一时挫折，算不了什么……”

“伯龙兄，你还不醒悟？平心而论，咱们不要说斗四明怪客，连斗云龙双奇也毫无把握。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咱们都老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咱们何必再在江湖上活现世？”

“这……老兄未免太经不起风浪了。”

“就算是吧。伯龙兄，你也该急流勇退了。”

“你……这样吧，咱们这次助九天玉龙了结……”

“不必了，兄弟告辞，请代向施兄致意，不克面辞了，再见。”

说完，抱起昏迷不醒的呼雷豹，踉跄而去。

血魔目送两猛兽去远，方向方士廷冷笑道：“阁下的艺业，委实令人莫测高深。”

“夸奖夸奖。”

“哼！阁下的名字，总可以露一露吧？”

“在下正是你阁下要找的人。”

“你……你是？”

“方士廷，桐城浪子方士廷”也有人称在下为死神，你阁下怎样叫，在下并不介意。”

血魔大惊，骇然叫：“原来是你！”

“是我，有何不妥么？”

血魔伸手拔剑，沉声问：“是你废了色魔侯天祥兄？”

“他祖上有德。为恶不殃，祖先必有余荫、荫尽必殃，那次在下不杀他，算是他祖先还有余荫。如果他再在江湖采花杀人，不久将荫尽必殃。”

“哼！你……”

“你有何高见，要和在下动剑么？奉陪。不过，在下必须先行奉告，你如果自问比八荒狮修为强上百倍，尽管动手，不然你得自爱些。”

血魔的剑不知不觉地插回鞘中，口气一软，说：“咱们找你，希望你能与咱们联手，一举铲除四明怪客那群白道群丑，除去云龙双奇，为武林伸正义，替江湖朋友造福开条生路，你肯不肯？”

“哼！你们一群人不成气候，上次你们仅烧了龙家的避尘山庄，而你们却死伤惨重。

那次如果不是在下恰好赶上，救了沧海客与如意神魔几个人，恐怕那次你和金魔赶到，正好赶上送死。”

“什么？你……你救了沧海客与如意神魔？”

“还有一个铁笛瘟神，他们的伤都是在下替他们医治。”

“你唬人吧？怎么没听沧海客提起此事？”血魔意似不信地问。

“他提不提那是他的事，你何不去问他？”

“这……你打算……”

“在下不要你们干预方某的事，这次如果不是你们现踪，伤了神鹰邓二爷，在下早已擒住风尘三杰的两个了。我警告你们，你们的事，在下不加过问，你们也不许干预方某的事，不然休怪方某心狠手辣。”

“方老弟，咱们同仇敌忾……”

“住口！你是不是没听清楚在下的话？”

“这……”

“你走吧。”

“方老弟……”

“不走，你可以拔剑，等什么？”方士廷咄咄迫人地说，虎目出光，脸色一沉，威八面风。

血魔心中怒极，但却敢怒而不敢言，咬牙道：“好，我走，后会有期。”

“不错，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总会见面，方某在江湖恭候。”

血魔走向慧净老尼，猛地拔剑出鞘。

方士廷跟到，沉声问：“你干什么？”

“把老尼宰了。”血魔叫，

“你敢动手？”

“老尼与四明怪客小有交情……”

“不要你管。”

“你……”

“老尼姑交给我。”

“阁下不要欺人太甚。”血魔怒声叫。

方士廷脸色一沉，厉声道：“在下如果不是念在你阁下也是云龙双奇的死对头，才不会对你如此客气。你血魔在江湖杀人如麻，满手血腥，从未给人有活命的机会，今天居然说在下欺人太甚？好吧，在下要取你的老命。”

说完，手落在剑靶上。

剑尚未拔出，血魔一跃三丈，如飞而遁。上次沧海客受伤；事后为了颜面，并未将经过告诉旁人。如意神魔与铁笛瘟神也感到脸上无光，从此退出江湖不再现世，因此这件事并未传出江湖。血魔听方士廷语为不详地说救了那三个老魔，那还了得？艺业如不比四明怪客高明，怎能在四明怪客手下救走三个宇内数一数二的大魔头？因此心中一慌，急急溜之大吉，怎敢再和方士廷斗气争强？不走才是天大的笨瓜呢！

方士廷目送血魔的身影消失，方向老尼姑冷笑问：“老尼姑，金蝉脱壳计是你设计的？”

慧净老尼长叹一声，凄然地说：“是的，是贫尼所设计，没想到弄巧成拙……”

“他们逃向何处去了？”

老尼姑抢着问：“施主不知道？”

“快了，在下的七星盟朋友，不久当可查出他们的去向。”

“哦！这时施主仍未接到消息，大概他们已经安全，这时告诉你已无关宏旨了。”

“哼！告诉你，在下希望他们逃得远远地，逃回他们的家最好不过……”

“他们并不远逃，也不返家。”

“哼！那也好，在下……”

“他们逃至桐城，到尊府避难去了。”

“什么？”方士廷惊问。

“贫尼已了解施主的心意，因此算定唯有尊府才是安全之所。他们将会把事实的经过向令尊禀明，令尊必会收容他们的。”

“原来龙飞这畜生上次到桐城伺伏，是为了找避难所的，哼！他休想。”

“龙施主仅第一次追赶你时，会至尊府拜会令尊，以后从未到过桐城，他深知令尊是深明大义的仕绅。上次至桐城的人，是小徒玉雯，她想找你表示心意，你不能归罪于龙飞。”

方士廷哼了一声，气消了一半，嘘出一口长气说：“在下曾经追及令徒，并未为难她，请转告令徒，叫她不要多管闲事，冤有头债有主，在下不找她，她必须置身事外。

你能走动么？”

“贫尼背肋挨了血魔一掌，内腑受伤不轻。”

方士廷探囊取出一颗丹丸丢过说：“这是家师的培元丹，疗伤甚有功效，服下你就走吧，希望你今后也置身事外，不然下次见面，你我将是生死对头，兵戎相见。”

老尼姑吞下丹丸，神情肃穆地说：“我佛慈悲！施主良知未泯，可喜可贺。”

“你废话什么？在下救你并非出于良知，而是要借你的口传信。”方士廷冷冷地说。

“施主的恩师，是不是山海夜叉？”老尼姑问。

“不错，在下深以为荣。”

“令师想必春秋已高，不复当年暴戾了……”

“你少给我说些不中听的话。”

老尼长叹一声，问道：“施主知道九子寺的事么？”

“当然知道，不然在下怎会放血田走？九天玉龙东山再起，他已派人火焚了四明怪客的居所，携来了怪客的两个看守洞府小童，捉了高桥村龙家两位子侄，已将信息传出江湖，派人四出修书传讯，要四明怪客师徒前来九子寺一决雌雄，安排窝弓擒猛虎，布下金钩钓蛟龙，十里埋伏步步陷阱，四明怪客难逃大劫。”

老尼姑吃力地站起，叹口气说：“仅凭他们手中的四个人质，便足以将四明怪客师徒引来了，何况目下他们又将小徒携走，第二批书信已经传出，这场杀劫必将令武林万劫不复，痛哉。”

方士廷吃了一惊，脱口问：“令徒怎会落在他们手中的？”

“不知道，贫尼在九子山房附近等候小徒，久等不至，后来无意中擒住一信差，方知小徒是被活阎婆与南海双残擒获的，已藏匿在九子寺，无可挽回了。小徒对施主是一往情深，可惜仇恨令施主盲目，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命也。她死了倒好，也是一大解脱，只怕她生死两难，贫尼心中好痛。施主，谢谢你的丹药，再见。”

方士廷站在原地发怔，久久，心潮汹涌，只想到一阵心酸。

南海双残，他听过那两个残忍的恶魔名号，不戒和尚了空是色中饿鬼，龙姑娘落在他们手中，那……

他不敢想，想了便心乱如麻。

龙玉雯的音容笑貌，不住在他的脑海中幻现。他真能忘情么？

他一咬牙，大踏步向碧云峰走去。

本来，他准备在九华山等候四明怪客与双奇前来救人，再出面找双奇，以逸待劳坐山观虎斗。但现在，他必须改变自己的策略了。

他一面走，一面思量对策。前面路旁踱出神色萎顿的慧净老净，拦住去路稽首道：“我佛慈悲，施主公然前往九子寺，真要在火上加油，扬灰煽火么？”

他冷冷一笑，说：“那是我的事，看来你仍然忽视在下的警告了。老尼姑，你是不是想知道在下的打算？”

“施主如肯见告……”

“在下与九天玉龙联手。”

“施主……”

“在下已经告诉你了，你还不走？”

“施主与云龙双奇的误会，如果再如此下去……”

“走开！我不要听你这种心有偏见的忠告。”

“施主何不直接去找双奇……”

“时机尚未成熟。”

“如果云龙双奇不再追究仙人峰的事……”

“目下说这种话，已嫌太晚了。”

“施主尚请……”

“让路！”

慧净老尼不让路，仍想劝阻他与九天玉龙会面，说：“贫尼负责前往找双奇，向施主负荆请罪道歉……”

方士廷哼了一声，突然一掌拨出。“蓬”一声响，将老尼拔倒在地，大踏步扬长而去。

慧净老尼绝望地叹息一声，取道扑奔池州，要赶往桐城传信，爱徒玉雯的死活，她已无能为力了。

九华山有三大古刹，化城寺、微贤寺、九子寺。九子寺规模最小，也最偏僻，位于碧云峰顶，建有三进大殿，三五十间禅房，与十余间供施主们避尘的客院。从上月初旬始，客院的施主们，全部换成来历不明的人，平时深居简出，寺中反而清净得多。

寺中原有五十余名僧侣，往昔曾经聚了高僧三百余，近三年来僧众日渐减少，目下已减至五十人左右，而且大多数僧侣经常出外至各地化缘，真正常驻寺中的僧人，为数约二十名上下，需照管偌大的寺院，委实力不从心，因此庙貌显得有点破败，寺附近的田地荒芜得草木蔓生，早已消失田地的形影了。

目下的方丈明心大师，接掌本寺已有十二年岁月，是个瘦高年迈的慈祥高僧，平日只知苦修不问其他，是不适当领导的出家人，池州府附近的施主，对这位高年方丈并无多少印象。

总之，这座位于群山深处的古寺，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愿花三两天工夫前来进香的信徒并不多。

南海双残一马当先奔向碧云峰，中间是活阎婆与杜元戎，押着龙玉雯姑娘神偷鬼窃断后，两个老贼对杜元戎的加入，感到万分兴奋，像这种可派用场的高手，多多益善，请都请不来，对方自愿协助，求之不得呢！

登山向上走，距寺里余，路旁便可发现信记，已进入九子寺范围。

到了山门外，一名胖胖僧人欣然出迎，见面便大笑道：“原来是法兄法驾光临，屈指算来，法兄也该来了。请进请进。”

不戒和尚亲热地拍拍对方的肩膀，笑道：“呵呵！可惜你不是大闺女，有女倚门相望，那才写意哩！来，见过活阎婆阎婆婆前辈，那位是八部天龙天机真人的弟子杜公子元戎。”

僧人一怔，脱口问：“八部天龙老前辈的门人？”

神偷丁彪笑道：“肉头陀，你如果招子亮，快去请施前辈前来相迎，保证你错不了。”

肉头陀堆下笑，行礼道：“婆婆与杜施主休怪无人相迎，为免引人注目，施前辈诸位前辈皆隐居客院，平时皆不外出，此非说话之所，请至客院相见，随我来。”

“有劳大师了。”杜元戎客气地说。

园林深处的客院中，客厅广阔，两名沙弥请客人落坐毕，奉上香茗，里面的主脑人物已闻报出迎。

迎客的人中，有九天玉龙施敏，沧海客刘权，三喜妖婆吴婆婆，去岁袭击高桥的主脑全部在场。之外是数位大名鼎鼎的邪道名宿，他们是追魂判官夏侯勇，天罡羽士松涛，不归浪子苍山，大荒野叟白衡，龙门吊客仇万方，双头鹰薄人杰……济济一堂，群魔乱舞。至于未在寺内安顿的人，为数尚多。九天玉龙已不惜工本，请来了天下群邪，要与四明怪客一群白道英雄破斧沉舟一拼，正邪双方作一了断。

其他的客院中，住的是名望稍次的人，还不配陪同主人迎客。

双方通名毕，九天玉龙大喜过望。活阎婆将接到沧海客邀请助拳的手书，途中遇上元戎结伴同行的事说了，并将巧遇龙姑娘的经过概略地叙明。

九天玉龙兴奋得哈哈狂笑，向杜元戎诚恳地致谢，一面吩咐手下准备酒食，一面向杜元戎笑道：“有老弟台出面相助，咱们大事定矣！令师修为已臻化境，拳剑天下无双，近来不曾听说再在江湖走动，因此四明怪客一群匹夫敢在江湖横行霸道，委实是憾事，但不知令师是否有出山的打算？有他老人家出面，威信我辈在江湖必可平安地混下去了。”

“家师已无出山的打算，他老人家目下正在参修上乘性命交修之学。在下奉家师命至江湖历练，一切生疏，尚请诸位多加指教提携。”杜元戎不亢不卑地说，在众多高手名宿之前，他知趣地收起了狂态。

九天玉龙笑道：“老弟行道江湖，在下理该为老弟稍尽棉薄，但请放心，一切包在施某身上。老弟来得正好，这一月中，天下群雄即将聚会九华山，正是老弟大展所学，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凭老弟的师门威望，在下保证老弟将一举成名威震天下，现在，在下先替老弟引见一些朋友。”

客厅中宾主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神偷鬼窃两人地位与名望，皆不配在厅中应酬，两人迳奔两院。

三喜妖婆则带了龙姑娘，也奔向西院密室囚禁。龙姑娘虽对群魔陌生，但看了那些人的相貌与神态，便知这次群魔志在必得，大事不妙。

神偷鬼窃两人径奔西院，两人对这一带十分熟悉，推开了厅门，里面的十余名江湖人纷纷向他两人注目。其中一名中年人坐在壁角蒲团上，双脚搁上一座短几，半躺半坐，翻着大牛眼笑道：

“老偷儿，是不是把九岭毒魔的大驾请来了？前面热闹嘛！”

神偷放下包裹，得意地笑道：“九岭毒魔三五天内方可赶来，你猜来的

是谁？”

“总不会是宇内三剑来了吧？”

“老弟笑话了，宇内三剑早晚会来的，但不是现在。告诉你，是八部天龙的门人来了。”

这消息立即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有人叫：“八部天龙还在人世？他的门人艺业如何？”

“八部天龙当然仍在世间，名师出高徒，他的门人自然了得。”

“哼！虎父犬子也平常得很。”

“老弟，不要不服气，你们认为南海双残的艺业如何？不戒和尚一照面，便被一掌震飞丈外，还说是手下留情呢。告诉诸位一件天大的好消息。”

“是何消息？”

“双残将龙飞的妹子搞来了。”

厅中传出一阵欢呼，有人狂叫道：“妙极了，这次云龙双奇裁定了，咱们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走啊！去看那小贱人长得如何，一先弄来快活岂不可出口怨气？走！”

神偷鬼窃两人进入走廊，折向廊末端的客房，推开房门，里面的禅床上坐着三个人，正在打坐行功。禅床像是大统铺，可睡十人，壁上挂有蒲团，可供寄宿的施主们作为打坐之用。

神偷将包裹向外侧的床内一丢，放下苍木杖解下剑，向邻位打坐的一名灰发老人笑道：“光源兄，练得这么勤？”

光源兄吁出一口长气，散去气功笑道：“怎么？这次回来喜气洋洋。是偷了无价之宝么？看你两人倒是顶轻松呢。”

“当然轻松，寺中来了一位熟人，你猜是谁？”

“谁？是男是女？”

“是女的。”

“女的？到底是谁？”

“你的黄山邻居，龙飞小狗的妹子。”

“哦！你是说慧净老尼的门人龙姑娘？”

“对，正是她，你要不要去看看。”

光源兄怔怔地自语道：“咦！她……她怎么会来的？她……”

“是捉来的，老兄，去看看吧。”

光源兄猛摇脑袋，苦笑道，“别开玩笑，被她骂一顿才划不来呢。丁兄，你们不该将她擒来的，她与你们并无过节……”

“算了吧，还说并无过节，？咱们好几次几乎断送在把鬼女人手中！”

“那是你们找她的晦气，怎能怪她？我反对你们的这种卑鄙的作法。”

神偷桀桀笑，坐下说：“别骂人好不好？如果你不卑鄙，就不会将与双奇约会仙人峰的消息告诉我们。而你与双奇约会，目的是出卖贵友在安庆府作案的底细，对不对？事后你老兄接到贵友一笔厚礼，临时感到心中有愧，方将约会的消息告诉咱们两人，有意唆使咱们去杀双奇，自己却躲得远远地，没错吧？告诉你，咱们都是一丘之貉，谁也别说准，好不好？云龙双奇两个小畜生一日不死，你老兄也就一日不得安宁，你就不要为了龙小贱妇抱歉啦！心肠软成不了大事。”

不久有人推开房门叫：“孟老兄，准备动身下山。”

床尾的一名中年人一跃下地问：“安弟，怎么回事？”

“施前辈叫咱们十二个人，将擒住龙姑娘的信息传出江湖，需立即启程，每人带一封信分送各地的朋友。快！不可误事。”

鬼窃向床上一躺，狂笑道：“哈哈！这次双奇两个小狗，即使能击溃这些人，他们自己也将灾情惨重，何况他们根本没有获胜之望，哈哈……咱们重见天日之期不远了。”

神偷摇摇头，摸摸没有耳轮的耳孔苦笑道：“还有一个方士廷小畜生，他不死，咱们仍然不能高枕无忧，仍然见不了天日。”

入暮时分，血魔回到了九子寺。

“桐城浪子方士廷”到了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寺，全寺立即进入戒严状态，闲杂人等一概回避，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至掌灯时分，仍不见有人前来。沧海客受方士廷救命之恩，他很想见见方士廷，约方士廷联手，因此一早就约了九天玉龙在寺外恭候。

但天色已黑，仍然不见方士廷前来。各地的暗桩撤回时，坚称绝对没有外人进入监视区。

方士廷早就来了，神不知鬼不觉伏在寺后的茂草中。

九天玉龙的看法与沧海客相反，他认为方士廷叫血魔寄语少管闲事，决不会前来相助的，因此并不抱有希望，方士廷来与不来，他并不介意。

最心惊的该是神偷鬼窃两个老贼，方士廷三个字，令他们心惊胆跳，食不下咽，睡不安席。

二更尽三更初，全寺灯火全无。一个鬼影飘入了寺内，像是幽灵幻影。

他是方士廷，浑身裹在黑衣内，黑头罩，只露出五官，只佩了一把剑，整个人显得神秘阴森。

他今晚来的用意，一方面是想试一试对方的实力，如果根本就中些乌合之众，他便不用在此地浑水摸鱼了，何必花工夫在此地等候？用不着四明怪客师徒到来，来几个一流高手便把这些人赶得烟消云散，他在此地等岂不太傻？另一方面，他对龙姑娘尚不能忘情，在下意识中，他想前来看看龙姑娘的遭遇。

白天，他已经摸清了全寺的形势，大胆地侵入，无所畏惧，他并不想与九天玉龙一群人作对，但有了以上两种想法在，他必须探虎穴闯龙潭。

真巧，他刚越过西院的院墙。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已经有人抢先了步，院角的墙根下射出一个快速的黑影，恰好向他的落脚处纵来。

前面闻进入西院的月洞门，似乎两人有志一同，皆欲从月洞门探入。但对方都误会了，看到对方的身影，便以为对方是院中的人，不约而同立即下手攻击。

夜黑如墨，看清人影已接近至两丈外，来不及废话，双方也不想招呼，都想先下手为强，抢制先机抢攻。

“噗！”一双铁掌相交，接上了。

“咻！”黑影沉喝，起腿飞扫。

方士廷想活擒，因此出手仅用三成劲，没想到几乎上了大当，对方的一掌已经用了全力，险些被震裂皮肉。

对方反应快，一掌无功立即出腿急攻。他心中一凛，碰上高手了，岂能大意？斜身闪在一旁，一掌拍在对方的腿侧，左掌“啪”一声响，击在对方的右肋背上。

“砰！”黑影摔倒在地。

他火速抢人，出手擒人！

黑影居然禁受得起，出腿急绞。

他不得不一跃而过，不能让对方绞中，绞中可能断腿，大意不得。

黑影一绞落空，奋身一滚，跃起火速拔剑。

但他已回头反扑，一声暴叱，“蓬蓬”两声闷响，将对方重新端倒在地。

黑影先前的沉喝声，已声惊动了院中的人，来得最快的几个黑影，已冲过月洞门了。

黑影重重地摔倒，剑未能拔出，居然未受到伤害，向侧急滚一跃而起。

他一闪即至，“噗！”一声一掌劈在黑影的耳门上，顺手将人扛上肩头，向外急撤。

“快拦住他！”有人大叫，飞掠而至。

已经惊动了院中人，他必须撤走，挟了被打昏的俘虏。越墙而遁。

追赶的人没有他快速，寺外林深草茂，天色大黑，被他轻易地溜之大吉。

远走两里地，他窜至一处茅草及腰的山坡，往草中一伏。这里夜间相当安全，有人接近至十丈便无所遁形，不怕受到伏击。

他先拉脱黑影的双肩关节，制了环跳穴，方将人弄醒。伸手一摸对方的面庞，便知是个年约半百的中年人，八字大胡有点刺手。

“阁下，通名号。”他坐在一旁低声问。

黑影深深吸入一口气，冷笑道：“在下已落在你们手中，有何残酷手段迫供，你就掏出来好了，在下决不含糊。还问什么名号？”

“等认出你是谁，你岂不是白挨了刑？”他冷冷地说，伸两手扭住了对方的鼻尖，作势往上拉，只消用半分劲，鼻尖便将分家。

黑影大概知道名号瞒不了人，大声道：“在下闻公达。”

他一怔，说，“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府名武师夜游神闻公达。听说你广收门人，要以阁下的成名绝学六合道迫魂掌创建闻家六合门，但今晚你的掌法笨拙得很哪！”

“哼！”

“你来做什么？探道？”

“在下前天得到你们要公孙前辈来九华山决斗的消息，想前来看看是些什么人在捣鬼。”

“探清了么？”

“没有，在下刚到。”

他解了对方的穴道，接上肩关节，“劈啪劈啪”给了夜游神四记耳光，冷笑道：“凭你这种第三流的身手，也敢前来探道？哼！快滚！去等四明怪客与云龙双奇，人到齐了再来，不然将死无葬身之地，滚！”

夜游神被打得昏天黑地，狼狈地爬起，咬牙问：“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你得到的消息说是什么人？”

“说是九天玉龙施敏。”

“那就对了。”

“阁下好高明，亮名号。”

“方士廷，桐城浪子方士廷。”

“在下记住了。原来你是春秋山的杀人凶犯……”

“记住了你还不走？滚！”

“阁下……”

“再不走卸下你的狗爪子。”

夜游神打一冷战，扭头便跑。

方士廷哼了一声，恨恨地自语：“这家伙简直昏了头，居然敢独自前来探道，真是不知自量，却误了我的大事。”

已有白道人物闻风赶来探道，今后寺中将加强戒备，夜间前来必将十分凶险，大费手脚，恐怕还得受到暗袭，不易入内查探了。

暗不来明来，他决定白天硬闯，白天不怕受到暗袭，比夜间要安全些，虽则他并不怕有人暗袭。

次日巳牌末午牌初，九子寺山门前静悄悄。平山的暗桩加多了，戒备果然加强，没有人能攀登碧云峰而不被发现，每一处可攀登的地方皆设了暗桩。

他一身黑劲装，佩了剑，大踏步走上了登山的小径，单人独剑胆大包天。

暗桩已用信号将消息传出，但没有人出面阻拦。他当然知道，不久便会有人出面盘道了。

怪的是到了半山，依然不见有人出面盘问。

正走间，前面出现三个人影，是三个穿青袍的人，每人挟了一个长包裹，正往上走，像是进香的香客。

他的脚程快，终于赶上了。

三个青袍人听到了脚步声，同时驻足扭头下望。最后那人年纪四十出头，满脸横肉，三角眼厉光闪闪，左颊有一块长满青毛的鹅卵大胎记，其色青紫难看已极。看清了他，这位仁兄咧嘴一笑，露出两排黄色的尖利牙齿，桀桀怪笑道：“老弟，才来呀？”

他也咧嘴一笑，说：“不错，才来。”

“上山进香么？”

“在下没那么多闲工夫，而且不信神佛。”

“那你来有何贵干？”

“彼此彼此。”他一语双关避不作答。

“哦！贵姓？”

“你们是……”

“在下姓能名干才。”

他呵呵笑，向上举步道：“原来是金华十二鬼之一的疤面鬼能干才，久仰久仰，只是咱们少见。”

“你阁下是……”

“听说去年你们十二鬼曾经参予袭击高桥村，按理不该不认识我。”

“你是……”

“方士廷。”

“哎呀！你……”

方士廷伸脚一拨，双方相并而行，这一拨势难闪避，疤面鬼惊叫一声，扭身便倒，骨碌碌向下滚。

说快真快，方士廷一声长笑，俯身伸手一钩，便钩住疤面鬼的左脚，顺手一带。

“哎……”另一鬼也倒了，同向下滚。

最上面的一鬼大惊，发狂般向上奔。

方士廷哈哈笑，叫道：“慢走慢走，别摔倒了。劳驾通报一声，告诉九天玉龙我桐城浪子来了。”

到了九子寺，寺门外高高矮矮站了五六十条好汉。沧海客刘权在中，右是九天玉龙，外侧是三喜妖婆。左侧上首是年轻人杜元戎；外侧是一个白发老人；再外侧方是血魔。

另一人竟穿了一身金光闪闪的劲装，佩的是金剑，连眼珠似乎也成了金色，年约花甲，络腮大胡子也是金色，相貌与众不同，一看便知是河南开封的金魔尤朗，宇内三邪之一，无法无天的魔头。

至于南海双残一群人，站得远远，全用困惑的目光迎接。

他对这些人陌生，全不认识。

除了曾经与他拼成平手的九天玉龙，与曾被他所救的沧海客之外，其他的人皆用不屑的目光向他注视，并未将他放在眼下。当然，他一个年轻人，名号虽然响亮，但这些江湖顶尖儿人物并不曾见识过他的艺业，瞧他不起并非奇事。

血魔是唯一害怕的人，但人多势众，也不在乎他了，他单人独剑成不了事。

神偷鬼窃不在人群中，这两个老贼那敢出面。

这两年来，方士廷的名号已传遍江湖，但谁都知道他是云龙双奇的手下败将，今天居然惊动了这许黑道顶尖儿人物相迎接，委实风光已极。

他大踏步上前，在众目睽睽下，他从容而进，这份豪情与胆气，确也令这些魔头们心折、动容、惊讶。

他在两丈外止步，抱拳行礼笑道：“不敢当诸位厚爱，方某这里郑重申谢。”

九天玉龙呵呵笑，朗声道：“方老弟，是来襄助施某么？施某先行谢过。”

“呵呵！在下是来拜望前辈的。”

“不敢当，施某深感荣幸。”

“在前辈未上法场被正法之前，在下必须来拜望前辈一次。”

九天玉龙大为不悦，怒声道：“老弟，说笑话也该看地方，有分寸。”

“呵呵！前辈原来听不进老实话。”

“你今天是有意前来当众侮辱施某的？”

“呵呵！在下怎敢？首先，得表明身份，目下方某是九江府一等一级巡捕。”

他的话立即引起一阵骚乱，群众大哗，有人大叫：“原来他是六扇门的鹰犬，埋葬了他。”

他不在乎，仍然笑呵呵地说：“在下此来，是向诸位申明的。其一，在下奉命捕拿九江血案的凶手，他们是风尘三杰的散花仙子商大娘，与云雷的妹妹云莹。从犯有晴天霹雷与龙飞的妹妹龙玉雯。这些人必须活擒归案。九江的法场在等着他们就刑法。其二，云龙双奇虽不是主从犯，但他们早晚会在方某手中，因此特来奉劝诸位少管方某的事。

如果诸位伤了方某的人犯，那么，诸位便得准备打官司。其三……”

“你还有其三？”九天玉龙不耐地问。

“不错。”

“你不必说了。”

“为何不说？钟不敲不响，鼓不打不鸣……”

“咱们不理睬你的话，你说了等于白说。”

“不然，话必须说清楚；交待明白，以尽礼数。至于前辈听是不听，那是另一回事。”

“你做你的鹰爪，施某做施某的江湖亡命，桥归桥，路归路……”

“可是，你我已有了无可避免的冲突。”

“你少废话。”

“在下必须说明白，决不是废话。其三，龙玉雯已落在前辈手中，请将她交给在下带走。”

“什么？”

“你明白在下的话。”

“在这么多高手名宿之前，你竟敢说这种话？”

“在下不是说了么？”

右侧不远处有人大叫道：“在湘南，这家伙曾自称他是云龙双奇的妹夫，显然他包藏祸心，宰了他。”

另一名尖嘴缩腮的人也怒叫道：“不错，这厮包藏祸心，焉不知他不是云龙双奇的同谋，故意制造出仙人峰血案的谣言，来引诱咱们的同道上当的诡计？宰了他这狗东西。”

九天玉龙摇手制止众人叫嚷，沉声道：“方士廷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他仍然呵呵笑，说：“不是欺人太甚，在下所说的全是肺腑之言，用意是不让诸位犯下错。在下身在公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职责所在，不得不过来向诸位提出忠告。”

九天玉龙怒极反笑，问道：“听权老说，上次你随冥府妖婆去投山海夜叉为师，不知是真是假？”

他向沧海客一指，说：“刘前辈曾目击其事，真假他自然明白。冥府妖婆已经找到了百劫邪神，已劝告百劫神早日归隐珍惜羽毛，因此百劫邪神这次不会前来助你们了。”

“老弟的第三件事，委实令施某为难。”

“有何为难？”

九天玉龙向杜元戎伸手，说：“这位老弟姓杜，名元戎，是八部天龙前辈的弟子，八部天龙与令师山海夜叉齐名。”

“哦！在下听说过天机真人的名号。”

“咱们昨夜经众推举，公举施某为主婚人，阎婆婆与金魔尤兄为大媒，将龙小丫头许给杜老弟为妾，今晚便要完成红烛之喜。你老弟前来索人，岂不令施某为难？我看，你还是乖乖走吧。”

方士廷坚决地摇头，一字吐地说：“你们的事在下不便过问，但方某必须将人犯带走，决不通融。”

金魔早已怒火冲天，一跃而出怒吼道：“小畜生。你再说一句试试？”

他脸色一沉，叱道：“滚回去！你这犯禁的亡命，在下不逮捕你，已算是你祖上有德了。”

穿金色衣，那是犯法的，被官府抓住，不杀头也得充军，金魔登时气得发抖，一声怒啸，疯狂地冲来。

在天下黑道群魔的注视下，交手的双方，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绝境，事关一生的声誉，岂敢不全力以赴？

金魔怒极出手，忿然攻出一招手脚俱至的“日月争辉”。怒啸声掩盖了出招的隐隐风雷，闪凶、狂野、迅疾、诡奇，势如石破天惊。

“噗噗！”双方人影乍合，传出了可怖的音影响，地面走石飞沙，尘埃滚滚。

人影飞旋而分，换了方位相距约两丈。

金魔怪眼像要喷出火来，金色的虬戟须立，金色的袍袂无风自摇，一手掩住右肋，呼吸一阵紧。

方士廷俊面有了汗影，目光瞥了左肩一眼，肩外侧衣裂如粉。出现一个掌印，露出里面的肌肤，指痕宛然入目，似乎浮动着一闪金光。

他略为伸动左手，冷笑道：“金色魔手，如此而已。”

声落，人化成腾，暴叱似焦雷，像是电光一闪，猛扑两丈外的金魔，轮到他行雷霆一击了，声势之雄，连那些自以为天下无敌的老魔头也为之心惊胆跳。

双方再次接触，比上次更凶猛可怕。

一瞬间，沧海客与九天玉龙同时跃出，同时大叫。

“住手！”

“嘭”一声大震，四个人影乍合，气流激荡，劲风扑面生寒。

一个黑影飞射而出，脱出了纠缠。

人影倏止，金魔、沧海客、九天玉龙成了三角形屹立，脸色都变了。

沧海客的一双大袖不见了，已化为粉末飘散。

九天玉龙的头巾飞上半空，“噗”一声掉在两丈外，跌扁了。

金魔的脸上肌肉伤是冻结了，泛金光的眼珠似要突出眶外，久久，徐徐伸手抓住剑靶。

剑徐徐出鞘，金芒耀目。

众人皆以为金魔要拔剑拼命，屏息以待。

蓦地，金魔打一寒颤，剑并未拔出，突然直挺挺地向前一栽。

沧海客与九天玉龙同时抢到，恰好将金魔架住了。

“哇！”金魔喷出一口鲜血，颤抖着叫：“我……的保……保命金……金丹……”

九天玉龙火速解开金魔的百宝囊取丹丸。

杜元戎大踏步而出，叫道：“这件事交给在下了断。”

白发老人也举步出道：“尤老弟中了无极冰魄掌，等会儿可能要冷死，快抬进去，老朽可以救他，他的保命金丹没有用。”

方士廷在对方三位威镇江湖的魔首元魁连续合击下，已到了真力虚脱元以为继的境界，不能再逗留了，沉静地后退，朗声道：“九天金龙，别忘了在下已经警告过你了，再给你半天工夫权衡利害，在下将回来接收玉雯。当在下回来接人时，谁敢阻挠，他将肝脑涂地，再见了。”

杜元戎一跃而上，大喝道：“站住！你还没问杜某是否肯放你走呢。”

他一声长笑，如飞而去。杜元戎也一声低啸，奋起狂追。

他到了百步外小径下坡处，下面是三十余级石级。身后，杜元戎已经迫近了，他就是要等这位年轻人一试功力。

杜元戎初出江湖，经验欠缺，只知目空一切，傲态凌人，看对方已被

追上，相距足八尺，手一伸更拉近至四尺左右，便大喝一声，迫不及待的一掌拍出。用上了以气伤人绝学。真力骤吐，拍向对方的背心。

方士廷在江湖逃命了年余，出生入死，经过了大风大浪，经验与见识皆超人一等，杜元戎与他相比，相差太远了，一切全在他的计算中。

他在急速前奔的凶猛冲势中，突然向下一仆，闪电似的滚转，奇快地转过身来，一脚急挑。

杜元戎急冲而过，“噗”一声被他一脚挑在右大腿后侧，像是中了万斤巨锤所击。

“哎……”杜元戎惊叫，收不住势，向下飞落，像大雁般飞下了三十余石级，摔倒在山坡下。

方士廷挺身而起向飞掠而来的白发老人咧嘴一笑，拍拍身上的尘埃说：“你们已可和四明怪客一拼，人多人强，狗多咬死羊，你们好自为之，少陪。”声落，白发老人已到了两丈外。他向侧一窜，掠下山坡钻入茂密的树林，如飞而去。

杜元戎居然未受伤，绕出山坡怒吼如雷穷追不舍。可是，他已经消失在浓林深处。

他已试出对方的实力，也有点暗暗惊心，看来，四明怪客与云龙双奇，这次可能栽在九华山。

总之，不管是那一方栽了，对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只消耐心等待便可。

他的心很乱，龙姑娘的事不断地困扰着他。

他在一处隐秘的山崖下歇息，时光飞逝，但他却感到漫长得令他受不了，龙姑娘的情影，随时光的消逝而益增，不时在他的幻觉中映现，而且幻觉愈来愈鲜明强烈，令他心潮起伏，坐立不安。

晚霞满天，他更是焦躁不安，一拳捣在自己的掌心，心事重重地自问：“我怎办？怎办？”

当杜元戎急怒地穷追方士廷时，群魔已返回西院。大厅中，只有为首的十余名老魔。

沧海客换口气，向九天玉龙苦笑问：“施兄，你说已将龙丫头许给杜公子为妾，是不是有意拒绝方士廷合作？”

九天玉龙沉静地说：“权老，不是兄弟有意拒绝与他合作，而是他根本就没有与咱们合作的诚意。上次在高桥村，他已经表明了态度，那时他的艺业有限得很，仅能侥幸逃过兄弟的十四招而已。目下他已拜山海夜叉为师，艺业精进何止百倍？刚才咱们三人就无奈他何，他肯与咱们合作？快死了这条心。”

“那……施兄之意……”

“咱们将希望放在杜公子身上。”

“唔！杜公子也靠不住，狂妄鲁莽，言过其实，你竟对一个初出道的狂妄小伙子寄以厚望，你……”

“呵呵！权老，你忘了八部天龙？”

“与八部天龙……”

“小的受了挫折，还怕老的不出头？”

“哦！这……”

“只要方士廷来找杜公子讨人，就不怕八部天龙不来撑门人的腰。”

“可是……杜公子不是好色之徒……”

“呵呵！他不好色，但好名，血气方刚，对不对？”

“你的意思……”

“一切有我，且拭目以待。”

半个时辰之后，杜元戎失望地但气虎虎地回来了。厅中，君魔正等候这位小伙子跳火坑！

九天玉龙堆下一脸奸笑将人接入，愁眉苦脸的问：“杜老弟，人迫到了么？”

杜元戎恨恨地说：“搜遍了两座山，鬼影俱无，被他逃掉了，这小子好快的脚程。”

“刚才老朽万分抱歉。”

“抱歉什么？”

“有关姑娘许配老弟为妾的事。老朽被方士廷小辈迫得太急，不得已拾出老弟的名头挡挡，没料到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未将老弟放在……”

“别提了。”杜元戎焦躁地说。

“好，不提那小子就是。本来，龙姑娘是人间绝色，号称武林第一奇女，与老弟正是郎才女貌，英雄美女，老朽确是有意撮合，在这期间命她侍候老弟的起居。既然方小辈坚持索人，看来，人不交给她，他不会罢休的了，只好将龙姑娘交给他带走，咱们确是招惹不起山海夜叉的得意门人……”

“住口！”杜元戎暴怒地叫。

“这……老弟，老朽说错了么？”

“龙姑娘我杜元戎要定了。”

九天玉龙心中狂喜，但却愁眉苦脸地说：“这……这……这恐怕不太好……”

“在下不怕山海夜叉。”

“可是……”

“让那姓方的小子来找我好了。”

“老朽担当不起……”

“一切由我担当，今晚上把龙姑娘送到在下房中。”杜元戎一字一吐地说，语气极为坚决。

三喜妖婆冷冷一笑，问道：“杜公子，不知令师肯让龙姑娘嫁你么？公子家中是否已有妻室，尊夫人……”

“那是我的事，在下尚未娶妻。”

“哦！未娶妻先娶妾，也是武林一大佳话。”

九天五龙笑道：“这叫做星星暂替月光明，先娶妾并无不妥。来人哪！吩咐厨下准备酒席，今晚咱们庆祝杜公子纳妾，不醉无休。”

寺中洋溢着洋洋喜气，但戒备极为森严。

经过九天玉龙有计划的起哄，新郎杜元戎在这群黑道魔头的吹捧下，轻飘飘乐不可支，赫然以未来江湖霸主自命了，那管他地厚天高？

酒直闹至二更时分方进入高潮，由三位黑道女英雄挽出已喝了一杯散气酒，成了弱不禁风衣着华丽的龙姑娘出堂，厅中立即笑声震天，怪叫四起。

龙玉雯成了待宰的羔羊，经过开脸打扮巧施脂粉的她，灯光下，象是画里人般出奇地艳美。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她欲哭无泪，面容惨淡，在这种场合下，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一进厅，便有人大叫：“妙啊！叫新娘子好好敬酒。”

“杜公子，过了今晚，你就是龙小辈的妹，；可不能过河拆桥哪！”

“哈哈哈哈……新郎新娘一起敬酒，妙啊……”

“废话！妾算不了新娘子，应该向客人奉酒而不是敬酒，对不对？不懂规矩就不要胡说八道！”有人提出抗议，在字眼上挑毛病。

“对，她算不了新娘子，谁不知她曾经是方士廷的姘头？该说是再嫁夫人啦！哈哈哈哈……”

“不许胡说八道，疯了么？”沧海客向那人大叫，这种场合怎能说这种话？

“对！等会儿将带荤的话，留到闹新房再说。”有人附和沧海客的话。

龙玉雯横了心，她猛地一脚疾飞，踢向一名拦住去路醉醺醺的大汉，怒叫道：“你们这群畜生！猪狗不如！”

她气功已散，但基本力道仍在，可是在两名女魔的挟持下，这一腿劳而无功。

大汉哈哈狂笑，高举着酒碗说：“小娘子好利害的粉腿，杜老弟今晚艳福齐天，今晚上在床上把花拳绣腿亮给咱们看看，那才精彩绝伦呢。”

大汉的脏话，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百十名宾客笑声爆出，把龙玉至羞得几乎要昏厥。

一名中年妇人笑了一声，骂道：“要死的，钻天砸子，你的嘴脏死了，让开！”

在哄笑下，将姑娘连拖带拉推至杜元戎这一桌，两个女人将她向杜元戎身上一推，说：“大家敬他们两人一杯酒，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杜元戎一手挽住龙姑娘。站起举杯笑道：“谢谢诸位的……”

“快喝交杯酒，咱们再敬酒。”有人大叫。

龙玉雯突然悲愤地大喝一声，一脚踢向食桌。

杜元戎手急眼快，将她向后一带，一脚落空。

好一掌挥出，杜元戎心无二用，一不小心，酒杯被她拍中，酒向身上飞洒。

这瞬间，“蓬”一声大震，后窗突然倒坍，三个人影象怒鹰般穿窗而入。剑光如匹练，闪电似的冲入厅中。

靠窗的两桌共有十六名悍贼，骤不及防，被剑光从中间穿越，狂叫声刺耳，登时便倒了五名之多。

第四第五两黑影随后扑入，堵了两侧保护退路。

对面的客院飞落下穿着浑身黑衣只露五官的方士廷，一直就不动声色，看清了入侵的人，他冷笑着向下飘落，自语道：“晴天霹雳一群人回来了，迫不及待地冲入救人，真是一群有勇无谋的匹夫。龙姑娘陷入贼手，我知道他们会十万火急地赶回来的，不然就不配称侠义门人，回来象是飞蛾扑火。”

领先进入的是晴天霹雳、商大娘、云莹姑娘，怒啸震天，猛扑中桌的各首脑。

吃喜酒，谁都没带兵刃，立时全厅大乱。

杜元戎反应最快，抓起一张长凳，大喝一声，迎向首先抢到的晴天霹雳，“铮”一声架开了长剑，抢入一脚疾飞。

两人搭上手，各展绝学抢攻。

九天龙玉同时一掀桌面，整座食桌与杯盘酒菜，推向商大娘与云莹，

怒吼道：“风尘三杰来了两个，三山小筑十年前的血债他们偿还。让开！交给我。”

商大娘向侧闪，避开食桌杯盘，恰好被沧海客拦住，沧海客大喝一声，双掌无畏地抢入，一把便扣住了老太婆的剑，右掌拍在老太婆的左肩上。

“蓬！”老太婆也一掌拍在沧海客的右肋上，但却被天玄神罡护体神功，反震得手掌欲裂。

“嗯……”老太婆叫了一声，向下挫倒。

云莹奋勇向龙姑娘冲去，但却被老贼婆三喜妖婆拦住了。老太婆用的是长凳，摘叶飞花皆可伤人的高手，一张长凳在手，比兵刃的威力相差无几，“叮”一声荡开云莹刺来的剑，左手探入急抓云莹的胸口，象是电闪霆击，一照面便贴身了。

十年前，风尘三杰协助四明怪客袭击三山小筑，那时的九天玉龙艺业已高出风尘三杰甚多。而沧海客的修为，仅比四明怪客相差无几，自然比九天玉龙高出甚多，老太婆碰上了沧海客。怎受得了？一照面便倒了不足奇事，可说理所当然。

三喜妖婆的造诣，仅比九天玉龙一分半分，云莹比其兄云雷相差太远，很难在老婆婆面前获得施展的机会，双方贴身大事去矣！

进来的三个人，皆被功力奇高的人拦住了。

破窗外，连续飞出十余颗小石，几乎在同一瞬间，击灭了十二盏明灯，有人低喝：“还不快逃？”

窗外有晴天霹雳的长子汪世纶，孙儿女汪英汪华，只看到一个黑影飘至窗口，便击灭了里面的灯火，喝声入耳，黑影已一闪不见，是只知对方好意叫撤，却不知是谁，黑夜间本就看不清，而黑影确是快得不可思议。

晴天霹雳在杜元戎手下，只支持了三两招，灯火未熄的前一刹那，已被杜元戎夺剑中一脚踢翻了。

变化太快，来得突然，结束也快，抢救龙姑娘的三个人，在灯火被击灭前便已被擒。

负责保护退路的人，是受伤未愈的慧净老尼，与商大娘的孙儿商松，两人抢救不及，便知大事去矣！老尼姑当机立断，喝声退！立即翻窗而出。

群贼大哗，纷向四面抢出救人。

“砰”一声大震，第一个追出窗的人突然摔倒。

老尼姑抓住不肯退走的商松，厉声道：“都留下谁来设法救人？枉死无益，走！”

“我要和他们拼了！”商松狂叫。

第二个黑影穿窗而出，左右两方，从其他门窗出来的人，也飞掠而来，有人大叫：“休让他们走了。”

老尼姑不管商松肯是不肯，拉了便跑。

五个人从庙后越墙而出，墙下伏着小姑娘商雅芳扛着——一个俘虏迎上急问，“人救到了么？”

汪世纶五内如焚，惨然叫：“家父与你奶及云姑娘，全葬送在内了！”

“天哪！”小姑娘失声狂叫。

“先离开再说，过后再设法救人。”

老尼姑断然下令，迫众人急撤。

追的人已在墙头现身，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大厅灯火熄灭后，杜元戎居然够精明，抢到龙姑娘倒下处，挟起姑娘贴至壁角戒备。

刚将人带离原地，方士廷便赶到了，一把未将人捞住，慢了一步。

黑暗中，老妖婆在远处叫：“老身捉住一个丫头。”

方士廷以为是龙姑娘，循声迫近，拨开两个挡路的人，一摸便摸到了老太婆的发髻。

老婆婆一手急拔，不悦地叫：“怎么在老娘头上毛手毛脚？”

“噗”一声，他一掌击在老太婆的天灵盖上，认位奇准，一击便中。

他将云姑娘扛上肩，乘乱溜之大吉。

碧云峰北面三里外，有一处乱崖怪石散布的山坡。他钻入一处由数座巨石所形成的崖洞，将人放下，伸手摸索藏在石缝中的松明。

云姑娘不知他是谁，叫道：“我的七坎被制，请先替我解穴。”

他一怔，讶然道：“咦！你是云莹？”

云莹听出是他的声音，只感到心向下沉，骇然叫：“你……你是方……方士廷？”

“你该说是方巡捕。”

“天哪！”

“不要叫天，天帮不了你的忙。你们不是要逃向桐城么？为何又回来了？”

“我……我们在江边等……等船，也等龙姐姐，不想人没……没等到，却打……打打出龙姐姐已被隐身九子寺的九天玉龙所……所擒。”

“所以你们赶回救援，在下早已算定你们必定转回。”

“你……”

“你是在下的第一个囚犯。”他凶狠地说，点起了松明，又道：“落在方某的手中，你算是最幸运的人。”

云莹珠泪滚滚，哀叫道：“方爷，我愿甘心情愿地跟你归案，任杀任刚决不反悔，但请你救出龙姐姐，她是无辜的。”

“在下也是无辜的。”

“我和龙姐都知道，已在两位兄长前尽力替你辩解，我们……”

“哼！你这些话已说得太晚了。”

“方爷，求求你，求你冲龙姐姐份上，快去救她。她对你一往情深，发誓要替你洗雪冤屈，不惜与乃兄龙飞反脸，从湘南返家这年余岁月，她不曾与龙飞说过一句话，在龙老伯面前，一而再指证你的无辜……”

“住口！”

“方爷，龙姐姐为了你，她心碎了，她……”

“闭嘴！”

“你要杀我，你就杀吧。如果你能忍心杀爱你的人，你就去杀姐姐，不要让她死在那些人手中，你……”

方士廷重新戴上头罩，沉声问：“如果在下去救她，你答应在下至九江乖乖投案么？在下给你一次机会。”

“是的，我答应，我可以对天发誓。”

他翻过姑娘的娇躯，用对穴震穴术解了姑娘的穴道，沉声道：“你如果食言，在下要你生死两难，你滚吧！先至池州去找七盟的老大驼神季大爷投案。”

声落，他拍熄松明，钻出崖外，又扭头道：“北面山峰一带暗桩已清，你可以从北面走，但仍须小心。”

云姑娘钻出崖外，已经失去了他的踪影。

一场喜筵乐极生悲，众魔头返回大厅，已是三更将尽了。大厅已经恢复原状，喜筵已撤光。地下，摆了五具尸体。三喜妖婆脑袋受伤不轻，已回房养息。

外围共死了四名暗桩，有一名暗桩失踪。

擒住了晴天霹雳与商大娘，风尘三杰有两名被擒。两人被牛筋索吊在厅柱上，等候正主儿发落。

龙姑娘被按在椅内，由杜元戎亲自看守。

追的人陆续返回，未能将人赶上，黑夜中山高林密，想追赶武林高手委实难以登天，不得不放弃搜索返寺。

大厅中灯火通明，九天玉龙与众魔头坐在大环椅上，每个人皆用怨毒的眼神，投注在两个俘虏身上。

九天玉龙咬牙切齿地怒吼：“你两个老狗男女，昔日的威风安在？十年前家破人亡的血债，该你们一清二楚地偿还了。弟兄们，取小刀与盐来，并准备炭盆，今晚咱们割碎了两个老狗男女，把他们吃掉，我要生吃下他们的心肝，取酒来。”

沧海客与四明怪客其实并无深仇大恨，只为了二十年前百丈崖论剑失败的耻辱而已，被迫发誓息隐江湖埋头苦练了二十年，不曾在江湖走动。严格地说来，要不是埋头苦练志切雪耻二十年，他决不可能将天玄神罡练至化境，这可喜的成就，不能不说是受到百丈崖失败之赐。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风尘三杰无仇无怨，因此不忍见两人受此惨毒的死刑，赶忙接口道：“施兄，使不得，万一方士廷前束索取囚犯，岂不糟了？施兄难道愿树方士廷这种可伯的强敌么？”

“方士廷有在下应付。”杜元戎阴森森地叫。

沧海客呵呵笑，说：“老弟台今晚小登科之喜，难道竟愿见血腥？”

那年头，不迷信的人少之又少，杜元戎一沉吟。

九天玉龙意动，沉声道：“好，明天再刮了这两个老狗男女，先给我抽他们一百皮鞭。打！”

在鞭声震耳中，两人成了一双血人。

26

一个练了武功的人，一百皮鞭小意思，可能皮肉也不致受伤。但被制了气门，便与常人并无不同，不能运气护身，武功再精纯也毫无用处。

一百皮鞭，把晴天霹雳和商大娘，打了个皮开肉绽，一鞭一条缝，一记一条痕，死去活来，昏厥了两次，浑身衣裤凌落，血肉模糊。

大厅人群已散，但灯火依然明亮。所有的人皆已返回居所就寝，连闹新房也提不起兴趣了。

杜元戎带了龙姑娘，兴匆匆地返回后院的新房。

所有的人，皆认为今晚决不会再有人敢来生事了，戒备已然加强，暗桩已密布的寺四周，山上山下皆有人潜伏，想接近难似登天。因此，寺内部反而疏忽了。

大厅的大柱上，吊着浑身是血气息奄奄的晴天霹雳。两人分别吊在一根大柱上，相距两丈，想互相帮助也力不从心，毫无机会逃生。

有两个人看守，不断地在附近巡走。

晴天霹雳睁开老眼，向两丈外的商大娘低声道：“大嫂，我靴底有枚开锋制钱。”

商大娘叹口气，绝望地说：“有制钱也派不上用场，我荡不过去取出应用！”

“我们就此等死么？”

“不等死又能怎样？”

“把看守诱过来，踢死一个算一个。”

“你试试看。”

“喂！看守，我要水，水！”

两个看守扭头回望，阴森森地走近。

晴天霹雳一怔，向走近至丈外止步的老看守叫：

“咦！你不是黄山天都峰逸园的黄山逸士蒙光源么？饱……”

黄山逸士冷笑一声，问道：“怪，你怎么认识老夫？”

“在下曾经多次到黄山走访慧净老尼，怎不认识你？只是彼此未曾交谈而已。”

黄山逸士打一冷战，悚然地说：

“没料到你这老匹夫竟然认识我，但你已死定了，认出老夫也无所谓！”

“你怎会与这些宇内邪魔鬼怪混在一起？”

“哼！你少管闲事。”

商大娘突然叫道：“姓蒙的，你不是与云龙双奇约会仙人峰的人么？云龙双奇以为你遭了不幸，会到逸园去找了你好几次，原来你这狗东西是他们的人，难怪有人在仙人峰替双奇挖下坟墓，布下陷阱计算双奇！”

晴天霹雳目眦欲裂，厉声问：

“姓蒙的，你曾经是白道英雄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为何要自甘下流，不保晚节与这些凶魔鬼怪混？你并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居然委屈自己替他们做使唤小爪牙，你不惭愧？”

商大娘也恨声道：“如果不是为了仙人峰血案，江湖何至如此不可收拾？姓蒙的，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黄山逸士杰杰笑，说：“现在告诉你们，已无伤大雅不妨事了。”

“你说吧。”

“事情简单得很，起因是敝友九尾狼在安庆府杀人越货，事先说好了等他们得手之后，送给在下一些珍宝金银养老。你知道，在黄山隐居，无田无地，不耕不织日子是不易过的。但事后半年之久，九尾狼竟然绝迹不至，老夫以为他食言，一发狠，便差人送信着手侦查此案的云龙双奇；约他们在三月初三在仙人峰下会面，有重要大事相商，他们曾与老夫有数面之缘，老夫且是慧净老尼的近邻，自然会到仙人峰赴约了。”

“原来是你捣鬼，是你……”

“别急，反正会告诉你的，不想九尾狼在老夫将信送出后的第三天，便

带了五百两金银与一些贵重珍宝登门拜望践约。”

“所以你就反悔不赴约了。”

“不赴约怎行？老夫不是失信的人，如果引起双奇动疑，岂不糟透？因老夫略展奇谋，便了却这场麻烦。”

“你派人偷袭计算双奇？”

“哈哈！老夫岂会傻得派人自掘坟墓？”

“那你……”

“多年前，双奇行道湘西，把神偷丁彪鬼窃胡林师兄弟俩在沉州的山门，一口气捣得稀烂，两人徒众星散，家破人亡，胡林的次子也被一剑穿胸。”

“哦！你要神偷鬼窃前往……”

“慢点，我可没要他们前往，而是将约会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便是自己欢天喜地前往设伏，与我无关。”

“休……你这可恶的狗东西！”晴天霹雳怒骂。

“哈哈！别骂，你活不到明日午刻，骂也不要紧。本来神偷鬼窃希望多找几个人一同前往，无如时限急迫，他俩人曾经偷到九岭毒魔一些毒疾黎，认为已有把握，便冒失地去了。据老夫所知，被他们约来一同前往的人，有一个阴司鬼判鲁定，是个最会出鬼主意的家伙，与双奇有杀子毁家的深仇大恨，三人一拍即合，一同前往春秋山仙人峰。”

“你没去？”

“别开玩笑，我怎么愚蠢得与云龙双奇比筋骨之能？我还想享几年清福呢。”

“但你并未能享清福。”

“唉！活该老夫倒霉，谁想到神偷鬼窃那两个混蛋，抓人挖坟墓，偏偏找了一个方士廷，几乎送掉了老命。为了这件事，老夫不敢回黄山，九岭毒魔也因为丢了毒疾黎，伯双奇指他是同谋，逃入苗区做野人去了。”

“也因为这件事，掀起了江湖风暴。”

“事情的演变非始料所及，这不能怪老夫。”

“你这老狗，你知道因此而枉死了多少人命？”

“天下人都死光了，也与老夫无关，只要老夫活得好好地便成。”

“老狗……”

“你骂吧，明天多吃你两块肉。哈哈……”黄山逸士说完，狂笑着退得远远地去了。

晴天霹雳长叹一声。向商大娘苦笑道：“大嫂，这消息如果不传出，双奇可能要死在方士廷手中，完了！”

“完了，你我已活不多久，无法将消息传出了。”商大娘惨然地说。

不久，黄山逸士重又折回，笑着问：

“方士廷在九江任巡捕，要捉你们风尘三杰归案，到底是真是假？”

晴天霹雳心中一动，说：“不错，他会找你们索人，老夫如果死了，你们便得替老夫上法场抵罪。你何必在此地等死？如果我是你，恐怕早就逃出千里外了。”

“哈哈！你不必枉费心机，我们并不怕方士廷，半月之后，便将天下群雄毕集，你们这些以四明怪客为首的白道走狗，将被一网打尽，九华山将是埋葬你们的坟场，你还是早些安心死罢，早晚都是一样。”

“你未免说早了些。”

“那就走着瞧好了。”

“你们到底请来些什么人物？”

“反正足以应付你们就是了。以你们风尘三杰来说。艺业最高的是老大武夷云中子太清，他已练成罡气，但在沧海客的天玄神罡一击下，云中子将毫无机会。”

沧海客上次在高桥，袭击四明怪客两败俱伤，冥府妖婆与方士廷出现，一场恶斗草草收场。事后，沧海客对那次的经过一字不提，事实在他曾经与云中子拼了一掌，仓卒间出拿，并未将云中子伤在掌下，可知他并不比云中子高明多少。

晴天霹雳与商大娘，皆不知去年高桥正邪双方拼斗的经过，果然被黄山逸士的话唬住了。

黄山逸士正想继续卖弄自己的见闻如何广博。另一名同伴赶忙阻止道：“蒙兄，不必再说了，小心祸从口出，别中了老匹夫诱你近身拼命的诡计，退远些。”

晴天霹雳不得不承认失败，也就不再多说。

一直在冷眼旁观的商大娘，突然低声道：“厅中多了一个人，咱们希望未绝。”

“谁？”晴天霹雳低声问。

“不知道。”

“在何处？”

“在柱后面，可惜看不见。”

“会是我们的人？”

“但愿如此。”

方士廷答应云莹救出龙姑娘，其实救龙姑娘也是他自己的意愿，即使云莹不求他，他也会自行前往的。

他在晴天霹雳大闹喜筵冒失地救人时，便看出这群白道男女不成气候，走险救人不啻飞蛾扑火，未摸清对方的实力，凭匹夫之勇贸然而入，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此一看不对，便现身以小石击灭了灯火，乘乱混入厅中救龙姑娘。岂知灯火熄灭，杜元戎挟走龙姑娘离开原地，他扑了个空，误打误撞将云莹救出魔掌，他算是失败了。

大乱之后，内部戒备反而松懈，他再次光临，神出鬼没如入无人之境。

杜元戎将龙姑娘带回后院的禅房，那是九子寺的有地位高僧所专用的静室。全寺的僧侣，除了早已与九天玉龙勾结的十余名败类外，其他不中用不会武功的僧人，皆被驱至东院的一间大禅房中歇息，白天执役，夜间反锁在内，因此后院十分清静。

这一带共有五间静室，前面便是后殿，附近共派了四名守卫，地方广阔，四名守卫每两人为一组，委实照顾不来。但五间静室中，住的全是顶尖儿人物，根本就不需有人守卫。

杜元戎的静室在最东端，西面最近的一间静室，相距尚在五六丈外，中间还有一座建在花木丛中的涤心亭，彼此之间不相呼应，如不发出音响，隔邻的静室不可能知道各处发生的变故。

最后一个离开这临时新房的人是九天玉龙，含着诡笑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得意洋洋地走了。

门窗完全闭拢，静室与外面完全隔绝。沉重的门，结实坚牢的细格子

明窗，连声音也很难透入，这就是高僧们闭关静修的地方，与世隔绝的囚心之所。

室中原来没有床，只有一张蒲团，一只矮脚短几而已。但目下已加添了床褥，一张放茶水的木桌，虽简单却已足供客居人士应用，称得上方便了。

木桌靠窗口摆设，银灯烁发出明亮的光芒，赴元戎的目光，落在枕下的剑，与枕畔的百宝囊上。

龙姑娘的目光，也落在剑靶上。

他开始脱下外衣，冷冷地说：“娘子，那把剑很重，即使给你弄到手，你也无法使用，你已成了一个极普通的女人。”

龙玉雯怨毒地盯着他，恨声道：“即使杀不了你，本姑娘自杀当然不难。”

“你试试看？我保证你自杀也力不从心。”

龙玉雯果然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也无法将剑拔出。原剑靶上的云头特制了一只巧妙的钩环，已经紧扣住床柱，坚木制的床重有数百斤，她怎能拨动？

杜元戎在狂笑声中，将她扑倒在床上，“嗤”一声便撕掉她的外袄。

“扑”她一肘顶在杜元戎的左颊上，如中坚革，痛得她整条右臂发麻。

杜元戎将她重重地掷倒又拉起，再不轻不重地给了她两耳光，然后扭住了她的手压倒在床缘，冷冷道：

“你这条野猫，再不服贴，在下要你后悔一辈子。起来，给我乖乖地宽衣解带就寝，别糟踏了良宵吉日。”

龙玉雯只感到浑身的骨头快要散了，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但她吃力地挺身而起。顺手捞起桌上的茶壶，向杜元戎砸去。

杜元戎接住了茶壶，重新捉住了她，大笑道：“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你想谋杀亲夫么？”

她被按在床缘，罗裙被卸下了，罗衫被解……

“啪”一声轻响，明窗破了一个小孔，接着有物坠落桌面，灯光摇摇。

杜元戎反应超人，放下姑娘猛地旋身。

姑娘一咬牙，一脚踹在他的腰眼上。

“哎……”姑娘叫，滑下床脚，她感到象是摔在钢铁上，整条腿象被震断了。

杜元戎似乎丝毫未觉，迅速打开了窗。

窗外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有半个人影？

他跳窗而去，巡搜一圈却一无所见，重行跳窗而入，掩上了窗门，目光落在桌上的一个小布团上。

他的目光回到明窗上，不错，有一个与布团同大的小孔，确是有人从外面破窗投入的。

一时好奇，他拾起了布团，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块小石，别无所有。

他就灯下审视那块掌大的黑布，希望从布上可以发现可疑的事物。

蓦地，他鼻翼掀动，自语道：“这是什么气味？若有苦无……”

他心中一动，火速丢下布块，脱口叫：

“恐怕是有毒的……哎……我的肚子……”

肚子咕噜噜一阵怪响，也痛得蹲下了。

头上开始冒冷汗，脸色开始变青，额上青筋跳动，下面放出一连串响

屁。

“老天，闹肚子。”他尖叫，狼狈地向内间跑。

“哇……”他开始呕吐，吃力地爬入内间门，尚未完全进入，已经上下不禁，满室臭气冲天。

龙姑娘未能将剑拔出，被眼前这位狂傲凶恶的准备做新郎的狼狈象惊呆了，莫名其妙。

接着，她想起了在湘南，乃兄追赶方士廷，突然得了时疫大病半日的情景。那时有四明怪客在场，那场时疫来得太不可思议了。

她心中一动，这岂会是巧合？

“大郎！”她脱口激情地叫，凤目放光。

窗门自开，黑影入目。

她浑身一软，跌倒在地叫：

“大郎，我宁可死在你的怀里。”

黑影走近了，她向黑影爬去。

内间中，传出杜元戎含糊的呻吟。“我背你走。”黑影冷冷地说。

这口音，她化成灰也能听出是谁所发，不由放声大哭，断断续续地说：

“大郎，你……你好……好忍心，我……”

“不要说了。”

“你……你只要说……说一声要我死，我……我就死……死给你看，痴心女子负……负心汉……天哪！……”

方士廷将她放上肩背，撕被褥作带，将她背好，吹熄灯火带上窗门走了。

他不走后院出寺，后院寺外戒备森严。他大胆地闪入后殿，公然从三进大殿向外走。

有人，他从后殿门悄然闪入。

灯光通明，他看到了两个守卫，也看到了殿柱上吊着两个血淋淋的人。

从大殿门向外看，有一个守卫在殿阶外往复走动，一座大殿门开得大大地，外面的人可以完全看清殿内的一切动静，再加上殿内有两名看守俘虏的守卫，救人而不想惊动看守，那是不可能的。

他悄然取出了行疫使者送给他的绝活，恰好风是从后殿向殿内吹的，妙极了。

第一个着了道儿的是黄山逸士，腹中一响，便向同伴急急地说：“哎呀！大事不好……”

“怎么回事？”

“闹肚子，要上茅坑，我去去就来……”话未完，已向外狂奔。

另一看守刚想叫唤阻止，突然也“哎”一声，抱着肚子向外跑。

殿门外的门卫听到叫声，抢入门内问。

“喂！你们怎么啦？”

看守忍着腹痛叫：

“咱们吃坏了肚子，赶着要上茅坑，劳驾帮咱们看守着人犯。”说完，出殿而去。

守卫向俘虏走近，摇头自语道：“大吃大喝，肚子不坏才是奇迹哩……哎呀！我……我怎么也……”话未完，狼狈而走。

方士廷割断两人的吊索，一手挟一个，带了三个人依然矫捷绝伦出了

殿门扬长而去。

到了先前藏身处，云莹竟然尚未离开。

他将人放下，解下龙玉雯向云莹怀中一塞，冷笑道：“记住你们投案的诺言，不然在下必定杀掉你们。”说完，身影暴起，一闪不见。

晴天霹雳这才听出他的口音，急叫道：

“方老弟慢走……”

但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空下，来无影去无踪。

次日一早，九华精舍来了两名村姑，登门拜谒高教谕。但高教谕已经到池州去了，仆人将主人城中的住处告知来客，打发客人离开。显然，主人守信离开了九华山。

七星盟池州九江秘坛并不设在府城内，而在城南通远门外济川桥西南的一处河湾小村中，是一处毫不起眼的小村。

近午时分，一群村夫村妇打扮的人，拥着两乘小轿，浩浩荡荡进入村中，直趋本村大户张大爷的宅院。

所有的村民，皆用困惑的目光，注视这群不速之客，每个人的目光中皆含有敌意。

一名中年人上前叩门，递上一封拜帖。

门子一看帖的具名，吃了一惊，连门也忘了掩，飞步大厅。

不久，神鹰邓成只带了一个从人出门，泰然一笑抱拳施礼道：“在下邓成，那一位是汪大侠？诸位既然找上门来，邓某岂敢慢客？请入厅待茶。”

中年人回了礼，笑道：“在下汪世纶，家父现在轿内。”

“请院内歇轿。”

“兄弟领情。”

轿抬入院中，一行人进入院门。

村中立即气氛一紧，河湾的码头船夫们外弛内张。

气色不佳的晴天霹雳与商大娘，在从人的搀扶下出轿，向在轿旁相迎的神鹰施礼，晴天霹雳说：“打扰二爷了，事先未能遣人投帖，二爷海涵。”

神鹰一头雾水，先前以为这些人是找麻烦来的，但听口气，似乎不象哩，大名鼎鼎的晴天霹雳，居然对他一个江湖三流人物如此客气，岂不异数？

他怀着满腹疑团，客气地说：“汪大侠客气了，邓某惶恐得很、委实不敢当，请厅中小座，升阶。”

晴天霹雳也就不再客气，说：“二爷请，有僭了。”

神鹰肃客入座，两名长工打扮的人，送上香茗。晴天霹雳先替己方的人引见，再报出同伴的名号。神鹰心中暗暗叫苦，暗叫不妙。

同伴的人是商大娘、商松商雅芳一家子。慧净老尼与龙姑娘师徒。云莹姑娘与侍女主仆俩。晴天霹雳的儿子汪世纶，孙儿汪英，孙女汪华。

风尘三杰来了两位，更加上一个更高明的慧净老尼，还有云龙双奇的妹妹。即使把七星盟七位朋友全找来，也占不了丝毫便宜，神鹰怎能不惊？

他硬着头皮泰然一笑，镇定的说：“三位前辈侠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打开天窗说亮话，七星盟不是担不起风险的帮会，尚请明示，邓某听候吩咐。”

他的话不亢不卑，颇有气概。晴天霹雳淡淡一笑，摇手道：“二爷请别误会，看样子，方士廷老弟并未返回吧？”

“方老弟在近期中不会回来。”

“那……”

“他在九华山中潜伏，等云龙双奇前来，命邓某的七星盟弟子暂时置身事外不许任何人擅入九华山。邓某目了仍在此养伤，几乎将老命断送在天聋地哑之手，要不是方老弟临危授手，在下早已骨肉化泥了……”他将受惨刑的事说了，令众人听得毛骨依然。

最后，他冷然一笑，说：“池州七星盟目下没有几个人，邓某目下根本不能动手脚，诸位既然来了，邓某即将弟兄们找来，也许不致令诸位太过失望。如果要找方老弟，在不只能告诉你，他在九华山，其他无可奉告。”

晴天霹雳不住苦笑，说：“二爷完全误会，老朽几个人，是奉方老弟所示前来投案的。”

轮到神鹰不知所措了，骇然问：

“什么？诸位是来投案的？”

“方老弟要老朽向贵盟季大爷投案的。”

“这……”

“商大娘在九江，一时激怒，杀了贵盟几位弟兄，废了三爷杨姑娘，老朽与商大娘自知理亏，愿向贵盟郑重道歉与赔偿报心要向云龙双奇报复，谁也阻止不了他。本盟九江秘坛者三的手下弟兄，有不少人死在龙飞的剑下，老实说，即使在下个人能原谅龙飞，敝盟的弟兄也不会答应，邓某无能为力。”

“当然，这件事云龙双奇必须受到惩处，相信四明怪客将会秉公处理，不会令江湖朋友失望的。至于消弭这场灾祸的人。不是没有……”

“你是说杨老三？不可能的，杨姑娘恨死了你们，她不会答应的。你们到南昌去找火德星的孙女儿小凤姑娘，或许有希望，小凤姑娘与方弟感情不错，上次在九奇峰，她曾经伴同方老弟在山上避难养伤。”

“儿女私情，打动不了方老弟的。”

“前辈的意思是……”

“方老弟是个孝子，老朽打算命云姑娘与龙姑娘，前往敦请九华精舍的高教渝，前往桐城恳求方老弟的令尊前来一行。”

“这……”

“方老太爷是唯一能阻止这次江湖大劫发生的人，我们必须尽人室。”

“老天！方老太爷前来，你们谁担得起这风险？万一落在九天玉龙这些魔头手中……”

“老朽自有安排，据神尼所知。四明怪客一群人，很可能已队河南到达九江一带了，两位姑娘可能邀他们一同前来，定可万无一失。”

神鹰迟疑地说：“这件事在下担待不起，但不能阻止你们行事。如果方老弟前来，在下将据实见告。”

“好，只要二爷肯成全，老朽一力承当，感激不尽，容图后及。”

当天，高教渝同两女，登上了七星盟备下的快艇、向上游急驶。

第八天，船返抵府城。同来的有两艘船，载着从武当来的武当三老，与风尘主杰的首杰云中子太清。武当三老中，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元真道人赫然在内。

另一艘船中，是披云小筑的女主人崔婆婆一家子，中有武林北斗的少林十二门人中的护法八伽蓝。

方老太爷方秀山。由两位姑娘亲切地招待在秘室中，成为众所尊敬的老太爷。

这八天中，方士廷的消息如同石沉大海。

池州府风雨满城，闻风赶来的天下群雄住满了城内的客栈。

正邪双方即将生死一拼，双方皆志在必得。

助拳的人络绎于途，正邪双方经常在途中大打出手。

正邪双方，皆对方士廷深怀戒心，桐城浪子方士廷的名号，轰动武林。死神方士廷的名号，更令正邪双方的人胆颤心惊。

四明怪客与云龙双奇，至今尚未到达。

第十天，浙江方面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四明怪客的邻居松溪真人。

方士廷呢？他在九华山中埋头苦练。

他曾经在神鹰的秘坛走了一趟，午夜光临，发现晴天霹雳与商大娘已经前来投案，因此不再惊动神鹰，悄然返回九华山隐身。

他在等候，等候正邪大火拼。他的目的在云龙双奇，其他的事一概不管。

他曾经两次潜入九子寺打探，可惜未能发现神偷鬼窃。两个老贼与黄山逸士，把自己藏在房中，白天不敢出来，晚间不敢点灯，头巾昼夜不离头，戴得低低地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

黄山逸士心中怕极，晴天霹雳与商大娘神秘失踪，令他心中叫苦不迭。祸从口出，他完蛋了。他在打主意逃命，在等候脱身的机会。

神偷鬼窃并不知黄山逸士已泄漏了天机，不然早就溜走了。

九子寺中，每天都有人加入，声势渐壮。

暴风雨在酝酿中，九华山附近鬼影憧憧。

这天终于到了，四明怪客皆同云龙双奇，另有八位武林奇人到达城内的鸿宾客栈，那已是半月后的事了。

经过了半天的计议，决定先解决九天玉龙一群魔头，再应付方士廷的棘手问题，因为方士廷始终不曾现身。

府城中不宜居住，次日一早，群雄百余人，浩浩荡荡动身，要到晴天霹雳的住宅九子山房安顿。

九子山房位于碧云翠东麓，正在九子寺的下面，在九子山房安顿，正好面对面拼个你死我活。

怪，怎么一直不见九天玉龙派人前来下约斗书？

四明怪客等不及了，他的两个看守洞府小童，以及高桥龙家的两名子侄。正落在对方的手中作为人质，他必须立即发动前往谈判救人。

他们是近午时分开始登山的，沿山径向上面的九子寺急走。

怪，已经登上半山，怎么不见有人出面拦截？

第一个踏入寺前广场的人是四明怪客，仍然未见半个人

龙飞踏步而出，说：

“师父，弟子去叫门。”

“好，小心了。”

“我也去。”云雷颇为耽心地说。

两人举步上前。戒备着登阶。龙飞指了指右面的院墙。示意云雷必要时可越墙而入。

大门闭得紧紧地，里面上了闩。龙飞迫不及待，伸手发劲要震断门闩破门而入。

“轰隆……”整座寺门楼向下塌，如同山崩。

龙飞机警地飞退，但已灰头土脸。

云雷不假思索地运劲护体，飞上了墙头。

里面大殿门大开，空寂无人。他心中一惊，大叫道：“是座空寺，里面没有人。”

群雄分一半人抢入寺中，分组向内急搜。

寺内不是没有人，二十余名僧侣被囚禁在内，根本不知外面的事。

据一名主厨的僧侣供称，八天前酒菜的供应量，便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二。五天前，只有十余人的食量了。今天并未准备食物，所有的僧人皆被囚禁在房中，至今大半天尚无粒米进口呢！不久前尚听到外面有人走动，不知这些人往何处去了。

四明怪客大惊，跌脚叫：

“糟！咱们中了调虎离山毒计。快！赶往浙江高桥村，咱们腿快的先走，必须全力飞赶。”

三十余名高手立即动身。第二批动身的人，拾了乘着方老太爷的山轿，连夜兼程向东赶。

四明怪客一群人途中询问，果然不错，八天前又是一大批打扮刺眼的人奔向右埭城，五天前又是一批，脚甚快，这时恐怕早已进入浙江地境了。

众人心急如焚，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全力飞赶。

赶到县岭关，二十余位高手已是筋疲力尽。狂赶了四天三夜，铁打的人也吃不消。

据县岭关的官兵说，根本就没有大批的人偷渡关隘。但距关二十五里的居民说，确有这么两批人于五天前与三天前过去的，像在赶路。

他们只拉近了两天脚程，可知群魔也在兼程赶路。

到杭州还有三百里，他们决定一天之内赶到。尽管他们已疲惫不堪，但救兵如救火，非赶不可。

从县岭东行，七十五里到昌化，又四十五到于潜，又七十里到临安，三十五里到余杭，这才到了平地，以西一带除了山，还是山。好在只有一条路，不致于迷途。

一阵好赶，四更末五更初，入于潜县境。

如果平时，强提精神以轻提纵陆地飞腾术短程赶路，半个时辰可以赶五十里，最多只能支持半个时辰。长途赶路一天能赶三百里已是难能可贵了。他们已是久疲之身，仍然不要命地向前赶。

三十六个人动身，这时只剩下三十二名，有四个人已落到后面去了。

五更天，他们进入了丛山，进山的隘口右侧，石壁上刻了数行大字，刻的是：

“西菩山。九岭交阵，双峰对峙；飞泉三叠，怪石万状。丹崖干仞，去天三尺；石室幽冥，仙人之居。”

谁去注意崖上的字？众人急步赶。

走了六七里，进入了一座险恶的山谷，一面是绝壁，一面是深渊。对面崖下水声如雷，震得耳膜轰鸣。

脚下的路不对了，怎么毫不光滑？似乎很少人走过呢，怪事！

走在四明怪客身后的龙飞终于发觉不对了，急叫道：

“师父，我们走错了路。”

四明怪客立即止步，扭头大声问：

“只有一条路，怎么走错？”

“这条路弟子已走过多次，一定错了！”

“那……”

“好像是在后面那座山向南绕，我们是向北绕的。”

“怪！向南并没有路……糟！有人替咱们改了道，快退！”

“轰轰轰……”后面的山崖砸下万斤石雷，天动地摇，声如地裂天崩。

后面山崖上有石雷阵下砸，可知后路已断。

四明怪客当机立断，大喝道：

“快走！到前面去。”

生死关头，谁还敢慢？众人突感疲劳尽消，向前飞奔，如同丧家之犬。

“轰隆……”第二段雷石阵砸下了。

“啊……”走在最后的三个人，只传出一声惨叫，便蓦尔失踪。

众人都知道大祸临头，一切都完了，钻入了陷阱牢笼，插翅难飞。崖的路问不容足。

路其实已经不见了，而崖壁尚有百步以上，上面很可能随时有石雷砸下，他们注定要葬身在石雷阵下了。

“哈哈哈哈……咱们替白道群雄招魂。”上面有人用打雷似的嗓音狂笑狂叫。

“砍绳！”有人大吼。

四明怪客心中一惊，依然地叫：

“完了，快贴在崖内侧。”

那是不可能逃过石雷一击的，崖并不向内凹，石雷下砸，贴崖直砸至崖底，死定了。

眼看要被砸成肉泥，突听上面传来了两声惨号，有物飞堕而下，接着传来大喝声：

“谁敢走近绳索，他必须下去！不许你们砸碎他们，在下要活的，要他们死得冥目。”

“啊……”惨叫声又起，又有两人向下掉。

“快走！”四明怪客急叫。

刚越过绝崖，后面石阵终于倒下来了，显然来人并未能完全制止贼人砍索，三处石雷阵无法完全控制。

到了谷底，仍是绝路，只有十余亩大小的斜坡谷底，前无进路，三方是峻陡的高峰，爬上去必须耗损无穷精力。

先前的崖顶又传来两声惨叫，接着大笑声压住了水声，笑声渐远。

“歇会儿，等天亮再谋出困，诸位赶快调息，准备应付未来的劫难。”四明怪客低叫。

云中子在四明怪客身侧坐下，沉重在问：

“公孙施主，你猜谁在上面救我们？”

龙飞惨然一笑，惨然地说：“老前辈，听口音他是方士廷。”

“确是像他。”云中子叹口气说。

“他该让石雷把我们击毙的。”四明怪客苦笑道。

“为什么？”

“他不愿咱们死得痛痛快快。”

“我们还有机会。”

“但愿如此。”

众人默默，赶忙定下心神调息。

天破晓他们吃掉所有的干粮，丢掉不必要的杂物，准备拼死突围。

山崖上，突传来九天玉龙的叫声：

“四明怪客，你死了么？”

“老夫依然健在，你无奈我何。”四明怪客叫。

“你们有两条路，一是爬上来决战，一是跳下百丈深渊自杀，你选那一条路？”

“老夫选决战。”

“那你就上来吧。我九天玉龙花了一年工夫准备筹划，总算把你们引来送死了。这次妙计可说天衣无缝。想不到你们竟然会有这么一天。”

“你等着吧，老夫上来了。”

武当元道真人一把将四明怪客拉住，附耳道：“施主不可上去，上面定有埋伏，小心防诈。”

四明怪客笑道：“咱们给他来一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这里向上爬吸引他，诸位火速向后攀登山脊绕过去。”

“好，我们走。”

后面的山脊上，突传来方士廷的叫声：

“前后山坡布满了九岭毒魔的毒蒺藜，与追魂夺命的暗器与毒药，必须坠下山涧方可脱身。你们必须留下性命，不要死得太早。”

“谢谢你的忠告，咱们还不想死。”四明怪客叫。

龙飞大叫道：“方士廷，咱们把话说明白，首先在下向你道歉，仙人峰的事……”

“啊……”上面传出惨叫声，有人骨碌碌向下滚。

“把腰带集中，撕衣结绳，快。”四明怪客叫。

辰牌末，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狼狈地到达一处干涸的河谷，距被伏击地隔了两座山头。

有两个人未能跟来，已失足跌毙在乱崖峻壁中了。

二十七个人有两人受了伤，需人搀扶，每个人皆衣裤凌落，狼狈万分。

到处可隐约听到吹哨声，证明他们仍在对方的监视下，尚未脱离险境。

四明怪客略为相度四周的形势，断然地说：

“就在此地与他们决战，不能让他们选择决斗场所，等他们来送死。”

二十七个人分为三组，分三面隐入乱石矮树丛中。

已牌过去了，三组人耐心地等候。

一无动静，吹哨声已绝。

看谁的忍耐工夫经得起考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时光在飞逝，二十七个蛰伏不动。

午刻即将到来，山谷中草木不惊。

久久，正午终于光临。

第一出现在河谷下游的人，是发如飞蓬的大荒野里白衡。

第二个出现的人，是沧海客刘权，黑袍飘飘，背着手泰然而进。

大荒野叟站在百步外，大叫道：“你们又不是兔子，为何竟然匿伏下动？出来，我大荒野叟要与你们单打独斗，谁敢出来就死？”

群雄仍然蛰伏不动，不加理睬。

沧海客到了，哈哈狂笑道：“四明怪客，刘某知道你藏在此地做缩头乌

龟，敢不敢出来与刘某清算二十年前的过节？刘某要收回当年的话，你最好出来面对面解决。”

矮树下突然升起一位高年和尚的身影，从容而出，脚下如踏草而行，离地半尺步步踏虚，一面走一面说：“阿弥陀佛！”施主还认得老衲么？”

沧海客一怔，讶然道：“少林护法二十伽蓝！慧方和尚，你不该来趟这一窝子浑水。”

“天下正邪群蒙诉诸武力解决纷争，老衲且能置身事外？施主以这种手段来对付公孙施主，未免有失公平太过恶毒，老衲不才，愿领教施主的天罡盖世绝学，尚请手下留情，施主请。”

八荒野叟大踏步欺进，杰杰怪笑道：“老秃驴，不要客气矫情，打打杀杀，无情可留，怕死就别来，老夫陪你拼个你死我活。呔！你带了兵刃么？老夫不与人动拳脚，兵刃上决生死。”

草丛中人影暴起，出来的是青年人龙飞冷笑道：“在下陪你玩兵刃，生死相决。”

“你小辈胆子不小，报名号。”

龙飞已接近丈内，撤剑傲然地说：“龙飞，你先上。”

八荒野叟狂笑道：“老夫以为云龙双奇是个三头六臂的金刚，原来却是这么一个毛孩子，呔！你这该死的东西！”

声落，人如疯虎猛扑面上，杖出“毒龙出洞”，兜心便捣罡风聚发，劲气直迫三尺外，好浑厚的内力修为，是一块员辣的老姜。

龙飞冷静地向左一闪，心说：“老鬼目中无人，先焦其心，再行雷霆一击，激怒他便可稳操胜券。”心中在思量对策，口中在说：“这一招好拙劣，你练了几年？”

八荒野叟大怒，跟上旋身招变“怪蟒翻江”杖影八方飞旋，漫天澈地向龙飞卷去。

龙飞连换四次方位，有惊无险，脱出了杖影的笼罩，并未反击，大声道：“花子们的打狗棍法比你高明……”

“呔！”八荒野叟怒极心地沉喝，杖势疾变，先一记“猛虎摇头”，再就“排云荡雾”，罡风虎虎厉啸中，共攻了五招七杖，把龙飞完全控制在杖影中了，象是取得了绝对优势，杖八方截击，阻止龙飞左冲右突，眼看龙飞突不出杖网的笼罩，发发可危，随时有溅血杖下的可能，生死将决。

龙飞的剑短，必须近身方能取敌，因此不得不冒险制造近身的机会，在对方狂风暴雨似的迫攻下，他逐寸接近，避过了五招，换了六次方位，最后一次终于近身了。机会稍纵即逝，是时候了。

如山杖影中，突然响起龙飞的一声暴叱。

剑芒炫张，风雷声大作。

“好一招‘飞电沉雷’！”有人大叫。

沧海客闪电似的掠出，要抢救八荒野叟。

慧方和尚晃身拦住，喝道：“我佛慈悲！施主留步。”

沧海客哼一声，一掌拍出夺路。

慧方和尚念了一声佛号，挫马步翻掌击出回敬，硬碰硬没有取巧的余地，双方行全力一击。

“嘭！”双掌接实。

慧方和尚脸色一变，连退三步。

沧海客也退了两步，吼道：

“再接我一掌。”

“有何不可！”老和尚不退让地答，再次出掌。

在同一刹那，剑气乍敛，杖影倏隐，龙飞这一面恶斗已经结束，强存弱亡，胜利属于强者。

龙飞斜掠出丈外，斜退了两步稳住了身形。

八荒野叟怪眼炯炯，屹立原地钢杖掠伸，死瞪着龙飞，脸上一无表情，左脚徐徐踏出，意欲接近出招。

左脚刚着地，突然身躯一震，扭身摔倒，手脚一阵痉挛，呼吸一紧。

“啪！”暴声震耳，沧海客又和慧方和尚对了一掌，这次比一上掌激烈得多，两人的脚皆向下陷，各向后退，仍然是慧方和尚多退了一步。

不远处，九天玉龙带领着四十余名高手，呐喊着潮水般涌来。

双方高手齐出，立即陷入混战之中。

各找对，舍生忘死狠拼。

不久，斗场逐渐拉宽，彼此互相追逐，向四面八方散去，无法相互呼应。现场，留下了九具尸体，有三具是属于四明怪客方面的人。

云雷与龙飞已经分散，各走一方。

云雷起初追逐一个四十余岁的壮年人，追向正东一带山林，在林缘被横行鲁南一带的黑道巨寇双头鹰薄人杰追上了。

双头鹰年已花甲，但象是四十上下的壮年人，高大健壮鹰目炯炯，怒啸着迫至身后，大喝道：

“姓云的小狗，接剑！”

剑来势如剑，身剑合一射到，迅速绝伦。

云雷一声虎吼，大旋身招发“回风拂柳”，“铮”一声，震偏袭来的剑影，立还颜色回敬一招“飞星逐月”，快速、辛辣，霸道，果然名不虚传，化招出招已臻通玄境界，锐不可当。

双头鹰也不慢，闪身避招抢至右方偏门，“怒海藏针”猛攻肋胁，洒出千重剑网。

壮年人也及时反扑，剑吐出了千朵白莲，策应双头鹰夹攻左方侧背，勇悍如狮，剑气进发声如虎啸龙吟，大概是有了帮手，胆气大壮威力方能发挥。

云雷不得不避招，一闪之下便脱出险境，一声低哼，反击双头鹰的威胁。

三人象走马灯般团团转，原因是地方宽阔，云雷必须避免腹背受敌，专找双头鹰的空隙进招，而双头鹰又无法挡住他的凌厉凶猛攻势，便形成三方互相追逐的局面。

这局面保持不了多久，壮年人终于上了大当，以为云雷不敢同接两人的招式，便放胆迫攻，无畏地抢入，剑出“灵蛇吐信”，刺向云雷的右肋背。

云雷早已计算得十分精确，猛地扭身避过前面双头鹰攻腹的凶险一剑，出奇不意扭身从壮年人的剑贴身抢入，剑把一带，“嗤”一声正中壮年人的右肋，剑把的尖头直入内腑，肋骨俱折。

“嗤！”双头鹰的剑刺中了，刺中向前冲的壮年人，剑贯入胸口，自相残杀，错杀自己的同伴。

剑光一闪，“唰”一声轻啸，云雷的剑刺入双头鹰的左大腿。

双头鹰一跳两丈，飞跃入林。

云雷跟踪追入，怒吼道：“你走得了？留下！”

双头鹰左手悄然后扬，打出了三枚制钱。由于树枝挡住视线，云雷又追得急，悄然发钱袭击，相距不足八尺，任何人也难以闪避，即使能看到也来不及躲闪了。

云雷命不该绝，突发觉一枝树枝弹到，本能地扭身伸手急拔，无意中避开了射向上盘的两枚制钱。

“嚓！”第三枚制钱射入他的右腿，前入后出，射透了一个小孔，好霸道好强劲的腕力。

“哎……”两人都叫了一声。

“蓬！”双头鹰首先不支，冲倒在树下。

“噗！”云雷也痛倒了，仆倒在地。

双头鹰急急抬起上身，恶狠狠地以一手一脚向云雷爬来，伸出了手，鹰目中涌起怨毒的冷电杀机。

云雷仆伏不动，手仍握着剑，象是死了。

双头鹰爬到，近了，剑举起，厉声叫：

“我要把你的头带回。”

剑光一闪，疾劈而下。

诈死的云雷突然挺身挥剑急架，“铮”一声崩开了来剑，反手一挥，双头鹰的脑袋反而掉下来了。

云雷也感到真力虚脱，丢下剑赶忙撕衣带裹伤，流血过多，他感到头脑有点昏眩，似乎有难支的感觉。

刚打好结，突感到脑后生风。他不假思索地向前一仆，奋身急滚。

一柄虎头钩掠顶而过，危极险极，生死间不容发。

一声怒吼，使钩人一钩落空，飞扑而上。

他向侧一窜，忍痛窜出两丈外，

使钩人一扑落空，跟踪追到，虎头钩宛如天雷下击，第三次攻到。

他吃力一闪，一掌拍出。

“啪！”击中了对方的右腿，也避开了一钩。

使钩人冲越而过，中掌的腿浑然未觉，原来练了铁布衫奇学，不怕掌力打击。

他暗叫完了，必须用剑自卫，火速转身一看，剑在三丈外的草丛中。他不能再跳跃，伤口已被牵动，痛得脸色泛青，冷汗直流，浑身发僵，万难抢到那把在三丈外的剑，糟透了。

但也必须有剑，徒手无法招架沉重的虎头钩。

使钩人已转过身来，呼啸着挥钩冲到。

他一咬牙，向前一扑，扑出丈外，手着地猛地向前滚翻，生死关头，他必须设法保命。

使钩人跟到了狂笑道：“你翻滚得高明极了，哈哈……”

他翻滚了一匝，最后向前全力扑出，天从人愿，刚好被他抓住了剑，翻身大喝一声，一剑上扎。

这一剑真缺德，使钩人一钩劈空，收不住势向前冲，恰好被他一剑刺入尿道要害，入体近尺。

“啊……”使钩人狂叫，冲出五六步，砰然倒地。

这瞬间，灰影来势如电，一脚踢来，手几乎踢断，剑脱手而飞。

他正想反抗，小腹已被人踏住了，对方的剑已抵在他的咽喉上。狞笑声令他感到毛骨悚然，语声更令他心惊：

“小狗，你也有今天。”

他心中一冷，但仍然豪迈地说：“龙门吊客，前年让你逃得狗命，委实是在平生一大憾事。没话说，今天得意了。”

“站起来。”龙门吊客冷叱。

他徐徐挣扎着爬起，冷冷地问：

“自从你逃得性命后，这两年来你又造了多少孽？”

“你已管不着了。”

“是么？”

“因为你的心肝，马上就要被老夫剜出来。”

他突然仆倒，脱离剑尖的控制，同时一脚飞挑对方的下阴。

龙门吊客不上当，疾退半步，避过致命一击，跟上沉剑厉声道：“你果然顽强机警，老夫几乎上了你的恶当，卸了你的狗腿，再慢慢掏出你的心肝来。小辈，你认命吧！”

声落，剑向下疾落。

“铮”一声巨响，剑身突折。

龙门吊客大骇，扭身向右侧看去。

三丈左右的一株大树后，闪出浑身戴了黑头罩的方士廷，掌中还掷弄着两枚制钱，一步步向前走来。高大、健壮、阴沉、神秘，突然出现，委实令人胆寒。

龙门吊客骇然，剑原来是被制钱击断的，相距三丈外一枚制钱竟能将长剑击断，这份功力与眼力，未免太过骇人听闻。

方士廷渐来渐近，看眼神便知来意不善。

龙门吊客火速丢掉断剑，伸手急拔腰带上的匕首。

钱影一闪即至，快得几乎肉眼难辨。

这次龙门吊客上当了，一匕向袭来的一枚制钱挥去，“铮”一声击碎了制钱，但却未看到制钱突然一分为二，一枚制钱碎了，另一枚制钱却击中握匕的虎口。

“噯！”匕首坠地，虎口裂开，血如泉涌。

“你要不识时势，便得暴尸此地。”方士廷冷冷地说，近身了。

龙门吊客大骇，沉声问：“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

“你不是他们的人？”

“不是。”

“你……你朋友是那条线上的？”

“你少废话！快滚！”

“老夫要将那小子带走。”

“不行，他是我的。”

“你……”

“你走不走？要不要在下替你送行？”

“好吧，我走。留下名号，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桐城浪子方士廷，记住了么？”

龙门吊客打一冷战，突然扭头狂奔。

云雷刚站起，刚想发话，人影一闪即至，“噗”一声响，左耳门便挨了一击，连闪避的机会也未能抓住，立即昏厥倒地。

方士廷将云雷扛上肩，自语道：“弄到一个人，还有两人。”

两里外，传来了一连沉喝。

云中子与武当的元老元真道人，正与三喜妖婆、金魔、血魔、与曾经在九子寺救了金魔的白发老人恶斗，四比二，两个老道陷入重围，只能双剑联手结阵自保，已攻不出招式。

金、血两魔在六人中，功力与艺业皆无法跟上，只能在旁抽冷子攻击一两记冷招。

但白发老人的剑，重如山岳捷逾雷闪，把两老道迫得手忙脚乱。

三喜妖婆也够辣，她右手杖左手剑，杖似闹海狂龙，剑似翻江之蛟，配合着白发老人进功，两老道更是险象横生，危机四伏。

两老道的护身罡气遇上了克星，白发老人剑上注入了神奇的内力，罡气不但无法反震，而且着剑即自行散逸，因此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境界，支持不了多久啦！

方士廷突然出现在一旁，黑衣裤黑头罩，只露出五官，谁也看不出他是方士廷。他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无意插手。

白发老人的可怕剑术吸引住他，他不走了。

第一个发现他的血魔，心中生疑，突然脱出圈子，欺近横剑喝道：“为何掩去本来面目？你是谁？”

他曾和血魔打过交道，因此不开口说话，以免对方听出口音，仅轻蔑地瞥了对方一眼，目光重新落在斗场中的白发者人身上。

血魔大怒，伸剑厉声问：

“小子，你知道谁在向你说话？”

他不加置理，置若罔闻。

血魔忍无可忍，一声怒吼，剑花疾吐，凶猛地冲刺而进，声势汹汹，志在必得。出其不意进击，相距近在咫尺，且有不中之理？

哪知人影一闪即避开了剑尖，方士廷信手一挥，用上了接引大潜能，将剑势引开了。

血魔身不由己的惊叫一声，随自己的冲势向前冲；刹不住势，而且冲得更凶猛，“蓬”一声大震，飞出三丈外，重重地贯倒，剑抛出五丈外去了。

苦于插不上手帮不上忙的金魔，突然跳出圈子，向方士廷冲来，金色的剑划空而至，急叫道：“伯龙兄，怎么了？”

心无二用，交手时性命生死一发，怎能一面向敌进击，一面关心同伴的安危呼叫？

“蓬”一声大震，金魔又飞出去。

两个魔头名列宇内三邪，竟然莫名其妙地被自己的劲道所带飞，且不奇闻？

血魔首先爬起，拾回剑，满肚子不愿意，发狂般向方士廷冲来，厉声叫道：“你小子会妖术……”

方士廷倏然回身，向血魔咧嘴一笑。他的虎目中涌起了令对方迷惑昏乱的奇异神彩。

血魔突然打一冷战，站住了，如同中魔，丢下剑突然转身走了。

金魔狼狈地爬起，吃了一惊，急叫道：“伯龙兄，你……”

血魔猛摇脑袋，像要摇落眼前的昏眩感，苦笑道：“他是方士廷，快走。”
“真的？”

“他刚才用侯天样兄的迷魂魔眼对付我，比侯兄的火候强上百倍，龙兄，快走，咱们不能上，免得枉送性命，三十六计走为上着。”

金魔上次挨了一计玄阴冰魄掌，几乎送掉老命，一听是方士廷，已吓了个浑身发冷，屁滚尿流不自觉地打了一寒噤，似乎又感到浑身跌落在冰窟中，撒腿就跑，方士廷发话了，叫道：“有多远你们就跑多远，不要回头，跑得愈远愈好，不然准毙了你们。”

身后，“铮铮”两声大震，火星直冒，两老道与白发老人拼了一招，三喜妖婆也加上一杖。

目下是二比二，白发老人的绝对优势已因两魔的溜走，页消失了两分。

四人分四方而立，彼此似乎皆有点不支，怒目相对各自调息，准备再接再厉行雷霆一击。

方士廷重新走近，在一旁看势闹。

三喜妖婆看出有异，突然扭头叫：

“咦！你把金、血两魔弄到那里去了？”

他摇摇头，不予置答。

三喜妖婆闪到，沉声问：

“你是谁？取下头罩。”

他又摇摇头，仍不开口。

三喜妖婆的杖指出了，厉声道：“我三喜妖婆向你问话，你敢不予回答？”

他哼了一声，发话道：“你们是鹬，他们是蚌，我，是渔人。在你们两败俱伤之前，我是袖手旁观者。去办你的事吧，不要管在下好不好？你三喜妖婆的名号，唬不倒在下的，不必装神弄鬼想吓唬人了。”

他变了口音说话，三喜妖婆听不出他的嗓音，大喝一声，一杖扫出，左手剑也一闪而入，连续进出吼道：“毙了你这狂小子……”

他退了两步，避开一剑，虎目怒睁，手一抄长剑在手，恰好迎着老妖婆攻来的第二招。

“铮”一声巨响，三喜妖婆的杖向外荡，空门大开。“嘎”一声错剑清鸣刺耳，三喜妖婆的剑突然脱手而来。

他斜身切入，“啪”一声给了三喜妖婆一耳光，疾退五步大喝道：“滚开！再舞剑弄杖，卸了你的爪子。”

老妖婆脸色死灰，如见鬼魅地向后退。

白发老人小孩，脱口叫：

“你定是方士廷。”

两老道也骇然变色，暗叫不妙。

方士廷收剑，向白发老人道：“你能医治玄阴冰魄掌，定然是雪峰老人关老前辈对不对？”

“正是老朽。”

“家师与老前辈曾有一面之缘。”

“不错。”

“晚辈再次声明，云龙双奇与四明怪客，老前辈请不要伤他们，晚辈要

和他们生死一决，不许他人插手。其他的人与晚辈无关，老前辈尽可放手大开杀戒，但晚辈不会相助。”

“老弟台……”

“哦！云龙双奇在下已弄到一个，还有一个龙飞。晚辈要去找他们，再见。”

声落，他抱拳一礼，突然如飞而逸，去势如电射星飞，快得令人目眩。

“老天！”三喜妖婆骇然叫，庆幸自己的老命刚才并未丢掉。

慧方和尚与另三名少林高僧，将沧海客困在一处山崖下，正以少林绝学降龙禅围攻，不时打出一两记威震武林的霸道绝学百步神拳。

一比一，沧海客稳占上风，一比四，便只有挨打了，他吃：力地以性命交修的绝艺天玄神罡苦撑，逐渐封架不住，口角涌现血迹，眼看神罡要解体啦！

生死关头，救星突现。

方士廷恰在紧要关头赶到，大踏步抢入叫：

“四打一，这是什么规矩！住手！”

“轰”一声大震，他接了一名和尚攻来的一记降龙掌，下手不留情，他先发制人要除去一个强敌。

“蓬！”和尚仰面跌出丈外，“哇”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扎难起。

他一闪而入，到了沧海客身旁，喝声“退！”拔剑出鞘挥出，恰好震散慧方攻来的一记百步神拳，拳劲无声散逸，剑发出龙吟似的振鸣。

“你们好不要脸，快滚！”他沉喝。

“呔！”另两名和尚同声叱喝，同时进步出击，百步神拳劲道山涌，呼啸而至。

他剑向外引，左掌也向外张，拳劲被诱出侧方，从他身左右掠过，声势更猛，但已伤不了他。

同一瞬间，他疾掠而上，“砰砰”两声巨响，双脚分别踹中并肩联手出掌的两名和尚，恍如电光一闪。

“嗯……”两和尚同时倒退五六步，几乎摔倒，好不容易方稳住马步，大吼一声，再次一拳捣出。

太慢了，他架住慧方和尚，剑尖顶在和尚的咽喉下。

两拳落空劳而无功，他向慧方冷笑道：“叫你的人退远些，与沧海客一比一公平决斗，不然就叫他们走。”

“施主不象是他们的人。”慧定说道。

“少废话，你到底想斗还是走？”

“这……好，贫僧愿撤走。”

“快滚！叫你那三位同伴先走。”

三名和尚只好狼狈地后退，退出六七丈外止步。

他向沧海客向北一指，说：“往北走，快！”

沧海客向北退，说：“老朽深领盛情，容图后报。”

“我方士廷已是第三次救你了，并不想要你图报，但方某劝你不要找四明怪客的麻烦，那三个人是在下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

说完，一掠三丈，径自走了。

沧海客不傻，怎肯留下再受到四个和尚围攻？跟着便追，大叫道：“方老弟，四明怪客在东面的河谷山弯内。”

慧方四僧也衔尾狂追，同向东面飞掠。

绕过一座山脚沿河谷折向东行，到了一处三山环抱的山弯，他钻入林中一闪不见。

山坡上，四明怪客一面只有八个人，另一面，是以九天玉龙为首的十八个人。双方列阵不再混战，单打独斗逐一解决。

八个人中不见龙飞在内，生死不明。

双方的阵内，各有一具尸体与一个受伤的人。

杜元戎正在独斗一名仙风道骨的老道，老道是大名鼎鼎的剑道两高手松溪真人。

两人可能已斗了数百招，浑身大汗，闪动已不太灵活，但剑势依然凶猛泼辣，仍在抢制机先，猛烈的冲刺，招招皆是杀着，半斤八两棋逢敌手。

松溪真人的剑似要沉稳些，攻时发如雷霆，守时泼水不入举手投足皆美妙绝伦，轻灵、飘逸、浑雄，每一剑皆到了无的境界，不愧称已获剑道神体的一代名家，火候之精纯，绝是练了一二十年的年青小伙子便能达到的境界可比。

杜元戎则以凶猛诡奇见长，剑路不走常规，攻时疯狂悍野如同疾风迅雷，守时左扭右折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捉摸去向。

双方的人，皆为己方的人捏了一把冷汗，看得目眩神移，屏息着连大气也不敢喘，目光跟着剑光虹影移动，似已忘却身外物。

这是一场武林罕见的猛烈恶斗，谁也不肯让步。一个必须保全自己的声誉，一个则决心要跻身于江湖绝顶高手之林。

沧海客到了，提心吊胆地归队。

慧方四僧也到了，四明怪客又获得四名得力助手。

“挣！”剑鸣暴起，松溪真人把杜元戎迫退了八尺。

杜元戎一声沉叱，奋身猛扑立还颜色，狂攻五剑，又夺回失去的地盘。

不久，云中子与元道人赶到。

白发老人雪峰老人也到了，人愈来愈多。

激斗中的一老一少，仍在全力进攻。

方士廷藏身在右面草丛中，他在等龙飞，左等不来，有等不至，等得不耐烦，长身而起，大踏步向斗场走。

云中子倒抽一口冷气，脱口叫：

“方士廷！”

他取下头罩纳入怀中，大踏步接近沉喝道：“住手！让开！这地方得让给在下与四明怪客算帐了，其他的人不许打扰。”

松溪真人与杜元戎皆不敢收招退回，仍然你来我往死缠不休。

他哼了一声绕着两人转了一圈，在上风处泄出一些无色无臭的粉末，迎风四散，飘入战圈。

他突然一声长笑，拔剑楔入重重剑影中，喝声“开”！突从对面穿出。

“哎……”杜元戎向后飞退，脸色泛青，左手掩住小腹，扭头狂奔。奔出十余步外，“哇”一声呕出一口污秽，几乎跌倒，倒提着剑，狼狈地向树林中奔去。

松溪真人也好不了多少，狼狈地向相反的树林狂奔。

众人大骇，不知所措。

四明怪客脸色大变，脱口叫：

“定是行疫使者的疫毒。”

方士廷向他招手，阴森森地叫：

“四明怪客，你出来，方某保证给你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你不要错过了。”

四明怪客不得不出来，上前笑道：“方老弟，首先老朽向你道歉……”

“啐！你这是什么话？”

“老弟……”

“你是不是怕死？”

“老朽纵横江湖数十年，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死……”

“那你就少废话。”

“老弟，老朽先……”

“闭嘴！”

“请听……”

“我不要听，方某只记得令徒不断屠杀在下的朋友，不断追杀在下于江湖；只记得你在江南与令徒穷追不舍，迫在下跳下数十丈深渊逃命。”

“那是一时误会……”

“公孙老狗，你到底拔不拔剑？”

“你冷静……”

“你是不是要在拳掌上判生死？”

“老弟……”

“你再说，方某将骂得你狗血喷头。事到如今，在下不需解释，不听任何人的劝解。

两年来无辜受害，亡命天涯，被你们万里追杀，有家归不得，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是否有命看到红日东升，这滋味在下已经尝够了，没齿难忘。我方士廷今天不杀你，我要你心惊胆裂亡命而逃，然后你我在万里江山中捉迷藏，这次是你逃我追，我要你尝尽亡命天涯，朝不保夕的滋味。这叫做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老贼，拔剑！

你必须为保全你的侠名而斗，为你的生命而死拼。你们这些自命侠义妄自判人生死的所谓英雄豪杰，必须为你们的满手血腥付出代价。上吧，你还等甚么？要等我这江湖小辈割下你的英雄头？”

四明怪客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苦笑说：“老弟，你太过分了……”

“过分？方某如果早些时死在龙飞之手，九泉也难以冥目。方某身上还留有令徒留下的十处创痕，每一处创痕便代表在下死一次，我过分？拔剑！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却不能在人前公然受辱，你真想受辱么？”方士廷厉声直言，杀气直透华盖。

“好吧，老夫我成全你。”四明怪客叹息着说，伸手拔剑。

方士廷这种咄咄迫人，不留余地的态度，登时便激怒了不少人，原先同情他的人，转而对他极端不满了。

亲痛仇快，最兴奋的便是九天玉龙一群人。

九天玉龙极感快意，欣然大叫道：“方老弟，这种大快人心的事，老朽愿无条件地提供协助。老弟替咱们江湖人出口怨气，相信天下间所有的江湖同道，也会望风影从，全力相助的。”

方士廷淡淡一笑，说：“谢谢阁下的盛情，但话先说明白，方某与四明怪客龙云双奇之间的恩怨，只是在下个人的事，与诸位无关，不需诸位插手。当然，独木不成林，方某一个人，确也不易追踪，必须朋友们协助，诸位如能随时提供消息，方某感谢不尽。”

“这点请老弟放心，老朽敢拍胸膛保证。”

“谢谢。”

“除了四明老贼与云龙双奇之外，其他的人老朽可以向他们寻仇么？”
“可以。”

“那么，咱们各行其是，老弟对付四明老贼，咱们负责毙了那些帮凶。”
九天玉龙指着云中子一群人大叫。

“且慢！”方士廷沉喝。

“老弟……”

“等在下打发四明怪客之后，你们再算你们的过节，以免被他乘乱捣鬼。”
“好，老朽暂且等候。”九天玉龙让步应允。

方士廷转向已撤下长剑的四明怪客，冷笑道：“公孙明，你动手吧，机会不可错过，你将在此断送一生的声誉，然后变成丧家之犬，亡命天涯，上！”

四明怪客深深吸入一口气，沉静地说：“方老弟，人非圣贤……”

“住口！在下不听你的废话。你如果怕死，可以跪下磕四个响头，然后丧尾巴滚蛋，逃去吧。”

“你太……”

“云雷已经落在方某手中，方某要剝出他一只眼珠，再纵他逃命，你，方某今天虽不杀你，但你也得留下些什么，以便取信江湖。”

不远处站着一位朗健的老太婆，一听云雷已落在他手中，老脸变色，立刻向前举步。

一名短须老人伸手虚拦，低声道：“崔大嫂，你目下不能出面。”

“但小徒已落在他手中……”

“在下且试试他的真才实学，如能将他击败，一切好办，不然大嫂千万不可被他认出你的身份，他会迁怒于你的。我先上。”

“斌老小心了。”崔大嫂神色肃穆地说。她就是宇内三剑之一的崔婆婆，函谷关披云小筑的主人，云雷的思师。

斌老紧了紧剑的系带，也神色肃穆地说：“在下理会得，替我祝福吧。”

四明怪客已被迫得走投无路，立下门户沉声叫：“者弟既然不谅，者朽已别无选择，好吧！老朽舍命陪君子，老弟请赐教……”

斌老疾掠而至，叫道：“笨鸟儿先飞，明老退！”

“你给我滚回去。”方士廷沉喝。

斌老以行动作为答覆，长啸震天，剑化龙腾，愤怒地猛扑而上，撒出千重剑网，以迅雷疾风的声势，向方士廷攻去。剑气直迫八尺外，龙吟虎啸似的振鸣惊心动魄，行雷霆一击。

方士廷虎目怒张，不退反进，一声怒啸，剑芒流动，突然楔入罩来的剑网中，然后电芒暴涨，人剑俱合，剑气破风声刺耳。

两团不住激射、滚转、流动、扭曲、旋舞的剑光，激烈地纠缠片刻，急剧地闪避、冲刺、回旋、挪移，不易分辨到底是谁占了上风。双剑交错，撞击、拨动、接触所发出的刺耳响声，象连珠炮爆炸，令人闻之心发寒，血液欲凝，可知双方贴身纠缠之猛烈程度是如何可怕了。

云中子突然叹息一声，惨然地说：“斌老可能难逃大劫，我们都得栽在这位小山海夜叉手中。江湖大劫当兴，无人可挽回了。”

果然不错，空前猛烈的龙争虎斗，就在这瞬间暂止，胜负已分。

人影突然静止，剑气乍敛。

斌老飞射丈外，站在那儿脸色铁青。有肩血流如注，左胸襟有两处裂痕，幸未伤到肌肤，持剑的手不住抖动，老眼中神光已敛，散射出疲惫、无奈、绝望的软弱光芒，象是突然苍老了十年。

方士廷一步步迫进，俊脸上罩上一重浓霜。

斌老站稳了，剑尖徐举。

“斌老快退！”四明怪客叫。

“丢剑，饶你。”方士廷沉喝。

斌老的剑又发出龙吟，说明他仍可一拼。

剑光一闪，方士廷一剑挥出。

斌老举剑急封，“铮”一声暴响，火星飞溅，封住了，但人却斜退三四步未能站稳。

剑光一闪，疾逾电闪。

斌老再次封招，但封慢了些，剑虹掠项而过，本能地脑袋急缩。

白色的发髻离顶而飞。飞出两丈外去了。

剑虹第三次袭到，更急、更狂、更狠。

“剑下留人！”喝声似乍雷，不远处人影飞射而来。

剑停在斌老的胸口，双方象是僵死了。

四怪客已接近到八尺内，但来不及抢救，也僵在原处不敢再进。

方士廷徐徐转首，向来人望去。

来人真不少，原来第二批高手在生死关头及时赶到。他看清了前面的几个人，他们是晴天霹雷、商大娘、龙玉雯、云莹、商松……

令他惊讶的是，领先那人赫然是高教谕，刚才高叫剑下留人的人，就是这位神秘的儒林高贤。

他心中一软，一脚将斌老踢翻在地。接着是一声怒啸，猛扑四明怪客。

四明怪客不敢不自保，剑吐出了千朵白莲。

“铮”一声剑鸣，四明怪客借势侧飘丈外。

“大郎！”龙姑娘情急的呼唤声传到。

他哼了一声，向四明怪客说：“你们人多，抬出了高教谕，在下今天到此为止，你总不能永远带着高教谕亡命天涯。你逃吧，老狗，你的来日无多了，后会有期。”

声落，他向南如飞而去。

九天龙见来了三四十个人，不由心中一凉，举手一挥，与众魔如飞而遁。

四明怪客不敢下令追赶，向众人急叫：“快分头寻找死伤的人，救一个是一个。”

西菩山这场埋伏，正邪双方皆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死的全是正邪两

道成名的高手名宿，两败俱伤，双方皆损失大半，谁也没占便宜。

如不是方士廷插上一手，四明怪客一群元老名宿，必定全部葬送在绝崖附近，无一苟全。

方士廷离开了山弯，奔向一座高峰下，刚越过一处山坡，便看到前面半里左右，有三个灰衣人沿山路向南行，一看便知是正在觅路出山的人，似乎三人的脚下都有不便，很可能受了伤。中间那人，肩上扛了个青衣人影，那人的双手是拦在背上的，一看便知双手上了绑。

他要走的方向，与三个灰衣人相同。

“且看看他们是谁。”他想。

他向侧急抄，抄捷径绕向拦截。

三个灰衣人皆年在花甲左右，带的兵刃全是剑，衣袍上沾了血迹，脸色都不正常，神情疲惫不堪，脚下不便，原来是九天玉龙的党羽，全都是像貌狰狞的黑道魔星。

这一带没有路，三人脚下不便而且带了俘虏，因此必须找稍平坦的地方落脚，走得甚慢。

进入一座树林，领先的虬须老人往树上一坐，拭掉头脸的汗水说：“歇会儿，再走就吃不消啦！”

背了俘虏的高鼻深目老人丢下俘虏，吁出一口长气，抬头望望天色，坐下说：“快到申牌时分了，得赶两步，不然就赶不上会合的时间了。”

走在后面的老人尖耳凸腮，有一个大酒糟鼻，疲惫地靠树坐倒，举袖拭汗问：“老毒魔，路走对了没有？”老毒魔是背俘虏的老人，向南一指说：“不会错，瞧，绕过前面的山脚，便是东下的大道，到于潜县约有十一二里，快了，赶到城里会合绝无问题。

咱们虽多多少少受了些伤，赶十来里小事一件。”

虬须老人取出一颗丹丸吞下，向老毒魔苦笑道：“老毒魔，其实你大可不必趟这一窝子浑水的。你既然未参予仙人峰伏击双奇，又未与白道狗贼的人结怨，何苦赶到九华山挂上名？”“别提了。”老毒魔以不堪回首的声调说，摸摸腰间的大革囊，又道：“在下上了神偷鬼窃的恶当，不得不来。这次他在苗岭找上我，说是云龙双奇已查出我的藏匿处。我正想迁走，两个老贼鼓如簧之舌，力劝我出来与双奇作一了断，不然他们就会引双奇找我算帐。”

“所以你来了。”

“来了，我的条件是不许他们暴露我九岭毒魔的身份，对外仍称我藏身在苗疆。”

“你真傻，江湖上认识你老兄的人多的是，只要你一出现藏身苗岭的谣言不攻自破。”

老毒魔踢了俘虏一脚，说：“好在龙飞已落在咱们手中，双奇少了一个，我九岭毒魔不怕他了。”

虬须老人寿眉轩动，尤有余悸地说：“这小畜生果然凶悍绝伦，一口气便杀了咱们三个功臻化境的朋友，如不是你老兄乘他力尽以软骨毒香迷昏了他；恐怕咱们三人也难逃他的剑下。把他弄醒，趁四下无人，咱们好好整治他一番，出口恶气。”

老毒魔解开革囊取解药，恨恨地说：“好，这六七年来，云龙双奇把咱们黑道朋友整得好惨，绝了咱们的生路，正好趁机会看看他的嘴脸。”

“这姓龙的尤其可恶，最好在此地剜出他的眼珠，割断他的手脚大筋。”

虬须老人咬牙切齿地说。

解药的药力尚未行开，三人将龙飞用腰带绑住双脚，倒吊在横枝上。

酒糟鼻老人手上拈了一把柳叶飞刀，虬须老人拾了一根树枝，九岭毒魔则握了一包金创药，三人狞笑着等候龙飞醒来。

片刻。龙飞悠然而醒，浑身软绵绵的，失去了活动能力，看清了坐在树下的三个老魔，吁出一口长气说：“落在你们手上，龙某委实不甘心。”

“你认识咱们么？”九岭毒魔狞笑着问。

“你是九岭毒魔。”龙飞一语道破对方的身份，果然见多识广。

“哼！你的眼力不错。”

“仙人蜂的主谋不是你。”

“咦！你怎知道？”老岭毒魔讶然问。

“当然知道。”

“但老夫仍然不能放过你。”

“你想怎样？”虬须老人桀桀笑，笑完举起小树枝说：“你杀了咱们不少同道，今天你将报应临头，血债血还，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在将你押交九天玉龙处死化骨扬灰之前，咱们三人先要将你拿来出口怨气。”

“你赛玄坛丘忠山有何恶毒手段，拿出来好了，龙飞决不皱眉。”

“老夫就要用树枝，挑出你的双睛来。”

酒糟鼻老人也狞笑道：“我酒仙要用这把小刀，割断你的手脚大筋。”

九岭毒魔举起金创药狂笑道：“你的软骨毒药力即将消散，力道便会恢复。剜你的双睛，挑你的手脚大筋，老夫用这天下问最宝贵的金创药替你敷伤，然后叫你在这一带做狗爬。哦！快找两根荆棘条来做鞭，他不爬便狠狠地抽他。”

“我去找。”酒仙欣然地说。

蓦地，侧方不远处有人叫：“不用找了，附近没有荆棘条。”

三人大骇，一蹦而起。

方士廷的身影，从右侧四丈外的树后出现。

三个老魔走了大半辈子江湖，功臻化境经验丰富，精明过人耳目锐敏，但大白天竟然被人欺近身旁而一无所觉。岂不丢人？

方士廷未戴头罩，本来面目一看便知，酒仙骇然叫：“死神方士廷！”

方士廷举步走近，在丈外止步冷笑道：“正是区区，那天在九子寺前，在下认识你。”

赛玄坛哼了一声，切齿问：“昨晚你为何救这一群狗东西？”

“在下早已申明，要活的云龙双奇。”

“你知道你一人的私心，害死咱们多少同道？”“那是你们的事，与方某无关。”

“你到底是帮谁？”“方某谁也不帮。”

“哼！”

“不要哼，你们忽视方某的警告，该当何罪？”赛玄坛突然大吼一声，闪电似的飞扑而上，右手出“二龙争珠”掏双目，左手“海底捞月”抓下阴，在吼声中扑上了，形如疯狂，声势骇人。

“你找死！”方士廷叫，招发“指天划地”，拨开了上下攻来的双手，右肘一带，“噗”一声撞在赛玄坛的胸口上。

赛玄坛急冲的身躯突然返退，退出五六步，伸手拔剑。剑刚出鞘，突

然“嗯”一声轻叫，剑已坠地，砰然摔倒，“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蓦尔昏厥。

方士廷向目定口呆的两老魔冷笑道：“他已受到教训了，把他抬走，胸骨皆折，肺脏受伤甚重，快找高手郎中医治，死不了。”

九岭毒魔脸色冷灰，但手徐徐探入革囊。

人影如电光一闪，“蓬”一声大震，九岭毒魔飞退丈外，撞在大树干上倒地，枝叶摇摇，立即昏厥。

方士廷的手中，多了一个原属于九岭毒魔的大革囊，冷笑道：“你九岭毒魔这套压箱本领，有限得很。”

酒仙几乎惊倒，扭头就跑，

“站住！酒仙。”

酒仙浑身一震，站住发抖。

“转来。”

酒仙如受催眠，乖乖地转身走向，脸色灰败地说：“老……朽听……听候吩咐……”

“劳驾，把姓龙的解下来。”

“遵命。”

解下龙飞，龙飞仍未能站起。

方士廷向酒仙冷笑道：“把你的剑放在姓龙的身边，然后扶两个同伴，滚！滚得远远地。”

“是……”

“老酒鬼，你最好安份些。”

“老……老朽……”

“你袖底藏了三把柳叶飞刀，可以弹出当袖箭使用。如果你的左袖口不小心对正在下，你可能埋骨此地。”

“老朽……不敢。”酒仙打着冷战说。

“不敢就好，走吧，在下不送了。”

酒仙弄醒了两个同伴，心惊胆跳地踉跄而遁。

方士廷站在一株大树下，虎目炯炯，盯视着神色委顿的龙飞，眼神象利剑般凌厉可怖，不言不动。

“我已经查出仙人峰血案的真凶……”

“我两年前就查出来了。”

“方兄，你为何不说出来？”

“你曾经给我说的机会么？你相信么？”“我……”

“拾剑！”

龙飞惨然一笑，“好，我把头给你，总可以吧？”“好。”

龙飞伸手抓起剑，满怀希望地问：“方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能尊重在下临死前的遗言么？”

“那得看你的遗言是否合理，方某不轻信言诺。”

“在下只有一件事。”

“你说说看？”龙飞在活动筋骨，吃力地站起，死里逃生，这位一代侠士心中感慨万千，面对被迫害、受冤屈、九死一生、有家归不得的方士廷，惭愧得冷汗澈体，抬不起头来。

方士廷剑眉一挑，阴森森地说：“你我是第四度相逢。”

龙飞惨然一笑，说：“我不会与你动手了。”

“拾起你脚下的剑。”

“我……”

“我给你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不用疫毒，不用迷魂魔眼，各凭真才实学决斗。”

“方兄，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抱歉，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三个字，偿不了我两年以来所流的血与泪，慰不了那些为我而死的冤魂于九泉。”

“请不要再找家师与云兄了，一切罪过皆由我担当，与他们无关。”

“抱歉，这件事在下不能答应你。”他斩钉截铁地说，语气极为坚决。

龙飞吁出一口长气，惨然一笑道：“好吧，一死百了，求你是没有用的，你已是铁打心肠的人。在下手软，可能无法自断头颅，但割断喉咙当无困难，得劳驾你自己砍下来了。”

说完，举剑就喉。

“慢！你是不是力尽了？”“不错。主要的是九岭毒魔的软骨毒散利害。”

“那么，在下允许你与令师一同死。”

“这……你以为龙某怕死？”“不，在下希望你死得英雄些，免得双方遗憾。”

“这个……”

“在下认为你该死于斗。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在下给你恢复功力，光荣地决斗而死的机会，你走吧，后会有期。”

声落人动，去势如电。

龙飞仰天长叹，艰难地举步走了。

云雷受了严重的内伤，被捆住手脚塞在石缝内，伤势因久。绑而逐渐恶化，开始发烧，口渴得嘴唇开始裂缝，昏厥了再自行苏醒。不知过了多久，昏眩中，突觉身子上升，阳光耀目，被人抓起拖出石缝了。

他眼前模糊，本能地叫：“水！水！水……”

拖他的人是方士廷，用手一探他的前额，热得烫手。

方士廷火速替他解绑，再找来一捧水，并给他服了一颗丹丸。

久久，他神智渐清，吃力地问：“那……那一位仁……仁兄救……救了我？”“没有人救你。”方士廷冷冷地说。

“你……你是……”

“方士廷。死神方士廷。”

他吃了一惊，吃力地挪动麻木僵硬的手脚，想循声察看到底是不是方士廷，但无神的双目，只能看到一个黑色的模糊身影。

他伸出颤抖的手，去摸索这个模糊的人影。

方士廷退了一步，沉声道：“目下你已是半条命，在下不杀你。”

“你……你真……真是方……”

“方某有几句话，你记下了。”

“方兄，请……请听我……我……”

“我去找人来救你，你死不了。记住，你必须转告四明怪客，你们三个人，三天之后，必须开始逃命，一起开逃，逃入江湖或逃入深山，悉从尊便。记住，大后天子夜开始，在下便开始追踪。”

“方兄，方……兄……”

方士廷已经走了，脚步声已远。

“方兄……”他狂叫，山谷传来了回音，方士廷已不理睬他了。

不久，他听到了脚步声，有人大叫：“大哥，大哥……”

“二妹，我在……这……里……”他全力大叫，昏厥了。

黑道群魔的会合处，订在于潜县西门内的永安客栈，说好了在城门关闭之前聚会，并立即越城夜奔四十五里外的西天目山，在西天目山等候到的人，再商量今后行止。不论这次成功或失败，西天目山的冷水谷，是最后聚会之所，那儿是天罡羽士修真的秘窟，也是九天玉龙预定在此宣布东山再起的地方。

百余名江湖黑道巨魁埋伏西菩山，日落时分起回水安客栈的人，只有三分之一，还不到四十人，死伤大半。

九天玉龙还留下几个善后收尸的人，带了同伴夜奔西天目山冷水谷，凄凄惶惶如同丧家之犬，更象漏网之鱼。

所有的人，莫不恨死了方士廷。如果不是方士廷出来打岔，第一批入伏的白道顶尖儿高手，那有半个活人？挟余威一举歼灭第二批群雄，乃是垂手可得必可成功的事，何至于失败？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只多了一个方士廷，便令他们一败涂地，岂不悲哉！

杜元戎并未跟来，这位狂傲的年轻人，在紧要关头春风得意，恶斗天下第一剑松溪真人时，当堂出彩上吐下泻，扬名立万叱咤风云凌云壮志一笔勾销，那还有脸跟来？平空失了踪。

方士廷只弄清九天玉龙第一批党羽的底细，对第二批身份地位稍差的人尚未弄清，他想在这些人中，看望可以获得一有关神偷鬼窃的消息。

同时，他在救龙飞时，曾经听到龙飞与三个魔头的后半段对话，知道其中有值得他侦查的地方。神偷鬼窃在仙人峰布下的毒蒺藜阵，原是九岭毒魔的成名暗器。他已经从九华山便盯了九岭毒魔，只是对方人多势众，没有机会把九岭毒魔弄到手，他已认定九岭毒魔是凶手之一。可是，他却听到龙飞说九岭毒魔与仙人峰血案无关。

不管怎样，他必须把这件事弄清楚再说。因此，他跟下来了。

三十余人连夜奔向西天目山，沿途皆是丛山峻岭，乌道羊肠不易分辨，因此不能快起。

谁也不知道背后跟了一个不速之客。

只有一个人心怀鬼胎，那就是九岭毒魔。这老魔精明机警，料定方士廷不会轻易地放过他，白天里方士廷根本未提仙人峰的事，必定另有阴谋，令他更为恐惧。他想溜，但又找不到借口，深悔不该到水安客栈报到，假使先前离开山区便各奔前程，该多好？溜走的人甚多，他为何不死心仍替九天玉龙效忠？

午夜时分，他们已在冷水谷的数栋茅舍安顿停当，一个个找到草堆各自急急歇息，有些人已支持不住了。

九岭毒魔是甚获九天玉龙倚重的人，获得一座草房安歇。他先在屋四周布下了一些巧妙的防袭机关，方敢放心入睡。

即使在梦寐中，他仍在打算悄然离开不辞而别，以便早些摆脱方士廷的追踪。

九天玉龙是最后就寝的人，他的茅屋中，有两名小道童听候使唤，这时已经在厅中睡着了。

这位再次失败的前太岳山三山小筑的主人，黑道群雄中的巨魁，第三次一败涂地，但仍不灰心，强打精神安顿了追随他的忠心党羽，照料那些受伤的人，亦带了一身疲劳与失望，垂头丧气地返回茅屋。

厅中一灯如豆，两个小道童睡得正甜。他不忍惊动小道童，进入了内室。

形单只影。他有被遗弃尘寰，无比孤独的感觉在心头，只觉一阵怆然，百感交集地自语道：“我还不承认失败，但我禁不起再次的失败了，难道说：真是天亡我么？”他长叹一声，着手解剑准备就寝，一阵倦意无情地袭来，他委实心力交瘁，疲倦征服了他。

蓦地，他听到了脚步声。不错，有人从厅室向内室走来，脚下不轻不重。他将剑放在身畔，说：“是清风么？你可以安息了。大家都辛苦，不必来伺候我了。”

来人并未停步，到了房门口。

他心中一动，本能地心生警兆，伸手抓住了剑。

房门自开，徐徐自张，幽暗的灯光下，出现了方士廷高大的身影。

“噢！你……”

“施前辈，还没就寝？”方士廷站在房门口问，脸上涌着莫测的笑意，虎目中神光炯炯。

“你也来了？”他沉着地问。

“来了。”

“有求于施某呢，抑或是有利于我？”“两者都有。”

“哦！有需施某效劳的地方？”“小事情打扰，前辈想必乐于成全。”

“请说。哦？云龙双奇怎样了？”“他们还可以多活几天。在下此来，有事与前辈情商，幸勿见拒。”

“只要施某力所能及，敢不如命？”“谢谢前辈金诺……”

“施某尚未应允呢、不必谢之过早。”

“请问九岭毒魔来了么？”“你问……”

“四明怪客与少林武当门派高手，正在侦骑四出。”

“施某知道，他们向东追，未料到咱们向北走。”

“但他们追到临安，便会找到天目山了。”

“你是甚么意思？”“在下可将他们赶跑。”

“这就是有利于我么？所求又是何事？”“请将九岭毒魔交给在下带走。”

“你……”

“你派人去叫他，他就会来的。”

“你要施某出卖朋友？”他厉声问。

方士廷呵呵笑，说：“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只有利害相关，不要朋友也没有朋友。”

“办不到，免开尊口，施某不是不讲道义的人。”

“道义两字在你们来说，意义含糊得很。我想，你的拒绝口气并不坚决。”九天玉龙怪眼一翻，冷笑道：“姓方的，你想侮辱施某，你是打错主意了。”

“在下决无此意，不然便不会请求前辈了。”

“对不起，你的要求施某无法接受。”

“前辈不会拒绝的。”

“施某已经拒绝了，你要施某说第三遍么？”方士廷淡淡一笑，说：“好吧，那么，在下亲自去将他带走。”

“什么？你要自己去带他？”

“不错，有何不对么？在下自信可以办到。”

九天玉龙大笑，说：“我想，你是唬人的。”

“不是唬人，而是事实，在下曾在九子寺带过人。”

“咱们这里还有四五十个人，你能带得走？”“在九子寺你们的人不是更多么？”“彼一时，此一时，你知道这些劫后余生的人，皆恨你入骨么？”“知道，但你们并无必胜方某的把握。万一动起手来，你们疲惫万分且在夜间，死伤之惨自不待言，想起来在下便替你们难过惋惜，不寒而栗。而你，必定连这点仗以东山再起的本钱也将输得一文莫名，十年心血尽付之流水。而在下却一无所损，且成功的机会甚大。施前辈，你输不起了，对不对？”“你到底在帮谁？”九天玉龙色厉内荏地问。

“在下谁也不帮，帮我自己，只问自己快意思仇，不问其他。”

“你不想日后在江湖出人头地，雄霸天下？”“目前还没有这种打算。施前辈，劳驾派人去将九岭毒魔请来好不好？他这老毒魔精明机警，善于布毒，在下不愿张扬惊动你的忠实伙伴，因此向你情商，在下够情义了吗？”九天玉龙不得不权衡利害了，一咬牙，说：“好，你等着。”

“谢谢，有劳了。”

第二天，九岭毒魔失了踪。

一连三天，方士廷发疯似的在临安附近搜，要找神偷鬼窃两人的下落。据九岭毒魔说，两个老贼只负责外围截击，管制埋伏的滚雷木炮，并未参予围攻白道群雄的恶斗，事后也未至水安客栈报到，可能已经溜走了。

方士廷判断错误，以为两个老贼必定向东逃，逃向杭州一带，人烟稠密的通都大邑，是隐身的最佳地方。

他却不知，两个老贼好似鬼，反向西逃，向这只有一条路难隐行踪的方向逃，逃向是徽州府。

他暂时放下迫袭四明怪客的事，耽误了五天工夫，方失望地折回，转而穷追四明怪客。

四明怪客并不知他的行踪，利用这有限的三天工夫，草草派人在附近收敛死难朋友的尸体，救死扶伤另诸专人负责，那还敢追查群魔的下落？急急向徽州府方向撤，同行的高教谕，与乘坐山轿的方老太爷。

龙飞的伤势不要紧，云雷却需乘轿撤走。

大群人乘轿赶路，岂能瞒得了人？但四明怪客并不想隐起行踪，他有他的打算。

一阵好赶，第三天的未牌初，进入了徽州府城。

第一批由慧净老尼率领先行，马不停蹄出城走了。

四明怪客与龙飞兄妹，陪着方太爷与高教谕，出城过了太平桥，进入了太白酒楼。

龙玉雯穿了男装，进入酒楼并不引人注意。

太白酒楼是城外最大的一家酒楼，而且可接待客人住宿，游黄山的人

想赶早上路，便得在这里投宿，便于一早启程，因此规模不小。

四明怪客选了一副向江的座头，酒菜送上，方向首坐的方老太爷敬酒，敬毕诚恳地说：“这几天来昼夜赶路，连累两位长者受了不少风霜之苦，在下万分抱歉，尚请包函一二。”

方老太爷满脸倦容，苦笑道：“其实也算不了辛苦，倒是诸位昼夜奔波，艰苦备尝。”

犬子所作所为，连累了不少人，方某极感不安，特向明老致歉，务请海涵。”

“秀山公言重了，令郎无辜受冤，一切皆是小徒闯出来的大祸，秀山公不见责，在下更感惭愧。”

高教渝呵呵笑，接口问：“明老，事已至此，不是该责备谁所能解决得了的，目下善后要紧。方贤侄的三天期限，将于子夜届满，明老却不赶路，居然有闲情逸致光顾太白酒楼，其中定有用意，何不明告？”四明怪客喝干了杯中酒；迟疑地说：“在下的打算，是即至黄山天都峰慧净神尼的居所安顿，等候方老弟前来。”

“明老打算与他一决？”“不，一错岂能再错？”“那……明老的意思……”方秀山迟疑地问。

“一切以令郎的意思为主，在下师徒只好任由令郎摆布了。这里是分道处，秀山公与高大人如肯成全，请移驾天都峰，一同等候令郎前来，在下师徒可能还有向令郎陪罪的机会。如果两位需急于返家，在下即差龙姑娘护送两位登程。”

“龙丫头与令郎之间，过去曾共同患难，因此她必须离开，顺便送两位长者返家。”

方秀山淡淡一笑，说：“明老但请放心，区区与高大人愿随诸位至天都峰等候那畜生前来。”

龙姑娘幽幽一叹道：“方伯伯，错不在士廷哥，只怪家兄不好，刚愎自用武断是非，伯伯见了士廷哥时，千万不能责备他，他已经够痛苦了，含冤负屈流浪两年余，出生入死有冤无处诉，他有理由生气的。”

“他不该不来见我的。”方秀山悻悻地说。

“方伯伯；也许他尚不知伯伯来了呢。”

“明老不是说他已经跟在后面了么？”四明怪客神色肃穆地说：“是跟来了，但他是个守信的人，不至于接得太近，因此可能始终未能发现两位与我们同行。”

“他目下可能在何处？”“就在城里。”

“可否去找他？”

“找不到的。”

“那……”

“还有三个时辰，最好能赶到天都峰。”

“三个时辰怎能赶到？”“是赶不到，因此在下希望偕两位同行，让先走的人能平安到达，也希望他能迫近现身。”

“好吧，何不立即动身？”四明怪客欣然结帐，下楼找到了等候的山轿，立即动身上路，迳奔黄山，尚有一百六十里可走呢。

他们走后不久，酒楼上来了脸色明沉的杜元戎，叫来了酒菜，自斟自酌自语道：“我相信你们另有阴谋诡计，方士廷与你们清算仙人峰血案的事，

完全是一场可耻的骗局，用来消灭黑道群雄的毒计。哼！不然老怪与双奇为何一个也没死？龙丫头为何也平安无事？哼！杜某不杀你们个落花流水誓不甘休。”

杜元戎两次栽在方士廷手中，空有一身自认为天下无敌的武功，却无用武之地。尤其令他难过的是，到手的美娇娘，被人从洞房里夺走了。不要说他这个狂傲的人，任何人也受不了这种打击，任何人也会认为是万难忍受的奇耻大辱；

他一口咬定仙人峰血案，是四明怪客与方士廷定下的诡计，是扑灭黑道群魔的恶毒阴谋。方士廷口口声声要向云龙双奇与四明怪客报复，事实上这三个人依然健在，也难怪他起疑。

因此，他在等候时机报复，在动手之前，他且先看看四明怪客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鬼。

他不曾与四明怪客交过手，但他对松溪真人不无顾忌。松溪真人与他斗成平手，如果再加上一个四明怪客，他并无必胜的把握，因此他也不敢急急下手。

他感到奇怪，跟踪了三天，怎么不见方士廷现身？

他却不知四明怪客已误认他是方士廷，在等待他现身由方秀山出面解决。因为他已换了黑衣，身形两人相同。

不久，一个村妇打扮的老太婆，点着拐杖，颤巍巍地登上酒楼，直向他的坐位上走来，老眼中神光倏现，不客气地坐下了。

他将早已备妥的碗筷向老太婆面前一堆，低声问：“怎样了，人来了么？”老太婆迳自斟酒进食，也低声说：“来了，天残，地缺、南刀、北剑，恰好全在始信峰聚合，老身已把他们约来了。”

“这四个人靠得住么？”“论声望见识……”

“声望与真才实学是一回事，见识与胆量又是一回事。九天玉龙与沧海客，声望见识都够动人，但事实却令人失望。”

“这四个人保证不令你失望。在江湖上，他们的大名是以令人心惊脂跳。论真才实学，举目江湖，论功力武林无出其右……当然公子是例外，他们当然不能与八部天龙的亲传弟子相较。”

“好了，别抬举我了。”

“这四个人的性情，孤僻古怪，也是目中无人傲视江湖的前辈，他们的相助是有条件的。”

“有条件？”“是的，有条件。其一，他们只负责与功力最高的人交手。经老身说明后，他们指名要与四明怪客、松溪真人元真道人、慧方和尚、及方士廷五个人叫阵，其他的什么风尘三杰等等小辈，他们不屑与之动手。”

“哼！口气倒是不小。”

“当然他们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好，条件不算苛。”

“其二，是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使差遣。”

“那是当然。”

“最后不许九天玉龙的其他江湖朋友，踏入始信峰之境，以免有沾他们四位高人的清誉。”

“哦！他们倒自视甚高哩。”

“本来他们就是武林中声誉甚隆的人。”

“呵呵！是声誉而不是凶名？”“这没有追究的必要，对不对？有人说他们是邪魔外道凶神恶煞，有人则称他们为万家生佛及时之雨，只因各人看法不同。公子如不反对他们的条件……”

“在下没有反对的必要，九天玉龙那些人不会来。”

“好，咱们获得他们相助，将可无势单之忧。刚才老身发现老匹夫一群人过去了，情形如何？”

“一直不见方小狗的踪迹，委实令人起疑。”

“你打算……”

“走，跟上去，再看看情形。”

两人饱餐一顿，适奔黄山。

黄山的雄奇壮丽，天下无出其右，但在当时，名气并不太大，由于人口稀少，游山人不多，各处名胜有许多皆未经人发现，但五海之名已经有口皆碑了。以山名海，该是黄山的一大特色。

天都峰是黄山的主峰，由“三天子都”的名称衍化而来，由五座山峰组成，是全山最高最险之地。有胆量攀登天都峰顶的人，少之又少。

这里是高隐士最向往的处所，即使在盛夏，穿皮袄也挡不住寒气，想到此地修仙成佛的人，也耐不住可怕的气候折磨，下山到度仙桥向山民携一斗米回程，手脚并用历尽千艰万险，也得费一天工夫，是否能将米背到，大成问题。因此，天都峰峰腰以上，根本没有人居住，想在那儿修仙练佛，那是不可能的。能登上峰顶在容成子炼丹台耽上一个时辰，已是难能可贵了。

慧净老尼在天都与莲花二峰之间结庵修行，而黄山逸士则在度仙桥左近结庐而居，皆傍天都峰居住，彼此的居处相去尚有半天脚程，远得很呢。

那时山中著名的寺院不多，最著名的是祥符寺。但在那些山谷与奇岩怪石旁，经常可发现一两栋孤零零的草屋，显得在千山鸟飞绝，万里人踪灭的境界中，依然沾有一丝烟火味。在云海千里浩瀚无际，松涛如潮峦崖如幻中，常会突然出现一个和尚或者老道，不然就是身穿长袍手策山杖的隐世者，出现得突然，转眼却又幻灭无踪。

山中有虎，更多苍猿。但山居的人并不耽心野兽，似乎人兽之间已订了互不侵犯的默契。至于仙都峰山那头传说中的碧眼白猿，依然在山民的口中说得活龙活现，为人所津津乐道。

慧净老尼带领第一批人入山，一到达汤池的祥符寺附近，便平白地失了踪。

四明怪客三人两轿，赶到汤口，已经三更天了，走了百余里，预定再走几里到祥符投宿。祥符寺以上一段山路太危险，晚间是不宜赶路的。

祥符寺中僧侣甚多，他们平安地度过了子夜，方士廷并未出现。

其实，方士廷目下尚远在于潜县，尚未进入南京地境——徽州属南京管辖。

他们在在寺中一住两日，在附近洗汤泉，游白龙潭、鸣弦瀑、丹井，看扰龙松。方秀山从未看过如此雄丽瑰奇的山水，浑忘世俗的一切，尤其那株秉天地灵气所生的扰龙松，根部抓住了千仞直立的峰头，扶摇直上青云，半空中腾挪飞舞，活龙活现，象极了一条奋鬣飞腾的巨龙，飘没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夭矫神奇令人骇绝雄绝人寰。这位闭门读书的儒林俊彦，留下来就不想走了，被黄山的神奇气魄所吸引，兴起天地悠悠，万古云霄的矛盾感慨。

在浑然忘我中，世俗的劫难却悄然光临。

已过了期限两天，今天是第三天了，为何仍然不见方士廷赶来？要说方士廷不知他们的行踪，那是不可能的，从府城到祥符寺百余里，只有这么一条路，即便想摆脱对方追赶，也是不可能的事哪！

一早，一位山民打扮的村夫，接近了在寺门焦灼等候的四明怪客，低声道：“明老，该离开了。”

“怎么了？”

“天都峰附近发现了神秘怪影，穿黑农戴黑头罩的怪人，曾经在莲花、天都、光明顶等处出没。”

“哎呀！他是方士廷。”

“在山中委实无法跟踪，无法证明是他。”

“好，我们赶快赶往止止庵。要是他先向神尼动手，老朽罪过大了。”

止止庵，是慧净老尼的后房，位于天都与莲花峰之间，那儿有几家山民毗邻而居。

初秋时分，是黄山气候最佳的季节，但晨间依然寒气袭人。

辰牌末，他们启程动身。方秀山坚持不乘轿，要沿途观赏山景。

站在寺前便可看到天都峰背部挂下的人字瀑，但走起来远着呢。

走了十余里，进入了一处五峰围绕的山中，山径一线，四周全是参天古木，与雄奇的奇岩怪石。

似乎静得可怕，只有那位红嘴的山乐鸟，在山间婉转清鸣，象是悦耳的仙乐在耳畔齐奏。

四明怪客曾经游过黄山，方秀山向他说：“这里清幽出尘，风水极佳，地势比祥符寺好多了，在此地隐居不食人间烟火，将是人生一大乐事，为何此地却没有人居住？”

四明怪客笑道：“秀山公，不食人间烟火，世间能有多少人办到？尘世扰攘，说穿了只有两件事，一是如何活下去，一是如何活得好过些。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人，终生劳碌，求一温饱而不可得，活下去已是不易，活得好乃是奢望。在这里人迹不到，既无兽可猎亦无田可耕，如何活下去？除了佛门弟子之外，谁也不愿在此地老死林泉。”

四周的五座峰是天都、桃花、紫云、朱粉、梨花，地势确是妙境。后来有僧人在此地建了一座五峰寺，以后又改名为慈光寺。

蓦地，天都峰方面传来一声震天狂笑，打破了四周的沉寂听声源，相距不足半里地。

“他来了。”龙飞紧张地说。

为了怕九天玉龙一群黑道人惊扰方老太爷，因此三人都带了剑。高教谕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只带了一根木杖。

果然不错，不久，百步外的一座山岩上，出现了穿黑衣戴黑头罩，只露出耳目的高大怪人身影。

“方老弟，快来……”四明怪客叫。

黑衣人是杜元戎，一听叫唤声，只气得七窍生烟，这种善意口吻的呼唤，怎会是死仇大敌？仙人峰诡谋，已经至为明显了，九天玉龙一群黑道群魔死得真冤。

一声长啸起自路侧，窜起一头怒鹰，从三丈高的石顶飞扑而下，精光闪闪的拐杖象是天雷下击，猛扑走在前面领路的四明怪客。

四明怪客大惊，脱口叫：“天残东门鹤！”

他一把将方秀山推倒在旁，闪身双掌齐发，乘势侧飘八尺，手一抄长剑出鞘。

铁拐被掌风震偏，“当”一声击落在一根石笋上，石笋碎如面粉，声势骇人。

长笑声再起，天残东门鹤已单足一点，飞掠而过，没入对面的乱石茂草中，一闪不见。方秀山后面的高教谕看清了天残的身形，那是个灰发如飞蓬、单眼、缺耳、兔唇，只有一个鼻孔，像貌狰狞的老人，背上系了剑，手中的铁拐象是一把小药锄。几乎同在一瞬间，后面草丛中象是卷起一阵狂风，一个青衣人贴地掠到，是个只有一条腿的人。

“蓬”一声大震，刚拔剑出鞘戒备，不知身后有人的龙飞向前重重扑倒。

高教谕突然大喝一声，手中的短杖突然脱手向左掷出，去势如电。

随即扑来一个淡黄色的人影，刀光一闪，劈向挥剑保护方秀山的龙玉雯。

短杖来势奇疾，黄影似乎一惊，刀势急转，“啪”一声架住射来的短杖。

冷电四射宝光闪闪的钢刀，竟然被木制的短杖震得弯成弧形，弹回原状时，发出了震耳的龙吟。

那是一个脸色苍黄，穿了乳黄色长袍的老人，似乎吓了一跳，大吼一声，转扑高教谕，宝刀一闪即至。

高教谕从衣下抽出一根五色丝带，长约五尺左右，手一抖，丝带飞矫如龙，硬向吹毛楞断的宝刀缠去，叫道：“南刀余天，撒刀！”

南刀余天应声撒招，飞退丈外讶然叫：“彩虹夺魂索……阁下，回头见。”

这些变化说来话长，其实是几乎在同‘瞬间发生，天残东门鹤下扑，缺了一腿的地缺行正从后面冲至，南刀从侧方杀出，三方俱至，急如星火。

狂笑声去远，被击倒的龙飞失了踪。

方秀山狼狈的爬起，大叫道：“小麒，你这逆子还不给我出来？”

空山寂寂，人早已去远。不久，远处笑声传到，接着有人叫：“老夫已试出你们的造诣，你们死定了。”

四明怪客心中一寒，把爱徒丢失了，大事不妙。方士廷请来了字内最阴险最恶毒的天残地缺一南刀，糟了，这几个凶魔全是凶残恶毒杀人如儿戏的老魔，龙飞落在对方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他不得不强自镇定，向方秀山苦笑道：“秀山公，看来令郎已横了心不顾一切了。”

方秀山摇头叹口气说：“恐怕我的确无能为力了，他上次返家偷至家庙祭祖，被我打得好惨，他怀恨我了，我叫他的小名；他竟不加理睬，我已经失去他了。”

高教谕收了五彩丝带，他叹口气说：“南刀北剑往昔横行天下，两人结伴形影不离。

南刀既然出现，北剑齐廉必已到了附近，极为可虑，前途荆棘重重。”

四明怪客抱拳一礼，歉然地说：“者朽有眼不识泰山，原来高兄是东海钓鳌客高前辈的子侄，失敬，失敬，高兄与东海钓鳌客高前辈……”“那是家父。”“哦！失礼失礼，请问令尊目下……”“家父与药师何前辈至蓬莱山探险，一去五载，上月方派人带回家书，约于年底方可返家度岁，两位老人家并未找到蓬莱仙岛，失望得很。”

“老天！药师何前辈真的仍在人间？”

“怎的不在？他者人家与世无争，医道通神，年届百龄，仍然象花甲长者，活上两三甲子平常得很。”

“可惜，如果他老人家在，对付小山海夜叉……唉，可惜。我们走吧。”

当晚，他们在止止庵歇宿。慧净老尼与两名老佛婆是主人，她告诉四明怪客，这里确是有人前来侦查过了，是早年人见人怕的天残地缺两个老鬼。她已将众人藏匿在度仙桥轩辕巨人石附近的崖洞内，平安无事。听说龙飞失踪，老尼姑也一阵惨然。

次日一早，老佛婆从山泉提水返淹，带来了一张树皮，上面刻的字是：“午正约会炼丹台，青山埋骨实堪哀，知名不具。此致：东海钓鳌客、四明怪客、松溪真人、慧方和尚、元真老道。”

午正前一刻，高教谕、四明怪客、松溪真人、元真道人、慧方大师、与及不在名单内的慧净老尼、云中子、方秀山、龙姑娘、云姑娘、云雷，十一个人，登上了炼丹台，如约而至。

天都峰是五座峰头连成的，炼丹台这一峰又叫炼丹峰，对面那座上面有一座看似石室的峰头，方是天都的峰顶，突出外面象一头松鼠的耕云峰，就是有名的金鼠跳天都。

从炼丹台向前看，众人都呆住了。

说是约会炼丹台，但对方却不在炼丹台等候，而是在对面山峰那形如石室的石上坐等。

据传说，那座石屋是黄帝向容成子问道的地方，炼丹台也就是容成子炼丹的所在，当然这是神话，不足来信。

坐着四个人，他们是天残、地缺、南刀，与穿黑衣戴黑头罩的杜元戎。

近炼丹台一端的石梁前，站着一个人，是白发如银像貌狰狞的北剑齐廉。

石梁中间，站着不住狞笑的活阎婆阎婆婆。

糟的是石梁中段，一根树干插在石孔中，上面吊着龙飞，迎风摇摆，令人惊心动魄。

峰下面，云海起伏，其他的峰头皆隐没在云下，只能看到莲花峰顶。果真是天地悠悠，凡骨脱尽，人已在云霄之上，羽毛登仙不知人间何世了。

那条石梁叫做鲨鱼背，是两峰之间相连接的一条山梁，平滑窄小，要过去必须象壁虎般伏下爬行，失足掉下去，连碎肉恐怕也不容易找到。

山梁这一面有一个人，中间一个人守住吊龙飞的木柱。那边有四个，这一招绝透了。

脚下云海汹涌，看不见下面的景物。头顶天宇碧蓝，艳阳当顶却毫无暖意。山峰浮在云海上，只有双方的人孤立在山顶上，世间一切皆不存在了，他们象是天地间最后剩下的生物。

北剑举手嗨了一声打招呼，叫道：“你们来早了些，不是么？可惜仍然来晚了，咱们已准备停当。在这里决斗，好得很，死了不要人收尸，骨肉化石土，万古永存，不管是你们死或者我们死，皆是一大快事。”

四明怪客向前走，定下心神，行礼：“是北剑齐廉兄么？久仰久仰，幸会幸会。”

“好说好说，彼此神交已久，不必客气了。”“可否将小徒先放下来再说？”“抱歉，这件事与兄弟无关，齐某做不了主。”“你是说……”“那是那

位老太婆与那位年轻人的事。”“你……”“咱天天残地缺南刀北剑，想会会你们这些武林中的顶尖儿人物，看是否浪得虚名，因此在此……”“齐兄的意思，是要在此印证么？”

“公孙兄，你别开玩笑。咱们要在这险要的山梁上较量，谁失足便会化身碎头，怎说是印证？这比生死相决更为凶险，更为可怕，因为得胜的人也可能失足同归于尽，岂不是比决斗更为凶险么？”“齐兄，咱们无冤无仇？……”“废话少说，你来不来？”“好，可否让敝友向那位年轻人说几句话？”“可以，请便。”

四时怪客向方秀山示意，方秀山大叫道：“麒儿，为父到了此地，希望你能冷静地听为父解释。仙人峰的事，云龙双奇已经查出了真凶，他们已经承认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父也错怪了你，你能原谅为父的错误么？”

“杜元戎莫名其妙，不加理会，任由方秀山叫破喉咙，也不加理睬。”

倒是北剑大为不耐，冷笑道：“即使你是他的生父，他不理你，你叫也没有用，算了吧，省点元气准备为保命而斗吧。四明怪客，来吧，拔剑上。”

说罢，向后退入山梁。罡风振衣，险象横生，但他却若无其事，轻挥着剑不住狞笑。

四明怪客一咬牙，向众人低声道：“等会儿与方士廷交手的人，必须向后退回，请秀山公再上前劝他劝。现在，我们必须赌命了，我先上。”

“可是，龙哥哥他……”云莹惨然地叫。

“目下咱们已智穷力尽，不要管他了。”四明怪客凄惨地说，拔剑向石梁走去。

双方接近，客套毕，“铮”一声轻响，双剑搭住了。

在这里不能用招式，只能用内力将对方的剑迫至偏门，便是胜算在握，脚下稍一浮动，便将抱恨终生。

北剑突然疾退一步，剑脱出纠缠，再闪电似的点出，好大的胆子，竟然走险进击了。

“铮！”四明怪客封住这一剑了，须眉俱张，用上了全力，将对方的剑尖迫开两寸，剑尖徐降前滑。

北剑哼了一声，手上一紧，剑又迫回原位，双方半斤八两，内力修为相差有限。四明怪客在对方强大的压力下，片刻便退了两步，颇为吃力，幸好并未失去中宫要害，稳住了。

不久，两人开始额上见汗。互争中宫不易保持稳定，双方因发劲的久暂与运气的强弱不同，因此有进有退，但进退的范围有限的很。

这种决斗方式，任何神奇的剑术也无从发挥威力，虽凶险绝伦，但乏味得很。

一刻时光过去了，双方旁观的人，皆因心中紧张跟随决斗的当事人进退而发劲，感到已有些疲乏，但决斗的双方却毫无倦意。

久久，生死关头终于到了。

四明怪客突然大喝一声，“铮”一声暴响，两剑突然爆裂，寸断而飞。

这瞬间，四明怪客的右脚尖前滑，靴尖巧妙地拨挪。

北剑齐廉突然向下一挫，马步浮动。

“咻！”四明怪客再次沉喝，一掌拍出。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他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掌击出，人向下一伏，一掌反拂。北剑脚下浮动，再百忙中

接掌，全力反击，却未料到四明怪客的一掌并未发出内劲；伏下时的一掌反拂却是可怕的雷霆一击。

“啊……”惨叫声震耳，北剑向例飞落，惨叫着掉入云内，不见了，云层一涌，便无影无踪。

对面的杜元戎飞掠而下，穿越山梁如履平地，越过了活阎婆，急步冲来。

四明怪客已筋疲力尽地退回炼丹台，云中子赶忙迎出换下四明怪客，叫道：“方施主，回头是岸。”两人在山梁上接触，“铮”一声双剑相交。

云中子已用上了罡气奇学，但却感到反震力奇大，只片刻间便支持不住了，即使不存心将人引过，他也必须后退。他吃力地后退，有两次皆失足几乎没倒，幸而机警地稳住了。

杜元戎威风凛凛地连续飞刺，只片刻间，便将云中子迫得险之又险地退出山梁，在退出最后一步突然没倒，扔掉剑双手着地向后一窜，脱出山梁急逃。

松溪真人大惊，恰好及时拔出剑截出，大喝道：“慢来，小友！”

杜元戎本想退回石梁，但一来逃掉了云中子感到不甘心，二来发现来的是松溪真人，登时激起了好胜之念，也被上次自己上吐下泻的情景，引起了恼羞成怒的感觉，哼了一声，飞扑而上，左手一扬，打出了三枚子午问心钉，双剑恰好接触。松溪真人救人心切，做梦也没料到高手相好竟有人用暗器偷袭，发现不对已来不及了。“铮！”双剑相交。

“哎……”松溪真人大叫，被震倒在地，右肩挨了一钉，怎能不倒。

旁观者清，慧净老尼情急，脱手发出一颗念珠，跃出挥着拂尘叫：“施主手下留情！”杜元戎来不及躲闪，念珠击中他的右曲池，令他感到手上一麻，幸而未中穴道。他勃然大怒，一剑振出。

“嗤！”老尼姑的拂尘碎散了。老尼姑大骇，扭头便走。杜元戎怎肯饶她，一挺剑飞刺。方秀山突然冲上大叫道：“畜生！你这逆子……”剑光一闪，杜元戎撒招挥剑拂向他的咽喉。

高教谕恰好跟到，及时将方秀山拖倒。但也慢了一刹那，头上的头巾与发髻齐飞。

龙姑娘大惊，发疯似的，冲上狂叫道：“大郎，你疯了？你杀了我吧……”

剑光再闪，点向她的前胸，她向剑尖撞去。慧方大师念了一声佛号，斜刺里打出一记百步神拳。

拳劲将剑震偏，“噗”一声响，龙姑娘撞入杜元戎怀内，剑尖从她的腋下贴衣擦过。

杜元戎一把将龙玉雯摔跌出丈外，狂追慧净老尼，他被念珠打出了无穷杀机，要将老尼置于死地而甘心。老尼伤势未痊，拂尘又毁了，除了逃走，别无它途。

众人正待追出，石梁上的活阎婆举剑大喝道：“谁敢追上来群殴，老身便送这小子下去。”

众人不知是否该追去救老尼，但老尼已逃出视线外了，想追也来不及啦！反正老尼地形熟，也许逃得掉。南刀走下了山梁，高叫道：“姓高的，在下要再会你的彩虹夺魂索，来吧！”

高教谕放下吓呆的方秀山，抽出彩虹夺魂索说：“好吧，余老请手下留

情。”

龙姑娘伏地痛哭，她的心碎了，刚才那一剑要不是慧方及时攻出一记百步神拳，她那有命在？这一剑绝情，令她痛心疾首不想活了。

众人皆替老尼姑捏了一把冷汗，四明怪客一咬牙，取了龙姑娘的剑，切齿道：“罢了，事到如今，拼了吧！”

石梁上，一刀一索正在死拼。

远处，出现了杜元戎的身影，脚下轻快，虎目冷电四射。

“圣尼完了。”四明怪客惨然地叫，提剑迎上，呀交切齿挺进，双方在半途相遇，一言不发挥剑疾冲而上。

“铮铮铮！”四明怪客疯狂地攻了三剑，力竭后的他罡气已发挥不了威力。

杜元戎沉静地接了三剑，突然喝声“滚”！剑光如匹练，闪电似的射向四明怪客的左胸。

四明怪客本能地向右一闪，一脚踏在一个大石坑内，“蓬”一声跌了个双脚朝天。

杜元戎竟然不追取性命，大踏步向前走。

龙姑娘悲从中来，流泪满脸地迎上，手上多了一把八寸小匕首，放在心口上，拦住他颤声叫：“大郎，我自杀在你面前，你该满意了吧？我不怨你，只求饶了他们，与令尊欢聚天伦，我死了也九泉限目，士廷哥，我曾经也是爱你的，在墓碑上，你能刻上方门龙氏……”

杜元戎虚空一抓，她手上的匕首摹尔失踪。“噗”一声响，她摔倒在杜元戎脚下略一尺远，一言不发向石梁口走去。

方秀山眼睁睁地目送他经过，呆了。

慧方大师本想拦住，石梁中的活阎婆大叫道：“你们不要这小于的命了？让路。”

慧方不敢阻拦，让开去路。“你好狠的心肠。”云莹姑娘哭泣着叫。杜元戎头也不回，向石梁口走。元真道人心中大急，高叫道：“高施主，快退回来，以免腹背受敌。”

高教渝虚抽一索，迫南刀退后二步。索不比刀剑，可以八方进击，因此南刀无法近身，拦他不住。被他退出了石梁。

杜元戎也恰好到了石梁口；大踏步走上了石梁。

活阎婆大叫道：“和他们在石梁上决战，叫他们快上。”

杜元戎举手揉动着胸口，身形一晃，几乎掉下山梁，好半晌方再行举步。南刀向后退，石梁上容不下两个人。

活阎婆大惊，急叫道：“公子受伤了么？”杜元戎指了指胸口，一步步向前走，摇摇晃晃险象横生，委实令人替他捏一把冷汗。活阎婆大骇，等他接近伸手相扶，叫道：“快，我扶你一把。”

双手相接，活阎婆突然狂叫一声，扭身飞丈外，向云海中落去。

南刀已退过吊龙飞的木枝约两丈左右，杜元戎也相距两丈外。

“噢！你怎么啦？不拉她一把？”南刀叫，向前急步奔来。

杜元戎同时到达柱旁，低喝道：“退回去，你走吧。”

南刀一怔，突然大喝一声，一刀劈出。

杜元戎长剑一挥。“铮”一声荡开刀，剑乘势突入，点在南刀的胸前，冷冷地说：“你走吧，把刀丢了，从后山走。”

“你……”

“在我改变主意之前，你最好快些走。丢刀！走！”

南刀将心爱的，仗以成名的宝刀丢下云海，垂头丧气地转身走了。

炼丹台这面的人，皆莫名其妙。杜元戎经过木柱，沉静地注视着龙飞片刻，然后举步向对面走去。

南刀已先四五丈登上峰头，急叫道：“他不是杜老弟，可怕，快走。”

天残一惊，讶然问：“怎么？你说他……”“他不是杜元戎。”“废话！”

“你不走我要走了……”南刀匆匆地说完，如飞而遁，快极。

炼丹台这面，慧方大师跟着云莹姑娘，向木柱奔去，要救龙飞。

天残地缺两人也对杜元戎生疑，至少他迫南刀丢刀是眼见的事实，这件事犯了江湖大忌，两个老残废怎步甘体？两人左右一分，挡住了石梁口。

天残右手是铁杖，左手是剑。地够只有一条腿，以拐杖作兵刃，左手也有一把短匕首。

杜元戎在丈外止步，沉声道：“在下放过你们，走吧！”天残大喝一声，踏入石梁一杖捣出叫：“毙了你这狗东西……”天残收不回杖，却随杖向前侧方飞去，厉叫道：“接引大潜能……啊……”惨叫声摆曳，坠下云海内去了。

地缺大骇，单足一点，飞退两丈，如飞而遁。

杜元戎仰天吸入一口气，拉掉头罩，转身往回走。

慧方与云姑娘，已将龙飞救至炼丹台。受伤未痊仅能走动的云雷，木然地向梁口迎去。

双方在梁口相遇，云雷抱拳一礼，沉声道：“方兄，兄弟这儿向你陪礼。”

除去头罩的杜元戎，却变成了方士廷。他冷冷地注视着云雷，久久方冷冷地问：“你不是要凶手么？”

“方兄……”“七星盟的弟兄，神驼与神鹰以及杨大姐，皆已在……”

“凶手不是他……”

“他们在徽州府城，看守着三个人，神偷、鬼窃、黄山逸士，是在下回头追赶你们时，在老竹岭捉住他们的，你可到太白酒楼去找他们要人。”

“方兄，我……我惭愧……”“你惭愧？你知道武断曲直，藉行模之名，主宰别人生死，枉坑了多少人么？”

“在下知错了，因此决定跳下鲨鱼背赎罪……”

“且慢！”“方兄……”“我不要你死，我要你闭门思过，这辈子不许你云龙双奇重入江湖，你办得到？”云雷突然跪倒，泣道：“云某如果办不到，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

“你走吧！”方士廷挥手说，大踏步越过云雷，向呆在上面的乃父方秀山走去。

“爹！”他颤声叫，拜倒在地。

方秀山久久方神智清醒，一摸脑袋，脑袋顶光光，四周的短发向下披，象个未束发箍的头陀，立即怒火上冲，一脚便将他踢翻，踢得他鼻孔流血，怒叫道：“畜生！你不认父倒还罢了，为何砍我一剑？你……你简直……简直……”老人家确是火了，气得说不下去啦，再次上前举腿便踢，快气疯了。

还是慧方大师精明，一把抓住笑道：“方施主，你不用再踢了，小心令郎再发起小山海夜叉的疯来，砍你一剑那才冤呢。”

“这……这小畜生……”“方施主，刚才砍你的不是他。”

“什么？”方士廷已重新跪好，低声道：“麒儿晚来一步，爹爹受惊了，

麒儿罪该万死。”

方秀山不住摇头，苦笑道：“老天！我亲眼看到的事……”“亲眼看到的事，并不一定是真的。呵呵！施主也犯了与云龙双奇一样的毛病。瞧，你看谁来了？”慧方大师含笑叫。

远处，慧净老尼拖了一个黑衣人，吃力地叫：“那一位来帮帮忙把这位施主拖走好不好？”方士廷接口道：“刚才那人是八部天龙的门人杜元戎，也就是在西菩山与松溪仙长交手的人，他追赶老师太，恰好我及时赶到，事急救人用迷魂魔眼放翻了他，换了他的衣裤前来赶走那群凶魔。”

“哈哈！因此你白挨了一脚。”高教谕笑道。

方秀山突然将他拉起，抱住他老泪纵横地说：“孩子，苦了你了，为父对不住你，孩子，谅我，谅我。”

“爹，孩儿不孝……”“不要说了，随我回家吧。”

“是的，爹，娘好么？孩儿要回家。”他垂泪叫。

方秀山的目光，落在一旁含泪而笑的龙姑娘身上，将他放开向龙姑娘方面一推，笑道：“这些天来，龙玉雯一直在为父身边伺候，她是个好姑娘，孩子，好好待她。”说完，与众人向老尼迎去。

一双爱侣含泪相对，久久，久久，龙姑娘突然扑上，忘形地扑入他杯中叫：“太郎，太郎……”她哭了，哭得好伤心。她取了绣帕，哭泣着情意绵绵地替他揩抹口鼻的血迹。

四周没有人，大人们都走了。

他轻拍着姑娘的肩背，柔声道：“你哭罢，玉雯，尔后，我不会令你哭泣了。”

“哥，我……我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的，我们确是幸运的一对，那些死去的人……”

“哥，我们会在心中永远怀念他们。”

云海在上升，不久，云在他俩的四周弥漫。他们象在云雾中飘浮，四野茫茫，象是如虚似幻的山灵。

远处，突传来慧方大师的叫声：“施主们，再不走，等会儿便摸不到路下山了。”

——全书完——

